



戰國衛

短篇小說集

本書目次

羅 果 夫	小序	3
A. 托爾斯泰	俄羅斯性格白 寒譯	5
塞拉菲木維奇	嬰孩白 寒譯	12
西 蒙 諾 夫	第三位副官水 夫譯	17
鐵 霍 諾 夫	手水 夫譯	27
帕斯托夫斯基	琴弦林 陵譯	30
	牧童水 夫譯	34
柯席夫尼柯夫	沒有號碼的房子磊 然譯	39
梭 波 列 夫	理髮匠列奧那德高 偉譯	48
普 拉 東 諾 夫	老人草 嬰譯	51
	裝甲水 夫譯	59
拉甫列烏夫	美好之歌磊 然譯	71
葛 洛 斯 曼	老人兵 譯	78
巴 夫 連 柯	地雷狂想曲水 夫譯	82
卡 維 林	留作紀念林 陵譯	90
蘇 密 瓦 諾 娃	乾釘子水 夫譯	102

伊里英珂夫	蘇霍普留葉夫	白	寒譯	110
	星花	白	寒譯	115
卡錫爾	啞嗓	草	嬰譯	122
	砲台上的兔子	白	寒譯	129
特魯索夫	最強的	水	夫譯	137
舒班諾夫	神妙的鋼琴	白	寒譯	154
	戴眼鏡的人	白	寒譯	163
	瞎子	白	寒譯	168
史塔里科夫	紅石村	金	人譯	178
達廖基	微笑	何	歌譯	207
克特林斯卡雅	勝利	林	浚譯	225

序「衛國戰」

在這本集子裏我們蒐集了蘇聯作家在戰時寫就、也在戰時譯成中文的關於戰爭的短篇小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題材不僅將久久站在蘇聯作家的注意中心，並且將久久站在各國進步作家的注意中心。並不是因為這些作家在某種程度上酷愛軍國主義的意識，或者因為他們是平和主義者。不，還還有別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其他戰爭的不同，就是這次戰爭中捲入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蘇聯各民族以及南斯拉夫、捷克、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各民族說來，這次戰爭是正義的戰爭。在這些國家裏，全體人民為一個意念——為自由獨立而鬥爭——團結起來，——致對抗外國剝掠者——法西斯奴役者。在神聖的人民團結不僅在戰時，即在戰後也保持着的那些國家裏，各民族是獲得了自由與獨立。在戰爭的進程中，賣國賊，敵人的間諜，合作主義者和失敗主義者不僅暴露了自己，而且在戰勝後成了歷史的滓渣，被自己的人民所拋棄。在解放了的國家（南斯拉夫、波蘭、捷克、羅馬尼亞）裏都已經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秩序。

在國難時建立的統一戰綫被破壞被出賣的國家裏，賣國賊，昨天的敵人的間諜，合作主義者和失敗主義者又上場了，他們對那些在戰時積極保衛祖國抵抗德寇的人發動了內戰。

希臘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在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和挪威那樣的國家裏，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看出統治階級是腐敗無能的。它們中間的一部份和希特勒黨徒簽了協定，另一部份則枯守在倫敦做流亡政權。人民大眾留在被佔領的國家裏，他們發動了對法西斯侵略者的艱苦的抗戰。

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的抵抗運動都是由共產黨員和無數愛國團體領導的，這一運動在擊潰德寇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勝利後，這些統治階級從流亡中回來了，他們馬上和抵抗運動的力量發生衝突。雖然事情沒有達到公開的內戰，但內中捲入了盟邦，除的尖銳政治鬥爭却妨礙了在這些國家裏建立起人民大眾的新民主秩序。民主力量是成長了、鞏固了，但反動力量（如戴高樂之流），倚靠着英美的干涉歐洲各國的政策，却成爲了發展新人民民主道路上的嚴重障礙。

所有這些戰後發現的新現象，事實上在對德戰爭的最初幾天也會出現過。

在戰爭的第一階段，很多人不能解釋爲什麼法國會崩潰，爲什麼希特勒會這麼快就征服了幾乎是整個西歐。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希特勒德國背信進攻蘇聯。不僅是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報章，即是許多右翼的英美報紙也豫言蘇聯迅將失敗。但是，不僅僅是希特勒，即是赫司特輩也失算了。

一九四一年年底，當希特勒兇徒被阻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時，這些報紙上才開始把蘇聯當作一個謎般來描寫。上海的英國報紙「字林西報」在一篇社論中曾稱蘇聯爲斯芬克斯。事實上却毫無神祕的事情發生。

● 蘇聯人民一致奮起保衛自己的祖國，而在挨了敵人的第一下偷襲以後，就開始展開自己的力量把剝奪者逐出領土並在「法西斯野獸的巢穴中消滅牠」。

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引起了盟國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承認和愛忱。保衛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時，工人和集體農民變成了人民英雄。蘇聯人民顯示了對祖國的不怕摧毀的忠誠。這在戰爭史中是前所未見的。

在戰時，甚至友人都詢問：俄羅斯人那裏得來這種力量？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戰時蘇聯文學中去找尋。向讀者講述不久以前的事變，文學比科學文章或是軍事歷史家的分析要好得多。在取自戰鬥環境的藝術形象和文學類型中，作家更清楚地顯示出戰爭中活生生的人，顯示出勝利如何來到，顯示出戰爭對千百萬普通人民有什麼意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所有它的參加者都進行過帝國主義目的戰爭後，出現了一種強大的文學運動——平和主義。對無意義的——從人民的觀點來看——戰爭的本能的憎恨產生了束手待斃的平和主義。

在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千萬人民都知道他們爲什麼作戰。蘇聯戰士的英雄主義是從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意識中誕生。南斯拉夫、波蘭、法國和其他國家的英雄主義是從必需爲人民大眾建立新民主秩序的意識誕生。由於這種戰爭的緣故，束手待斃的平和主義是不能出現了。

蘇聯的文學和各國的進步文學是作爲世界各民族民主力量反對反動勢力、反對帝國主義壟斷利益、反對新戰爭煽動者的鬥爭的勝利信念而發展開來的。

世界文學中這一新現象的根源還在戰時就已出現。今天，作爲各國進步文學的刃鋒的並不是戰後的平和主義，而是爲持久和平與真正人民民主的鬥爭。

如果「衛國戰」能够幫助讀者瞭解現時這些新現象，那我們就認爲這本架子的任務是已經盡了。（水夫譯）

羅果夫

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勝利節 上海

托爾斯泰
(А. Толстой)

俄羅斯性格

(РУС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俄羅斯性格——給一篇不大的小說題上這樣的字，含的意義是太重了。可是有什麼辦法，——我要跟你談的正就是俄羅斯性格。

俄羅斯性格！你倒來描寫描寫看……講些英勇事蹟吧？但是這種事蹟那末多，你簡直不知講那一件好。幸而我有一個朋友，他講了一件私生活中的故事而把我解救了。他怎麼樣打敵人們——那我不須備講了，雖然他也佩着金星，半個胸脯都受在勳章裏。他這一個人簡單溫良而平凡，是薩拉托夫洲伏爾加流域的一個集體農民。然而在別人中間，他顯得體格很強健和勻稱，而且很漂亮。有時候，你看他從坦克的砲塔下來的時候像是戰神！他從戰車中跳下來，抖下濕潤的鬚髮上的鋼盔，拿破布揩揩骯髒的臉，那時候他一定會露出衷心友誼的微笑。

在戰爭中，人們經常在死亡旁邊徘徊，他們會變得好起來，任何缺點都會從他們的身上除去，好像是經過太陽炙晒過的不健康的皮膚，他們的身上只剩了細胞。當然，有的人比較堅強。有的人比較柔弱，但是甚至於那些細胞有缺陷的人也是很努力，人人都想做良好而忠貞的同志。不過我的朋友斐哥爾·德列莫夫，他在戰前就是品行良好的，他非常敬愛自己的母親瑪麗亞·波里卡爾波英娜和父親葉哥爾·葉哥洛維奇。「我的父親是一個很方正的人，第一他尊重自己。他說，孩子，你將來要在世界上見到許許多多事物，國外也可以去去，不過俄羅斯的稱號你要以之自豪……」

他有一個未婚妻，是伏爾加河上同一個村子裏的人。關於未婚妻和

妻子，我們談得很多，尤其是假使前鐘沉寂。天寒地冽，土窖裏點着火，爐子轟轟地燒着，大家吃過了晚飯的時候。大家閒扯起來，你就聳起了耳朵聽。譬如說，這末開始：「什麼叫愛？」有人說：「愛是發生於尊敬的基礎之上的……」又有人說：「完全不對，愛——這是一種習慣，人不單是愛妻子，而且還愛父親母親，甚至於動物……」「嗤，不遜之至！」第三個人說，「愛——這是當你全身沸騰，人像喝醉了酒一樣……」於是這樣一小時一小時的發揮下去，直到長官插進來，用命令的口吻確定重心的時候……葉哥爾·德列莫夫，對於這一類的談話總是很拘謹，祇不過向我稍提及些他的未婚妻，他說她是一個好姑娘，既然她說過要等待他，那即使他祇剩了一條腿回去，她也是要等待到底的……

關於戰動軍功，他也不愛多嘮叨：「這種事情不願回想！」——他會因此而皺着眉頭抽起烟來。關於他的坦克的戰鬥事業，我們是從坦克手們的口中打聽到的，尤其使聽者驚奇動容的是駕駛員朱維列夫。

「……你想，我們剛剛展開陣勢，我就看見小山後面出來了……我就叫：中尉同志，虎型坦克！『開足速力向前！……』他說。我就沿着縱林掩護起來——一會兒向右，一會兒向左……那虎型坦克盲目地射擊，一下子——在旁邊飛過……中尉同志對準它向側面打了一下，——就迸濺開來！向砲塔又是一下，把砲架轟了下來……第三下，那虎型坦克所有的隙縫中都冒出烟來，——火線向上噴到一百公尺高……車內的人員都從頂備管口裏爬出來……萬卡·拉普興揮動機掃槍，——他們因此都躺着，煙彈着脚……我們的通路是消除了。過了五分鐘，我們飛進村莊。我也就拚命了……法西斯蒂往各處逃走……可是道路泥濘，有的人脫下靴子，光穿了襪子逃走。大家都向一所棚房跑去。中尉同志對我發出命令：「哦，向那棚房進攻。」我們就撥轉砲口，我也開足速力向那棚房馳去……我的天！屋樑木板，碼頭和坐在屋頂上的法西斯蒂嘩啦啦地敲着鋼甲……我並且還一面掃射着，其餘的人都舉起手來——零零落落的……」

葉哥爾·德列莫夫這樣作戰着，一直到他發生不幸的時候才止。在庫爾斯克大戰時，敵人們已經流完了血而動搖了，他的坦克在山崗上的小麥田裏給一砲打中受了傷，車中的人員有兩人戰死，給第二砲打中的

時候，坦克燃燒起來。駕駛員朱維列夫從前面的輪口中跳出去，又爬上鋼甲，把中尉拖出來，——中尉那時已經失去知覺，身上的衣服已經着火。朱維列夫剛剛把中尉拖開，那坦克轟然一聲猛烈爆炸，砲塔反給扔到五十來公尺之外去了。朱維列夫用手掬起鬆軟的泥土，撥在中尉的頭上和衣服上，把火撲滅。然後從一個彈穴爬到一個彈穴地挨到包紮站上去……「那時候我為什麼拖着他走呢？」朱維列夫講道，「因為我聽見他的心還跳着……」

葉哥爾·德列莫夫保全了生命，甚至於沒有喪失視力，雖然他們險燒得有幾處地方連骨頭也看得見了。他在醫院裏躺了八個月，他連一鑿二的施行整形手術，鼻子，嘴脣，眼臉和耳朵都恢復了。八個月以後，他脫下繃帶，看看那自己的，然而現在却又不是自己的臉。女看護給了他一面小鏡子，轉過身去哭了。他立刻把鏡子還給她。

「有時候還要壞呢，」他說，「這樣子也可以了。」

以後他沒有向看護要過鏡子，不過常常撫摸自己的臉，彷彿想習慣它。委員會覺得他可以担任非戰鬥的工作。但是他到將軍那裏去說：「請你准許我歸家。」「可是您殘廢了呀，」將軍說。「那裏，我不過能隨些就是了，這對於事情毫無妨礙，戰鬥力我是可以完完全全恢復的。」將軍談話時竭力不看他的臉，葉哥爾·德列莫夫發覺了，他不過掀開那像隙縫般畢直的紫色的嘴脣笑笑，他得到二十天假期去恢復健康，他回家去看父母。這剛正是在今年三月裏。

在車站上，他想叫載貨馬車，但是仍舊步行了十八俄里。四周還是堆着雪，又潮濕又荒涼，寒風刮起他外衣的邊襟，耳朵裏呼呼地吹着孤寂的愁思。他到村莊，已經暮色蒼茫了。那是井，高高的吊桶架搖着和啾啾啞啞地響着。從這裏數過去第六所屋子就是父母的屋子了。他忽然站住，把手塞在口袋裏。搖搖頭。他折轉身體向着屋子。跪在雪裏，俯身對着小窗，看見了母親，她在那吊石桌子上空的燈盞的幽黯的光下佈置餐桌，預備晚餐。她還是裹着那暗色的頸巾，從容而慈祥。她老了，瘦削的肩膀高聳着……「唉，早知道如此，就該每天寫一兩個字給她，說說自己的事情也是好的……」她把數得清的幾樣東西放在桌子上——一杯牛奶，一塊麵包，兩隻雞，一碟鹽，放好之後，她把邇復的手又在胸前，站在桌子旁沉思起來……葉哥爾·德列莫夫看着窗裏的母親，知

這是不能嚇她的，不能使她老人家的臉絕望地發

哦，好吧！他打開邊門，走進小院子，站在階沿上敲門。母親在門裏應答：「誰？」他答道：「是蘇聯英雄葛洛莫夫中尉。」

他的心跳了，他把肩膀挨在門柱上。不，母親沒有聽出他的聲音。他自己也好像是第一次聽見他在那一切手術之後起了變化的嗓子——嘎啞，而模糊不清。

「老爹，你要什麼？」她問。

「兒子德列莫夫中尉帶信來給瑪麗亞·皮里卡爾波芙娜請安。」

於是她開了門，衝到他面前來，握住了手。

「還活着嗎，我的葉哥爾？身體好嗎？我請你到屋子裏來。」

葉哥爾·德列莫夫坐在桌子旁邊的長凳上。這個位子是他雙腳還伸不到地的時候就坐起的，母親那時候常常撫摸他那鬍鬚的頭說：「吃吧，孩子！」他開始講他的兒子，也就是講自己，講得很詳細，他吃得怎麼樣，喝得怎麼樣，什麼也不感到缺乏，身體總是很健康，很愉快，更簡括地講些他駕着自己的坦克去參加的戰事。

「請問你，打仗可怕嗎？」她打斷了話，黑眼睛看着他的臉。

「唔，當然是可怕的，老婆婆，不過是慣了。」

父親葉哥爾·葉哥洛維奇來了，他在這幾年中也顯得老了，他的鬍鬚上彷彿撒着麵粉。看看客人，在門檻上頓頓那雙已破的靴子，不慌不忙地抖抖圍巾，脫下皮襪，走到桌子前，握手問好，——啊，那隻熟悉的又闊又公正的父親的手！他也不開口問什麼，因為不問也很明白，這一位掛滿勳章的客人來做什麼，所以他坐下來，半闔着眼睛，也開始聽下去。

辨認不出的德列莫夫坐得辰光越長久，講的是自己而又不是自己的話說得越多，他越不能說穿，越不能站起來說：你們認錯我這號小帳吧，媽，爸！……他坐在父母的桌子旁邊，覺得又舒服，又不舒服。

「哦，好了，我們吃晚飯吧，你張羅些什麼東西給客人吃吃。」葉哥爾·葉哥洛維奇打開舊的小碗櫃的門，櫃裏左上角上有一隻火柴匣，匣子裏放着釣魚鈎，——那些釣魚鈎還是放在那裏，——還有一把敲去了嘴的茶壺，這茶壺也還是放在那裏，那地方發出麵包片和蔥芽的氣味。葉哥爾·葉哥洛維奇拿出一瓶酒來，——一共祇有兩小杯，他歎惜酒沒

有了。他們坐下來，像過去幾年一樣。到了吃晚飯的時候，德列莫夫中尉才發覺，母親特別注意他拿湯匙的那一隻手。他笑了笑，母親舉起眼來，她的臉病態地抖了一下。

他們談談各種事情，來春將怎樣，人民能不能應付播種工作，並且預料今年夏天戰爭要結束了。

「爲什麼您預料今年夏天戰爭會結束呢，葉哥爾·葉哥洛兩奇？」

「人民們生存了，」葉哥爾·葉哥洛維奇回答，「闖過了死亡的關頭，現在是阻不住他們的了，敵人祇好逃跑了。」

瑪麗亞·波里卡爾波芙娜問道：

「您沒有講到他什麼時候會得到休假，到我們這裏來就一陣。不見他有三年了，大概長大成人了，鬍鬚也有了……唉，每人存死亡的邊上，他的嗓子大概也變粗了吧？」

「嗯，也許來了，你們也認不出了，」中尉說。

他們領他睡在坑床上，他記得它每一塊磚頭，木桿檣中的每一個隙縫，天花板上的一個木頭的節。有一股羊皮毛和穀物的氣息透出來——這是到死的時刻也忘不了的那種親切的安樂窩。三月的風在屋頂上呼呼的吹。隔壁，父親在打鼾。母親翻來覆去的嘆着氣，沒有睡着。中尉伏着身子睡着，臉掩在手掌之中；「難道真的她認不出嗎，」他恨道，「難道她認不出嗎？媽，媽……」

早上，他給木柴嘩啦嘩啦的聲響所驚醒了，母親小心地在坑旁邊做事；垂着的繩子上掛着他那洗乾淨的褲腿布，門口放着擦過的靴子。

「小麥薄餅你吃嗎？」她問。

他沒有立刻回答，從坑上爬下來，穿上軍衣，束上腰帶，赤脚坐在長凳上：

「請問您，你們這兒村莊上有個叫卡佳·馬萊希娃的嗎？她是安德萊·斯吉邦諾維奇·馬萊希夫的女兒。」

「她去年在講習所畢業了，現在在我們這裏做女先生，你要看看她嗎？」

「你的令郎託我一定要向她問好。」

母親叫一團鄰居的姑娘去找她。中尉還沒有穿好靴子，卡佳·馬萊希娃就已經跑來了。她那寬大的灰色眼睛發着光，眉毛驚異地往上飛揚

着，臉頰紅潤而愉快。當她把頭上的絨綢巾甩在寬闊的肩膀上的時候，中尉甚至於暗暗裏呻吟起來——吻吻這些溫暖而明亮的頭髮吧！……他覺得他的女朋友總是這樣的：鮮豔，溫柔，愉快，善良，美麗，她一進來，整個屋子都成了金的了。……

「葉哥爾托您來問好嗎？」他背着光站着，祇是低着頭，因為說不出話，「我日日夜夜等着他，請您告訴他……」

她走近他。看了一眼，她髻髻腕中挨了一下打擊，退後去，大吃一驚。於是他決定走——就在今天。

母親給好了牛奶小麥薄餅。他又講到德列莫夫中尉，這一次講的是他的戰勳軍功，——他講得很殘酷，眼睛也不抬起來看卡佳，免得看見她那可愛的臉上露出因醜陋的臉而引起的反映。葉哥爾。葉哥洛維奇曾經想設法弄一匹集體農場的馬，但是他仍舊像來時那樣步行到車站。他給剛才發生的一切事情緊壓得痛苦非凡，甚至於他不時站住了脚，用手掌敲打自己的臉，聲音啞啞地反覆着說：「現在怎麼辦呢？」

他回到自己的兵團裏去，這時兵團正在深遠的後方補充。戰友們那樣真切高興地歡迎他，以致於使他不能安睡，不能下嚥和不能透氣的心事都如消雲散了。他決定不要讓母親立刻知道他的不幸的事。至於卡佳——他要拔除這根刺。

大約在兩星期之後，母親寄來了一封信：

「你好啊，我的愛兒。我連信也怕寫給你，我不知道怎麼辦。你那邊曾經有一個人到我們這兒來過，人很好，就是臉很醜。他本想住一些時候，但是忽然又立期起身走了。從那時起，我的兒，我一夜也沒有睡過，——我覺得你好像來過了。葉哥爾。葉哥洛維奇因此罵我，——他說，他這老太婆可完全瘋了：假使他是我們的兒子，難道他不說穿嗎？……為什麼他要離開呢？這如果是他，那末有了像到我們家來的這一個人那樣的臉，要勸做才是。葉哥爾。葉哥洛維奇想說服我，但是母親的心——總是以為：這是他，他來過我們家了！……這一個人睡在炕上，我把他的大衣掛在院子裏，刷刷乾淨，我就倒在大衣上哭了——這是他，這是他的大衣！……葉哥爾，寫信告訴我，看在老天爺的份上，——那是怎麼回事？難道真的我是瘋了。……」

葉哥爾。德列莫夫把這封信給我——伊凡。蘇達夫夫——看，一面用衣袖拭着眼睛，講他的故事。我對他說：「噢，我說是性格衝突了！

你這傻瓜，你這傻瓜，快些寫信給母親，請求她原諒。不要使她發瘋……她很需要你的形相！你這種模樣，她還是會愛的……」

他當天就寫了封信：「雙親！請你們原諒我的過失，我兒子確實是到你們家來過的……」等等。用細小的筆跡寫了四頁，他簡直十二頁也寫得下，假使容許的話。

我和他在砲兵射擊場上站了一些時候，有一個兵士跑來對葉哥爾·德列莫夫說：「上尉同志，在找你……」那兵士的表情緊張像一個要領酒的人，雖然他一切都很正常。我們到村莊上去，走近我和德列莫夫同住的屋子。我看見他很不自在，老是咳着嗽……我想：「坦克手，坦克手，神經竟這末脆弱。」我們走進屋子，他走在我前，我祇聽得：

「媽，你好啊，這是我！……」接着我看見一個矮小的老婆婆倒在他的身上。我一看，這裏原來另外還有一個女人。說實話，像她這樣的美人兒不止她一個，別的什麼地方也是會有的，不過我個人却還沒有見過。

他拉開身上的母親，走近這一個姑娘，我已經說過，這是身體強壯的戰神。——「卡佳！」他說，「卡佳，您來做什麼？您是答應等着的，不是這個……」

美麗的卡佳回答他說，——我雖然已經走到前室裏去，但是還聽見「葉哥爾，我預備和您過一輩子。我要忠實地愛您，非常非常愛您……不要扔下我……」

嗯，這就是俄羅斯性格！好像人很簡單，可是來了災難，或大或小地總要在人的身上起一種偉大的力——人的美。

(白 寒譯)

塞拉菲木維赤

(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

嬰 孩

(РЕБЕНОК)

我們馳過了伊洛芙里亞河(Река Иловля)上的鐵橋。我們有一大隊軍用列車；幾千個從各托兒所撤退的孩子和近三百名紅軍戰鬥員。

太陽低垂在赤裸裸的草原上。車廂裏準備進早餐了，傳來了兩響的爆炸聲。後來接連的又來了。列車停下。孩子們一面號叫，一面像豌豆似的從車廂裏撒下來。後來又跳出紅軍戰鬥員。大家都躺在草原裏。

白煙惡相地在鐵橋上瀰漫。有十五架敵機在破壞那橋。我們的高射砲開口了。精工製造的榴霰彈從三四千公尺的高空中掉下來。要是它擊中的話——就沒命了。

我盡力遠離車廂跑去，車廂頂上嘩啦啦的響着撒下來的榴霰彈。有一個小姑娘——五歲半，蹣跚縮腦地緊握着我的手，急急忙忙的閃動着赤裸的小腿。她身上祇穿一條短褲。我們躍出了所坐的車廂。

我們在地上。爆炸以不可言喻的力量震動着整個草原。眼睛剎時昏暗，但是胸口悶塞住了。如果姑着的話，我們要被那種空氣的震動猛烈地擊倒在地上了。像浪潮似的洶湧的烈煙惡形惡狀地旋繞着擁過那小河。橋在濃煙中看也看不見了。有一個躺在不遠的地方的紅軍戰鬥員抬頭看看那白煙說：

「簡直像是一噸多重的炸彈，力量大得使人難以相信。好像祇光了一樣！」

高射砲轟擊着。大多數飛機衝到一邊，然而向上飛走了。有五架向和平的工人村衝去，炸彈開始在那裏兩聲一下的爆炸。一捲一捲濃烈的黑煙旋捲起來，火舌穿出來向上竄去。這幾架也飛走了。祇有一架，冒着黑煙，錐鑽似地向下衝來。

「到車廂裏去！」

整個草原蠕動了，迅速地軍用列車流去，我也攙着史維特朗娜（Светлана）的手跑着。他捲縮着小頭，施出全身的孩子的氣力閃動着那雙赤裸的小腿。跑到鐵路的路基。列車已經以全速力開走了。在遠處噴着烟，消失了，四周圍是草原。我們獨個兒。離開軍用列車跑得太遠了。黑烟濃烈地在村子上蟠着，蔓延開來，火舌竄出來得更多，侵蝕着草蓋的茅屋。

沒有辦法。我們沿着路基步行走到位在十一公里之外的另外一個車站。伊希美里亞河裏火勢猛烈，我們沒有辦法。河呼吸着難受的熱氣。鐵路綫苦惱地閃爍着。忽然史維特朗娜坐在炙熱着的沙上，大得像雨點似的眼淚透明地掛在她那彎曲的睫毛上。她號啕大哭起來，熱淚浸潮了我的手。

「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我撫着她的小頭，拭去眼淚鼻涕，但她還是哭着。

「你怎麼了？」

她在號哭中勉強說出口來：

「她頭沒有了……」

「誰，我的小朋友？」

「她，一個女孩子……」

「慢着，你怎麼了，什麼地方？」

「你知道轟炸密特維其蔡（Медведица）橋的事嗎？德國人飛走之後，孩子們跑去，我也跑去。橋堅固地還在，可是工人住的地方全燒光了。孩子們是在巷子裏玩耍的。孩子們的手腳都飛走了，有一個女孩子的頭沒有了。她的媽媽跑來，倒下去，抱住她，但是頭沒有了。祇有一個頭。人家想把媽媽拉起來，但是她不肯，掙脫着，撲在她的身上，可是她祇有頭，頭沒有了。還有別人的媽媽找尋自己的孩子的手，腳

和小塊的衣衫。」

她停止哭了。用手背拭去眼淚，說道：

「老爹，我要吃東西。」

「親愛的，我什麼也沒有。我們快走，也許車站上有飯店，可以弄到些什麼東西。」

我們急急忙忙的走，她又搬動赤裸的小腿，緊縮着頭。熱氣噴在草原上。出現了一個小車站。走了十一公里路了。有幾個持槍的紅軍戰鬥員換班下來，坐在日影裏。面色畸形的史維特朗娜嚇得混身戰慄，抱住了一個紅軍戰鬥員，抱住了他和槍：

「它又來了，它飛來了！」

「你看見在那兒？天上是乾乾淨淨的。」

「我聽見咕——咕——咕……咕……」

是的，它飛得很高，好像是一架偵察機，看看橋怎麼樣了。她真實地傳達出了那種跟着敵人同來的死喪的波浪形的聲浪。爲了想法安慰她，我重複說道：

「沒有，什麼也沒有。天上沒有什麼。」

「嗤，你！你老爹耳聾。你老爹別叫我扯謊，你自己騙人。它在飛，想向這所小房子丟炸彈，我的頭也要沒有了。」

她瘋狂地號哭。

「睜火鏡，孩子橫七豎八的倒下……」

有一個紅軍戰鬥員撫着她的小頭，她入睡了，還是抱住了那紅軍和步槍，稚氣地在睡夢中訴怨地抽噎。那紅軍戰鬥員坐得不舒服，但是他一點也不動，恐怕驚動那嬰孩。日影短了。那些紅軍戰鬥員蹲着，把步槍握在兩膝之間，一聲不響地坐着。比較老的那一個——他的鬚髮已經斑白——說道：

「這就是怕人的事：我們開始習慣了，對一切都習慣了，戰爭，孩子們橫七豎八的倒下，橫說也是戰爭。」

「哦，對這可真不會習慣。」

「說不會習慣……你以爲祇有那些橫在血裏的孩子不幸嗎？不，弟兄，德國兵傷害了整整的現在的這一代，傷害了靈魂，他們心裏都受傷

了。你懂嗎，所有這些德國人都像蟲豸似的腐爛了。可是我們的孩子，整個這代人却將留下創傷。」

「哦，那末怎麼辦呢？」

「怎麼，怎麼辦！用牙齒咬破喉嚨，別讓他透氣。它們今天有十五架，可是祇打下了一架。這怎麼的？」

「高射砲是有的。」

「高射砲是有的。你鼻下鼻涕是有的。用步槍打，讓眼睛學學慣——我們用步槍把它們打下來的事，那還少嗎。你有仇恨——就會打得下來的。這個小小的女孩子在教你，她跑來了，可是你却說高射砲。」

大家的眼睛嚴酷地迷着，嘴唇緊閉着，鬍鬚像用鐵緊鎖着似的。死一樣的沉寂。有一個紅軍戰鬥員站起來，揮着手。有一個巡邏的騎士在草原上飛馳，回過來到小站上來。他還沒有聽到，那紅軍戰鬥員喊道：

「橋炸得很厲害嗎？」

那巡邏員默然從馬上跨下，把繩繩套在一個小柱子上，坐到日影裏去，他在短袴裏掏了一會，他拿出一張壓皺的小紙頭，在膝上把它撫平，默然的傳給隔壁的人。旁邊那人準備好了似的給他個步煙草。他高興地抽起煙來，說道：

「橋完堅無損。剛才它在煙裏面看也看不見。一些小損傷在來的時候都收拾好了，晚上火車要開了。」

「噯唷，那好極了。」

眼睛愉快起來。

「我說他們連轟炸都不會。」

那巡邏員彈了彈煙矢。

「橋他們不會炸，可是工人村倒全給燒光了。許多人死了，有不少孩子……現在在灰堆中挖掘。在拖那些燒焦的屍首。還有雞，鴨，牛。」

「爲什麼不四散跑開呢？」

「他們怎麼幹的：所有的飛機都沿着村邊飛和燒，後來才燒中央部份。草屋頂，到處是草，乾草，籬垣——像火藥似的爆烈着，沒有地方可逃。邊上當中都是火。」

那女孩子醒轉來，拭拭小眼睛，說道：

「火呢？」

「火熄了。」

「孩子們呢？」

那巡邏員剛剛張開嘴，那幾個紅軍戰鬥員衆口同聲的答應道：

「一個人也沒有碰動，都跑到河邊的柳林中去了。」

那女孩子拍拍手說：

「老爹，我要吃。」

那些紅軍戰鬥員忙起來了，他們打開自己的囊，有人傳給她乾的白麵包，有人傳給她一小塊糖。有一個人找到了一小塊糖菓。那女孩子坐在桶上，動蕩着小腿，像老鼠似的咕咕喀喀的吃乾的白麵包。有一個紅軍戰鬥員並不專對什麼人地說道：

「現在進攻吧！」

大家都默然。

調整員用小旗子向我們揮動。

「尼基丁（НИКИТИН），你坐到末了第二節車廂裏去，在乾草堆上睡覺。」

（白 寒澤）

西 蒙 諾 夫
(К. СИМОНОВ)

第 三 個 副 官 (ТРЕТИЙ АД'ЮТАНТ)

戰員和殘廢士被打死的機會比開火少些。這是他堅固不移的信念。

那是一個信念，而每當人家問他爭辯的時候，他就要發怒。

在師裏，人家敬愛他但是又懼怕他。他有一種使人們對於戰爭習慣的獨特方法。他是在行走的當中來認識人。把他們帶到師部裏，帶到團裏，一步也不放鬆地同他談大在他這一天中所應付的各處地方去一落。

如果要去進攻，他就帶着這個人和自己一起去進攻，並且是他並肩走着。

如果一個人考驗合格了，那裏晚上委員便要和他再認識一次。

「貴姓何？」突然他用他嘶啞的聲音問道。

驚訝的指揮員便重又報出了自己的姓。

「我姓柯爾卓夫(Корнел)，」那時委員就伸了手，說道。「柯爾卓夫。我們一起行走，一起俯臥，現在我們要認識了。」

在到師裏來後第一個星期中，他就有兩個副官被打死了。

第一個副官，在困難的時分跑出了塹壕，要想往後爬。他被機關槍射死了。

晚上，委員回轉參謀部的時候，冷淡地走過已死副官的身旁，甚至頭也不向他那面回一回。

第二個副官是在進攻時受了穿胸的彈傷。晚秋太陽割裂着眼睛

天氣很冷而且是難以忍受的乾燥。他貼背躺在轟毀了的塹壕裏，大口地吞吸着空氣，討水喝。這時沒有水。前面，在胸牆的後面繪着德國人的屍體。在其中一具屍體的旁邊擱着一隻水壺。

委員拿出了望遠鏡，並且望了好久，彷彿竭力要辨別它是空的還是滿盛着水的。

接着他困難地把自己的肥胖而不年青的身體翻過了胸牆，就以他往常的，不慌不忙的步伐在田野上走去。

不曉得爲了什麼緣故德國人竟沒有射擊。他們祇在那時，當他到達水壺，提起它，搖動了一下，挾在腋下，轉過身來的時候才開始射擊。

他們是向他的背後射擊。一顆子彈射中了水壺。他用手指堵住了裂洞，繼續向前走，現在他把水壺摔在伸出的雙手裏。

他跳進了塹壕，小心不使水流出地，把水壺遞給一個戰鬥員。

「喝吧！」

「可是突然到達的時候，它却是空的呢……」有一個人很感興趣地問道。

「我便回來再派你去採另一壺裝滿水的！」委員憤懣地用目光打量了一下問話的人，說道。

他常常做一些一般說來不是一個師委員所必須做的事情。但是他記起這一點的時候總是祇在已經做了之後。那時他就對自己，並且也對那些向他提醒他舉動的人發怒。

現在也是這個樣子。他拿來水壺之後，却已經不再走向副官了，並且似乎他在致力觀察戰場，把他完全忘懷了。

過了十五分鐘，他突然喚營指揮員道：

「喂，已經送到醫藥營去了嗎？」

「不能，委員同志，要等到天黑。」

「到天黑他要死了。」於是委員別轉了身，認爲談話已經結束。

過了五分鐘，兩個紅軍戰士在彈雨下俯着身子，把副官不動的身軀沿着丘陵起伏的田野向後抬去。

也許，這是虛莽的，但是當營指揮員問：「誰願意抬？」——那些看見委員如何的走去拿水壺的人都應道：「我！」他們不能不這樣說，

看見了而不說。

可是委員祇是冷冷地望着，他們怎樣走着。對自己，對別人的危險他是同樣衡量。人們死去——戰爭就是爲了這個。但是勇敢的人死的機會要少些。

紅軍戰士走得很勇敢，不倒下也不忘記他們是抬着一個受傷的人，正因爲這一點，他所以相信他們是能達到目的地的。

夜裏，在到參謀部的途中，委員遇到醫藥營去。

「張，怎麼樣，他好點了嗎，醫好了吧？」他帶着自己往常的匆忙語調問外科師生道。按他的性格來說，他是以爲在戰爭中一切都可以而且應當同樣迅速地去做的：發出報告，前去進攻，醫治受傷的人。

所以當外科醫生回答他說，他的副官已因流血過多而死了的時候，他吃驚地抬起了眼睛。

「你明白你在說些什麼嗎？」他抓住了外科醫生的佩劍的腰帶並拉到自己身前，低聲說道。「人家在砲火下面把他抬了兩維爾斯達(Верста)●，目的是要使他活過來，可是你却說——死了。那末他們抬他幹什麼？」

除了這以外，對於在砲火下面去取水的人他卻不作一響。他的所以不作一響倒並不是因爲謙遜，而是他已經來不及忘掉了這件事。

外科醫生聳了聳肩。

「其次，」察覺了這個動作，委員又補充說道，「他本是一個勇敢的小夥子，他應當活過來的。是的，是的，應當的！」他憤怒地重複着說。「你工作得不好。」

於是他並不告別，就走向汽車。汽車照燈的藍色光點沿着杉柏的黑色樹幹滑流過去。汽車向左彎轉，跟着便消失了。

外科醫生目送着他。自然，委員是錯誤的。邏輯地討論起來，也許甚至他現在是瞎說。可是在他的話語中，在憤怒而悲痛的語調中依然有一種這樣有力的，有深念的東西，以致外科醫生一剎時覺得，真的，勇敢的人是不應當死的，如果他們仍舊是死的話，那這是因爲他工作得不好的緣故。

● 維爾斯達，即俄里，等於 1.067 公里。

原书缺页

第三位副官是一個頭髮光亮，眼睛淺藍的年輕小夥子，他剛從學校裏出來，並且是初次到前綫。

在認識的第一天，他就得和委員一起前進，沿着那束結的，秋天的田野到廣裏去，在這田野上常常飛舞着迫擊砲彈，但是他仍一步都不落在委員的後面。他和委員並排地直向前走，因為照他的理解說來這就是做副官的責任，並且也還因為他覺得這一個不慌不忙地跨步的，高大的肥胖的人是堅不可摧的緣故。好像，如果一直和他並排的走，就什麼都不會發生似的。

當迫擊砲彈開始特別頻繁地轟擊而且已經明白，德國人正是找他們射擊的時候，委員和副官才偶爾作隊員。

但是他們往往還沒有來得及躺下，近處爆發的火爐還沒有來得及消散，委員已經站起來又向前走了。

「前進，前進，」他憤憤地說着，「這裏我們是沒有什麼可等的。

但差不多就在壑壕的旁邊，他們却落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一顆迫擊砲彈在前而爆炸開來，另一顆則在後面爆炸。

委員站了起來，一面抖掉身上的泥土。

「你瞧，」他邊走邊指着後面的砲洞說道。「要是我和你阻性而奪候，那末砲彈會正巧打中我們的。永遠應當快步朝前跑——那兒無論怎樣也不會被射中了。」

「啊，可是我們如果再走得快些，那就……」副官沒有說完就對那會在他們面前的砲洞點點頭。

「沒有這樣的事情，」委員說道。「他們向這裏轟擊我們——這就不能命中。可是如果我們已經在那邊，那末他們就會向那邊射了，結果仍是不能命中。」

副官不禁微笑了；委員，自然，是說笑話！但是然而他見到委員的臉孔却是完全正經的。他是完全確信地說的。於是突然之間，對這個人的信仰——在戰爭中騷擾之間在我們心裏引起的，突然一留而才留下來的信仰——抓住了副官。最後的一百步路他是完全挨緊地和委員並排走的，肘碰肘地走的，現在他徹底知道：無論是誰，只要是和他並排走，都不會被打死的。

這樣就舉行了他們第一次的相識。

一個月過去了。南方的道路一會兒結凍，一會兒又變成泥濘不堪，不能通行。在葡萄園裏，未採下的葡萄已經變了顏色而且腐爛了。空曠的田野遍滿壟墟。

有一種謠傳，說在後方的什麼地方已準備好反攻的軍隊，可是直到目前為止，稀疏了的師團仍在進行着防衛性的血戰。

是一個漆黑的秋夜。委員坐在土堡裏，把自己的一雙潮濕的，濺滿污泥的靴子擱在火爐上，靠近着火。

師團指揮員在今天早晨沉重地，顯然是致命地受了傷。參謀長把包紮着黑布片的傷手放在桌上，輕輕地用手指彈着桌面。他已能繼續這種事情使他很高興，手指重又開始聽他的話了。

「唔，很好，你這頑固的傢伙。」顯然，他是在繼續那被打斷的談話。「唔，讓霍希吉林（Холодилин）被打死吧，因為他懼怕，但是將軍過去不是一個勇敢的人嗎，你的意見怎樣？」

「不是「過去」，而現在也是的。他會活的。」委員說道，同時，按着他那不變的習慣扭轉了身，認為這裏已再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但是參謀長拉了拉他的衣袖，並且說得極低極低，使第三者不能聽到他憂鬱的字句：

「好，他會活的。可是米龍諾夫（Миронов）沒有活轉來，薩伏特命柯夫（Заводчиков）沒有活轉來，加夫里連柯（Гавриленко）也沒有活轉來。他們已經死了，可是他們過去却是勇敢的人啊。這同你的理論如何呢？」

「我沒有什麼理論，」委員粗暴地說道。「我祇知道在同一的場合裏，勇敢的人死的機會要比胆怯的人少些。可是那些過去很勇敢但依然死了的人的名字不離開你舌頭的緣故，那是因為：當一個胆怯的人死了，那末早在埋葬以前，人家就忘掉他了，可是當一個勇敢的人死了，那末人家就記着他，說着他並寫着他。我們祇記得勇士的名字。這就是我全部的話了。可是如果你依然要叫這是我的理論，那麼也隨你的便。一個幫助人們不害怕的理論是一個好理論。而其餘的都是庸劣的理論。順便說一句的，就是它也幫助我，使我不害怕，」突然委員微笑了起來。

「真的，可不是，我們說知心話，不管你怎樣，我和你有時也會覺得可怕的。」

土堡中走進了副官。他的臉在這一個月內變得蒼黑了，眼睛也顯出困憊的樣子。但在其餘的部分，他仍舊是一個小孩子，像委員在第一天看見他的時候一模一樣。用後跟輕敲了一下，他就報告說，在他剛從那裏回來的半島上一切都很好。祇是連指揮員波里亞柯夫（Поляков）中尉受了傷。

「誰代替他？」委員問道。

「第三分隊的伐西里亦夫（Васильев）少尉。」

「那末誰在第三分隊？」

「一個軍曹。」

委員沉思了一會。

「你凍得很厲害嗎？」他問副官道

「說真話——很厲害。」

「喝一點吧，」委員從壺中倒出了半杯伏特加，於是少尉就並不說下披肩，祇急急地把它向兩面一掠，一飲而盡。

「現在回去吧，」委員說道。「我有些擔心，明白嗎？你應當在那邊，在半島上做我的耳目。去吧！」

副官出去了。他用一個還在暖處再多留一會兒的人的特別遲緩的動作扣上了披肩的搭鉤。但是，在一扣上了之後，他就不再擾攪了。他低個下身子，不使碰到門頂上的橫木，就消失在黑暗之中。門碰上了。

「很好的一個年輕人，」委員在目送他出去後，說道。「我就信任這種人，他們是不會出什麼岔子的。我相信他們是完美無瑕的，同時他們也相信我。而這就是最緊要的。對嗎，上校？」

參謀長用手指慢慢地彈着桌面。作為一個勇敢的人，他不喜歡把任何理論來支持不論是自己的或是別人的勇敢。但是現在他覺得委員是對的。

「不錯，」他說道。「而且從總的方面看來，我是不相信有誰會死的。我始終以為，在什麼地方存在着另外一個人，他填補了死者的崗位

並且不會比他差，就因為這，我才相信我們要勝利的，因為既然又是這樣，那末就不會不是這樣了。」

火爐裏畢畢剝剝地燃燒着木片。委員睡着了，險個在十里圖●上並且在它上面把雙手張得那麼開，彷彿他要奪回全部廣大的，在它上面畫了黑綫的，被敵人污漬的土地。

早晨，委員親自到半島上去。他是乘了一隻破舊的小船渡過江口到那邊的。北風吹刮着，灰白色的水沫深深地拍着船底。過了一會兒，他就已不愛去記起這船底了。夜裏，德國人突然在半島上登陸，在慘烈的戰鬥中殲滅了先頭的第三分隊全隊，一個人都不剩。

委員在這一天的中得做他——一個師委員——在本質上完全沒有必要去做的事情。早晨，他召集了手邊所有的人員，三次領導他們去進攻。蓋着初霜的，悉索發聲的沙灘佈滿了砲洞並注滿了血。德國人被擊斃或是被俘虜了。企圖掙扎逃回對岸的敵人則在倒水的時候淹死了。

委員把一支已經用不着的，裝着塗滿血污的刺刀的步槍交給別人之後，就開始巡視這半島。關於夜間在這裏所發生的事情祇有死者才能告訴他。死者也是能說話的。在德國人的屍首堆裏也輪有打死了的第三分隊的紅軍戰士。他們中間一部分是躺在塹壕裏，被刺刀戳過，在僵硬的手中都還緊握着已損壞了的步槍。另一部分則是那些未曾堅持並且很快長縮的人，他們在結凍的冬之草原的開闊田野上倒臥着。他們曾逃走過

但是這裏，子彈仍追上了他們。他們躺着，是撲倒的，又開了雙手，臉向着東方，背朝着敵人。委員緩緩地繞着沉寂的戰場巡走，一面查察着死者的姿勢，查察着他們凝結了的臉孔。對於他，甚至在死了以後，這些人仍然是分做懦夫與勇士的。在死者的姿勢上，他猜測到那個人在生命的最後幾分鐘裏是怎樣地處理着自己的。並且即使是死也不能使他和死了的懦夫妥協。甚至在死了之後，他仍不能寬恕胆怯。如果可能的話，他也許要把勇士和懦夫各自分開來埋葬的。讓他們在死了之後，復活的時候一樣各自分開吧。

他緊張地辨別着臉孔，搜尋着自己的副官。他的副官不能逃去而且

● 十里圖即以十里作為一寸比例的軍事詳圖，有五里圖，有二十里圖等。

也不能成俘，他一定是在這裏什麼地方的死者中間。

終於，在遠離塹壕的後面，在人們曾經搏鬥過而且死亡過的地方委員找到了他。副官仰臥着，把一隻手不自然地压在背後，而伸出另一隻死命握着七響手槍的手。在胸口，在軍服上，則凝結着血。

委員在他旁邊站了好久，之後，叫來了一個從前是指揮員官階的人，命令他把軍服掀起並看看是什麼樣子的傷、子彈的傷處還是刺刀的傷。

他要想親自看一看，但是他的右手，那在進攻時被幾片手榴彈的彈片所打傷的右手却祇能貼着身體無力地下垂着。他激動地望着自己的，直裂到肩頭的軍服，望着滿是血污的，匆促地包紮起來的創帶。創傷和疼痛所使他惱怒的倒並沒有那一事實所使他惱怒的來得厲害，這事實就是他竟也受了傷，他，一個在師裏認為是不能損傷的人，他，一個人家相信了他的不可摧性就能更輕快，更無畏地去作戰的人。傷口是不適當的，應當快些醫好它並且忘掉它。

指揮員在向副官蹲下之後，就翻起了軍服，並解開了襯衣。

「刺刀的傷，」他向委員抬起了頭，說道，接着重又俯在副官身上。俯着好久好久，整整有一分鐘的時候伏在那不動的身體上。

當他站起來的時候，他的臉是受驚的。

「還在呼吸。」他說道。

「在呼吸？」委員絲毫不露出他的興奮。他還不知道，應當不應當為這個尚活着的人而興奮。他躺在這裏，遠遠的在塹壕的後面，他一定是逃遁的。可是不至於的，不可能的。他很少看錯人的。

「來兩個人，到這裏來！」他突然尖聲地命令道。「用手抬，快些抬到裏面去。也許，他會活轉來。」

接着他別轉了身，繼續沿着田野向前走去。

「能不能活過來？」這個問題在他心中和另一個問題——「他在戰中是怎樣處理自己的，為什麼他是在所有的人的後面，在田野上？」——擲夾起來了。隨即兩個問題不由己地結成了一個：如果一切都很好，如果他是勇敢地處理自己，那末就是說他要活過來，一定要活過來的。

所以大概是由於這個緣故，當再過了一個月之後，蒼白而瘦削的，但仍是那樣的頭髮光亮，眼睛湛藍，並且仍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副官從醫院裏出來到師團指揮處的時候，委員一句話也沒有問他，祇默默地伸過那健康的左手去攬他。

「我那時就這樣地不能到連第三分隊，」在最初幾句問候話之後，副官就這樣說道，「我在渡口就射擊，還剩下一百步路，當……」

「我知道，」委員截斷他說，「我全都知道了，不用解釋。我知道你是個好漢，我很快活你能活過來。」

他羨慕地望了望那受致命傷之後過了一個月便重又活過來而且恢復健康的孩子，跟着，對自己的，仍是包紮着的手點了點頭，憂鬱地說道：

「可是我和上校已經不是那樣年紀了。傷口已經是第二個月了。而他的則已第三個月了。這樣，我們是合用兩隻手來指揮師的。他用右手我用左手。雖然這樣，可是人家說，結果也還不錯呢……」

(水夫譯)

鐵 籠 話 步

(Н. ТИХОНОВ)

手

(РУКИ)

冷得這樣，連戴了溫暖的無指手套手還覺得冷。四周的林子彷彿都來到那兩邊蜿蜒着塞滿了霧的深溝的坎坷不平的狹路上。樹木用柺杖擦着車子，雪屑落到車輪的頂上，柺杖擦着油槽的兩側。

他在他的司機生涯中見過無數的道路，但是這樣的路却還沒有遇到過。正巧得在這種路上幹活，彷彿你的身體是雙料的一般。還祇剛剛發達擁擠的，暗惶惶的，潮濕的泥厚，還祇剛剛在角落裏，在疲乏的同伴們中間靠下頭，——已經又有人來叫了，又是上路的時候了。睡覺我們等會再說。得先工作。路在叫喚着。這裏你說不出：『事情不是白熊，不會逃到林子裏去的。』正巧是會逃走的。稍微打了一個呵欠——車子就會滑到了陰溝裏，得請求同伴們去拉，自己是拉不出來的，想那不要想。可是寒冷呢？似乎北極自己到這個林中道路來做交通指揮員了。

一會兒爬來了迷霧，一會兒從拉多迦湖（Ладога）上吹來了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見過的風，——刺骨的，怒吼的，長久的風，一會兒刮起了暴風雪，兩步以外就什麼都看不清。車輪也不是鐵的，會擱掉的，你要是押隊，還得援救跌進陰溝裏的同伴們，而且，主要的是得把貨載及時運到。

波爾夏柯夫（Большаков）停下了車子，爬出車輪，重重地拍着雪，走向油槽。他爬上車鉸，在冬日正午的弱光下面看見，在那凍得滑溜溜的槽壁上不斷的有汽油流出來。

一陣寒顫傳遍了他的脊背：油槽漏了。油槽的縫裂開了，燃料流了出來。

他站着，望着那無法止住的狹狹的油流。在路上受這樣的苦，却爲了把一只空油槽運到那邊！他記起所有他過去的出事情形，但是這樣的情形却記不起。寒冷灼燒着他的臉。久站和空望是無濟於事的。

波爾夏柯夫在雪裏滑跌着走到車輪，打開了裝着器械的箱子，對他來說這些器械彷彿是刑具。金屬像是燒得白熱了的一樣。但是他勇敢地抓了一柄鑿子，一把錘頭和一塊很像石頭的皂，回到了油槽，爬上車輪。汽油凍滿他雙手，並且有點異樣。它用冰火灼燒着，它透進手套，它在制服袖子下首滲出來。

波爾夏柯夫唾吐着，在無言的絕望中敲攔縫隙，用肥皂把它塗起來。汽油停止流動了。

嘆了口氣，他返歸原位。

駛了十公里，波爾夏柯夫又停車子去看油槽。縫隙又分開了。一縷汽油沿着圓圓的槽壁流下來。得把一切從頭做起。鑿子又響起來，汽油又灼燒着雙手，肥皂帶又在敲攔的縫隙上增大起來。汽油又停止流出。

路是無盡頭的。他已經不去計算他爬出來離上車輪有多少次數；他已經不再覺得汽油灼燒的疼痛了。他覺得這一切都在夢中：蒼鬱的森林，無盡頭的雪堆，在手上流的汽油。

他心中計算已經有多少寶貴的燃料流出了，根據計算，得出流掉的並不很多——四五十立升，但是如果每隔十廿公里去修補，那麼全部工作都將落空了。於是他又懷着一個失掉對時間和空間的想像的人的頑固把一切從頭做起。

他已經疲倦得覺得他不是乘着車駛，而是站着不動，每隔四十分鐘就抓起鑿子，而縫隙則愈來愈闊，嘲笑着他和他的努力。

突然在拐彎後面展開了空闊的，奇特的空間，巨大的，無垠的，白白的。路蜿蜒在冰上。一只最廣遠的胡像野獸般對着他呼吸，但是他已經不覺得可怕了。

他有信心地開着車，對於林子已經結束覺得很高興。

有時他的頭落向舵輪，但是立即驚醒過來。夢壓壓向雙肩，彷彿背

後站着一個巨人，用戴着厚而軟的手套的大手壓着他的頭。車子頓跳着向前馳去。在受凍的，倦得要死的波爾夏柯夫的內心存在着的一種喜悅：他堅決地知道他忍得過的。

他是忍過了。貨載運到了。

……在泥屋裏醫生驚奇地望了望他的擦破了皮的手，弄得不成樣子的，灼傷的手，狐疑地說道：

「這是怎麼回事？」

「補縫，醫生同志，」他痛得咬着牙說。

「難說不能在路上停一停嗎？」醫生說。「又不是小孩子，您自己該明白，在這樣的冷天澆上這麼多的汽油……」

「不能停。」

「爲什麼？這裏急上那去？您把汽油運到那兒去？」

「運到列寧格勒，運到奇捷，」他回答得很響，全泥屋都聽見。

醫生才目睨了他一眼。

「這——樣……」他拖長聲音說，「到列寧格勒！我明白！不再有別的問題了。讓我替你包裝起來。得醫一醫。」

「爲什麼不醫？不過祇醫到早晨，——那個時候又要上路了……包着繃帶開起車來更暖和，創痛呢。——那我們想法子紮在牙齒裏吧。」

琴 弦

(Г Т Р У Н А)

砲彈的彈片彈斷琴上的弦子。只剩下一根，最後一根了。音樂家葉戈羅夫（Егоров）沒有後備的弦子，也沒有地方可以弄來，因為這事情是發生在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在波羅的海（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被包圍的愛什爾（Эзел）島上，而是在它的一個小小的地帶——切列里（Церель）沙洲上，蘇維埃軍人就在這裏擊退德軍的不斷進攻。

這小島將以壯麗偉大的一頁寫進戰爭的歷史。它以蘇維埃人們的無畏而得榮。這些人們都搏戰到最後一顆子彈。風飛來了，海不寧靜地喧嘩了。海是光亮的是灰色的，像是鉛塊上新鮮的橫斷面。

北方的夏夜結束了，但是夕陽，正像愛什爾島上往常一樣，在水上緩緩地燃燒着。怎樣也不能睡着，叢生在沙丘上的松林催眠地喧嘩着。它的喧嘩沒有透進壕溝。爆炸聲，炸彈嗚叫聲，迫擊砲彈脫叫聲和轟炸機攝人心魄的吼叫聲把它蓋過了。

戰爭把幾個蘇維埃演員——男人和女人留住在了愛什爾。白天男人們跟戰士地壕溝和還擊德兵的進攻，女人們包紮傷兵和給戰士們洗襯衣。夜裏，假使沒有戰事的話，演員們便在森林裏的小空地上舉行音樂會和演出戲劇。

好，你們會說，當然，在黑暗中是可以聽歌或音樂的，（假使演員們低聲唱，樂師們輕輕彈奏，讓聲音不要傳到敵人那裏），但是不明

白，演員們有什麼妙法在黑夜的森林裏演戲，既然森林裏的黑暗比在田野裏或是露天水面裏稠密得多，濃厚得多。觀眾在這種黑暗中可以看見什麼呢？

樂師是慣於在黑暗中演戲的，可是別的演員呢？他們給水手們表演莎士比亞（Шекспир），柴霍夫（Чехов）和腓里德里赫·伏爾夫（Фридрих Вольф）的「馬錫洛克教授」（「Профессор Мамлок」）的摘委戲。

但是戰爭和夜裏沒有燈光却造成了獨特的傳統和理想。戲一開始，觀眾便把手電筒的狹小的光芒打到演員身上去。這些光芒像細小的火鳥似的老是隨着當時是那一演員在說話而從這一張臉飛到那一張臉上去。

但是光芒時常停在一個年輕女演員葉拉模娜（Елагина）的臉上，並且長久地靜止在她的臉上，即使是葉拉模沉默不言。在她的微笑中和眼睛裏，每一個水手都能找到他從戰爭最初的幾天起便早已保藏在最可靠的心之一角的他所喜愛的錢條。

觀眾從來沒有把燈光打到葉戈羅夫的臉上去。他說是在黑暗中演奏，他所時常在面前看到的唯一的光點是一顆大星。這顆星臥在海邊上，像被遺忘的燈塔一樣。重砲的排砲不能撲滅它，爆炸的黃烟也不能窒息它。它閃亮着，像向人們提議勝利是必然的，提醒世界是永恆的，提醒將來是寧靜的，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水兵和演員愛上了這顆星，就把它喚做是「女朋友」。

提琴上的弦子是斷了，所以葉戈羅夫不再能演奏了。在第一個夜間音樂會中他便把這一點向看不見的觀眾說明了，不知是誰的年輕的聲音突然從森林的黑暗中不確信地回答道：

「巴格尼尼（Паганини）●也用一根弦子奏過……」

巴格尼尼！難道葉戈羅夫可以和他，和偉大的音樂家比嗎！

葉戈羅夫緩緩地把提琴舉到肩頭。一顆大星星靜謐地在海邊的邊沿上燃燒着。它的光從來沒有閃爍，沒有變化過。星星好似安靜了，預備聽音樂家奏樂。

葉戈羅夫演奏了。一根弦子突然懷着這樣的力量和溫柔唱了起來，

● 義大利提琴家，1782—1840。

正像全部弦子所能唱的那樣。

那時手電筒的光發出了。它們的光第一次打在葉戈羅夫的臉上，他閉起了眼睛。奏得很輕便，好像巴巴格尼的枯乾的，靈活的手指在畸形的提琴上拉着弓；眼淚從音樂家閉着的眼皮裏爬了出來，在戰爭短促的間歇中，在發荒的森林中，在這發着野草和林木焦臭的地方，響起了和昇起了恰伊阿夫斯基（Чайковский）的旋律，由於這旋律的惱人的歌唱，似乎心弦支持不住而要迸裂了。

最後一根弦子真個支持不住而迸斷了。它像山蜂似的吱吱一叫，便沉默了。手電筒的光立刻從葉戈羅夫的臉上移到提琴上。提琴沉默了好久。手電筒的光也熄滅了。一羣聽衆只是嘆息了一口氣。森林裏是不能拍手的——德國人會聽見。

我是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所以讀者不必盼望什麼想得巧妙的結尾。結尾是很普通的：葉戈羅夫死了。他是兩天之後在戰鬥之中被打死的。他因為沒有什麼可演奏，所以他便在一個平常的隊伍裏做一個平常的戰鬥員。

把他掩埋在組織的沙土裏，當洒下雨點的時候。海波迷霧所籠罩。樹枝上棲息着溼漉漉的山雀。牠們已經慣於聽子彈的喧聲，只是在子彈打在樹幹上，樹葉梢抖動一下並且從樹葉上撒下初春溼雪的時候，才奇怪地站穩一霎。

戰士們把葉戈羅夫的提琴放在匣子裏，縫在舊綉紗的襖窩裏，交給飛往列寧格勒的飛行士。飛行士立刻向高直飛，爲了逃避德軍的高射砲。幾十顆砲火在飛機的尾巴後面爆裂。從地上看起來，是飛機像魚在水中似的在身後遺下的氣泡，這些氣泡短促地拍的一響就裂了。

飛行士在列寧格勒把提琴交給了音樂院的主委樂隊指揮。那指揮用兩個手指把它拿起來，臨空試着秤量，微笑道：這是義大利提琴，由於年代的盤久和多年的歌唱而失去了重量。

「我把它交給我們管弦樂隊最好的提琴家，」音樂院的指揮對飛行士說。

飛行士——一個普通的毛髮濃茂的青年——點點頭並且笑了笑。
這提琴現在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據說，它在莫斯科。但是不管

它在什麼地方，它是在奏着美妙的交響樂，那我們熟悉的和我們所喜愛的音樂，正像歐洲老相識的天，正像普希金（Пушкин），莎士比亞或是亨利·海涅（Генрих Гейне）的每一個字。它在奏着恰伊柯夫斯基，叔斯達柯維赤（Шостакович）和沙波林（Шапорин）的旋律。

交響的聲音是這樣有力，甚至產生出風來。你們一定發覺，這風怎樣像疾風似的從舞台上飛到你們身上，拂動頭髮，迫使聽眾的心顫抖起來，爲了自豪於自己的國家的英才和人的天才。

幾百根弦子歌唱，豎笛和喇叭歌唱，——勝利來到了！因爲這樣的國家是不會不勝利的，在這國家裏，人們在靈魂裏帶着提琴之歌的最後聲音去赴戰，在這國家裏，謙虛的音樂家爲着未來而這樣慷慨地去赴死，在這國家裏，建立了震撼世界的強大的交響樂。

（瘦譯）

牧 童

(П О Д П А С О К)

露珠是冰冷的，豐富的——真正的九月的露珠。它從高高的草上滾到臉上，從樹上滴到河裏，在暗色的水面上漾成了小小的旋渦。

我給這些露珠弄得濕透了，就在岸上生起了篝火。煙霧直昇向天空，昇向落葉松和樺樹的頂梢。落葉松已經落葉繽紛了。它們的針葉——細細的，像短短的金髮一般——一直從上面飄落下來，雖然沒刮風。在篝火旁邊的一株落葉松上有一隻鳥兒在鳴叫着，似乎，這隻鳥兒是本地的森林理髮匠，它剪着針葉，用剪子軋着，把這些針葉撒向下面，撒向我的頭上，撒向河水，撒向篝火。

我烤乾了衣服，望着河水。黃葉作鳥巢浮形過去，絆着了沉木就停了下來。從後面湧到了新的一堆一堆的葉子。它們塞住河道，接着開始慢慢地轉身，在沉木的巖掌裏掙脫着，末了，說出了身子，就又向背浮去，一會兒像金子一樣燃燒着——當它們迎着太陽的時候，一會兒又熄掉發着黑色——當它們身上落下了沿岸樹叢的影子的時候。

自從跟敵人戰鬥以後，河上就留下了被遺棄的浮橋——長着柳蘭和赤楊的木排，陷在沙灘上的單根的木條。它們促使明澈而陰涼的河水在自己四周起泡。

篝火近旁的樹叢發出了悉索的聲音。從樹叢裏探出了一個水濕的牛頭。牛嗅了嗅空氣，呼呼地喘了口氣，向我點了點那額上有一個黑點的白頭。這時近旁的什麼地方像槍聲一樣響起來了鞭子，一個人叫道：

「那兒去，巴拉西卡！爬到那兒去，瘋子！」

巴拉西卡衝向一邊，折斷着灌木消失了。從叢林的後面走出了一個牧童——一個可以在我們每一個鄉村裏看見的平常的牧童，——矮小的，頭髮淺色的，戴着一頂大帽子，穿一件破棉襖，帶着一根長鞭子。他把鞭子隨身在溼漉漉的草上拖著。

牧童用鼻子嗅了嗅，用他那直拖到地上的衣袖擽擽鼻子，望了望我，用沙啞的嗓音說道：

「敬禮！露水簡直要氾濫了。一點動都沒有。」

「來烤烤乾吧！」我提議。

「好的！」牧童同意了，他走上前來，蹲到篝火旁邊。「是什麼人，是旅行家嗎？」

「也好算是旅行家，」我回答。

「我是一個牧人，」小孩子說。「我叫阿列克塞·庫豆希命。我代替父親工作，他在前綫。我，老實說，想做馬夫，可是主席不要我。他說，不夠尺寸，長度不到。他叫庫恩卡做。庫恩卡算是什麼馬夫！如果真真打起來，我一下子就可以打倒他。他長，可是沒有一點力氣。因為人的全部力氣都在肩膀上啊，他呢，肩膀狹狹，像山羊的一樣。」

小孩子沉默了半響，後來又突然問道：

「你見過密士失必河嗎？在美國的？」

「沒有，沒有見過。你問它做什麼？」

「我想見見它。據說，很闊的，比伏爾加還要闊。那你有過史大林格勒嗎？」

「到過的。」

小孩子微笑了。

「我的爸爸為史大林格勒受過傷，獲得了一塊獎牌。他戰前是我們村裏的牧人。」

「你從那裏知道密士失必河的？」我問。

「從學校裏。也從爸爸那裏。他什麼都知道：每一片葉子的名稱，它生在什麼地方，它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害處。他什麼都解釋給我聽：關於我們的國家，關於別的國家。我們有金剛石的礦山，祇是它們深深地埋在地裏，要掘到它們，就得用機器挖幾一百年，這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我回答。「我沒有聽見過這樣的礦山。」

「可是爸爸——却聽見過。」小孩子說。「他不是一個旅行家，可是他知道關於旅行家的一切。你知道瓶子的故事嗎？」

「什麼瓶子？」

「通信的。」

「不，我不知道。」

「我現在所釋給你聽，」小孩子說。「一團旅行家乘了一艘大船，在大海上航行。水手們自然要叛亂，他們不願開船。他們家裏有着很豐富的食物，整個冬天生着火爐，有自己的牛，有菜園，晚上可以去看看那舍，抽抽煙，玩玩將棋。這裏却祇有熱和水——此外一點東西都沒有。所以他們就叛亂起來，把那個旅行家放到了小船上，放他一個人在海裏。他們自己呢，掉轉帆篷，回去了。大海把旅行家拋到了一個荒島上。你見過荒島嗎？」

「沒有，」我回答。

「我們這裏的河裏就有這樣的島，」小孩子說。他的眼睛閃着光，臉孔激動得透紅。「有一個島上甚至住着水獺。瞧，——浪濤把他拋到了荒島上。那邊祇有棕櫚呼呼作響，還有鸚鵡飛着，啼着，如果有淡水，那已經算是好的了。他從小船裏拿出一只瓶子，寫了一張字條，說他被拋在這個島上，封了瓶子，就拋到海裏。瓶子給海流帶去，後來，它被一個海船上的船長拾到了，船長發出無線電，說這個旅行家要求迫切的援救。後來他得救了。水手們就受到海軍法庭的審判。」

「爲了叛亂嗎？」

「爲了叛亂。也爲了殘忍。」

「阿廖希卡！」一個憤憤的婦人的聲音在遠處叫道。「你跑到那裏去了？巴拉西卡爬到菜田上來了。」

「我在這裏！」牧童喊道。「我馬上來趕。」

他站起身來，扣上了棉襖。

「瞧，真是壞東西！」他說。「對付整羣的牛也沒有像對付這一隻巴拉西卡那樣的吃力。好，再見了。」

他奔進樹叢。從很遠處傳來了鞭子的抽打聲，叫罵聲：「那兒去，魔鬼！」和牛的憤憤的呼呼聲。

我熄掉了篝火，沿着河走下去。一步一步走去，我覺得河愈來愈闊

樣和畫樣了。有時在陡削的兩岸上，像一堵蒙塵的銀牆般聳立着白楊的小林子，在幾株孤伶伶白楊上懸着黃色的蛇麻子，彷彿有人把新亭麻抖出來晒太陽似的。有時，多孔的楊柳像一座橋那樣橫過河面，在它的附近常有鯉魚躍出水面。有時河水浩浩蕩蕩地折向森林——那由於秋天而變得金色的和藍色的森林。岸旁的水一會兒在洗淨的沙子上流着，一會兒又滯留的荒僻的深淵。在深淵的邊上模糊地顯出了橫在河底的爛掉的橡樹。有一個地方展開了因為楓樹而變成紅色的山坡，在楓林裏是一座圓頂鎊色的古老的禮拜堂。

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我踏上村道。它是和河岸平行的。我又看見了黃葉。在河上它們重又顯出島嶼的形狀。太陽落山了，在一隻木排上有一樣東西在刺目地閃着光，似乎是一顆生刺的星。我細看了一下，但是任是怎地也不能辨出這是什麼東西在帶着光——是鐵罐頭呢還是碎玻璃。

我小心地沿着根排木走到了木排上，俯下了身子就看見了一只啤酒瓶。旋花已在它的頸上繞了好幾圈。我拾起了瓶子，把它拿到亮處一望。它封着蠟，裏面有一樣東西發着白色。這是一封摺成了三角形的信。

我敲開了瓶頸，拔出了信，但是却不能讀，——它是由非常淡的鉛筆寫成的，而暮色濃縮得這樣快，已經不能辨別歪斜的字行了。我得趕路，好在全黑以前到達鐵路。

我藏起了信，沿着林道走向車站。從黑黝黝的叢林裏飄過了陰涼的葡萄架子的氣息。在林中空地上還留着模糊的光，而高地在天空中，則有雲塊在用最後的紅焰燃燒着。

到莫斯科去的火車是在夜裏到的。在荒野的森林、冰冷的空氣和孤獨之後，電過煙的嘈雜的車廂顯得非常的舒適。我拿到一個近燈的高椅上，拿出了信把它讀了一遍。那信是舊的。從那不知為什麼用特別細的筆跡寫成的日期上看，它在瓶子裏已經躺了近兩年了。 ①

「你好，爸爸。這是兒子阿列克塞·庫豆希金給你的信。當你在這綫打仗，保衛我們的土地的時候，我們過得很好，我們都等着你勝利地回來。媽媽在做牧人，我幫她的忙，但是我希望做一個馬夫。因為牧牛祇好看，而沒有什麼觀察。在馬上你要到那裏去辦事就可以騎到那那去，趕着牛祇好走一段踐踏出來的小徑到戈列勒草場和米金那叢林。

那邊你看不到很多的東西。可是我要看一切的東西，我要知道一切的東西。我要乘了木排從我們這裏浮到史大林格勒來見你，可是媽媽不肯放我走，據說沒有通行證也不能到前線去的。你肯帶我去嗎，我可以給你拿子彈或是做別種軍事上的工作。我對付得了的。你偶然又可以講講各式各樣的故事，如果非常靜和戰事中有休息的話。這封信我是像一個旅行家那樣放在瓶子裏寄的，因為從郵局寄我覺得沒有趣味。我們的河通伏爾加，瓶子順着伏爾加一定會浮到的。如果瓶子沒有給水雷擊沉，沒有給汽船的水輪敲碎，那麼某一個戰鬥員找到了它，看見了地址就會送給你的。孩子們說，史大林格勒有四十八公里長，每一步都有戰事！我放在瓶子裏寄還因為媽媽可以讀不到它，她有時想起你就哭，她又非常不喜歡我或是祖母看見她的眼淚。常常這樣。我們等你好好的，沒有受傷的回來。我們每天都在想念你。我仍舊是愛你的兒子阿列克塞。

【梅爾尼柯夫的兒子畢奇卡已經是一個飛行員了。據說他曾飛過我們的鄉村，攪了攪翼子，祇是我沒有看見。在橡樹根旁邊的深淵裏有這樣多的鯉魚，簡直可怕，——整天整夜的跳躍着。波達普公公，那個獵人那裏，一隻笨狐狸在夜裏偷去了籠子裏的假鴨子，——牠弄錯了。公公還罵了兩天呢。請你給我寫覆信。】

在莫斯科，我陷入了很尷尬的境地，——怎麼對付這封信呢。阿廖希卡父親的地址從那時起自然是變換了。不得不求救於某種變通的方法，才不會使阿廖希卡傷心，所以就把這封信轉寄到他的鄉下，裏面附着一張便條，說：瓶子和這封信在卡斯比海（即裏海）被發現了，輪船「克拉斯諾伏德斯克」的船員拾到了這封信，現在退回原處，因為史大林格勒城下的軍事行動早已以光輝燦爛的勝利結束了，受信人無變地已爲了更進一步的勝利被調到西方去了。

（水夫譯）

柯席夫尼柯夫
(В. Кожевников)

沒有號碼的房子

(ДОМ БЕЗ НОМЕРА)

冒煙的房子在交戰着，好像海戰中的軍艦一般。

給重迫擊炮排砲圍攻的建築物像軍艦那般的傾側着跌倒在混亂的瓦礫中，在掙扎中死去。

在這次多天的戰鬥中，許多房子都值得題上軍艦所佩有的高傲的名字。

被殺死的德國人狼籍地在欄樓上翻了五晝夜了，沒有功夫把他們移開。

伊華興(Ивашин)在架着的機關槍旁躺着向街上射擊，佛洛勞夫(Фролов)，謝甲茲烏夫(Селезнев)和沙夫庚(Савкин)向鄰家屋頂上的德軍自動槍手掃擊。帝姆庚(Тимкин)坐在火爐煙囪旁把子彈裝進空的子彈盤。

帝姆庚底一隻腳被打斷了，所以他坐着裝子彈，雖然實在是須要續着呻吟的。

另外一個受傷的，不像失去知覺，也不像死。

風穿過破爛的屋頂，把雪吹到欄樓上。於是帝姆庚爬着將雪收集在小鍋子裏，放在微小的篝火上讓它溶化後，把水交給伊華興為機關槍之用。

由於屋頂上過多的裂口，欄樓上反而愈來愈亮了。

伊華興底突擊隊在五晝夜前以順利而大阻的急襲占領了這所房子。

當下層和攻坦克砲隊進行着白刃戰的當兒，四個戰鬥員——兩個沿着防火樓梯，兩個沿着水落管子——爬上擱樓，在那裏殺死了德軍的自動槍手。

房子得着了。

打過仗的人，會知道無可比擬的勝利底感覺的。嚐過這類感覺底欣喜滋味的人，纔知道這種欣喜的程度之非常。

伊華興驕傲得疲乏了，他向戰鬥員們斷續地響亮地說：

「同志們，我們從德國侵略者手中解放的這所房子，並不僅是一所房子而已。」伊華興想說這個建築物在戰略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在地形上佔着優勢，可是這樣底話在他看來是太渺小了，他在搜尋一些別的字——莊嚴而崇高的字。所以他就說了這句話。「這所房子是有歷史性的，」伊華興說時以欣快的眼光環視了一下彈痕疊疊的牆壁。

沙夫庚說：

「我說，我們要對得住曾在這裏住過的人。」

佛洛勞夫說：

「那就是說，我們要咬緊了牙齒去爲每一塊石頭戰鬥。」

謝里茲烏夫說：

「這房子這樣特別，這很令人高興。」

但是帝國庚——在那個時候他底腿還是完好的，他俯身從地上拾起一件什麼壓碎的廚房裏用的食器，當心地將它放在窗檯上。

德國人是不情願放棄這所房子的，到天明時他們把我們底戰鬥員驅到二層樓上去。第二晝夜，戰鬥在三層樓上進行。當戰鬥員們已經在擱樓上時，伊華興發出包圍德國人的命令。

四個戰鬥員從房子的四面和屋頂上下來到地面上去，衝進底層去。伊華興和三個戰鬥員拿了乾草（以前德軍機關槍手是睡在擱樓上的這些乾草上面的），把它點着了，手中拿着一束一束燒着的乾草，沿着擱樓的扶梯衝下去。

燃燒着的人們引起了德軍中的紊亂。爲了要使發兩千碎片的手榴彈爆炸，這已經足够了。

伊華興把謝里茲烏夫和佛洛勞夫留在德軍的攻坦克砲旁，自己和兩

個戰鬥員重新回到擱樓上的重機鎗和傷兵那裏去。

隱藏在那家屋角後的德軍坦克開始放燒夷彈。擱樓上便起了火。

伊華與命令把傷兵們先搬到四層樓上，後來又搬到三層樓上。可是他們還得離開第三層，因為腳底下燒壞的地板開始塌下去了。

在底層的謝里茲烏夫和佛洛勞夫把砲滾到門口，向坦克射擊。坦克在每次射擊後掩到屋角後去，要擊中它是困難的。於是獨腳站在窗口用自動槍射擊的帝姆庚停止開槍，坐在地板上說，他實在恨透了，要立刻飛過去炸毀坦克。

伊華與向他說：

「如果你是疼得發狂，那我們並不需要你這樣。」

「不是，我一點也沒有發狂，」帝姆庚說，「我祇是因為它還混賬東西躲在屋角後面放射而生氣。」

「噢，那末是另一回事，」伊華與說。「那我不反對，去吧。」

「我用什麼走呢？」帝姆庚糾正他說。

「我知道，」伊華與說，「你別生氣，我是說溜了口。」他走到堆着攻坦克重手溜彈的屋角上去。選了一只回來，但是並沒有把它交給帝姆庚而專心地用手帕擦它。

「你別拉，」帝姆庚伸出手去握着他虎手說。「或者，你還要給它扣上一個結嗎？」

伊華與把手溜彈從左手換到右手說：

「不，還是我自己來的好。」

「聽你的便，」帝姆庚說，「不過我一隻腳站着更疼些。」

「那你躺着就是了。」

「不然我也要躺下了，可是在耳朵底下射擊會震動我底神經。」帝姆庚小心地把伊華與手裏的重手溜彈抽出來。

「我替你拿到門口也好。」

「讓我去吧，」帝姆庚說，「現在我自己來拿，」他又驚奇地問：「你為什麼吻我呢？難道我是娘兒們或是死人嗎？」一會兒他已經在院子裏叫道：「你不要背着我把罐頭食物都吃光了。如果不款待我，我是不回來的。」

坦克上的砲的鎂光似的爆射照亮着由於燃燒的房子的火線的反射而變為絳紅的雪和一個倒在雪上的瘡癩的人體。

頂板閃着上面有幾處燒壞的橫梁倒下來而打擊得撼動着。黑暗中看不出的煙塵抹了眼睛，含着毒性的辣味鑽進鼻孔，嘴裏和肺部。

在樓梯的欄杆上現出火來了。像貓似地往下竄。

伊華興走到謝里茲烏夫面前說：

「稍微再拿高些，大約拿到塔上，使它不被抓着。」

「我明白，」謝里茲烏夫說。後來他目不轉睛地望着面前的景象又補充道：「我要哭了：他是個多好的青年！他在這裏說了多麼偉大的話啊！」

「現在馬上就要哭的是那一些人，」伊華興說，「他馬上就要弄得他們不得安寧了。」

如果炸彈在離你兩步之內爆炸，它的響聲多大，那就非常難說了。伊華興跌倒了，他感覺他底頭先是被響聲，繼之被打擊弄得要爆裂了，於是一切都混成一片猛烈的疼痛的紅光。

砲彈從坦克上打在砲身下面，把它打得老遠，傾覆的砲身打穿了隔板。油從炸碎的扶壁斜壁頂上流下來，立置燃燒起來。

謝里茲烏夫扶着牆壁站起來，然後他試試用右手舉起受傷的手，後來他走到放在地板上的無花果樹前，把它從盆裏拔出來，用帶着泥土的槓去撲打燃燒的油發出的火線。

伊華興坐在地板上，雙手撐着頭，搖晃着。他忽然立起來搖搖幌幌地向出口走去。

「往那兒去？」謝里茲烏夫問。

「喝水去。」伊華興說。

謝里茲烏夫舉起木板，將它擡到窗外去汲取雪。

「吃吧，」他對伊華興說。

但是伊華興並不吃，他拽着帽子，把雪放在裏面，然後把它戴在頭上。

「脫下來，」謝里茲烏夫說。「頭要潮涼的，這樣一來一輩子會變成傻子的。」

「爆炸了沒有？」

謝里茲烏夫用牙齒咬住綁帶的一端，包紮自己底手，沒有回答。後來他包好了說：

「您替我把雷管裝在手榴彈裏，不然我一隻手管不了。」

「他炸了坦克嗎？」伊華興重新又問。

「我一點都沒有聽見，」謝里茲烏夫說，「我底一隻耳朵在流血。」

「我好像醉了一樣，」伊華興說：「我立刻要嘔吐了，」臥坐在地上。等他抬起頭來時，他看見了旁邊帝姆庚底臉，並不感覺驚奇，不過問道：「你活着嗎？」

「活着呢，」帝姆庚說。「我稍稍躺一會，沒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伊華興說，他試試要站起來。

謝里茲烏夫把自動槍放在窗檻上，蹲着射擊，自動槍底短槍管每次射擊斷斷續續地敲着門檻，因為謝里茲烏夫是用一隻手握槍，但後來他用子彈板倚在窗檻的邊上，自動槍就不響了。

伊華興抓住謝里茲烏夫底肩，向耳邊喊着：

「你聽得見我嗎？」

謝里茲烏夫點點頭。

「走到傷兵那邊去，」伊華興說。

「可是我不會伏侍他們，」謝里茲烏夫說。

「去吧，」伊華興說。

「他們橫豈是失去知覺了。」

伊華興命令佛洛勞夫把傢具，木頭和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堆積在房子的窗口和門口。

「難道這樣的障礙物就能擋住他們了嗎？」佛洛勞夫說。

「行動吧，」伊華興說，「履行命令吧。」

等障礙物準備就緒時，伊華興拿了燃燒瓶，想在牆角上擊穿它。可是佛洛勞夫阻止了他：

「砸了瓶可惜，讓我用棉衣把它塗上油。」

等障礙物燃燒完了，沙夫庚走到伊華興面前。

「指揮員同志，原諒我底膽怯，可是我不能這樣做。最好讓我衝到他們那邊去。」

「你不能做什麼？」伊華興問。

「喏，這個，」沙夫庚用頭指着火。

「難道我們是驅教徒嗎？我要人死，德國人看見了就會靜止的。」伊華興發怒地大聲說。

「那末你爲了要騙他們的人嗎？」沙夫庚大笑道。

「爲了要騙他們，」伊華興啞聲說。

沒有空氣可以呼吸。大衣開始發燙，發出焦羊毛的臭味來。

火舌搖曳地舐着了從第一層上突出的牆。當一陣疾風吹來時，黑暗中帶來了一團團的火好像紅布一般。

德軍破房子的保衛者已經完結了，他們分佈在環繞着建築物的鐵橋底石基後面。

突然從房子的窗口一面爆發了動盪不定的帷簾似的火來，一面跳出四個人來向德國人撲去。佛者勞夫把一個人趕到小門口後，用燃燒瓶敲他底頭。德國人身上一面燃燒着一面逃，可是他很快便跌倒了。佛者勞夫躺在雪地上，在上面滾，要撲滅澱在他身上的燃燒液體。

沙夫庚躺在德軍機關槍旁向伊華興說：

「我看是煤烟飛進腦髓裏去了，我底腦袋多麼暈啊！」

「你在說傻話，煤烟決不會跑到腦髓裏去的，」伊華興說。

謝理茲烏夫爬到牆上去，用一隻強健的好手支持着帝國旗。

「你爲什麼把他背出來？」伊華興隔着肩頭叫道。

「他已經復原了，」謝理茲烏夫道，「他可以充我底二號機關槍手了。我們無非是躺着，可是在露天裏要好些。」

在德軍的襲擊下，房子的保衛者祇得又重行走到燒盡的建築物裏去。

原來是地板的地方裂開了一個滿堆了灰燼和溫暖的碎片的坑。戰鬥員們在發燙的鐵工字樑的窗凹處，繼續放槍。

戰鬥已經到第六晝夜了。沙夫庚自怨自艾地說：「我並沒有受傷，但是假如我一睡着，我立刻就要死了。」——沒有人對這些話感覺驚奇。人們實在是過份地筋疲力竭了。

帝國旗說：「我受了傷，我底脚痛，我又完全睡不着」——也沒有

人感覺神奇

謝理茲烏夫由於流血過多的緣故而感覺非常冷，他牙齒打着抖說：「這房子裏面的水汀很好。荷蘭式的。從前屋子裏面是暖和的。」

「以前這裏有什麼與我無關，」佛希勞夫說。

「既然這房子是有歷史性的，人們總會把它重建起來的，」沙夫庚發怒地說。「假如牆壁還是完整的話，放火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

「你就睡吧，」帝姆庚說，「不然你格外要死了。至於這房子是不是有歷史性的——你祇要服從命令就是了。」

「對呀，」伊華興說。

「我並不是在討論命令，」沙夫庚說。「我只是說，如果這房子是特別的，我很高興。」

德軍四次企圖將房子的保衛者驅逐出去，但四次都被打退了，

最後一次德軍順利地衝到裏面。在黑暗中用磚頭打擊他們。看不見射擊的閃光，德國人不知道向那一面開槍。等德國人跳到外面去，窗裏面站起一個黑人來，一隻手握著自動槍，像放手槍似的用獨粒子彈射擊。當他跌倒時，在他底旁邊昇起另一個黑人來。這個人用一隻腳站著，手撐著窗簾，也像放手槍似地一隻舉著自動槍射擊。

直到天亮時我們的部隊才佔領了這城市對岸的一部分。

濃霧的：柔軟的，幾乎是溫暖的雲飄著。它帶著愛撫的柔情纏在黑色的畸形的建築物上。

坦克車走過街上。它們的鐵板上坐著穿偽裝的像白熊一般的陸戰部隊。

後來跑過機關槍手。戰鬥員們拖着小小的漂亮的小槓。上面的機關槍都用白布遮蓋著。

以後就是曳引車和它們拖了跟在後面的大砲。大砲底長砲身顫動著。就像向著這些房子敬禮似的。

在環繞著燒燬的建築物的鐵棚底石基上坐著一個戰鬥員。他們穿著扯破的黑衣服，他們底臉是憔悴而困憊的。眼睛閉著，頭向後。他們是睡着了。另外兩個人簡直就躺在雲上。他們底眼睛睜著，眼睛中纏攪疼痛著。

當救護車出現時，一個躺在雪上的戰鬥員拉了一下那些坐了睡着的人們中一個人底脚。睡的人醒了，以搖搖幌幌的步伐走到路上去，他舉起手來，止住了汽車。汽車開到柵欄邊。救護兵先把躺在雪地上的人搬到担架上，後來又開始搬那些仰着頭，緊閉着眼，坐在柵欄邊的人。但是伊華興——就是阻止汽車的那一個人——他向救護兵說：

「不？讓這兩個。」

「爲什麼？」救護兵問。

「他們是好好的。他們是太累了，他們要想睡覺。」

伊華興在救護兵那裏拿了三枝捲烟，他自己吸了一枝，餘下的兩枝，他拿來插在睡着的人們底卷舌的口中。後來他回過身來向救護車的車夫說：

「你仔細地抬，你知道這是些怎樣的人嗎？」

「我懂得，」車夫說。後來他指著房子以目示意地問道：「是從這所房子裏出來的嗎？」

「正是。」

「那末我們已經久聞大名了。非常榮幸和您認識，」車夫說。

「好，」伊華興說。「你不要耽擱了。」

伊華興搖了好久纔把睡覺的人搖醒。他甚至用雪擦沙夫庚底耳朵，但沙夫庚總是竭力去推開他底手。一直橫臥在柵欄邊。

後來他們走了，落着皎白的雪，他們走過一些表面燒壞得和他們所保衛的那所房子一樣的建築物。這些房子中許多都領導題上像軍艦所佩有的高傲的名字的，比方說像：「光榮」，「勇敢」，「兩級」，或者是「加夫里爾·帝姆庚」（Гавриил Тимкин），「依格那第·伊華興」（Игнатий Ивашин），「喬治·沙夫庚」（Георгий Савкин）——又有什麼不好呢？這豈不也是些真傲的名字嗎？

至於沙夫庚，他一看見一個戴男帽的，臂上挽着笨重包袱的婦人時，便走近她，竭力做得有禮貌地問：

「您？女公民。您是本地人嗎？」

「是本埠人，」婦人以欣喜的眼光瞧着沙夫庚說。

「容許我打聽打聽嗎？以前是誰住在這屋子裏的？」沙夫庚攆着他

們所術過的房子說。

「住的是寄寓的客人，」婦人說。

「是怎樣的寄寓的客人呢？」沙夫庚問。

「普通的俄羅斯人，」婦人說。

「但屋子是很古的，」沙夫庚惋惜地說。

「如果是古的，倒也沒有什麼可惜，」婦人痛心地說，「這完全是在不久之前，在戰前造的，曾經是那麼美麗的房子。」突然她把包袱扔在地上，站直了騷動地哭着說：「是呀，親愛的同志，我還和你說些什麼房子呢？還是讓我來擁抱你一下吧，我底親人！」

當沙夫庚趕上了同志們，伊華興問他說：

「你怎麼遇見熟人了嗎？」

「不，我在進行調查……」

濃厚的，幾乎是溫暖的雪飄落。這三個人都非常想躺在這綿毛似的霧裏，大睡一覺。可是他們行行重行行地到城外去，那裏還正枯燥地開槍機關槍，適度而遲鈍地嘆息着大砲。

(轟 然 聲)

梭波列夫
(Л. Соболев)

理髮匠列奧那德

(ПАРИКМАХЕР ЛЕОНАРД)

這年青的奧地薩(Одесса)理髮匠使用剪子和剃刀的樣子簡直有些玄妙。他是一個真正的 Figaro●。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一座海岸與台的地方，那地方他每星期必去三次。

他在接近砲台的樹叢裏放好一張桌子和一面鏡子，砲手們便沉思地預先擦擦他們的兩頰耐不住地等待輪到自己。他把剪子弄得像橫板似的的答作響，他唱着，哼着，開着玩笑，一邊他的細長的雙手揮舞着他的閃閃發光的工具。有時當他的兩隻手專心從事使用噴水器的時候，他會把木梳潛藏在鼻子底下，用上嘴唇支持着它。剃刀在他的敏捷的手指間看上去像飛一般，用它迅速的動作來恐嚇顧客的鼻子或耳朵，使等待着的顧客們都懷着驚駭注視着飛速的閃動。但是他的歌唱與戲謔並沒有打攪他的工作，剃刀以無比的準確在顧客們的面頰上動來動去，它安全地克服了一切高地和突出物，直到最後列奧那德(Леонард)以魔術家的風度一下子拉掉了毛巾。

「保證兩星期，皮膚黑的人祇保十天。第二位請！」

我坐下來羨慕地注視那映在鏡子裏的他的手指。細長而柔細，它們

-
- 法國名劇“Le Barbier de Seville”及“Le Mariage de Figaro”中之主人公(在前劇為一機敏勇邁之理髮匠，在後劇為一機敏敢為之從者)。

小心體貼地撫弄着顧客的頭髮，剪掉不多不少，恰巧適宜。那每一隻蒼白和美麗的手指看上去都好像生活在它自己的能勞心的生活中間，當它纏繞着剪子的圈子的周圍，握住木梳，或者以一種愉快的談諧在動作不變的敲着翼子的剪刀上玩着韻律，和哼着陪伴他的工作的合拍的曲子的時候。我抑制不住我自己，便說道：

「你有這種手指和耳朵，應該演奏提琴呀。」

他在鏡子裏向我作了一瞥，又狡猾的嚶嚶眼睛

「剪頭髮剪得好，它本身就是一支樂曲。」

我們談上了。他的大而憂鬱的眼睛帶着一種夢幻似的神色。他告訴我關於會稱他做「青年的天才者」的他的音樂教師，關於他的提琴，關於他的志願，——他決定等戰爭結束後進音樂專科學院去修完他的課程，放棄持久的揮舞手勢，這使他獲得了「列奧那德」名子的揮舞手勢，雖然他的教名祇是平常的「里奧」。他談到音樂，談到他的心愛的曲子，並且哼着零碎的曲詞，這時候，他的手指，好像也在諦聽着，停止它們的滑稽動作。富有表情和敏捷，它們堅定和熟練地握住木梳，好像它就是四弦提琴的頸子一樣。

他替顧客們剪完之後，便拿出他到砲台來時總是隨身帶在身邊的提琴。水手們重又擁擠在他的周圍。顯然內，這些在理髮完了以後的音樂演奏已經成爲這座砲台的經常的事情了。秋天的南方太陽閃爍在藍潔的剃光了的而頰上。藍藍，廣大，夢幻似的海穿過了綠色的灌木叢林誘惑地作着凝視；巨大的砲筒在靜寂中傾聽着和諧的烏克蘭的民謠，沙拉散特（Sarasate）●的珠光玉盤的音律，孟攬爾仲（Mendelssohn）●的鏡奏樂的莊嚴的平調。列奧那德演奏着，越過大砲和叢林凝視着在他面前的大海，和一個看不見的管弦樂隊在合着拍子，並且時時用一種確信和響亮的聲音模擬着它，看上去好像他幻想着他自己正站在一座很大的舞台上，爲一種激動的樂弓的森林和喇叭的戰爭的咆哮所包圍了的一

-
- 沙拉散特（Pablo de Sarasate, 1844—1908），西班牙提琴家、作曲家，曾在歐美演奏，蜚聲一時。
 - 孟攬爾仲（Mendelssohn-Bartholdy, 1809—1847），德國猶太作曲家，八歲時就在聽衆面前獲得極大成功，十四六歲開始作曲。

着希望之火。

當救護員來到列奧那德的地方，他們發現他是躺在一個孤獨的角落裏。他的背栓在一塊重大的石頭下。手指已經壓成肉泥，兩手斷到手腕。

施行手術後的第一個星期中，廣播音樂時，他總要求人關掉無線電。但是後來，他能夠閉着眼睛安靜地傾聽它了——這愉快的奧地薩 Figaro：他已經向他的夢想告別了，並且他，在悠久的時間中，在他自身可怕的失望和痛苦中，祇是顧念着他人。

(高 儋 譯)

普拉多諾夫
(А. Платонов)

老人 (СТАРИК)

整個奧特楚早·奧特維爾舒基村(Отцовы Отвершки)從原來的地位退往俄羅斯遙遠的地方去了，因為敵人——德軍衝向這村子來了。

留居在奧特楚早·奧特維爾舒基的只有最後一個人，一個矮小的，易生氣的基舒卡(Тишка)老爹。他不願意離開老家到什麼地方去，因為在這個村子裏度過了他全部的生命，在這兒墳地的地下身著他的雙親，而且在這兒他還曾親自埋葬他死去的孩子，小的和成年的。同時基舒卡老爹感到生命不久就到盡頭，不願和自己的親人分離；他曾經跟他們一塊兒活在世上，他也要跟他們並臥在墳裏。

同村的人們勸老頭兒也跟他們一起搬走——在太平的地方等待，等到敵人被逐退，然後再跟大家一起回到老家裏來。

可是基舒卡不願意聽從他們。

「這是怎樣的德國人？——雀斑臉的嗎？」他隔著籬笆間聚集在路上的隣人們。「噢，我知道！我看見過他們：是貪婪的，自私的人民；不論什麼全都拚命往自己的佩囊裏塞——那怕是木鈕扣，那怕是玻璃瓶的頸子，梳柄——拿來！……他，德國人，跑回自己家村舍，只走了半俄里，你瞧，就把鞋子從腳上脫下了，便赤著腳，說是爲了不要白白穿破鞋料！這是個很會想法子的民族——他們會用蜘蛛絲織網，把鷄頭塞

的腦汁都派用場，——我還知道他們：他們的心是被腸子圍着的……
，這不是那些人！……」

「我們提早走吧，基舒卡老爹！」一個隣人對他說。
但是基舒卡並不害怕。

「我要待在這兒，」他說「也許我一個人能够趕退全部德國兵！」
奧特楚卓·奧特維爾舒基的全部居民都走了，並且把村子裏的全部財產，連鷄毛都帶走了，而水井也都給埋蓋得和地面一樣平了。

留下了基舒卡一個人；他在屋角邊放了一隻缸，用來積貯從木椽頂上流下來的雨水，他坐在門階上，數着那在庭院裏尋食的小麻雀，——牠們有七隻；不過從前要多些，似乎麻雀也跟着莊稼人走掉了——沒有莊稼人麻雀也不能過活。

村子的四周和遼遠的田裏現在很靜寂，好像戰事早已了結，世上又重新太平了。蛛絲在和暖的空氣中盪漾，叫哥哥在草叢裏鳴叫着，被陽光輝耀着的白雲停留在天空，並且它也緩緩地，在溫暖中消散，不留痕跡地隱入蔚藍的天空裏去了。只是在沉靜的田裏走着最後的一輛農村的荷車，從這裏往遠處走去，向傍晚的昏暗走去，而連它也歸靜寂了，留下了聾啞的土地，在這土地上，基舒卡老爹獨自一個孤伶伶的坐在他的村舍旁邊。他沉默地坐着，但並不感到孤獨，也不覺得恐懼。

他的四周現在是空空的村舍和沒有人的穀田，但是已走的那些農民的思想，他們的心和他們生活長久之後所凝滯不散的溫暖却留在這裏，基舒卡老爹的附近。

在哥詠也沒有的地方，只住着一個老年人。他能够在這裏只懷着對於走掉人的信念和對於他們返回的期待適着他的心給予生命的時間而生活着。

夜裏靜寂繼續着，在一旁顯現出火燒的紅光。

「這是敵人在四周包圍我，」基舒卡想。「現在且忍耐一下，以後再採取我的辦法。」

基舒卡還沒有正確知道，他該採用什麼辦法來對付敵人的軍隊，但是他相信當必要的一刻，他立刻會想出，他該怎樣做，因為已經是應該打退敵人的時候，不能不戰而把土地讓給敵人，但是跟他們戰鬥是需要

全體人民的。基舒卡走出村郊，到村子的那邊，德軍也許會首先從那邊出現。於是他就騎在那裏靠近道路的地方過夜。

夜裏，在基舒卡的頭上，星星高高地在天上轉動；老爹看見它們，心裏想：「它們在平靜中生活着；它們那邊——生活的情形也和我們一樣呢，還是，要孀得許多？讓它們離我們這些閃爍吧，——或許，就讓它們全部都停下來；假使它們靠近些，德國兵會用大砲射擊它，會熄滅了它們，或許他們會跑到那邊，在那裏種下禍害；不，還是讓它們遠遠地放光吧，讓誰都不能碰到它們！」

老基舒卡放了心，因為星兒永世不會移動；他抬起頭來，望望空虛的村子和平靜無際的田野，他開始傷心起來，並且也就睡着了。在夢中他看見他死了，躺在別人家的大村舍裏的桌子上，有陌生的人們朝着他哭泣。基舒卡由於恐懼和悲哀而醒來了。

「這是死了的人們在招呼我去，」老基舒卡攔斷他的夢。「現在許多年青人在死着。所以他們奇怪我這老頭兒倒還活着；但是我為什麼要死呢？——我要等到清算了賬才死！」

離天亮還很遠，但是基舒卡已經起來去迎接敵人了。靜寂依舊護衛着大地，但是已到了打退敵人的時候，趁敵人還沒有帶着火與死亡在這兒村舍旁邊出現。

基舒卡從地上拾起不知什麼時候被過路人遺留在路旁的手杖，向前走去。

老爹在成熟了的穀物中間走着，同時冷酷地喃喃自語道：

「啊，它，寶貝，熟了而且直立着！你怎麼能繞了它，毀了它呢？——把它留給害人的敵人也同樣不行；穀物有多少力量啊！唉！我的媽，為什麼沒有問一聲，就費了我呢！……」

一個默默無聲的蹣跚的人遠遠的，從幾乎纖細曙光沒有碰到的黑夜中走出來，向基舒卡老爹迎面走來。

基舒卡看看後面村子；熟悉的村舍排立在那裏清真的昏暗中，多霧的水氣像不動的煙霧似的升起在它們上面，好像村中所有的爐灶，一早都燃燒起來滅了。

人民的精神和記憶現在還在那邊——他們還在這些小屋裏，在圍繞

它們的穀田裏：人們的生活在各裔的和真實的愛情中永遠和不可分離的在這裏跟穀物，土地和靠經常的勞動所積聚的財產生長着——老基舒卡不能把什麼東西燒掉或毀掉……

基舒卡想了一會，便再向前走。現在從黎明前的微光中向他迎面走來的已經不是一個驕驕的人，而是許多人了。他們急促地走著，不多久他們全部一同出現在基舒卡的身旁了。他們中間有兩個人拿自動槍對住了基舒卡，但是老爹在他們看見他之前已經對敵人很生氣了；他把手杖往地上一敲，向近身的一個敵人喝道：「滾蛋！難道你不看見這裏站着的是誰嗎？……」

身材矮小，長着濃密大鬍子的，兇狠和受辱了的基舒卡老爹站在敵人的對面，感到自己充分的實踐。

「快從這裏滾開！」基舒卡高喊道。「哼，不要臉的，想什麼念頭！請問這算什麼生活！他們是來毀滅我們民族的！假使你什麼都不明白——那末我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理性都教給你！……放下槍，我給你說，你這下流人！」

基舒卡懷着年青的，由於憎恨而堅硬了的心把他的走路拐杖向最近的一個德兵和他們所有的人，——他們有多少人，他沒有數過——揮去。

老爹又衝去攻打另外一支軍隊：他知道惡人總是懦怯的；惡人在人們沒有兇待他的時候，他才活動。基舒卡懂得不好的人在靈魂上是軟弱的，他的心裏沒有真實的力量。所以基舒卡毫不恐懼地撲向敵人，像撲向叢林一樣。起初他儘可能快速地向德軍，用棍子換他們每個人的臉，後來他丟了棍子，鎮靜地向他們撲去；他決定和他們作肉搏戰。

「你們沒有鐵，沒有坦克，沒有你們的喧聲和轟響不能戰鬥！」矮小的基舒卡老爹喊道。「我可沒有棍子，什麼也沒有，也能打，——我知道你們，蚊子的隊伍！你瞧，他們到這裏來嚇唬我們！你瞧，他們想要鞭打人民！……可是來吧，滾到旁邊去，跪在地上！」

基舒卡向敵人怒吼着，並且向最近一個德國兵的喉嚨上打去，使敵人咯咯地喊了起來，可是老爹的手却已經抹乾了。

一個德國兵驚奇地，留神地望着陌生的俄羅斯老人，並且聽着他說

；他想，也許他是當地的一個重要人物，因為他說話這樣氣忿，好像一個官吏似地，雖然身材矮小，說不定身份倒是很高的。不過，另外一個被基舒卡打了一下的德國兵却向老頭子開了一槍，老爹就倒下了。基舒卡也像每個人一樣沒有想到有一次他會死。他以為無論如何他總會從死神手裏逃脫，當他的限期到來的時候。況且他更不信他會死在別人的手裏。

「不可能的！」基舒卡說，或者他想說。他倒在地上，就開始忘記了。

他覺得在左手上灼燒着。

「我醒着！」基舒卡算計着，全身軟弱下去。他憂慮及有力氣，並且恍惚地，漠然地想到了死：「我是白白的死呵，還不是我死的時候，——等到時候吧！」

晚上他醒來了，昏暗地，小心地，將信將疑地望望四周：一切都和原來的一樣——土地是完整的，土地上平躺着道路，路旁豎立着未割的裸麥，遠處可以看到有昏黑的村舍。那時他又想到了自己：他覺得手上痛楚，站起身來，撕破襪衫，熟練地把創傷裹紮了。

基舒卡跑回自己的村子。在最末的籬笆旁邊一個德軍步哨稍微來回地踱着步。德國人讓基舒卡老爹跑近身前：他大概想，這樣矮小的身材走來的該是一個小孩子吧。

基舒卡走近敵人，從他的面孔可以猜出他就是被他在鞍頭一擊的那個敵兵。這人也就是那個……

德國兵起初向基舒卡凝視，想作些什麼；可是立刻發昏了，變得軟弱了，且終於靠身在籬笆上了。事情是發生在夜間黑暗中，別人的地區裏，德國人害怕，以為看到活僵屍，——那個他親自打死了的人。基舒卡懂得敵人的懦弱，就更進一步用手摸摸他來加以證明。

「你們怕被打死了的人，可是你們還來跟活人打仗呢！」基舒卡對敵人說。「噯！多麼笨的傢伙啊！」

老人沿村子再往騎走。各處黑暗的村舍裏都睡着德國兵，在夢中呼呼地打着鼾聲。「他們也是同樣地打鼾，」基舒卡想。「他們也可以做種田人，可就是沒有耐心……」

現在村子裏敵人很多，比老爹攻打他們的時要多得許多了。看來，他們是從全地區擄到此地來進餐和休息的。不過，現在他們還是空着肚子睡着，因為人民把所有的食物都隨身帶走了，家畜也趕走了，就連水井也全給掩埋了。

基舒卡知道，到了早晨德國兵一發覺他，就會馬上把他殺死。「唉，死神，——你可看不到！」老爹在沉思時生氣起來。「不是所有的死全是苦痛的，不是所有的生全是幸福的！」

基舒卡摸了一按手上的創傷，看來子彈只是在肉上擦過。「德國人在我身上白費氣力了！」老人算計一下別人的損失，便跑到村中鐵鋪子近旁的小坡上。

他在那裏跳了下來，窺向院子和村舍，俯地向它們叩頭告別。對於他一切都完了——生命完了，希望也完了，雖然他是康健的，活着的。

「哪，現在我走了，你獨個兒活着吧，親愛的，聰明的人！——原諒我，我不能再做你的幫手了，我把一切都縱火燒掉，然後我自己去死，」基舒卡老爹出聲的，對那他所敬愛的，但是除了照片以外，從來沒有見過的偉人說。

基舒卡跑到熟悉的地方，那裏像偉大的英雄似的堆積着打過的麥稈。它是還在三年之前擄到這裏來的，而當時基舒卡老爹曾向集體農場管理處提過抗議，因為這樣不是辦法，這是浪費；麥稈也應該利用。現在他就走近這堆麥稈站下來考慮。基舒卡想正確知道風從那個方向吹來，該從那裏燃點，可以從那堆麥稈燒起而把整個故鄉燒掉。

基舒卡找到適當的地方，就開始用火石點燃枯朽的麥稈；他以為從這裏起可以遍及全村；近處有一座小屋，籬笆直達到麥稈，而且集體農場的酒穀場也就在旁邊。村中所有的井都已掩蓋，德國兵正在睡覺，這樣火就會毫無阻礙地毀滅這人民的財產，直到只剩一片黑土。

古老的，乾燥的村子順着屋頂，順着籬笆，順着一切朽敗的物件的脈管焚燒，火焰高高地昇向黑暗天空的靜寂中，而且火從總的火焰中分開，像雲彩似的浮到敵人那面去。

基舒卡暫時跑到田裏，從那兒望着火怎樣吞噬村舍，沒有在夢中窺息死的敵軍怎樣逃到外面來，然後又退回那他們出來的地方。

由於悲哀和疲勞基舒卡躺在裸麥旁邊，而且睡着了，村子已被火燒掉，它獨自燒光了。

基舒卡在日間醒來了，他看到在村子的地位上是一片死了的黑土。基舒卡感到同它一同生活慣的那股力量和他的靈魂也跟村子一起死了，沉默了。現在他癱軟了，好似有什麼東西永遠衰老了，宛若在他的心裏消沉了。

基舒卡跑到村子的地方，在那本來是溝道的地方找到一把德軍工兵用的鋤頭，就開始為自己挖掘地洞作為住所：他着手在昨天還活生生的聳立着他村舍的地上工作。土地還沒有冷透，而且由於火顯得溫暖。

挖開不多的泥土，基舒卡先找到五戈貝的錢幣，後來又找到錫的耳環，這耳環是他死去的妻子曾經在年青的時候戴過的。老爹想起了她，便哭起來了。

在這個時候，慢慢地，輕輕地有個人走到他跟前來，基舒卡望了一望，認清是一個德國兵；雖然敵人的臉是黝黑的，消瘦的，陌生的，但是這依舊是那個有一次傷害他，基舒卡老頭兒的那敵人。

「幹麼你老是在這裏走來走去，鬼魔？」老爹向德國兵叫嚷起來。

德國兵以白色的驚懼的眼睛向基舒卡看了一眼，就跑開去了。「雀匪搶的發瘋了，」基舒卡想。「他們有的是兇暴和貪婪，可是真正的力量却沒有，沒有！是呀，他們那來真正的力量呢？沒有什麼地方可來：沒有一個活的靈魂會親近他們的事業，他們的事業對於良心是無所裨益的！…」

到傍晚，近日落的時候，基舒卡給自己挖好了地洞，為了生活的舒適和方便在洞裏鋪了些草；在基舒卡的靈魂裏又重新燃燒起已經沉默了的力量，而且他內心的衰弱也消失了，因為毀滅的創痛不會永久存在，人民就將回來，這裏仍將有生活。

「我說過——要驅逐這裏的敵人，真驅逐掉了！」基舒卡老爹自言自語的說。「現在，敵人在那兒？——他們沒有了，而我却在這兒！…」

從那時起基舒卡老爹開始住在他的地洞裏，可是深深地感到寂寞和對人民的悲痛。不過他知道，土地既然留給了人民，人民既然把土地從敵人的手裏奪回來；那末總會有一天，把什麼都從土地裏收回——五穀

→ 村舍和一切財物——，而集體農場的人們又將藉土地而復興和享樂。

不久人民來到基舒卡老爹跟前，比他所期望的要早。

當基舒卡在他的地洞裏還沒有睡足第三夜，在清晨的曙光中有兩個農民從遙遠的村子來看他，他們說是游擊戰士，關於基舒卡他們是聽見一個中經混亂的波俘的德國兵說的，敵人把這個區域稱為「僵屍老頭區」，因為此地好像有一個僵屍老頭兒在和全部德軍作戰；所以人民戰士們就到這兒來，想探聽全部真情，並且跟僵屍老頭兒推心置腹的談談，既然他是活的。

基舒卡默默地將那兩個農民說了好久，他們也是中年人，然後向他們解釋道：「好，你們有多少人，就全到這裏來聽我的指揮吧！我既然是僵屍老頭——那末就殺不死我了，也打不勝我了，你們跟我在一起是有益處的，反正是一樣……」

「這不是僵屍老頭兒，而是一個狡猾的戰士！」游擊隊員們想。「可惜他的身材弱小些，不過不要緊，他的心倒是憤激的。」他們告訴他說，他可以做他們的指揮，他們需要這樣嚴謹，憤激，無畏的人，——現在就暫時只有他們三個人，以後大家都會來參加他們的。

基舒卡老爹嘆了一口氣，因為他的軍隊還很少。於是走出地洞，他望了望敵人那面的廣大的田野；那裏，連連的，路上又揚起了灰沙，看光景，德軍又從那裏開來了。

「不過你們不怕死嗎？」基舒卡問他的戰士們；他們現在正在地洞裏換鞋子。

「不，老爹！天天害怕，怕得膩了，」一個戰士說，另外一個則嘆息一聲。

「不該不害怕！你們還是胡說！」基舒卡說，同時用提高的聲音命令他們道：「當心死神，不要死得無謂！兵士不應該死，他應該打勝仗。唯有不相信死，軍隊才有力，死亡——它只是預備給敵人的，我們是不會有死亡的！」

(草嬰譯)

裝 甲

(Б Р О Н Я)

沙文(Саввин)是一個中年的水手，他在我們的黑海艦隊的一艘巡洋艦上做電氣工程師。在一次海戰中傷了腿，現在他在平靜的遼遠的後方醫治創傷。

這是一個勇敢的，和誠可親的老水手；身材不高，但是他却向闊一方面——向堅固的骨骼和肌肉方面伸展，不損失一點氣力在向上的無用的身長上。他的有點紫紅色的臉孔，彷彿一勞永逸地上過鏽色似的，經常具有陰沉的表情，在陰鬱的臉孔後面隱藏着他心的仁慈與溫和的性格。說起話來他是用沙俄的內心的聲音，好像他的字眼不是在嘴裏，而是在肚子的深處產生的一般，但是他難得說話，比字句更愛的是沉默，觀察和思考。這是一個普通的水手，因為這種人在俄羅斯水手中間很多，在我們開始認識時，我對他也很冷淡。「又是一個好人和酒鬼，」我對他這樣想。

但我弄錯了，海軍工程師謝妙·華西里葉維奇·沙文(Семён Васильевич Саввин)祇偶然才喝醉酒，但是他也不喜歡經常地喝葡萄酒。他也不喜歡海。「在海裏是很悲哀的，那邊祇有憂愁，」他說。「海本身並不美，它樸素，嚴肅；這是寧靜着給我們吃的魚類的水池，在他的表面上可以運送貨物，因為這省錢，可是幸福在海上是沒有的！陸地上就比較好了——又有五穀，又有鮮花，又有人住着。」

「那麼您為什麼一生做水手呢，謝妙·華西里葉維奇？」我問他。

沙文沉默了一會。我們坐在草上，在一個口子下通別拉雅（Белая）河的峻峭的山峽的斜坡上。在我們前面，在山峽的那一面，和平的木房根入了土層，從這些房子旁邊開始了下降的，長長的馬鈴薯菜園。在遠處的天空上，雲彩在烏拉爾的藍色丘陵上空浮游着，由於照着它們的太陽而潔淨得這樣耀眼，以致它們顯成了神聖的幻像。而在那些雲塊下面，則輪着一片露天的、沒有保護的土地，在勞動和忍耐中為人們的生活不斷產生着芳香的麥田的土地。

「我從小就愛我們俄羅斯的土地，」沙文說；他閉口了，接着突然輕輕地哭起來。他由於惊亂而發出啞聲，咳嗽了一通，自言自語了幾句譴責的話，然後說道：「我總覺得我們的土地是這樣的可親和美麗，敵人一定切毀滅它的。沒有人要侵佔它是不可能的。還是從小的時候起，我就望着我和爹媽住着的小屋子，百藥窗怨訴地吱吱着，屋外是遼廣的麥田，那時，由於痛苦，由於恐怖，也許，由於預感，我的小小的心靈悲傷起來了。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我的感覺並沒有過去，我且心俄羅斯的恐怖仍舊留着……後來我像所有的東西都要成長的那樣長大了，我被召入伍了，從軍隊裏我已經不出來了。僅在以後，漸漸地，我從一個普通士兵變成了海軍工程師；我明白，一個幹練的，受過教育的士兵比不幹練的要厲害。後來我愛上了軍艦。我覺得，這些飛速的鋼鐵壘應當好好地保衛我們的柔軟的俄羅斯土地，使它永遠受不到觸動，永遠是完好的……」

「單單軍艦是不夠的，」我對水手說。「還得要坦克，空軍，砲隊……」

「不夠的，」沙文同意了。「但是一切都由軍艦造成：坦克——這是陸路的船隻，飛機呢——是空中的小船。我明白，軍艦不是一切，但是現在我見到了需要的東西，——我們學裝甲，我們的敵人所沒有的裝甲。我們要使軍艦和坦克披上這種裝甲，我們要把一切軍用汽車包上這種裝甲。這種金屬在堅韌和牢固上說應當幾乎是理想的，由於它特殊的和天然的構造，應當幾乎是經久不壞的……裝甲，這是戰爭的筋骨呀！」

沙文興奮起來了，這種情形他是難得有的，大概是因為他把自己的興奮消耗在他沉思和工作的祕密中，所以在外表上它沒有顯露出來。

我陪沙文到醫院裏去。他倚着拐杖慢慢的走。在一所古舊的，深入泥土的，但却是可愛的，狀似一個睡熟的老頭子般的木房近旁，沙文止步了。他久久望着這所小屋，思索着，回憶着。

「我的心在弱下去了，」過後他說道，「但是生活，由於這一衰弱，我却覺得反而好些。」

「不要緊，我們會戰勝敵人的，那時心裏又會輕鬆了，」我安慰我的旅伴道。

「會戰勝的！」沙文異樣地，惡狠狠地叫道。「還得善於戰勝，得從工作和戰鬥中取得勝利！」

接着他用他的常有的，沙度的，柔和的聲音加了一句：

「我也完成了我們勝利的一小部份。」

我奇怪起來，不大相信：

「它在那裏，您的勝利？」

沙文回答：

「它在庫爾斯克（Курск）州的一個農舍裏睡着，那邊我在紙上保存着十年的工作。」

「這是什麼東西？」

「怎麼對您說呢？這是金屬的新的生理學，」沙文說。「但是爲了使您明白——我就這樣說吧：這是製造超度牢固的裝甲金屬的方法。這可以使誰也不能戰勝我們，而我們却能摧毀敵人。」

「可是庫爾斯克州現在住着德國人啊！」

「讓他們去吧，」沙文說。「德國人在那邊，但是土地，像以前一樣，仍將是俄羅斯的……腿醫好了，我就要到那邊去，拿了我所有的計算，所有的實驗紀錄，然後再回來。得製造新的金屬：堅固而有粘性的，剛硬而有彈性的，靈敏而下變的，能反抗破壞它的努力而自我更生的……您不預備同我到那邊去嗎？我已經不全記得我在那邊工作過的一切了：這像是一本一個字都不能增減的書。」

「我去，」我對沙文說。

「多謝，」沙文回答。「我的叔叔住在那個小屋子裏，我們可以到他那邊去做客。」

「難道德國人沒有燒掉這屋子嗎？那時我們到那裏去作客呢？」

「叔叔把我的紙張藏在地窖裏，在爐基下面，」沙文說。「他是一個身材很高的農夫，他朝前望得遠遠的。那邊不僅有紙，而且還有一架小小的儀器，它能夠把普通的鋼改造成超度牢固的，用做裝甲的鋼，但是暫時祇好小規模製造……」

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是在暑熱中，在暴風雨中過去的，農民們和工人們在去作戰的時候，從車廂裏望着田野，望着豐收的穀物，望着婦女牧場，他們的心隱隱作痛了：真的要將這一我們爲之出生於世的生活的幸福和寧靜送給法西斯蒂嗎？不，我們預先告訴敵人；他帶着死神走進我們的和平的，開花結果的土地，但是他要因爲我們的手而麻痺的，像獸屍一樣地爛掉的。我們的土地適於五穀，也適於墳墓。在戰士身上現在祇有一顆堅實的，憎恨的心，準備爲了同家屬的分離，爲了有豐收的土地——留在這裏孤苦伶仃而沒有強壯的工作人手的土地——去作戰的心；但即使是心也是武器，當它被那對祖國的，養育人的土地的崇高的愛所激勵，當它被憎恨所推動的時候，它就是勝利的先決條件。

我同水手沙文拋下了我們暫時的家，動身往西方去。他有到故鄉去休息的一個月假期，我呢——有差遺。我們抵達里亞士斯克(Рязск)•從那邊到都拉(Тула)，再由都拉來到庫爾斯克州的州界。

「我們怎麼穿過戰綫：靠上帝嗎？」我問沙文，我同他這時正在那長滿着高大的豐年的穀麥的單調田陌上走。

但是，我們到敵人那裏去的路綫並沒有使沙文苦惱。

「爲什麼——「靠上帝」？」他說。「我們是在俄羅斯走路，這裏和那邊都是俄羅斯，我們是俄羅斯人，——我們就這樣穿過去，我們在自己家裏還怕什麼？有的地方我們想點計策，有的地方我們躲藏起來，有的地方我們用點力氣，有的地方同敵人打打，這樣我們的村子就近了。」

傍晚的時候，我們到了我們部隊的戰鬥警衛崗位。沙文到部隊的參謀部去解釋他旅行的意義，——他從自己的指揮部裏卸有爲這件事情用的證明文件。我等了他好久，後來他從參謀部出來了，臉色很爲激動。部隊指揮員向他建議：把整個任務交給他的最有經驗的偵察兵，而沙文

和他的旅伴，那就是說，我，他却請求在原地方等待偵察兵的回來。沙文當然拒絕了：爲了事情的成功，他自己去比較合理些。

夜裏，我們前進了，向着有我們的敵人的暗中走去。我們起先有兩個紅軍戰鬥員陪送，後來我們就單獨照着戰鬥員指示給我們的方向走去。

我們小心地在萬籟無聲中走了一整夜。我們沒有聽到一點響聲，一發槍聲。在黎明時我們看見了遠處村子的農舍，我們到一個茂密的蒼鬱的大麥叢裏去。這兒，對於那掩蔽起我們，使我們能安心的大麥覺得很幽奧。

傍晚時，我們繞過一個順路的村子，再朝前走去。夜間我們在路上碰到了一個陌生的曖昧的人。他獨自走着，我們則藏在麥叢裏，注視着他，直到他走進黑暗時爲止。根據步態來看，這是一個農民；他向莫斯科那一方面走去，也許，想碰到紅軍，以便留在紅軍裏做一個戰鬥員，也許，是爲了到自己人民的政權下面逃避死神。我目送了那鴻失厚的人，開始愁慕那孤身的農民所拖步走向的那一方。

我們再走了兩夜。我們吃的是沙文帶着的餅乾，菜園裏的蔥和菜葉。沙文拚命多吃菜蔬，我也在這一吃的工作上幫助他；我們認爲，如果德國人愈少拿到菜蔬，那就愈好，所以我們的大吃也具有崇高的原因。

『由於對祖國的愛——剝吧！』沙文命令我。

這些菜園都沒有開墾過，它們上面長着蕪里羊草，那些長出來的蔬菜不是野生的便還是去年生的，已經變成粗硬的老菜了。顯然，農民的心對土地已經冷漠了，不然就是在活人中已經完全沒有主人了。

有一次例行的宿夜，我們是睡在一個灌木林子裏，離開那曾經是很熱鬧的通衢大道不遠。白天，我由於中午的陽光而醒來，望了望空空的俄羅斯的田野，仍是這樣普通的和親愛的，但在這裏對我們却變成了異國的田野。沙文在我的身旁打着鼾，一只腿歇足在他臉上的胡蝶蟲，紙好飛開。

遠遠的在路上有陌生的人走來。他們走得很慢，我期待他們在瓦一些的地方出現等了好久。他們從莫斯科那一面來。顯然，他們還得走很遠很遠的路，他們毫不性急。

在前面走的是一個持着自動槍的德國兵；灰色的塵埃，我們的土地

的沈灰，覆沒了外國人的衣服。在他後面拖着步的是一羣年青的農婦，其中一個是十五歲左右的小姑娘；我把她們計算一下，總共是十四個人。在她們的後面，另一個德國兵邊走邊催促着這班女俘虜。但是女俘們不願快走。她們常常回頭脫顧那些曬着陽光的地方，常常俯下身子去結縛鞋子，互相重新按放裝着麵包的背囊，有一個姑娘從路上走到一旁，摘了一朵花不曉得還是一根草，但是背後的德國人就厲聲地向她咕噓起來。

她們負着背囊，握着手杖，頭上覆着暗色的頭巾，——她們是在走向遼遠的，一去不復還的流浪。年青的，心地溫柔的她們個個彎着身子，像老年人那樣的拖着腿，因為她們是被帶永遠的分離，她們悲痛得像死人那樣的沉默。我小時見過，籠鐘的臥臥的老太太就是這樣從西比利亞走到基輔去祈禱的。

我喊醒了沙文。

「你睡，」我對他說。

他望了望行列。

「她們是被趕去做奴隸的，」他說。「她們要被帶到德國的後方去……」

我們靜着觀察。一個身材高大的婦人突然屈膝蹲下，撲到地上。德國兵走到她的跟前，連頭巾抓住她的頭髮，提起來叫她走，但是婦人又賴了回去。她的痛苦和她心中對熟習的土地——她是從這裏被帶走的——的愛顯然比死亡的恐怖要強。她把臉撲到泥土上，用那在她祖國的廣大空間上所培養成的柔和的胸音嚶哭起來。我們傾聽着她的聲音，聲音中沒有字眼，但却有使人心碎的長久的，永留的哀痛，她的聲音響得這樣純潔和使人感動，以致其中聽不到絲毫肉體的努力，彷彿這祇是她的歌唱着的靈魂在震響一般。我們忘記了自己，對那被驅向死亡的勞役的女俘的這支歌從沒得出神了。

德國兵再度踢了一下這麻痺的婦人，想逼她起來走，但是女俘却穩地止住嚶哭，自己迎着 he 站起身來。她先整了整肩後的背囊，接着甩開身上士兵的手，朝回去的方向走去。現在我們又看見她的身材很高大，而她對面的兵士，却小而弱。

女俘已經離開了她的女伴們，但是她們仍目送著她，她蹣跚地走去，宛似覺得這是她的自由權利一般。那時德國人就自動槍的木柄靠向自己，朝婦人開了好幾槍。女俘離開她的敵人還很近，而且他是擊中她的，但是她並不同頭，仍繼續走回家去。德國人再開槍，但是婦人仍不死，仍像以前那樣毫不在意地走着。被弄得困惱的兵士追上她幾步，在一個便於射擊的地方停下來，跪下了一膝。但是他已經來不及打死他的女俘。在我的身旁發出了兩下槍聲，德國人順從地撲倒在路上，永遠安靜了下來。在前面的另一個德國人急忙把自動槍舉到了戰鬥的位置，但是沙文新的三顆子彈却在他發現目標以前結果了他。這個兵士直挺挺的倒在地上，路上細碎的沙塵在無風中騰起在他的屍體上。但是那個按照自己心的意志走回家去的高大的婦人現在也躺在路旁的草上。

沙文仍執著自己的手槍，他是把它的槍口擱在兩根長成柵欄狀的樹枝中間的；他再要打殺幾個敵人，但是暫時他們却再也沒有。被俘的婦人們立即從路上消失了；她們奔過田野，向着路彼方的遠遠的林子，急急去治療自己的思鄉病和思自由病去了。

我們朝著自己的方向沿灌木林子走去，不久便在一個峽谷谷底草叢裏躺下睡覺了。

我們在傍晚的時候醒來，但是天還沒有暗。峽谷上飄浮著從火燒的老屋那邊來的辛辣的煙霧。

「那邊是什麼？」我對沙文說。「大概，是一個村子在火燒……」

「那邊是什麼嗎？」沙文憂鬱地說道。「通常總是這種事情：德國人在刑殺我們的人民。我們到那邊去！且慢……」

他在自己的袋裏找出了一張小紙，用鉛筆在上面寫了我們要去的村子的名稱和他叔叔的名字；他要我獨自一人也能找到那藏着不變的，摧毀不掉的裝甲的祕密的屋子；他懂得他可能死在敵人的手裏，他囑託我去救出他的寶貴的財產，這財產，他深信是能保護我們的人民和幫助他們的勝利的。

我們來到了峽谷的邊上。離開我們不遠，在上面的土地上，靜靜地繞繞著木頭房子；火焰已經熄滅了，最後的火星在騰向天空。迎着我們走來了一個雙手捧着一只用棉被裹着的重包的婦人。我們止住了她。

「你上那裏去？」沙文問她。

「現在我去葬人，等一會我自己再到這裏來死，」婦人一面說面有禮貌地對我們微笑了一下。樣子上這婦人已經是一個老太婆，可是也許，她是未老先衰的。

「誰在那邊村子裏？」沙文指了指火燒的地方。

婦人並不回答。她捧着自己的包裹坐到了地上，翻轉了被邊。

從被頭下面發着白色，並且幾乎是閃着光的是一張周圍長着黃毛的嬰孩的臉孔。我們彎身向着這個如此奇怪的閃着光的嬰孩臉孔，看見他的眼睛也在望着我們，但是他的目光是冷漠的；他已死了，他的臉由於失血的嫩皮而耀着光。婦人對我們擺了擺手，叫我們離開。我們依從了她。

婦人搖了搖嬰孩。

「馬上，馬上，」她對他說，「馬上我把你葬在小谷裏，用牛蒡花蓋着你，過後我替你帶來你的兄弟和姊妹，過後我自己也來，同你們一起躺着，給你們講童話，一只新的童話：

有過很多的人，
後來大家都死了。
虫蛆出生了，
人變成了虫蛆，
虫蛆也死了，
留下了一塊泥。
泥上有一層皮，
皮上有一根草。
在這根潤着露珠的草上
我們的心在呼吸，
我們的心在痛哭
死掉的孩子。
一切過去的都過去了。
祇有一顆心
永活在世上，
皆不能死，

因為它在哭，
哭着等着，
記着死者，
死者復活了，
死者甦醒了，
那時，過去的
心都忘却了，
它要愛你們
在永不分離的生活中。

接着婦人用被角遮住了嬰孩的臉孔，朝我們這面笑了笑，就抱着他到峽谷的深處去了，但是她的微笑是這樣的可憐，以致她祇顯現出她牛活中的耐住的悲痛。我們等着她，她帶着空被頭回來，隨即回轉了村子。我們跟着她走，她回過頭來朝我們一望，突然唱起了一支快樂的女人的歌。

「你怎麼？」沙文問她。

「我醉了，」婦人高興地說。

「這裏還有誰給你喝伏德加？德國人嗎？」沙文奇怪起來。

「除了他們，還有誰！」婦人回答。「我把小孩子從託兒所裏拖出來葬掉，他們是在那邊給火爐裏的碳酸氣悶死的……」

「誰把他們悶死？」沙文鎮靜地問。

「他們，」婦人說，「他們把所有的農夫和農婦都趕走，祇留下了極小的一部份，即使那幾個他們也要打；村子每夜有火燒，他們自己放的火，可是却對我們生氣，叫我們受刑。」

沙文抓住了婦人的手。

「現在德國人在那裏？祇是你別說謊！你喝得很多嗎？」

「不多，」農婦說。「他們答應以後再請，冷盤，他們說，也要給的。現在他們在學校裏，諾，就在那個邊邊上。那邊有一所石頭的屋子，託兒所也在那邊，可是現在孩子們都被悶死了，他們身上發出氣味，德國人不喜歡我們的氣味，所以我把孩子搬出去埋葬。我親自哭他們，親自送他們的終，——誰來哀哭他們呢？祇有我一個女人留在村子裏

現在我是大家的母親了，還有兩個老太婆快要死了，餓着，德國人把剩下的四個農夫留着做粗雜的工作，如果不打死的話：昨天我們還有六個活人，可是他們又打死了兩個。」

農婦離開我們去了。天色朦朧和昏暗起來；大火早已熄滅。我們躺在這一被焚燬的，被破壞的，闐無一人的村子的郊外草地上，那由於酒醉而興沖沖的，同時由於命運而覺得悲哀的農婦就是到這村子裏去的。不久她又出現了，抱着一個裹着被頭的小小的死人走過我們到峽谷去。過了一會她回來了。我們望着她的夜間在草地上奔波的暗色身體，等她再度走過我們。她又帶着照例的被包來了，又消失在峽谷的深閘中。積來她又回來，又到村子裏去抱死孩子。我們注視着她的工作，默默地忍耐着我們的哀痛。但是可以忍耐這種哀痛幾多，我們的犧牲是不是為了忍住我們的哀痛，寬恕我們的磨折者？這種忍耐是不是祇意味着我們對自己身體的愛惜，祇意味着我們想用任何工具來生活的願望，而忘掉殉難者和敬愛者，寬恕兇手，克制自己反抗敵人的靈魂，祇要我們可以用半個心呼吸，可以吃給吃的東西，祇要我們能得到即使在永久苦痛中生活的允准？於是我暗想：我多麼的想見一個祇聽從他理性和心靈的瞬刻決定，不服從困人的生活絆索的人！生活——它在何處比較興奮，比較甜蜜，怎樣才不會處在這種心的瞬刻運動中，處在這種心的決定的實行中？……

農婦照例帶着她的包裹到了峽谷，誰，已經又回來了。沙文站起來，把手放到了腰上——那裏他藏着一柄短而鋒利的雙刃刀，跟着女人走去。

「你在這裏等我，」他悄聲對我說。「我馬上就回來。」

「可是彼甲呢？」我問。「你可靠給他們打死，應該先到你的村子去，我一個人會迷路的。」

「你找得到的，」沙文急促呼吸着回答道。「我不會給他們打死的，因為我要打死他們！……」

我剩下了獨自一個。到處是漆黑的夜色，村中是一片寂靜。我等着沙文，覺得很高興，因為他有那一我所永遠喜愛，我所各處期待的人心。

村中發出了一響槍聲，但很空洞和阻快。我再也不能留着無動於中

• 因為我也是人，我奔進沙文向着那裏走去的黑暗中。我尋學校尋了好久，這是一所石砌的房子，裏面躺着我們的死孩子，現在却有德國人在那邊。我在菜園裏，在火燒後殘留下的農家火爐中間徘徊着；後來我奔到了一所空地。那邊有一個單身的人在走向什麼地方去，我馬上就撲向他，但是，在感覺到無保護的軟軟的身體後，我祇阻住了這一生物。它是一個啼哭着的女人，從聲音上我認出就是那個把死孩子拖到峽谷去的農婦。

她領我走，我就走了。

「你別怕，現在沒有他們了，」她說。

「你爲什麼哭？」我問婦人。

「他把他們所有的都打死了……他用小刀戳他們，先是一個站崗的，後來是其餘已經躺在屋子裏休息的人，」婦人說。「他一下子把他們幹掉，他連想都不給他們想，七個人——都躺着……」

「那麼你哭什麼？」

「他自己也躺下了，要死了……一個敵人沒有馬上死掉，他後來向他開了一槍，透穿了他的胸膛……我跑去喊那個助產婆，可是她也在沒有人守護中死了。」

在學校的進口處旁邊仰躺着個死哨兵。農婦抓住他的腳，把他拖開這裏。屋裏亮着一盞「編蝠」燈，模糊地照着死者。他們中間有兩個躺在寬床上，德國人爲了睡覺，已經用矮凳把它們接長起來。其餘的床都是空的，四個死人橫在地板上——他們，大概，曾企圖打倒沙文：一個德國人穿着黑外套，其餘的都穿着襯衣，照家常的那樣在夜裏脫掉衣服。

沙文躺在角子上，單獨地，遠離那些被他置於死地的敵人。我彎身向他的臉孔，把一只孩童用的枕頭放在他的頭下。

「你覺得不好嗎？」我問他。

「爲什麼不好？很正常，」沙文艱難地喘着氣說。「我死得值得。」

「你痛嗎？」

「不。活着痛，可是我要死了，」沙文喃喃道。

「你怎麼一個人打倒了他們大夥？」我一面問，一面幫他在襯衫領

上解開鈕釦。

沙文難受起來了，但是他仍回答我的話：

「問題不在於力氣——是在於決心和愛，堅實的，像惡毒一樣……」

他開始昏迷不省了；後來他喃喃了一聲自己的名字，也許，他記起了從前母親是這樣叫他的，接着，失去了對於生命的記憶，闔上了眼睛長逝了。

我吻了吻他，我永別了他去履行他的關於不可摧毀的裝甲的囑託。但是那保護俄羅斯超脫死亡，維持俄羅斯人民不死的最牢固的財物却永留在這個人的停止跳躍的心裏。

（水 夫譯）

美好之歌

(ХОРОШАЯ ПЕСНЯ)

一列槍聲！……一列槍聲……又是一列！

子彈尖銳地沙沙作聲，撕裂着空氣。它像鐮刀似的在近處斬切乾實的玉蜀黍莖和在莖中間跑過的人們。

似乎在玉蜀黍叢中不再發覺任何動靜。那些從沙沙的彈雨下逃生的人們在恐怖中躺下，拚命向疎鬆的土地上擠，變成扁平的，像一張紙似的。

費道洛夫（Федоров）將疼痛的手指從扳槍機上放下，悲傷地望了一下燃燒的天際。可能是幾點鐘了呢？這已都是從早晨以來的第五次襲擊了。

酸辣的汗珠從眉毛上滴到眼瞼，以惱人的疼痛滲入眼中。費道洛夫用掌背擦了擦眼睛，四面環顧了一下。

早晨他們在這壟裏有九個人。

現在已經有七個人踉蹌着躺在它的血液淋漓的黏的底下，早晨他們大家底面龐都不同。從眼睛的不同的顏色上，從微笑上——一個人的是皺眉的，另一個人的是孩提地喜悅的，坦然的，從他們中每一個特有的癖愛的手勢上，從說話的聲響上可以容易地將他們互相分辨出來。現在他們無血色地躺着，共同的是像臘一般的透明的慘白色。看着他們，費道洛夫的腦子已經開始混雜起來，他弄不明白這些死人之中誰是圓肩似

他的前「猛烈隊」砲術長李夫欽柯(Левченко)，雖是憔悴無力的「巴黎公社」的電氣工程師，過去是美術學院學生的沙姆西(Самусь)。

費道洛夫將目光離開同志們底屍身，打了一個寒噤。

四周萬籟俱靜，封擊沉寂了，祇有從右面遠遠地傳來稀疏的被風吹動的發射筒拍擊，還有潺潺不息的奔流低鈍地愁訴着，在豁谷的石頭上滾滾而來。

突然費道洛夫聽見發自背後的頻頻的呼吸聲，像患肺炎腫痛的馬底嘶聲。他僅僅來得及想：「從那裏來的馬呢？」便猶疑地回過頭去。

那裏並沒有什麼馬，這是沙茵柯(Саенко)在呼吸。他用後腦倚着發壞底粘土牆坐着，他底伸直的背僵硬地，無生氣地下垂，彷彿是木偶底手臂一般。

羅馬尼亞的子彈打穿了他底雙肩，他不再感覺自己底手，也不再能支配它們。對費道洛夫底腰間的充滿了不安的注視，他試圖用愉快的微笑來作答，但是這個試圖毫無成就。他底唇顫動着，展開了又皺成一個自疚的皺臉。他苦着臉，啜泣着，嗚嗚地說出來：

「在我身上花費一粒彈藥吧……我贏回來了，考夫特亞……這樣可以不要讓羅馬尼亞的烏鴉[⊖]來磨折我。」

由於友人底難以辨別的嗚聲，費道爾夫的心裏像打翻了五味瓶。但是他嚴峻而暴怒地——他懂得正是須要這樣地回答——大聲喊道：

「什麼？……沒有商量的餘地……我們底戰還沒有做完，明白了嗎？」

渾身劇痛得歪扭着，沙茵柯企圖將手頸離開地面，但是它們僅僅微微地舉起一些又無助地落下去，敲着地面像木頭的似的。

「你也該看見，」沙茵柯呻吟着，「我什麼事都不能……我已經不是戰士了。」

沙茵柯咬牙切齒地閉上了眼睛。孤獨的，惡奇的淚珠掛在他底睫毛上，並不從那上面落下來，像玻璃的一樣。費道洛夫懷着靜憐和憐憫看着他——這個衰弱的人是這樣地不像以前的那個沙茵柯，一個樂天者，唱歌的領袖，最清徹歌喉的主人，這聲音在夜晚休憩時響着，滿溢着

⊖ 指羅馬尼亞兵士。

歌唱的寬闊之奔流。想起了沙茵柯的這些歌曲，（爲了它們，整處都麻痺在寂靜中）傾聽着輕快流出的旋律，費道洛夫突然地說：

「你不能做什麼？……打仗你不能……這是明顯的……但是你能唱歌嗎？」

沙茵柯張開了眼睛。在爲辛酸的薄煙所掩的眼睛裏顫動着驚愕。

「唱歌？爲什麼要唱歌？你怎麼變呆了嗎？」

但是費道洛夫固執地搖了搖頭。

「不，沒有變呆……我要放槍射死他們。乘着活的時候要放射，彈藥要沒有了，我要把自己的牙齒拔下來。我要把牙齒裝進來福槍還是仍舊要放槍，可是你要唱歌，好讓我輕鬆些，懂嗎？」

但是沙茵柯仍舊用陰鬱的注視看着費道洛夫。

「喂，你要明白，祇剩下了我們倆……我需要覺得身邊有個朋友，一個人孤獨地死掉是困難的。而你底歌聲，沙茵柯，對於我將要像拐杖一般。」

沙茵柯最後明白了，柔光擦去他眼孔底陰霾，他點點頭。

「好吧……我來試試看……看它結果如何吧，」他痛苦地苦眉皺臉，「我此刻沒有從前的力量了，」

他端正了一下，擰着乾燥的粘土坐得直點。

「你不要過分吃力，」費道洛夫親昵地說，「你能怎麼唱便怎麼唱。祇要我能聽見你便是。」

費道洛夫彎着腰，把沙茵柯底槍拾起來放在自己身邊，他解開鈕扣從他身上除下裝着彈盒的腰帶。後來又檢視了一下彈匣，祇剩下三個了。

他僅僅自己清算了還是不夠維持長久的，那邊玉蜀黍田裏又重新開始活起來，費道洛夫看見了在叢中的一個羅馬尼亞軍官。他一邊屏膝爬過，咒罵着，一邊用棒敲擊着的兵士的臀部和背部，強制他們站起來。

「唱吧，彼得羅（Петро），」費道洛夫大聲喊道「我們在開始我們最後一次的音樂會。」

他把 P П Д 的槍托抵在肩上，購準了玉蜀黍中的討厭地在眼前晃來晃去的軍官的人形。

「答——答——答，」機關槍用急連輕拍的聲音來響應手指在扳機上的嫩按，那軍官就傾倒了，先是側着身，後來就仰着朝天，他底蹠起的雙膝縮緊了又伸直了，爲了確實起見，費道洛夫又按了一次扳機。

放射的閃光消失了，那時在費道洛夫的背後有一個顫動的，微弱的，但仍舊如昔地溫暖的，動人心魄的，像生命一般的胸音突然響了起來。

沙茵柯唱出了他一關心愛的，老的哥薩克歌：

「哥薩克乘着黑色的駿馬，
往遙遠的異邦去，
他永遠離開了他底烏克蘭，
他不能回到老家去。」

費道洛夫底機關槍沉默了，被這在死地上產生的，這反死的聲音而感動的一切也都靜止了。

但是從玉蜀黍中發出鏗然的聲音，一個炸彈掠過突破了寂靜，在土壤的附近爆炸了，把壟壕撒滿了土塊，灰綠色的羅馬尼亞人用肘撐住潛行着，一面顛倒不穩地把土集在一起，踐踏着玉蜀黍莖，在壟壕周圍集合成了一個半環形。

可是沙茵柯底聲音在灼熱空氣的微光中和草原上浮動着，漸漸地消失着。被歌曲底動人的嘆息襯托着，費道洛夫射擊着，子彈便釘牢在敵人兵士的田中。

惡恨和奇異的：以前從未知道的，像未體驗過的欣喜之戰慄底寒氣流過費道洛夫底身體，他按着槍機，從乾躁的露出的牙齒中迸出來低語說：

「你們想要我們底玉蜀黍？羅馬尼亞人，你們一粒一粒的吃吧。我們底粒子爲你們底肚子是不容易消化的。」

轉瞬間他底眼睛被愈來愈增的激動底濕氣掩住了，但是憎恨繼續，爲他引領着機關槍口。

最後，機關槍也窒息了，最後一個子彈盤完成了自己底使命。剩下了沙茵柯底來福槍和費道洛夫從死人那裏和沙茵柯那裏收集攆來的彈藥筒。他記得，它們祇有六十三個，尾聲近了，可是對於這事的意識在費道洛夫心裏並沒有喚起恐怖，也沒有喚起軟弱的感覺。

「他不能回到老家去，」他自思自想地想了一下歌裏的句子，「可是你們也不能從我們的疆土上回到自己的娘兒們那裏去了，提琴家！」

拿了沙崗河底被日光灼熱的來福槍，他將鐵環釘進盒子裏，滿臉地朝玉蜀黍田看了一眼，在那裏躺著已經命中注定不能回去的羅馬尼亞兵士。

他腦中計算了一下戰鬥的大概的結果，除了早上的不算，直到沙崗河受傷之前，他們倆在這田裏打倒了有八十個羅馬尼亞人。此刻他又加上了五個，這樣的一筆賬可以使連隊大大地高興一下。瞬息間費道洛夫變得悲哀起來，因為他不再能到連隊裏去，再不能看見在戰鬥中和他們待慣了的任何一個。但是他把這思想推開了。此刻祇須要作戰，再打倒十來個敵人，那時死也不足惜了。

在玉蜀黍叢上突如其來地豎起一支上面插著白布的刺刀迎風招展着。一個破竹似的外國人的聲音用斷續的俄語啞啞地說道：

「喂！……沒有射擊了吧！聽我們底建議。」

「有趣啊！彼得羅，你聽，」費道洛夫並沒有回過頭來朝着沙崗河，問道，「好像羅馬尼亞人要給我們用提琴奏吉卜賽華爾斯……我們聽吧。」

費道洛夫朝刺刀搖擺的那一方喊道：

「喂，如果你們還沒有把舌頭咬掉，就說吧。」

「我們提議已經打得够了，」玉蜀黍叢中的羅馬尼亞人啞啞地說，「爲了你們的勇敢我們留你活命。」

費道洛夫響亮地笑着。

「異口同聲地，沒有商量的餘地，」他用自己心愛的諧語來回答羅馬尼亞人，「讓我們看得清楚些，用你們多少擦光的銅錢可以買你們的勇敢？」

插著白布的刺刀往下倒了，費道洛夫一邊叫喊着，一邊不小心地伸出頭來，這時一粒子彈打裂他軍服的袖子和從手頸到肘處的皮。他踏下來。注視了從肘上滴下來的血，便用射擊來答復。尖細的號泣聲從玉蜀黍中發出來，但是從叢後頻頻發出的自動槍聲把他掩過了。

「把他們的獨唱者領出來了，」費道洛夫笑道，「唱吧，彼得羅，

再唱吧。」

沙茵柯底顫動的聲音重又高起來了。費道洛夫底來福槍重新又開始響起來。後來槍彈也告罄了。羅馬尼亞人們，顯見地由放射間的長期間隔上也感覺到了這一點。

在幾處地方他們立刻站起來，一邊筆直往前跑着，一邊吶喊着以壯聲勢。費道洛夫用最後的三粒子彈打倒了三個。餘下的便往後退了。

懷着使全身冷濕的憂傷，費道洛夫重又一次抬起頭來，太陽已經跨越過天頂漸漸地往西爬行。可是援兵老是不來，並且大概是不會來的了。

費道洛夫把荷囊移到腹部拿出了兩個手榴彈。這是最後的武器。已經唱了第二次的沙茵柯底歌曲——關於哥薩克命運的無限愁思的古老的歌曲——也將近尾聲。

手榴彈躺在費道洛夫底掌上，螺旋紋小部分底邊緣帶哧地發出閃光。可是他來不及去仔細觀察它們。羅馬尼亞人重又向壘壕突進了。他們一面向前跑近，一面本能地擠成一堆，費道洛夫便把手榴彈投進這塊叫喊着奔跑的多汗的肉的中間。

跟着爆炸底銳利的巨響後，他聽見羅馬尼亞人們底呻吟和沙茵柯底波動的歌曲。沙茵柯閉目坐着，他底聲音一個音符，一個音符地愈來愈輕愈啞了，彷彿沙茵柯自己迅速地消失入一個如夢的，潺潺地流過砂灘的大海。

費道洛夫舐了一盞煎乾的唇。手中還有一個手榴彈，他躊躇着怎樣比較好些：把它扔到羅馬尼亞人中呢，還是攔住沙茵柯，把手榴彈放在他和自己中間把栓子拉一下呢？

但是在這惱人的躊躇的最後一剎間有新的聲音闖進他底意識。這是吶喊聲和奔跑的足步聲。第一個思想以為是羅馬尼亞人們繞道從後方衝來了。可是舉目一看後，費道洛夫駭呆了。觀近的無舌軍帽和身經百戰的，小帶上的褪色的金色在他面前閃光。

紅海軍戰鬥員們跳過壘壕，在他上面向玉蜀黍中飛奔而去。那時費道洛夫抓了來福槍，從壘壕裏爬上去時，他感覺到欣悅的心好像離開他底胸膛，插翅在地面上飛着去遍尋同志們。

當他顫動的雙腳搖擺着，汗淋淋的，呼吸困難的回來時，沙茵柯仍舊那那同樣的姿勢坐着，頭傾在肩上。他是失去知覺了，可是他底嘴仍舊還是張着，嘴唇蠢動着，彷彿是在謔話中他努力唱出已是無聲之歌。

費道洛夫跳進塹壕，在沙茵柯旁憂跪下，把朋友的頭微微舉起一些。他用被土地和火藥磨得牛筋的手掌愛憐地拭去他潮濕的額上的汗滴，看着他發黃的臉，低聲地說：

「够了，彼得羅！休息吧……謝謝。你的歌唱得很好，美好的歌是援助戰鬥的……休息吧，好朋友！」

（霧 然譯）

老人

(СТАРИК)

謝妙老人謝妙·米海伊奇（Семен Михенч），大家都說是村中最最溫和的人。他不喝酒，不抽煙，從來沒有對鄰居有過些微的不快，也沒有一次聽到他和自己的老婆吵嘴。他的嗓音又柔和，又輕微。

德國人開始迫近的時候，鄰居中有人打算投到游擊隊裏去：

「老爹，進游擊隊去吧，」——有人玩笑地對他說。

可是他回答道：

「開槍殺人——這不是我心願做的事。」

「你幫德國人，是嗎？」——鄰居菲琪卡（Федька）問他道。

「幫什麼德國人，」——謝妙·米海伊奇答道，「他們沒有理。可是我能做個什麼軍人呢？我沒有這種天賦。我鞭打馬都覺得爲難。我心腸太軟了。」

老太婆菲麗波芙娜（Филипповна）爲丈夫辯護道：

「他老是隻蜜蜂。所以變成這樣的溫和。蜜蜂是不愛暴躁人的。」

「對呀，是不愛的，」老人承認道，「譬如我們的主席普洛柯飛（Прокофий），蜜蜂就受不了他，——他又愛喧鬧，又性急。」

正當開社的時候，主席來了。他腰帶上束着兩顆手榴彈，肩上掛着槍。

「談些什麼？」他問道。

「是說，你是個嚴厲的人，」謝妙·米海伊奇說。「我們家裏誰也沒有流過血。母親連殺雞都不敢，要請教鄰居。」

「你別道，老爹，」主席對於這一點答道，「對德國人可不要太仁慈。」

老人祇是搖搖頭。

……德國人在村子裏，就擱了三個月缺兩天。起初這裏經過德軍的先鋒部隊。他們把村子裏的一切東西都帶走了，婦人們走到陰暗的空畜棚裏去，想着牛，哭着。屋子裏的皮襖，繡花巾，棉短衣，被頭，枕頭都失蹤了。白天，婦人和老人們聚集在一塊，詛咒着德國人，歷數着他們的損害。

謝妙·米海伊奇聽着憤慨的談話，默不出聲的歎着氣。他受德國人的氣並不輸於其餘的人。他們破毀他心愛的蜂房，拿去了蜂蜜和小麥的存積。甚而至於他睡了好幾十年的古舊的床也給一個什麼紅眼的德國下士用運貨汽車搬去了。

傍晚，他們老兩口子在陰暗的空屋裏的塑像前向上帝禱告。夜裏，老太婆哀哭，老頭子安慰她。

「唔，哭什麼？」他說。「這種痛苦大家都在忍受，全體人民都在受苦。我跟你孤伶的老人，總過得下去。」

十月裏，德軍師團司令部搬來了。管營房的人給將軍揀了一所蓋着鐵屋頂的最好的房子，驅使婦人們去刷白牆壁和揩拭地板，漢子們被驅迫去用紅磚頭在屋前鋪人行道。

謝妙·米海伊奇的屋裏住了一個醫生。這是一個瘦削的人，頭又小又禿。謝妙·米海伊奇和菲麗波萊娜被驅到寒冷的前間裏去住。夜裏，他們凍得無法入睡。

痛苦和恥辱的暗影籠罩着全村。勞繁，末日到了，太陽停止發光，氣也透不出了。比飢餓更可怕，比地窖裏和土窖裏的寒夜更可怕，比一切都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屈辱。

然而有一次晚上，跑來了醫生的一個從僕，他開始急急的收拾東西。

Zuruck, zuruck●」他一面解釋，一面向普爾塔維(Полтава)那面揮着手。

槍砲聲聽不見，可是德國人却打點着走，好像已在砲火之下。手裏拿滿了東西在街上跑，排倒在雪裏，叫喊着。有幾個勤務兵，鋪人們看見他們在哭。他們氣都透不過來。凍僵了的手攢攔不住軍官們沉重的褲籠。他們勉強走到村子近郊，已經筋疲力盡了，可是還要步行，走草原。汽車沒有燃料，停在雪裏，軍官們坐着雪橇走了。

夜裏，師團司令部撤走後，村子由一些自動槍兵佔據，他們長滿了紅色和黑色的鬍子，鼻上的皮剝落了，面頰給嚴寒括得爐紅，他們像狗吠似的談話着，上崗時，向空中放射一排一排的自動槍。夜裏他們將個姑娘和年輕的婦人。

拂曉，戰事開始了。老人和婦人們爬到地窖裏去。從那裏可以聽到機關槍聲。轟隆隆的響着砲彈的爆炸聲。

戰事正激烈萬分，轟轟的響得婦人們用巾帕掩住了孩子們。忽然之間，不遠的地方傳來一陣不大清楚的人聲。

「我們的人，我們的人！」加麗雅·雅基明柯(Гаяля Якуменко)叫起來。「誰跟我去？」

「我去，」謝妙·米海伊奇響應。

他們爬出地窖，天已白曉。巨大的太陽落在那給火光映得緋紅的雪上。廳院中央站着一個手持步槍的紅軍戰鬥員。

「親愛的人，」他輕輕的說，「幫幫我忙，我受傷了。」

「我親愛的小餛子●！」加麗雅叫起來，向那傷兵撲過去。她抱住了他，急忙帶到屋子裏。謝妙·米海伊奇離得稍遠的走着。

「你們為我們流你們的血，我們的小餛子！」那女人說。「安頓好了你，就給你取暖。」

井那邊傳來一陣射擊聲。有一個德國自動槍兵跑近屋子來。他看見了那受傷的紅軍戰鬥員和抱他的女人，就放了一槍。那戰士忽然變得重起來，往地下墮去，從那竭力想攬住他的女人的手裏脫出來。那德國人

●德文，意為：送却了，遺却了。

●俄人時常稱呼親愛的人為餛子(Головь)。

又放了一槍。加麗雅·雅基明柯也倒在地上了。

謝妙·米海伊奇不記得，怎麼他的手裏有了一根很重的棍子。他有生以來從沒有受過像這樣的情緒。憤激和熾熱的怒火，洗刷去了數月來可怕的低聲下氣的怒火，爲自己，爲別人，爲幾千幾萬老弱婦孺的怒火，爲那給敵人凌辱的土地的怒火像火簇一樣的控住了他。他高高的把棍子舉在頭頂上，向那德國人撲去。個子高大，白髮飄飄的偉然的養蜂老人——偉大的衛國戰爭之活的化身，奔上前去。

「Halt！」● 那德國人叫了一聲，端起自動槍。但是老人用駭人的臂力一棍子向他頭上擊去。（兵 譯）

● 德文，意爲：站住！

巴夫連柯
(П. Павленко)

「地雷狂想曲」 (“МИННАЯ РАПСОДИЯ”)

一

斯米爾諾夫(Смирнов)上校，大聯隊的工程師主任，給我看一張紀述工兵營的戰鬥員喬奇·伏朗卓夫(Георгий Воронцов)的獎狀。

「你瞧，這個小夥子幹了些什麼！」他說道。

授予勳章的動機是用毫無才氣的官樣文章敘述出來的……那裏說明了，伏朗卓夫消除了許多德國地雷，後來又參加一個工兵坦克隊戰隊，引導一縱隊的坦克通過敵人的地雷陣地，並把德國人向一輛喪失了速度的坦克的齒輪下面投去的一束束手榴彈在半路上打開，因而保全了發生損壞的坦克……獎狀是做得很拙笨的。

「一次似乎是多了一點吧，」我說。

「這正就是因為壞的敘述才弄得擠在一堆的，」上校抗議道。「這裏不止一次戰事，而有好幾次呢。要是獎狀照規矩寫，伏朗卓夫就能獲得英雄的稱號了。」

「我不明白，這兒那一件是主要的：他領出坦克還是他打開手榴彈？」

「正巧沒有那主要的，」上校說道。「主要的——就是，他，你懂嗎，是一個真正的音樂家，他手裏有一個地雷搜索器——一個驚人地準確的樂器。他（它）●還險些兒被人家偷出了餐呢。」

「地雷搜索器呢，還是伏朗卓夫？」

「當然是伏朗卓夫。因為他既呆全了坦克並且能夠在一夜之間修好機器，坦克車手們並且把他帶去替代受傷的無線電員，——順便一提的是這個無線電員正又是這伏朗卓夫背到後方去的，——並且把他帶在身邊三晝夜，怎麼也不捨得放還。」

「他怎麼，還是一個無線電員？」

「他不是什麼無線電員，祇是一個很好的小夥子，能夠把坦克從任何危險裏救出來，坦克車手們和他待在一塊就安心。」

「得寫一羅訂好的獎狀，」我說，「要把一切都寫在上面。」

「反正獎狀是要落後於真實情形的，因為工兵的英勇精神，照我的意見，是描寫不盡的。」於是上校把兩隻手的手指在我面前一攤。

「造橋通路的是誰？工兵（他在右手上面屈起了兩個指頭）。汲水的是誰？建築防禦綫的是誰？架浮橋的是誰？（現在他的右手已握成了拳頭，於是他拿起了左手。）敷設自己的地雷防禦的是誰？清除敵人的地雷的是誰？偵察敵人防禦綫的請方的是誰？把坦克領過地雷區域的是誰？」

「獎狀可並不是工兵的記事冊呀，」我反對說。

「當然囉，獎狀並不是記事冊，也不是給百科全書寫的文章，可是，要是一個人每天都在做這一切的事情，那末我應當不應當寫下這些事呢？」

「需要拿一件或是兩件最顯著的偉蹟，描寫一下他是怎樣完成它們的，這就是一切了。」

「可是工兵，你得相信我，是沒有絲毫顯著的事情的。工兵——這是戰爭的礦夫和煤礦工人，他永遠是在地上的。工兵替坦克清除了道路

● 俄文中男性的「他」和「它」沒有分別，故有下面的發問。

，於是坦克衝到敵人的前方。讚美誰呢？坦克車手。確實的，他們是好漢。還有一種情形，當弗里茨●的坦克陷入了我們的地雷陣地並且陷入了我們砲台的砲火之下，勝利是屬於誰的呢？屬於砲手們。怎樣？對的，當然的。是他們轟倒了弗里茨！戰鬥員們不鬧肚子痛，因為他們是喝那從有着清潔的水的井裏汲出來的水，大家都向醫師握手，可是井是誰掘的？工兵。」

「這並不都是那樣的。」

「我也沒有說，是「那樣的」啊。可是描寫工兵的偉績，老弟，總不是容易的。工兵的偉績總是流進了別人的成就裏，並且在它表面消磨得點滴不剩的。這就是問題的癥結。」

喬奇·伏朗卓夫的工兵營是以整條戰線上最優秀者之一而著稱的，它是難以捕獲的：因為它不時從一個地區調到另一個地區去。但是有一次我却完全偶然地和這著名的營做了鄰居。它在接受補充並且似乎在喘息。然而，反正一樣，白天，它的戰士們像貓頭鷹一般地睡覺，可是一到夜裏，（「工兵乃是一種夜鳥」）他們就「彈奏」起地雷搜索器或是為了訓練新人而玩「地雷的配心思」●了。

前鋒奉到命令，這一營裏剛有幾十個戰士和指揮員榮獲勳章和獎章。

這一命令掛在營部小屋裏的牆上，命令附近聚集着人羣。勳章本身並沒有領到，可是營裏大家都紛紛議論，誰已經是勳章佩帶者，誰還沒有。

大部分的獎章都落到了中尉鮑里斯·尼柯拉葉維赤·席姆楚士尼柯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Жемчужников）的英勇的一連身上。現在它正把自己的經驗轉告給補充進來的人員。隨著軍哨的降臨，實地的練習開始了——敷設地雷陣地和搜索「敵人的地雷」。

伏朗卓夫——他營裏的「奧伊斯特拉赫」（“Ойстрах”），「雅夏·海斐茨」（“Яша Хейфец”）和「布西亞·戈爾德斯坦」（“Буся Гольдштейн”）●——也帶着地雷搜索器在表演自己的工作。十三

- 弗里茨是德國人常用的名字，此處即指德國人。
- 配心思（Patience）——一種一人玩的紙牌戲。
- 奧伊斯特拉赫，戈爾德斯坦是蘇聯現代著名的提琴家，而斐茨，留美波蘭提琴家。

牧職利品的地雷夢設好了，於是伏朗卓夫就和一個新人配對地耙着指定的一塊地。

「地雷要裝上火藥嗎？」攝影記者發生興趣了。

「這要按照情勢而定的，」席姆楚士尼柯夫一面說，一面諦聽着那展開在「工兵首先需要什麼」的題目上的談話。

「工兵最難的工作是在夜裏，在敵人的砲火下面。無論是聽覺，無論是視覺這裏都不值一錢了。要緊的是一雙手。」指揮員中間的一個熱烈地斷言道。

高級政治指導員阿普列相（Апресьян）堅決的反對他：

「即使你有八隻手，可是如果沒有覺，那你仍算不了什麼工兵。」

一個戴着很大的，滑到眼睛上的鋼盔，身子和步槍一樣長的人走了進來。

「你就問他，他！」阿普列相喊了出來。「喂，你自己說，對你什麼東西比較重要，聽覺，視覺，還是雙手？這是伏朗卓夫。」他向我解釋道。

戴大鋼盔的人難為情地聳聳肩。顯然他不懂出了什麼事情。

他低聲地解釋，他是從切里亞賓斯克（Челябинск）來的一個專門的牛乳技師，清除地雷他很愛好。

「愛好是什麼意思？」我說。「這又不是手藝。」

伏朗卓夫以一個聾啞者的疲憊的笑容微笑了一下。

「您消除了多少德國地雷？」我問道。

「伊凡·謝妙納奇（Иван Семеныч）說——已經翻出過五千。從開戰的日子起。祇是我不知道，準確不準確。」

「這伊凡·謝妙納奇是誰？」

但是伏朗卓夫今天所有的話似乎都完了，——就像馬霍爾加（Махорка）●完了一般。

要從他那裏得到回答已是不可能的了。

二

● 馬霍爾加——一種劣等的烟草。

「當工兵在地雷上工作得很好的時候，是肅靜的。那時我們就說：「地雷狂想曲」開始了。就是說，他是平安地帶着地雷搜索器在爬，並且在它上面彈奏着一支祇有他一人聽得到，而傳到我們耳際的祇是成了寂靜的旋律，」工兵中間的一個莊重地說道，「顯然，他是一個有嗜好的音樂家。」

直到現在我們還不能決定「地雷狂想曲」的形式是好還是壞，但是我很快地就接受了這形式，——很清楚，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工兵們是喜歡音樂的對照的。

狂想曲？牧人的歌曲——在空闊無人的田野的寂靜裏的狂想曲，自生自滅，沒有聽衆，爲自己唱的歌。

那有什麼呢，也許是相似的……

已經晚下來了，淡紫色的高原把它的褶皺伸成一個均勻的朦朧的空間。十米突以外，看不見人。那些現在要由伏朗卓夫清除乾淨的地雷已經埋在下面。這是德國專炸坦克的「TM-35」——好壞的東西。它們除掉上面的一個基本的爆炸紐以外，還有一個補充的——在旁邊或是在底上。一根纖細的導線可以把這個補充爆炸紐和鄰近的地雷聯結起來或是把自己的地雷支持在地裏，這樣說是「拋了錨」。這種組合得用三十米突長，末端有凹爪鏟的繩索去拔取。地雷可以成雙或是成四，可以配置成一排或是兩排。那經驗豐富的地雷工兵在我們前排列的「配心思」有很多種類，變體和圖樣。白天猜測最複雜的「配心思」是一種並不複雜的事情，可是夜裏，對一個不熟練的人說來，這却是一種和死神玩的瘋狂遊戲。

和喬奇·伏朗卓夫成對走的年輕的工兵扶正着地雷搜索器的聽筒並張着嘴，好像地雷不時纏住了靴子的後跟一般。可是伏朗卓夫却有耐心地調節着地雷搜索器。如果這個東西不調節到靈敏點，以便它向地雷發出一定高度的音，那末工兵就得步步停下來去從地裏掘出任何的廢物了，地雷搜索器的聲音應當是絕不錯誤的。讓它隨心所欲地對任何金屬片發出洪洪的聲音吧，但是在地雷的面前它却應當帶着那種所賦予它的特性咆哮起來，並且應當發出，舉例來說，真正的C變調，而無論如何不單單是真正的C調。

伏朗卓夫調節好自己的「斯特雷狄伐柳司」●，以輕輕的舞動開始斬削着靠近地面的空氣。他移動得很快。猛地一停，他止步了。地雷搜索器的映幕在同一個地方旋轉着。地雷觸摸到了。伏朗卓夫跪了下去，跟着俯臥下去，而在放下了「斯特雷狄伐柳司」之後，就用指頭最輕薄的撫觸開始掘肥和撥去泥去。這裏已是可愛的地雷了。現在祇要確定：它是單身的還是同別的聯在一起的。他的手指像理髮匠的剪刀那樣迅速地工作着。地雷的尖端已經有三分之二露出了。剩下來的祇要在它下面挖掘，檢驗一下，那裏有什麼東西在它的底部。嚇！導線是從底部通到什麼地方去的。補充的爆炸紐很快地就入了伏朗卓夫的掌握。現在得沿着細導線去拜訪「鄰居」了。停！還有一根通到旁邊的導線落到手中。看來，一束地雷是佈成星形的。這一假定很快地就由地雷搜索器加以證實了。確實的。是星形。現在輕鬆些了。手指像鋼琴家的那樣閃動着……

政治指導員阿普列杜俯身附着我的耳朵說道：

「當清除地雷在敵人的砲火下面進行的時候，得登在發掘出來的地雷的上面，用自己的身體去掩護它，使在它沒有抽去火藥之前不會有什麼碎片碰到它。」

「唔，那末在這種鬼一般的黑暗裏，又怎樣替自己敷設地雷呢？」

「沿着導線。打進一根棍子，放出一根繩，牽拉着繩爬。要是你迷了路，那末你就會炸死的。就是這樣的法則……不過完全的黑暗也是不會有的。」

「怎麼不會有！」我說道，一面把自己的雙手伸在自己的面前，就剎時間喪失了它們的形狀。

「我們現在不是在德國人的砲火下面。」政治指導員說道。「可是在砲火下面，那就照得非常的亮，工作起來就容易些了……祇是那個時候，當然，另一個問題要出現了。」

「什麼問題？」

「性命攸關的問題啊。」他笑道。

現在，當伏朗卓夫和新人爾已經卸除了二十枚地雷的火藥並且用棍

- 「斯特雷狄伐柳司」(“Stradivarius”)——義大利斯特雷狄伐柳司氏所製的梵亞玲等弦樂器。

子量好了他們在地雷陣地上所做成的通路時，那在獎狀裏死板地覆述殘
的夜景就像復活過來一般地升起了。

這是在高地28.2區發生的事情。下着雨。泥污是完全不能通行的。
前面顛蕩着火海。

黨組織員沙里柯夫（Шариков）和河雷莫夫（Арымов）承受
了德國人的砲火，要想把他們的注意從曹長沙莫夫（Шамов）的工兵
陸戰隊那裏支引開去。前面轟響着排砲。訊號火箭在飛舞。進攻。我們
的輕坦克和工兵陸戰隊猛衝向前，它們的後面則是「КВ」●●。前面，
工兵調節員們在狹隘的地峽上引導着機器。更遠的地方是戰場。德國的
迫擊砲用迫擊砲彈轟射它到這樣的厚度，以致很像在下着火雨，它的每
一滴就有兩隻結實的男人的拳頭那麼大。

我們的坦克從自己的砲口裏回轟。夜幕不時爆發着火光，裏面閃爍
着高地28.2。看來，已經有了犧牲。但是什麼都看不見。在這樣的魔鬼
一般的黑暗中，傷兵是不能聽到也不能見到的，它祇可以摸到。陸戰隊
的工兵跳下了坦克，手足並用地爬着，泥污都已齊喉了，他們探摸着地
雷並從坦克的路上除去它們。這是沙莫夫，少尉迦爾辛（Гаршин），
高級政治指導員阿普列相，戰鬥員伏朗卓夫，薩寧（Занин），蕭洛霍
夫（Шолохов），伊薩柯夫（Исаков）。

坦克越過工兵們的頭發着牽制的砲火。前進已完全不可能。泥污鑽
進了衣領，淤積在衣袖上，並且在靴子裏和口袋裏吸泣作響。沙莫夫向
先頭的一輛坦克發出停止的訊號——發現了新的地雷陣地。它敷設得很
匆忙，甚至連棍子都沒有拔去，可以很快地加以解決的。

工兵們不歇地工作着。突然沙莫夫摔倒了。紅軍戰鬥員普羅斯基赫
（Плоских）潛爬過去，要想背負他。薩寧也摔倒了。他的手在剛被
他拔出來的地雷的夾子上麻痺了。

但是通路仍舊準備好了。蕭洛霍夫招呼先頭一輛坦克的駕駛員。坦
克車手沒有感覺這個訊號。蕭洛霍夫跑到坦克的跟前：

「可以前進了！」他叫了下來，抓住了左面的車輪。伊薩柯夫奔來

「КВ」是一種重坦克的名稱，是「克里姆·伏羅希洛夫」（“Клим
Ворошилов”）的縮寫。

幫助，包茶，拿起他的步槍，勸他走，但是自己也倒了。

伏朗卓夫剩得祇和少尉迦爾辛與高級政治指導員阿普列相一起了。他馱出了負傷的同志並把坦克放向前去。後來他就一人留在那漆黑的夜之深淵裏。坦克向前衝去，工兵工作着，幾乎讓齒輪蓋住了。可是那置輪砲彈轟塌了的坦克——他就是從它那裏跳下來作戰的——却停着。於是他就担任衛護它，以免受到法西斯手榴彈投彈員和狙擊兵的襲擊，幫助修理這輛坦克，而最後則通過祇有他一人知道的地雷陣地上的通路把這架機器領回去，因而成爲那架飽受痛苦的機器的全體人員的親人。

這就是它的外貌——這一「地雷狂想曲」。

(水 夫傳)

留 作 紀 念

(НА ПАМЯТЬ)

一九二七年，一月。我手抱着小孩，站在山崗之間，山崗上有筆直的光滑的滑雪痕迹，太陽光閃爍着縱橫面。雪是這樣多，好像是由雪做成的巨大工人，一千年來把雪拖到這裏來，美觀地鋪好，一勞永逸地把湖泊和木架的橋樑埋沒，使輕飄的，纖細的森林顯得更加輕飄纖細。從洪伏新維爾斯卡亞的孩子們從山上滑下來，他們用全速力滑着，他們不用棍子支撐，乘着他們裁斷的雪，迅速地像「橡片」似的往上升！

「等你長大了，你也這樣滑，娜達莎，」我對女兒說。

她同意：「好的。」

有一個孩子特別引起她的注意。十歲，尖鼻子，睫毛上被着霜，戴着連耳罩的帽子，推到後腦杓，他冒着孩子們從山頂上撒下來的雪塊，往山上爬。啊，這裏在進行着戰爭呢！

他跌倒在雪裏了。被勝利所鼓舞着的敵人，叫喚着向他撲來，再一剎眼——他就要被俘虜了。怎麼不是這樣呢！突然他就了起來。短促的呼哨聲——他的兵士們從掩蔽着的跳板裏飛了出來。埋火，一陣雪片，雪球飛舞。敵人退却了，逃跑了，我們的英雄衝去追趕。他追到一個敵人，抓住他的肩，摔倒他。他用一隻手扼住他的喉嚨，另一隻手去拿他的木頭刀。

「死吧，叛徒！」

僅咬緊牙齒發出這簡短的一句芬蘭話，放下刀子。

「爸爸，你問問他，他是芬蘭人嗎？」

「我是卡萊里亞人，」那孩子驕矜地回答道。

他的眼睛燃燒着火，紅暈粉飾着面頰。他站在我們面前，猛烈的一圈細長的、一圈光亮的硬直的頭髮，從帽子底下露出來掛在額上。

「你用芬蘭話對他說的什麼？」

「『漢伊斯托』，就是說——『留作紀念』……』

★

在長長的十五年中，這陽光普照的冬日，藏在意識之遼遠的深處了。是否有過這樣的一天——不反正是這樣嗎！然而這一天突然在我的面前出現了——陡峭的山崗，崗上有着滑雪的光滑的痕跡，森林中嚴寒的爆裂聲，像鮎樣的藍天……

「看，你應該跟誰說話，」醫院裏的主任醫生對我說，「得跟A同志說。他是偵察員的高級政治指導員，得過三顆勳章。可是他到我們這裏來沒有證書。」

「爲什麼沒有證書？」

「是偵察員。因出差而直接來的。」

過了十分鐘，高級政治指導員，亮眼睛的，白頭髮的，臉上的線條纖細，腳有雪鞋地走進辦公室。他開始說話，他既是姓這樣一個俄羅斯的姓，可是芬蘭口音却很顯著，這使我很奇怪。

「你是芬蘭人嗎？」

「我是卡萊里亞人，」他回答道，「但是我能流利地說芬蘭話，時常和芬蘭人碰頭。偵察員，就是這樣的事情。」

在午飯之前我們談了一回話。第二天，我一早就來，我們坐在小花園裏，我一直記錄到手指在寒風中吹得將要凍僵了的時辰。……

故 事 之 一

當我們走出來的時候，有七個人；每一個人都像兄弟似的，我很熟悉。「假使你們能够在三天三夜裏變成芬蘭人，」我對朋友們說，「你們就這樣做吧。」他們都笑了。

在出發之前，我命令把吸煙紙從口袋裏拋出來，甚至於一片小紙也能把偵察兵揭露的。我們都拿了煙斗。我自己試一下書稿是否緊實，查

一下食物和彈藥。我並沒有注視他們的面孔。對於我，他們的臉簡直像一本書。給朋友是打開的，給敵人是關閉的。

看，我們一小隊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偷到敵人深遠的後方，炸毀鐵橋。我們隨身帶着炸藥，很多炸藥，這種炸藥只會使用。我們面前是一片湖，對岸是一條路，我們要很小心地走，要讓芬蘭人不覺察地我們穿過這條路。

我們偵察兵不是第一次企圖在這塊地方越過戰線。但是他們不敢在湖上過去——湖是露天的地方。他們繞過湖走，有時候顯露出來。但是這非但對於我們是露天的地方。芬蘭人以爲：「這湖像白台布一樣放在我們面前，誰能在這湖上過去？」

我們去了。我們挑選了世界上最壞的天氣。大風雪，細而硬的雪打在臉上。當然，就連魔鬼，也難看清穿着僞裝白衣的我們，並且我命令在出發之前先把白衣洗了一下。

但是應該小心。在一公里之外，我們就臥倒在雪裏。兩個人往前走，他們看見木樁上有電線。一碰到它就立刻有信號火花發出來。是警報！他們跨過電線。他們走到岸邊不是直角地，而是斜繞地。我是這樣命令的。他們發出信號，我們便上路了。現在得狡猾一下。狡猾一下，使芬蘭人不要依着我們的痕跡走來。把棍子平端着，——因爲棍子，噠噠地叫，雪鬆滑起來卻沒有聲息，——我們在路上走了半公里，然後拿去雪板，步行往回走。我們偵察兵是狡猾的人呀！

在一條通向森林裏去的小道上，我們也是步行過去的。現在我們才穿上雪板！戰線已經在我們的後面了。

穿着雪板走一整夜，一整天，然後再一整夜是很困難的。但是我們是偵察兵，困難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的。我們走了一夜，天氣愈變愈好了。這是糟糕的事情。我們成罵，——當然是用芬蘭話罵。並不是大家會說芬蘭話，但是，大家都會罵。

到車站了，車站後面是橋樑。

「應該繞一圈，」我對朋友們說。「假使有一人依着我們的腳跡走來，就讓追的人當着我們的面過去。那時我們來得及走開或是殺死他們，假使他們發現我們的話。」

我們作了兩公里的一個圈子，在離我們雪板五十米的地方躺下，在

側面佈置了哨兵。

我和三個朋友走到車站，現在我們只離車站一百步了。一切都平靜。人們走來走去。兵車在橋上走過。他們沒有看見我們。究竟是戰爭，死神總是在肩頭上。

天黑了，全隊都向車站走去，佔領好防地。我們兩人走到橋上去。三個兵士站在下面水塔旁邊，談着自己的家務事情。我們把炸藥放在橋的正中。藥綫很短，只可以點五分鐘。我這樣命令，要事情做得着實些。第一支火柴點着了，又熄滅了。我心裏想：「噯，當然，他們立刻要發覺了！」不，很靜。藥綫隨着第二根火柴又點着了，我們便走了。

五分鐘——不多呀。但是有時候五分鐘覺得有五年長。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四分鐘……我們已經躺下了，我看着錶。五分鐘……

呀，這座橋飛得多高呀！我們並不憐惜炸藥。它飛到空中，木塊像雨點似的從天上落下來，燃燒着。還很利害，是不是？他們爲前綫辦給糧的主綫被毀壞了十五晝夜。

故 事 之 二

決定用戰鬥去捉住「舌頭」[⊖]。普羅陀爾戈伐托亦湖的長長湖岸，是被芬蘭兵佔據着。假使從我們的陣地來說，在右岸，聳立着兩座兵營。好像那裏有很多駐防兵。但是即使有很多，——反正一樣，我們要擊潰他們，捉住「舌頭」。命令是這樣，而我的偵察兵很清楚地知道，什麼叫做命令。

這一次我把自己的部隊分成幾批。一批去射擊兵營，第二批去搶俘虜，第三批去掩護第二批。我就這樣地打算，這是一個好打算。但是戰爭終久是戰爭，在戰爭中有奇怪的事情。你計算到這個和那個，你以爲：「我是多麼聰敏」，但是戰爭要更加聰明。

我們幾乎沒有喘息地爬了兩公里。我們用臉把雪衝出一條溝來。但是一個月夜，自然在反對我們。離岸約摸還有八十米，當芬蘭兵用自動槍和手提機關槍開火的時辰，我命令不要回擊。我們在雲裏躲了好久，像安靜的白鼠，火箭。第二支和第三支，探照燈，後來一切都安靜了。

⊖ 店裏來對之詢問敵情的俘虜。

一個疲憊了的人有什麼可驚奇的呢！

我命令往回跑。怎麼辦呢？回去？但是，我們偵察兵，是執拗的人。往後，然後再往前，——要有韌性。

我們又往前走，這一次稍為北一些，比較靠近從立着營房的湖岸。但是一個詛咒的夜。我們中間的一個人碰着了信號鐘，六個小球突然燒了起來，我們把它們踏滅，但是已經晚了。又是警報，我心裏想：「芬蘭人馬上就要派偵察兵來，他們不會滑雪過來，因為他們怕碰着我們的埋伏兵。」

這是猜測，當然，但是，我是知道芬蘭人的，這是能夠幫助我準確地選擇一個埋伏地點的猜測。

我命令在雪地裏挖壕溝，稍為在滑雪道旁邊一些，我們躺下，等候野獸上陷阱。我們躺着包着，當然是各想各的，但是大家都一同想，希望事情早些發生。事情很快的發生了。兩個芬蘭兵從兵營裏走出來，順着監視滑雪道平行前進。他們幾乎就衝着我們的右翼奔來，當他們離我們五十米的時侯，我便開自動槍。他們躺下了，後來有一個兵爬起來，想逃走，我又開槍，打傷了他，他倒下，叫道：

「自己人！」

「我們也是自己人！」我用芬蘭話說。

「你們對自己人打得倒準啊！」第二個憤怒地說。「我們把你們當做俄國人！」我回答道。「這裏不知什麼地方，有俄國偵察兵在走動，我們被派來找他們的。」

我穿着偽裝的白衣，一直和他說芬蘭話，自己則愈走愈近，受傷的站起來，罵着。

「不應該跑的呀，」我對他說，「你一跑我就開槍，難道你不是這樣幹？」

我們給他包紮起來。我們把他身上的自動槍拿下來，好讓包紮起來便利一些，而另外一個人的自動槍早已掛左肩背後面了。

「好了，」我說，「現在你們聽我說吧。我是俄羅斯人，你們放我俘虜了。」

這好像黑夜森林中的閃電一樣。他們全都明白了，他們臉色變得很嚴肅。我們把受傷的人，放在後備雪橇上，拉着走，健康的一個則走在

前面，一句話也不說。到早晨的時候，我們已經到司令部了。

故 事 之 三

「芬蘭史詩」是一部巨著，它是在下萊里亞芬蘭地方寫成的。我自己就是寫成「芬蘭史詩」的那些地方的生人。魏納梅寧是一個偵察兵，年老而有經驗的人，他聽得見草在怎樣生長。當他歌唱的時候，魚游到河邊，風像狗似的偎坐在他的腳邊。我讀過「芬蘭史詩」，這是一本講述自然怎樣幫助戰鬥的書。我們是偵察兵，我們需要知道自然。需要瞭解它的話。你所經過的澤地，會阻止住敵人，假使你會讀它，像讀「芬蘭史詩」的話。

比方說，自然怎樣反對我們的故事——像關於大雨的故事。

偵察部要給予什麼任務，不反正都是一樣的？我們必須在別人的土地上走過三百五十公里，取得情報，炸毀那在他地圖上用紅色小圓圈所註明的東西。什麼叫做情報？這就是敵人所掩飾的真情。奪取敵人的這個真情，帶了這真情回到自己部隊裏——這便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是三個人出去的——巴寧、卡拉達亦夫和我。我們是穿了雪鞋出去的，因為是冬天，我們相信，回來得乘雪橇。我們在偏僻的地方越過戰綫，覆着雪的禿荒的岩石接待我們。

往前走的路——是一條路。往後去——完全是另外一條路。你往前走，你就得把你在地上所寶貴的一切都留在最後的國境綫上。你愛一個姑娘——你得忘記她。還有一點，你例假回家，你坐在老屋裏，孩子們胆怯地聽你講故事——忘記這事情吧，偵察兵，忘記吧！你是一個人在別人的土地上。你沒有名字。凡是認得出你的人，把他殺死。凡是妨礙你的人，得把他殺死。凡是猜疑你的人，更得把他殺死。

往前走的路——這只是事情的四分之一。

我們在深遠的後方渡過了三星期。我們做成了偵察部長所命令我們做的事情。我們奪到了敵人的真情，並且把這真情分成了三部分，以防萬一有失，一個人拿文件，另一個人拿照片，第三個人拿地圖和別的什麼東西。

當我們走上回來的路程時，雪已經是濕的了。雪靴木屨上的雪凍起

來了，變成了冰，走起來更加困難。似乎是回程第一個晝夜，這一個晝夜，比我們所希望的長一些。但是，後來終於走到了。我們作行軍休息，脫下衣服，把它紋了一下，然後又穿上。我們每隔一點鐘地替換腿襪。刮着北風，我甚至於在夢中都希望早晨結束，但是我們出來的時候，却開始一滴滴地落雨了。

我是生長在北方的。我已經三十歲了。這地方的春雨，大概要晚一個月才下。六月裏這裏有時也刮大風雪。但是現在却是下的雨——又輕又細，一分鐘一分鐘加強起來的雨，雨和風不時地打到你臉上。

偵察兵在遙遠的路上更移冬天做夏天是很困難的。什麼叫做雪？這是瞭解你的朋友。雪鬆的痕跡在山林之間旋轉着，下衝着，爲了不給追兵留痕跡，兜了一個圈子，突然又不見了。朋友改變道路。再過幾個鐘頭，我們便把雪鬆扒掉了。

脫鞋倒容易——我們把雪鬆扔掉了！現在我們一天只能吃一次了，路程長了三倍，我們走着，兩腿空談地陷到潮濕裏，要來迎擊我們，那時最容易也沒有的了，因爲可以從飛機上看出我們的腳跡。

不管它，我們走！再來八十公里，你要想起你是有妻子或是母親的了。同伴們將歡迎你，祝賀你從「芬蘭史詩」中稱爲「波希亦拉」之國的黑暗之國平安歸來。

這是回程上的第二個晝夜——單獨的一晝夜，充滿風和雨，雨和風。我們是穿着潮濕的棉衣，潮濕的襯衫走。麵包變成了糊漿，糊漿攪和起來變成冷粥，我們就和着雨把它喝下去。但是一滴雨都沒有落在文件上和照片上。

假使再能做次休息，當然要輕便得多。但是自從下了雨之後，這事情就不用想了。我們從頭到腳都是濕的，我們坐到泥地上，我們走着的時候逃開我們的冷氣，現在却迫近了，並且向每一個人伸來冰冷的手。

雨還是下着，但是我們的棉衣已經開始發硬了。冰袋套在絨絨衫上。椅子也硬得像石頭似的了。你穿着冰凍的雖然有質的衣服，握着細長的乾酒精的熱棒，寒冷已經像主人似的對你說話了。

我們走着，我們夢想河岸上炎熱的中午，七月的中午，天心一輪大太陽。地面上一個地方有火，可以在火旁把衣服烘乾，烘拱手，閉着眼

閒聊一會。某某地方有人穿着厚厚的羊毛襪，坐在爐子旁邊，長久地談天，同鄉人到草房裏來，懷着敬意地聽你講故事。向前，偵察兵！想親親的時候還早呢。離開祖國的土地還有六十公里。

第一個洩氣的是我們中間最年輕的一個，華夏·卡拉達亦夫，一個從十年級跑到戰爭裏來的孩子，他是一個很出衆的工兵。他喜歡說：「工兵一生只錯誤一次。」他是一個高大靈活的青年，對於偵察兵太美麗了一些，就是太顯着了。他走在旁邊，突然倒下，我們把他扶起來的時候，他說，他要稍為休息一會，然後再穿了雪鞋來追上我們。雪鞋已經埋在離這地方一天路程的雪裏。我扶着他的肩，看看他的眼睛。我明白這種感覺——是死或生反正都是一樣的時候。我對他說：「必須走，華夏。」他便走了，因為他知道：假使他跌倒的話，我們便要負着他走，那我們就更要更加艱重了。

我們往前走。我們甚至於有時唱歌——自然是低聲唱，因為在出差的時候總是低聲說話的；等回去的時候，甚至於聽見高聲的談話都覺得奇怪。我們沒有想到死——去他媽的死神吧！我們一面走一面吃罐頭食物，喝酒，走一公里，吞一口，作為獎賞，——血在太陽穴裏敲。我們脫下棉襖，單穿一件套衫，汗在我們的背上結凍，變成霜。

在前面是最困難的。巴寧叫住我的時候，前面是最好不要再想的事情。

爲了這種事情，他在營裏渡過三年——現在，當他得了兩個獎章的時候，最好是不要想起這種事情。他有一張闊而方的臉，粗魯的聲音，肌肉累累而有力的肩膀。他叫住我，默默地把肩背上的袋拿下來。他從袋裏又掏出另外一個袋——小的，抹膠的——就是放着文件和照樣的那個，把它遞過來給我。

「以防萬一，」他說，「假使我走不到的話。」

我可怕地向他叫了起來。

我向他喊叫了，雖然在出差的時候只能低聲說話，雖然我們是在離那最好現在不要想起它的地方兩步路。我說，我要殺死他，他朝我看，幾乎沉重的眼皮都抬了起來。他是在絕望中，但是我向他喊叫，我把放着文件的袋子拋在他臉上，他哭了起來，說道，他可以走到。

我們在往回走的路程上必須經過的那地方叫做神經之谷。是戰爭把

它這樣稱呼。我們必須在一條敵人可以看出其整個長度的小路上走五公里，沿着陡直的，細長的高阜。我們沒有力氣繞過它。再把我們趕到這條小路上。

我說——我們沒有力氣。但是當我們跌倒在地上並沿着這小道爬去的時候，力氣却出現了。是一個清早，或者是白天，或者是晚上。下着雨。德國人隨使用石頭就可以打死我們。但是他們却開了火。

我們過去了；他們發覺得我們晚了。我們還擊着，在小路的中央站起來。巴黎打死了一個機關槍手，我們便逃跑了。我聽見喊聲，並且自己也喊了起來，我不記得——是由於瘋狂還是由於痛楚。華夏倒下了。我把他扶起來，他受傷了。我把他扶起來，他又倒在地上了……德國人沒有追我們，離根據地不到三公里。我們走過去了。當我們走的時候，華夏又躺下了，我明白，他不能再站起來了。我們把他放在雨裏，抬着走，但是一時雨把雨披落滿了，它遠落在我們後面，然後又隨着足跡走來，平衡的雨帶着單調的聲音。我命令巴黎往前走，我自己跟華夏留下來。我把他安頓在石頭突出處的下面，讓他避避雨。

他和我告別，我答應他，等我們佔領了××，找到他母家的時候……他說：

「好在不是在那裏。」

他很高興是死在自己的國家裏，而不是死在模糊的波希米亞的國度裏。我們握了握手，告別，正像是朋友，正像是偵察兵在長久分別之前一樣。

他死了，過了一小時我也走開了——巴黎已經到了根據地。雨不下了。太陽出來窺視了。

必須趕緊，半死的，半活的，我向偵察部長報告我們出差的結果。我們什麼也沒有做——只是把我們所得悉的實情送達給自己人。海軍陸戰隊在A地登陸——假使我們沒有把真情送達給自己人，那就不會有。空襲汽車根據地——假使對大雨的鬥爭結果不是我們勝利，誰知道，也許，指揮部不決定去做。上星期載着兵士的輪船在挪威的一個峽灣附近開到底裏去，——我們既然沒有到達，它便到哩了。

這是一個普通的故事，敘述其關於世間最大的雨，最後終究也過去了。

故 事 之 四

我們是好孩子，十五個偵察部裏的好孩子。我們在森林裏，在山裏——在凡是參謀總長派我們去的各處各地尋找真實消息。我從十六歲起就開始尋找真實消息了。那時我是在芬蘭，在工作中。有一個姓阿霍寧的，把我告發了。他告發了我，我在監獄裏坐了四年。這是很單調的。有時候我想到阿霍寧。我希望他活着，健康着。我希望我能親手殺死他——稍為說幾句話便殺死他。他曾經是我的朋友，我送過他一隻錶，上面刻着：「留作紀念」字樣。後來我被交換了，我便回到了家裏。

戰爭開始了，發生了我已經講給你們聽過的和還有許多我將來什麼時候要講給你聽的事情。

這是不久之前，在七月裏的事情——我奉命派到敵人深處的後方去住兩個月，以執行一個任務，這任務，當然，我暫時不能說。給了我兩個月，因為這是很意思的任務，很有意思的工作。

我只帶了三個人——一個無線電生，一個爆炸手，還有一個青年，他是全隊中最會去掉哨兵的人。我們走了三晝夜和六十公里，越過了最前綫。這是可咒詛的地方：兩個湖，兩湖之間一條小道，全部是一無遮欄的，岸上有巡邏兵來來回回地走着。

我們注視這條小道注視了三小時。後來我們便在上面走了。當然我們是退着走的，那就是說，用背向前，好讓芬蘭人以爲我們是往回來。我們腳提得高高地倒退着走。這是可笑的。但這並不很可笑，因為四周都是埋了地雷的，並且是在夜裏，我們每分鐘都可能飛到空中。

我們走過去了。到早晨的時候，我們已經在戰壕那面遠處的地方了，在樹林裏作軍事休息。無線電生打頓了，後來，我叫醒他，因為需要把我們的座標報告司令部。我叫醒無線電生，突然看見兩個哨兵，一直向我們走來。但這並不是哨兵。這是軍官和他的聯絡兵——矮小的軍官和高身材的聯絡兵，兩人都拿着自動槍和刀。

當然，我們能夠殺死他們。但是爲什麼呢？我們還需要走得很遠很遠！我們必須像微風似的走過一個省份，然後再過一個省份——沒有痕跡，比鴻毛還輕。

他們沒有看見我們，他們愈走愈近。走在前頭的是軍官。他懶惰地拿出烟匣，打一個哈欠……我認出了他。還是阿霍寧。我有六年不見他了，他的樣子改了很多。但是即使不是過六年，十八年我還是認識他。

「用刀，」我這樣對無線電生說。我沒有說，而是做手勢——用刀堵住嘴。他明白了，點點頭。

這事情辦得很快。無線電生跳起來，用刀砍兵士，一同和他滾在地上。我們抓住阿霍寧，當他小孩子似的，把他的自動槍和刀拿下。可是他背靠樹地坐着，他又蒼白，又蒼老。他默不作聲，可見，芬蘭人離得很遠。

「你好，阿霍寧，」我對他說。「看，你已經是上尉了。真能幹，實在話。」

他默默地看着。然後說道：

「是誰？我不認識你。」

「我們曾經碰見過，」我回答道。「你曾經很好地招待過我。碰見老朋友真愉快。你結婚了嗎？」

「結婚了。」他說。「但是我記不得你了。」

「這倒沒有關係。我記得你。捨不得女人！是吧，阿霍寧？離開她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去，假使回得去，那還好。」

我們可以帶他走——上尉是一個很好的監督俘虜。但是我們有別種任務，關於這任務，可惜我一點也不能講出來。

「現在你認識我了吧 阿霍寧？」我問，當他稍為清醒一些，請求抽煙，我給他抽的時候。他點點頭，那就是說，認識了。這是很愉快的。我在他的身上搜查，搜到那隻寫着「留作紀念」字樣的錶。

「這隻錶走得準，阿霍寧？」我問他。「一定，很好，這是真心送的禮物。」

是該走的時候了，我便把他殺死了。我有別的任務，這是很好的，我可以把他殺死而不違反命令。後來我們把他們，阿霍寧和他的兵士掩埋了，並且把地方弄平了，——放上了灌木，青苔和青草，好像一切都和世界創造以來一樣。我們把他們掩埋了；像微風一樣，我們必須一個省份一個省份地過去，——一點痕跡都沒有，比鴻毛更輕。

我們在敵人的後方住了三星期，並且做成了參謀總長所命令我們做

的事情。我們找到了真情，雖然芬蘭人把它藏得很遠很遠。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受了傷，同伴們把我擡在肩背上走了十五公里，我要開槍把自己打死的時候，他們便罵我。他們很愛我。我也很愛他們。我們是偵察兵，我們不能不這樣。

★

政治指導員很不靜地講述着。不過時或有輕微的激動在他的臉上跑過，柔和的紅暈點綴着他的面頰，一個早已忘記的激進的細心的洪伏·西維爾斯卡亞的孩子又呈現在我的面前了。這就是他——對於這一點我早已不懷疑了。

「我曾經遇見過你，」我對他說。「你曾經在洪伏·西維爾斯卡亞住過，對不對？」

他奇怪：

「是。但這是很久的事情了。」

「很久了，那時你大概只有十歲。可是你那時就戰鬥了。」

他笑了。纖細的條紋染到灰色的，注視的眼睛跟前，看見過這麼許多事情的眼睛。一個戰爭的人坐在我們面前，報仇和真實的人。「我們是偵察兵，我們尋求真情。」就是爲了這個真情，我們全體人民從小到大才拿起武器的。

「看看錶看！」

他微笑着從袋裏拿出錶來，他打開錶蓋，我念道：「留作紀念。」

(林 陵譯)

『乾釘子』

(“СУХИЕ ГВОЗДИ”)

他坐在一間寬大的，正方的病房裏，在一張上面放着包紮材料和器械的小桌子前面，他穿一件襤褸的，上部破碎的襯衫，高大而闊肩，催促不安地望着我們。他的強有力的胸膛，包紮着一塊篩子洋布，很儉勞寬大的胸膛。在頸上，闊闊的亞麻色的鬚子下面，凝結着血。眼睛是灰色的，聰明的，注意的。

『小事情……稍微擦着了一點……』他用拖長的，深沉的聲音說，這時看護正試着弄開他的鮮紅色的布片，可是無法對付那緊拉過的緒，於是就用剪刀剪斷它，但在預備取去的時候，却看見了一縷在他潔白的健康的皮上流過的鮮紅的血，她用手做了繃帶。

『別怕，』他說：『拉吧。我已經把它，那傷口，塞住了。』

醫師走上前來，告訴外科看護，說他需要幾塊大的紗布，接着，並不用洗得很乾淨的，消毒過的雙手觸碰那骯髒的布片，祇向看護示意可以除去它……看護取去了繃帶……血緩慢慢地從那用一塊有層像塞子般塞住的傷口上流了出來。

『肺給刺穿了，』醫師說，他是一個瘦小而年青的人，但是在這個肌肉發達的身體面前，我們却突然覺得他並不十分年青了。『受傷之後，呼吸很困難吧？』

『很困難，』傷者同意，『簡直透不過氣。』

「可是您却說是小事。」

「否則又怎樣？瞧，我發生了的事情都好好的過去了。」他把右腰上的灰色粗布褲子再推得低一些，給我們看一條很像淡紅的凸出來的鐮刀般的大傷痕。

「這是什麼？」醫師問。

「我接受德國市議會議長的職位，」傷者笑了笑，「這裏在斯摩倫斯克（Смоленск）州，他們叫我做市議會議長……」

「那麼怎樣？」

「可是我沒有做成！……」他微笑了，大家看見他是一個樂天的人……

「那麼您是斯摩倫斯克人嗎？」看護問。

「是斯摩倫斯克人……」但是這時醫師已把注意移到那凝結在頸上的血，用小鉗子觸了觸，看見了一條由擦過的彈片所造成的深溝。他致力於研究傷口，談話中止了，祇聽到藥酒滲進傷口時傷者的呻吟聲。

「沾肉是怕藥酒的，」他說。

他得施手術；取出彈片，拉一拉那在進入傷口的空氣的壓力下收縮起來的肺緣。施過手術之後，把他移到預先指定給那些並不需要立時撤退的傷兵用的我們的農舍裏。在他的病狀表上醫師細細地寫着：他的左肺施過「開口的肺氣病」的手術，右面鎖骨下的頸部的表面傷已加包紮。上面，在填着姓名的地方寫着：柯洛勃柯夫（Коробков），斯吉邦·伊格那奇斐維奇（Стенан Игнатъевич），五十八歲，俄羅斯人，斯摩倫斯克州生，集體農民，非黨員。

晚上他的眼睛狂熱地閃着光，臉緋紅起來。體溫很高。他不要，或者不能，躺着。他一直在床上抬起身子，垂下了那雙對他的身材說來是不大的腿，把手放在膝蓋上坐着。他的手和他的關節的臉孔都似乎比身體黑和老，上面都突出着脈管。

「沒有躺的習慣，」他說：「我有生以來就不會病過。否則，一躺下去就爬不起來了……」

「但是您在接受市議會議長的職位之後，不是也躺過的嗎？」

「稍微躺了一會，」他又同意了，「可是已經險些兒爬不起了。」

這件事情，似乎，使他信服了。他躺到床上，安靜下來，這樣的安靜，以致我們都可憐起他來了。但是他應該躺着啊，看見了他眼睛上露出要請求什麼東西之後，我暗想：我反正不會准許他起來的。

「好看護，我這樣不會好的……請給我半小杯燒酒吧……」

「您怎麼，難道這可以的嗎！」

「可以的！我起誓，是可以的。您想一想！藥物對我是毫無幫助的。」

我覺得，也許，真的是可以的，他的聲音是這樣的堅信。

「瞧，醫師給您開的是葡萄酒。這可以的。」

他悲傷地揮了揮手。

「這些葡萄酒我是看不起的。好，這是您的事情。」顯然，他已經開始相信這裏真的不是他的事情，他不得不服從了。

「明天早晨就走！」他這樣自許，接着就昏迷不省人事了。

他通夜不安，說着變語。到早晨，體溫開始下降，由柔餘理髮匠剪過的濃密頭髮下面的前額變得溼潤而陰涼了。闊而大的鼻子的兩翼上出現了汗珠。當透過糊着水氣的冷玻璃望得見那些長着檸檬黃的透明葉子的不動地打着盹的樹木時，他張開了眼睛，掃視了一下農舍和睡在長凳上的看護員，說道：「我怎麼會落到這裏來的！」

「他落到這裏來」是非常的簡單。離飛機場不遠，近村子的地方進行着打麥的工作：一架德國飛機丟下幾顆炸彈走了。所不懂的是——它是探索飛機場呢，還是亂開那有高射砲火迎着它的城市的時候隨意丟下炸彈？斯吉邦·伊格那奇藥樞奇用一塊布片塞住傷口，女人中的一個用她的胸巾把它包紮起來。他沒有預備回家，還繼續領導突擊隊的工作半小時，直到他「昏迷去」為止。那時飛機場的包紮站上就奔來了一個氣息喘喘的少年，還派一輛坐着看護員的汽車來接他。

「不打中別人，祇打中我，」他自滿地說：「照樣，自然，是很清楚的。」似乎，他以為德國人是專門向他投彈的，我對他說起這件事情。

「也完全可能的，」他回答：「我使他們遭受損失……當然，這我是說着玩的，但是僅僅爲了市議會議長我就給過他們……」

門外傳來了急促的脚步聲。門開了，一個穿着棉馬甲的四十歲光景的婦人跨進了農舍。看見了對農舍說來是不習慣的東西：穿白衣的女人，覆着檯布的小桌子，躺在床上的傷者，她止住了步，用惶惑的聲音問道：

「我的當家的在你們這裏嗎？」雖然她已親眼看見他在這裏。

過了幾分鐘，脫下了棉馬甲之後，她已經幫助看護員燒茶，在丈夫跟前走動，詢問我們他的傷勢怎樣，講述在打麥完了之後她怎樣的在家裏把一切都按排好，到早晨就跑來打聽。

「我們是從奧廖爾（Орел）州撤退來的，暫時我們在這裏工作，」她說，「他把我，女兒和孫子先打發走，自己呢，說：『我會搭最後一列火車走的。』他，我的丈夫，是一個怪漢子。他說：『艦長是最後一個從指揮台上退走的。』他就等到最後一個。牲口趕走了，人們有的騎馬，有的步行走了，他呢，你瞧，却留下來監燒草堆上的稻草。我們的火車一開動，車站上已經開始把車廂趕去同另一節火車頭聯結起來，可是這時德國的飛機，像最近一次一樣，把炸彈投向車站，炸毀了車軌。列車不能開了。車站上都是小孩子和女人。我的那個，——誰，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她高傲地朝丈夫那面指了指。他躺着，現在頭髮和鬚子都已梳過，雙手伸在灰色的紅軍被頭上面，寬宏大量地，略帶一丁輕蔑地望着她。「唔；他拉着小孩子，幫助着做娘的人們，一會兒這邊一會兒那邊……夜裏也可以同人家一起走了，可是他仍舊回去。這就……」

「這就什麼，空談是沒有用的，得去做呀！」斯吉邦·伊格奇葉維奇厲聲說：「你來求過了就好走了。你去說，——突擊隊長自己明天就要來的。」

我出去送這婦人走，以便告訴她：突擊隊長無論是明天或是後天都不會來的，起碼要過一個星期，醫師才肯放他回家。

「天哪，難道我不明白嗎！」那婦人說。「你同他去談談看！祇要不違背他，你什麼事情都可以叫他做。」灰色的狡黠的眼睛詭詐地，年青地閃動了一下。「他是一頭蠻牛，可是人家有法子叫蠻牛車水的啊……他出過什麼事情，人家用刀子割破了他的肚子……可是他仍舊打發

了兩個德國人然後再走……」]

怎麼可以帶着這樣的傷走，難以瞭解。我決定沒法到村子去向那婦人打聽打聽。但是斯吉邦·伊格那奇葉維奇自己把這告訴我了。

「……我在他那裏做夥計。是一家鋪子，你要的東西都有。粗麥粉，糖，鹽，肥皂，釘子，皮……項圈，馬勒，——需要的一切；有整套的東西。大家叫他「馬爾蓋爾——乾釘子。」等——這綽號就像貼在他身上一樣：他那裏沒有不可以少種不可以少量的東西。人家對他說：「馬爾蓋爾·新薩樓奇（Маркел Назарыч），你給我秤的麵粉斤兩不足啊。不到半磅，」這，」他說：「粉乾了」……「好，」人家說：「麵粉乾了，鍋還說得通，可是釘子難道也會乾的嗎？」所以人家就給他起個綽號「馬爾蓋爾——乾釘子。」他本人的樣子也像一枚彎曲的釘子，——一個不死的卡希切伊（Кашей）①……

「我，自然，做事都迎合老闆的意旨：「你不可以這樣的狂放，斯吉邦！你瞧，我是怎樣秤的，懂嗎！」我，自然，從小就是一個懂事的人。他很得意。老闆秤得份量不足，我也揀做。「好，」他說：「你會有好處的。你將來會成爲一個商人，我會同你合夥」……有一次我在村子裏走，聽見人家說我的老闆：「馬爾蓋爾——乾釘子。」我想，他們說得很對……

「這個時候我愛上了一個姑娘。近來我是老了，可是以前我簡直就是一個斐魯斯蘭·拉薩列維奇（Еруслан Лазаревич）②。我開始追求她。她像蛋兒又漂亮，又會做事，跳舞，笑——全都很美。我們那邊有一個小地主，——她就在他的牲畜棚裏做事。這樣的眼睛我一生中沒有再看見過：她望着，眼睛會使人覺得溫暖。我想，怎樣去討得她的歡喜呢？我——是個笨一樣的笨人。看來，我得學會跳舞。我開始留心城裏的夥計怎樣跳舞：跳得真好，我不能適應。在城裏，在羅斯拉夫爾（Рославль），我有一個表兄，也是做夥計的。「你，」他說：「瞧，這樣學：你要學波爾卡舞嗎？你重複的說：一，二……一，二；懂嗎？」這真不錯：你一唱，腳自然動起來了。如果是華爾滋舞，那麼：一

① 不死的卡希切伊——俄羅斯會話中的一個愛錢如命，兇狠不死的老頭子。

② 葉魯斯蘭·拉薩列維奇——俄羅斯古代傳說中的英雄。

「二，三！確實的，這樣你就會轉起來，什麼音樂都不要。你聽，有分別的嗎？」斯吉邦·伊格那奇葉維奇喃喃呼起來：「一，二，三！」

「我學會了！我穿得乾乾淨淨的，可是她穿都不穿。這是怎麼會事？有一次晚上我向她解釋：「我不是說笑，我要結婚，我要一個老婆」·她只是笑。「別笑，」我說，「別驕傲。你很好，我也不比你差啊。定定下吧」。「我已經細細看過了，」她說，「小蘋果上有一點虫蛙」。「真的嗎？可是你仍肯肯嫁給我嗎？」「不，不嫁，你有一個很不好的混名」。「什麼混名？」我問，「我又不是讓人家亂叫亂喊的狗……」「馬爾蓋爾——乾釘子。人家把你也像叫老闆那樣叫的。」她逃了。這對我好像是晴天霹靂……

「你以為我馬上就明白這種事情嗎？那個，沒有馬上就懂得。有一年多我更變本加厲，從人家那裏替老闆搜刮淑洛特尼克（Золотник）^②：以前都是用磅和淑洛特尼克的。我獸性化了。人家已經當面叫我「乾釘子」了。我心裏出現了一種憎恨，我還是吊死的好——良心有愧的啊。可是馬爾蓋爾却在城裏大加稱讚，說設計很好；他什麼事情都交託我，他很信託我。那個時候他替自己造了一所兩層樓的鐵屋頂的房子。

「有一次瑪麗奴希卡（Маринушка）^③到店裏來買糖——砂糖。我伴着她呢，似乎覺得難為情地，望着一邊。「您瞧，」我說，「準確的！」她瞅了我一眼……我走出了櫃台，到了她的跟前，說：「如果境况不佳，你不後悔嗎？我會丟了一切娶你的」……她懼怕起來。「你怎麼啦，斯吉邦！我嫁人了一個月了。這是丈夫差我來買糖」……「那麼，」我說，「您的生活甜蜜嗎？可是我怎麼好呢？」」斯吉邦·伊格那奇葉維奇沉默了半響，回憶着。

「在那一天我打了馬爾蓋爾，彷彿我自己做了傻子是他有罪似的。這時我做了很多惡作劇的事情。後來我的生活經過了無數的波折，我也參加過對德戰爭，當我回來的時候，人家還記得那混名。「乾釘子」，他們說，「回來了。」可是從不死的卡希切伊身上也找到了鴨子，鴨子身上有一個蛋，蛋裏頭就是卡希切伊的屍骨！唔，這時我不撒野了。」

② 淑洛特尼克——舊俄重量單位，等於九十六分之一磅。

③ 瑪麗奴希卡——即斯吉邦所愛的姑娘。

我開始把自己表現在工作裏頭——事業以全速力進行着。我結了婚——有了孩子。祇有一樁：我看見馬爾蓋爾的房子就刺眼，僅僅是這樁事情。我從戰場上回來，心裏想——燒掉它，就完事了！不，不能夠。我們不是自己決定把它變作學校嗎……「好，」我想，「在你沒有消失以前，你就站着吧。」那個混名我已經不大聽見了，不大聽見了。我恨不久人家就會忘掉的。雖說是偶然，可是也還有人說。「這——」

「當德國人臨近村子的時候，我就打發自己的家人同我們的集體農民先走，我自己呢，去燒草堆：稻草很多。簡直手都提不起來，但是不得不……燒得一堆都不剩之後，我才採荒僻的路經過村子到車站去。」

「我走到馬爾蓋爾的房子跟前，天已經昏黑了。「怎樣，」我想，「現在總可以燒了：用不着把這樣的房屋留給德國人的。你，該死的，不會站在地上了。」於是我跨進了院子。」

「我望見屋子前面停着的車子並不是我們的，而是德國人的。難道有德國人嗎？是他們！一個他們的兵士從台階上走下來。「站住！」他喊了一聲，把槍轉向我，

「「噢嘿，」我想：「這個機會不能放過。」我走進院子，彷彿我是回家一樣，毫不怕他。他不開槍，祇望着我。槍仍舊向我瞄準。這個時候從屋子裏走出一個虛弱的，瘦削的人，像是軍官。那個兵士就向他報告。軍官對他說了一句什麼話。兵士走到我的面前，拍摸我的衣袋，搜查了一會——沒有找到什麼。軍官就用俄文對我說：「到這兒來。」

「我走進了屋子：坐着一個威嚴的，胖胖的德國人，官職似乎比那個瘦弱的要高。在凳子上……我的媽，竟坐着一個矮小的城裏人。「噢嘿！」我想：「你竟是這樣的人！賣國賊！」祖國對他這種卑鄙的小人算是什麼？」

「那個德國長官一面點着我，一面問那個城裏人，軍官做翻譯。」

「「您以為他怎麼樣？也許，他可以做市議會議長？」

「「我絕對保證，」他回答：「在這所屋子裏住過一個受人尊敬的商人，馬爾蓋爾。那薩者維奇，這個人做過他的夥計。老闆把他當做主

⑩ 這幾句話係俄羅斯童話中的話，曾即康卜希切伊那樣的人也終於要死掉的。

右手看待的。」

「「啊，你，」我想，「上帝什麼時候會饒恕我的罪？」我覺得，我心裏的憤恨沸騰起來了……」

「「喂，你聽着，」軍官說，「你就在你們村子裏做市議會的議長。你要留心，要準確地執行德國司令部的命令，關於一切反抗的情形你得報告德國司令部，那就是說，報告我。」我聽見他對那個城裏人說：「他的樣子倒像是政府的代表。」你瞧，他們等我呈遞國書呢！好，我就給他們看看我的國書。我開始搗亂了。我已經不記得事情的經過怎樣了。我把兩個德國人都打倒了。等我神志略定，——發覺我竟握着手槍：就是說，我也用槍柄打過他們。他們放過槍，可是在混亂中都偏過去了。我站着，摸摸自己：一切都完好，祇有肩上了受了傷。可是這時那個城裏人却從桌子下面用短劍割破了我的肚子。」

「應該走；可是我的事情很糟……我在窗子上頭看見一枚針，那邊還掛着鞋底綫。我就把我的傷口縫了起來，紮上一塊毛巾，走了。下石階的時候我祇得爬。我後來雖然站了起來；可是仍舊不能走。我望見——那個兵士已經在台階旁邊被打死，站着我們的農夫謝妙（Семен）。他的臉色蒼白變得通白了：

「「我們走吧，」他說，「斯吉邦，伊格那奇葉維奇，你靠着我。可惜我祇滿足了最後一幕……」

「「你看見，」我說，「我怎樣把他們幹了的嗎？……」

「「看見的，」他回答，「稍微看見一點的。啊，我一生都忘不了你怎樣給割破了肚子。我以為你死了。我沒有走進屋子，——我回頭望望，有沒有人起來。開過槍的。沒有，暫時看不見人。」

「我和他好容易走到車站——火車已經預備開了。他和司機把我放進火車。燒房子沒有成功，可是我一看見德國人，我的心就為他們停止跳動了……」

斯吉邦·伊格那奇葉維奇仰倒在枕上，滿意地說：

「以後就再也沒有人記起「乾釘子」了。」

（水 央譯）

蘇霍普留葉夫

(С У Х О П Л Ю Е В)

這是在戰爭初期的時候。我們在西德維那河沿岸守住陣地，阻擋德國人的狂烈的攻擊。他們用迫擊砲彈向我們的步兵轟擊，我們這些砲兵怎麼也捉摸不着他們的迫擊砲陣地。於是我第一次知道，德國人是有流動的迫擊砲的。

隨着夜色的來臨，德國人停止砲火，直到天明，他們完全自信地躺下睡了，以為明天是對付得了我們的。那時候德國人打仗完全是很舒泰的。他們這樣的深信我們要戰敗，這樣的輕視我們，他們覺得戰爭好像是到莫斯科去的短期旅行。

但是在這裏維維弗，他們碰壁了。我們給他們看了顏色。夜裏，我們一刻不停地以砲火把他們掃蕩，當他們步着要見莫斯科的時候，我們用砲彈來孝敬他們。

有一天早上，德國人忽然以瘋狂的砲火轟擊一處小樹林，所有的樹都給轟去了，然而這樹林裏是沒有我們的軍隊的。我得到報告，說造成這一次砲轟空地的是紅軍偵察員尼古拉·蘇霍普留葉夫。

我叫他來見我。我指揮這一團已經是第三年，所有的砲兵差不多全都熟悉了。蘇霍普留葉夫沒有特出之點。這是一個努力而盡責的偵察砲兵，像他這樣的偵察砲兵是很多的。他是塔姆波夫州人。

他來了。像平時那樣的拘謹整肅，眼睛裏露出狡猾的火光。塔姆波

夫的平常的鄉下人都是這樣的。你瞧，他還來說，我會耕田，會唱歌，我會盡自己的責任，我沒有失職，我會的就是這一些。

「哦，請您告訴我，蘇霍普留葉夫同志，您是怎麼逼迫德國人放砲攻打空地的。」

「這是副排長把我刺激起來的，少校同志。他說：『蘇霍普留葉夫，你打仗很盡職，但是好像是例行公事，不是赤胆忠心地來做的。』我聽了大為不快。『怎麼例行公事？』我說。『我不是受了僱傭來打仗的，我照着誓詞應負責，我沒有做過什麼失職或者懈怠的事。』可是他還是堅持自己的意思說：『你打仗應該不要像在德維那，像在別人的地方，要像在自己家裏一樣才是。祇要像在家裏，你就一分鐘也不能安定了——，一會兒拿斧頭，一會兒拿鋸子，還有你想得出的別的什麼東西。莊稼人夢裏也是在耕田的……』

「我們這樣一談，我給刺激得睡也完全睡不着了，少校同志。我騎着馬想我家裏的一切事情。我在家裏的時候，的確是喜歡做事的，在我手裏常常有一切的事情在做，任何事情我總能夠盡力做到，夜裏總是反覆地想，怎麼可以做得更好，我而且是全村中愛開玩笑的人，有一次您知道我想出了一件什麼事情？」蘇霍普留葉夫用手掌遮住嘴，笑了一笑。

「我們大家互相爭論；那一個工作隊在一天一夜中耕田耕得多？我那時候是工作隊長，另外一個工作隊長是吉倫季·梅許金。爭論的時候，大家都在場，我們談好以半桶大德加作賭。我說：『你們不要跟我們攪吧，吉倫季·巴夫萊奇。我們能做得比你們多出兩倍。』耕到天黑，成了個平手，吉倫季·巴夫萊奇努力了一下，沒有落後。卸馬的時候，取笑我：『拿半桶酒來吧，驕傲的傢伙。』我揮揮手說：『好啊，我們明天喝吧。』哦，於是大家躺下睡了，可是夜裏我把我自己的人叫起來，說：『駕馬耕地去。』——『你怎麼，瘋了嗎？』他們問我：『黑暗中什麼也看不見呀。』——『我們可以生篝火，』我說。『夜裏我們不睡，那末明天可以讓吉倫季·巴夫萊奇高興高興了』……早上大家起來一看，我們耕地的成績，不多不少，剛剛多出一倍。因此吉倫季·巴夫萊奇祇好給我們半桶酒。那時大家笑得多厲害啊！那是在家裏……可是這裏是戰爭，給你命令，你就執行。然而副排長的話刺激了我，我騎着馬，戰爭怎麼可以和家裏的工作一樣看待呢？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我

爬到一棵橫樹上去，少校同志。那棵橫樹很高，轟出在全森林之上，我爬到頂上去搖擺。哦，德國人，猜測起來，這是應該會看到和斷定我們這裏是偵察站的。他們向這小樹林發砲轟擊。我從橫樹上跳下來，走開了。過了一會兒，等到靜止了，我又爬到另外一棵橫樹上去搖擺。德國人毫無動靜，一響不響。於是我拿出望遠鏡，放在太陽光底下，使玻璃發出光輝來。德國人又發砲了！我笑死了。他們向這些橫樹轟擊了大約有兩個鐘頭，所有的樹都給轟爛了。算算，砲彈放了有一百多枚，轟下的木柴，足夠一年生火之用……我回來報告副排長同志：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您現在可以看看我不是例行公事的工作了。他生氣地罰了我兩崗。因為我報告的時候帶着嘲笑的样子，我又錯了……」

我稱讚了蘇霍普留葉夫一番，責罰當然也撤銷了。過了一天，得到報告：說蘇霍普留葉夫打死了八個德國人。我派人去調查，真的，那小林子裏躺着八個德國人。我問蘇霍普留葉夫，他一個人怎樣對付他們這幾個人的。「我在矮樹林中監視了一夜，」他說，「後來用手榴彈扔上去，事情很簡單。」

有一次夜裏，射擊起來了。德國人竟在夜裏射擊了，我很奇怪。而且又無把蘇霍普留葉夫帶來見我了。原來他把許多罐頭掛在德國人的鐵絲網上，在夜裏發了警報。德國人以爲我們的步兵進攻了，所以開火還擊，而蘇霍普留葉夫走開到別處發警報去了。德國人就此這樣射擊了一夜天。浪費了幾千顆子彈，蘇霍普留葉夫笑了。

「我把他們騙得多好，少校同志。」

我看了一個漢子可愛極了。我說：

「蘇霍普留葉夫同志，這裏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給你做：要你帶了行軍電話機到德國人的防地上去搜索這些可惡的迫擊砲。您把它們找出來，打電話來報告。」

他隨身帶了行軍電話機走了。過了大約三個鐘頭，傳來消息：

「我看見了德國人的迫擊砲了。」

於是我們派了一營兵去，後來又派了第二營，第三營，都是在夜裏。白天蘇霍普留葉夫搜索，夜裏我們用砲火攻擊，所有的迫擊砲都默不出聲了。

有一次，有人領了一個老太婆來見我。她是德國人那邊來的，她給

我一個字條。上面寫道：「某某砲兵團團長少校閣下。我是步兵團團長浮士德，我提議我們在夜裏不要互相騷擾。戰爭，白天已够。夜裏是上帝留給人們休息的。」

我們笑了，各砲台上的人大家都讀了一遍。砲兵們寫了一個覆信：「我們夜裏不來騷擾你們了，假使你們回到德國去睡覺的話，不過在這裏，你們應該知道，我們是不讓你們安睡的。」

把覆信交給那老太婆之後，她含著淚：「我不到這些墳地那邊去了，我要留在這裏。」她哭了，後來她想起她家裏的小豬沒有餵食料，所以還是去了。

過了幾天，我們已經忘記了那一個老太婆。有一次有兩個砲兵指揮員來找我。這時蘇霍普留葉夫在我的土窖旁邊。「你們從那兒來的？」他問道：「我們是從鄰近的部隊中來的，」他們回答道。蘇霍普留葉夫是知道鄰近的部隊裏的人的，差不多所有的指揮員他都知道，可是這幾個卻第一次看見。他覺得這很可疑，他把團參謀長叫來。參謀長把這兩個指揮員請進土窖裏去，檢查了文件，——似乎一切都沒錯，我的參謀長是一個善於識人的專家；看人很有眼光。說了許多話之後，他明白了，在他面前的是德國間諜。他解除了這些「客人」的武裝，他們承認他們是奉了浮士德的命令來暗殺我的，——在這以前，他們很討厭我這一個砲兵團。這任務他們是從第一營營長那裏得到的。

我喚出了蘇霍普留葉夫，說道：「找到這個第一營營長，我要問他談一談，您能夠嗎？」

「好，去找第一營營長，」蘇霍普留葉夫回答。「祇是為這樁事情，請您准許我帶五個比較靈活些的人和三天的期限。」

過了三天他帶來了一個德國上士。這樣長的一個人，可是還像小孩子那樣的抖索着，他一聲不響。我用種種方法——他仍舊像魚一樣的說話。我命令給他一杯伏德加。他喝了就睡了，等到醒來，已經成爲一個會說話的人了，他說他是第一營來的。

「你們的指揮員的盲障在那裏？」我問。

德國人指了指頂梢不全的一株縱樹：

「在那株縱樹下面。」

我對蘇霍普留葉夫說：「您看見縱樹嗎？」

「看見的，少校同志。一切都明白了。十個戰鬥員和兩天的限期。」

這天夜裏他走了。他們從後方爬近官障，把一件油布雨衣罩住了哨兵，無聲無息地就把他結束了。蘇霍普留葉夫走進了官障，那邊有四個軍官。自動槍對他們瞄準了，他們喪魂落魄到這種程度，甚至於都不動一動。偵察員用綑帶把他們包圍住了他們的嘴，用手巾綁起了手，把他們帶走了。

我望着，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我的面前站着四個德國軍官，他們旁邊是帶着他的塔姆波夫的狡笑的蘇霍普留葉夫，——似乎在說：瞧，我是這樣的一個平凡的農夫；看看像五戈比的角子，可是我却值一百個看布。

德國的營長說道：「我知道我沒有生望了。我請求一樁事情：請給我見見你們的團長。」

我穿着油布雨衣，符號看不出。參謀長拉開了我的雨衣，說道：

「來賞看賞看我們的團長吧。」

德國的營長立正了，把手放到帽舌上行禮，其餘的人也張大了眼睛凝望着我。我對他們說道：

「你們別望着我，去望他吧。」我指指蘇霍普留葉夫。「他更可怕。」

「這是誰？」營長問。「塔姆波夫」一個普通的農夫，樣子像五戈比，却值百萬金。」

德國人望着他，蘇霍普留葉夫祇是笑：似乎在說，祇要我一發揮全力，我還不止能玩這樣的花樣哩。

我面望着他，一面嚙想：我們不可能不戰勝的。

（白 公 昇）

伊里英珂夫

(В. ИЛЬЯКОВ)

火 花

(И С К Р А)

特季半姆(Трофим)祖父有耐性地在教葛里沙(Гриша)古代的取火藝術。祖父以左手大姆指把一小塊乾燥的火絨按在一片燧石上，用一片鋼在石頭上敲擊，——姆指下竄出一縷藍色的煙，屋子裏散開一陣灼熱的火絨的好聞的氣味。祖父以短促的老人的呼吸吹旺那火花，葛里沙驚愕地盤問：

「祖父，火躲在哪個地方？在石頭裏嗎？」

「不，孩子，不是在石頭裏，石頭是冷的，你摸摸看。」

葛里沙把那微現玫瑰色而鑲着一條條紫羅蘭色的條紋的石頭，手裏舞弄着那邊沿給打得發光的鋼片。

「也許，在鐵裏面吧？」

「鋼比石頭更冷，孩子，」祖父調皮地眯着偷次的眼睛說。

「火在哪個地方，我可知道了。在火絨裏！」

「也不在那裏，孩子。」

「那末它躲在哪個地方呢，老爹？哦，快些告訴我，」葛里沙踢着祖父不放，他好奇得發火了。

祖父伸出那又大又厚的握着拳頭的手。

「這就是火躲的地方。」

葛里沙分開祖父的手指，不高興地說。

「你騙人，這裏什麼也沒有……」

「有的，」祖父說着，揮起手來，打了一下就打出火花來。「瞧，火花在什麼地方，——在人的手裏，孩子！手又能造屋子，又能在窗下種白樺樹，又能劈柴，又能在田裏播種糧食……它的力量多麼大呀，孩子！」

葛里沙尊敬地看看祖父那隻又黑又乾燥的手，手上長着白色的毫毛，粗大手指的關節上長着贅肉，指甲像鈎一樣的彎曲着，而且這樣的堅強，好像可以用它們來拔出釘子似的。

「哦，你自己試試看，」祖父一面說，一面把燧石給葛里沙。

但是正當葛里沙揮起手來的時候，街上傳來一陣射擊聲，喊叫聲，馬蹄聲，祖父向窗外一看，臉色變白了。

「德國人！跑到巴爾蘇答（Барсучий）去吧，孩子……跑吧，不要回頭看！」他急急地低聲說，把孫子推出屋子。「等在那邊，什麼地方也不要去……」

於是葛里沙跑去了，他祇聽見後面劈劈拍拍的射擊聲，號泣聲和女人的哭聲。他知道德國人是什麼東西：他們奪他的母親，一個又愉快又親熱的忙人，不知帶到什麼地方去了。葛里沙跳跳奔奔地越過母親種了蔥和紅薯苗的小田。雖然他很害怕，但是還是竭力使輕奔捷走的腳不要踐踏到。他的口袋裏響着孔噐地響着一些鐵東西，燧石，折疊的小刀，鐵皮的牙粉匣子。

葛里沙整天坐在林子裏的棕樹底下，看着那在村子上空升起來的一卷卷黑煙，嚇得發抖。晚上想睡，他到家裏去。但是他愈走近林子，他愈覺得怕起來：他看不見房子，棚屋，井上的吊水架，看不見那以前豎在房子旁邊把長長的柅杖垂在屋頂上的白樺樹，——村子消失了，祇矗立着煙滿着煙的爐子和冒着燻鼻的藍煙，散出悽涼的焦煙的氣味。在有一枝倖免於火的小柱子上躲着一隻小貓德魯若克（Дружок），他如怨如訴地咪咪嗚嗚叫着，用那個恨的大眼睛望着葛里沙。釘在柱子上的一塊木板上以又黑又大的字寫着：

「所有的布爾雪維克都將受到這樣的懲罰。」[⊖]

葛里沙呆呆地看着這些莫明其妙的話，看着那冒着煙的餘爐和以前

⊖ 原文這句句子有許多文法上的錯誤，中文不易表達，所以免了。

在母親手裏的時候總是乾淨發光而現在給打得粉碎的碗盞，看着他從前和祖父一同蓋着皮衣睡在上面而現在倒塌的坑末，——他以為他在做一個不祥的夢，但是祇要把祖父叫來，一切都會過去的。他喊道：

「祖父——父！祖父——父！」

沒有人回答。那小貓咪咕咕地叫着。像蛇一樣的黑色的鈴鏢在四面噓噓地響，閃着飄很很的紅眼睛。葛里沙從柱子上把貓拿下，放在懷裏，到巴爾蘇塔去了。巴爾蘇塔——這是在森林裏有一個專及着松樹的砂泥的小山的名子。從前他和祖父上那兒去捕獾，牠們的脂肪，據祖父說，是可以使人避免一切疾病的。

葛里沙在戈裏到了巴爾蘇塔，他相信到早上，祖父一定會來的。他躺在砂坑的底裏，把德魯若克揀在自己身邊而入睡了。但是早上，第二天，祖父都沒有來；於是葛里沙哭了，現在祇好猜想祖父是燒死了，祇有四年級學生的他，葛里沙·薩伏斯金（Григорий Савоськин）一個人活着。這一個念頭使他停住不哭了。

我一個人了……一個人了……一個人了……——葛里沙低聲說，他竭力想明白這些話的意思，但是想像不出他完全一個人的時候將怎樣過活，在邊僻的森林裏，沒有家，沒有吃，沒有祖父，沒有朋友。他今天，明天和過一個月以後要一個人就在這森林裏，沒有人將給他麵包，牛奶，但是森林還是要日日夜夜呼嘯，飛禽還是要用牠們自己的言語談話，祇有他葛里沙·薩伏斯金沒有人可以說話，祇好老是沉默，沉默了……到鄰村裏的村民那兒去呢？然而那邊也有德國人……而且祖父命令他不能離開這裏到任何地方去……

他的思想給那小貓的咕咕聲打斷了，葛里沙高興了，他捉住了牠，把牠揀在自己身上，低低地說着愛撫的話：

「我的德魯若克^①……我的好德魯若克……你要吃嗎？不要哭，德魯若克……你這傻瓜。嚇壞了……我馬上餵給你吃東西。」

軟弱的人看見自己旁邊有一個更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東西的時候，他是會變得稍微堅強些的；對於較弱者的責任感還使我們剛毅起來。所

① 德魯若克（Дружок）這一個字其實在俄文中是小朋友的意思，這裏把它叫做貓的名字。

以葛里沙忘記他要吃了，他開始捕捉蝴蝶給德魯若克吃。葛里沙覺得很奇怪，那小貓甚至還吃一種草。葛里沙把它嚼嚼嘗嘗，是苦的。小松樹的柔軟的嫩葉尖端比較好吃些——有點酸而富於汁液，它們可以解渴。

「不要緊，德魯若克，快要長葉子，菌和硬殼果了。我們到那時候就活得下了，」夜裏在他的坑底裏安置的時候，葛里沙安慰小貓，但是德魯若克忽然嗚咽起來，如果他受了什麼驚嚇總是這樣的。

傳來一陣悉悉率率的聲音，後來又是一陣豬叫似的聲音，接着又一切都沉靜了。

「這是糞，」葛里沙猜想。「嚇，你這胆小鬼，」他真惱地對他那發抖的朋友說。「我們捉住了糞，我們就有脂肪了……」

黎明時分，他給一陣震耳欲聾的吼聲所驚醒。「熊！」葛里沙想了一想，他迅速地攀援到樹上去，記得有一次祖父也是用這樣的方法避開熊而救出他的。葛里沙從松樹上看見一頭黑牛。牠哀鳴着，四面望望，葛里沙雖為情起來了。他從樹上下來，走到那牲畜跟前，那牛好像對這小人很高興，牠跨一步迎上去。牠要人，因為牠的乳房漲滿着奶而沒有人給牠擠，奶使牠很脹痛。

葛里沙把嘴脣貼在乳頭上，快活地吞着暖熱的奶，那牛馴順地站着，舒適得搖着尾巴。葛里沙在鐵皮牙粉匣裏擠了一點牛奶，餵給德魯若克吃了。

「哦，兄弟，現在我們是居民了！」他一面用手撫摸着牛，高興地對小貓說。「現在我們奶牛也有了。」

葛里沙的生活立刻充滿了平常的心事和工作了。「要給奶牛設一個牛棚，要不然是要跑走的，」他想到。他揀了幾棵互相長得很緊密的松樹，樹中間的空檔用柞枝編了起來，把牛趕到這牛欄裏！夜裏他用手摘草給他預備食料，第二天那牛自己到家裏來了，知道有香噴噴的草料在等他。

空中烏雲密佈，下雨了。葛里沙坐在樹底下淋濕了，他回憶他在母親和祖父那裏時的幸福的生活，寒噤和難過的憂愁使他戰慄起來。他想起祖父能做一切的熟練的手，指甲鉤形的手指……

「瞧，火花在什麼地方，——在人的手裏，孩子！」他記起了，驚

攪地擦揆他那些袋，——一切都在：銅片，燧石，甚至於那一小塊火絨。
• 於是在巴爾蘇塔山崗上升起愉快的煙。葛里沙在火邊取暖，他思量着以後怎樣生活：

「第一先要造一所屋子……要不然在雨裏和在冷天是挨不過去的。在自己的屋子裏要好些……怎麼可以呢？在自己的屋子裏——不是在露天……而且可以關門……」

他在林子裏找到些看樣子像是好久以前伐好的木材，它們已經發霉了，但是很重——他的氣力不能勝任。他想了很久，怎樣把它們拖到巴爾蘇塔呢？於是他回想，集體農場裏的人怎樣生活，怎樣勞動，怎樣舉起重物，後來又怎樣駕着牛耕種，因為德國人把所有的馬全都趕走了，葛里沙積極地從事建設。他用柳枝給奶牛編了一個頸套，穿到一些頭上有粗枝的粗柱子，把它們裝牢在頸上和拉住了奶牛的角而走去。他把木材放在粗柱子上，那牛就把它帶到巴爾蘇塔去。在路上，馬具刮壞了許多次，但是葛里沙耐性地用樹皮把它束起來。他把木材放在沙坑上，結果成了一個鞏固的頂蓋。他用柳枝編打了門，他隨手把門關上的時候，覺得自己好像在家裏一樣了。

葛里沙回憶人類生活的全部經驗——母親，祖父和柯茲洛夫卡（Козловка）的全體居民的經驗，——這些人勞累活躍起來，他們以意見和技藝幫助葛里沙。他給自己結草鞋；他採菌來曬乾，照母親從前那樣的做；他的單角裏的小山似的硬殼果堆一天一天地增多起來，他在空洞裏找到了野蜂，他照集體農場養蜂工人古茲米奇（Кузьмич）所做的那樣，噴煙把牠們趕走，取出蜜來，他的臉腫了好幾天。他的手粗了，手指上也長起像祖父所有的那種鉤狀的適於攀援的指甲。他覺得很奇怪，他的記憶力保存了這樣多的生活瑣事，這一切他從前住在村子裏的時候好像是不介意地放過的，這忽然在這裏巴爾蘇塔活了。他學會了製造磚瓦和自己砌了一個小炕床。他用柳葉編結了一個籃，以便給牛帶草。沒有一分鐘他空嘗不做事，他準備冬天的來到。

他拿木棒在攔柵的洞口守候了六天，等到有一隻攔柵到飲水槽裏去時，他猛烈地一下把牠擊昏。但是那攔柵咬了他的腳。他們鬥爭了好久，——大家爲着自己的性命，——一直到最後人勝利的時候才止。那攔柵原來

很肥，葛里沙好容易把他拖到自己的屋子那邊。他蒸脂肪，把皮做了一件皮背心。他用糞油塗在腳上的傷口上，傷口不久就結好了。

葛里沙沒有留心冬天怎麼來的，——時間在工作中過得如此快。初雪旋舞了，後來掉下濃厚的雪來，四周一切都蓋着白皚皚的雪帷幕。那奶牛在林子裏徘徊，在雪底下挖出發綠的草和漿子。——葛里沙沒有把費了很大勞動採來的草料給他吃，他知道還有更飢餓的時候要來到。有一天，那牛沒有回家。葛里沙出去尋牠，祇發見角，蹄和給與吞食過的肋骨。

來了惡冷的日子。葛里沙差不多不出他的小屋子了。他坐在炕床旁邊，聽着風雪的呼嘯聲，這時來了一個他已經無力克服的敵人——懷念人的愁思。他在噓噓的風聲中覺到人的聲音，在嘩啦啦緊縮的霜的簾幕中聽見腳步聲。他開門，緊張地向黑暗中望去，但是沒有人……祇有在夢中才有人到他這兒來：祖父指點應該怎樣生爐子才可以又暖熱而柴燒得少；母親洗滌碗盥，給他梳頭髮，烘餅；朋友們來和他遊戲……早上愁思更有力地壓迫他，引起了莫大的創痛。德魯若克一還睡著，葛里沙也不和他說話，——他渴望着人的話。他知道遠遠裏什麼地方有村鎮和城市，那邊有人住着，他們不知道在渺無人煙的森林裏，埋在地裏住着葛里戈利·薩伏斯金——柯茲洛夫卡三百四十二個居民中的最後一個，沒有人和他談談他一個人周圍呼嘯着林子和奔竄着狼身的人的心中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祇要幾個字：

「葛里戈利·薩伏斯金！忍耐一些，我們要上你這兒來的……」

他是忍耐着……日夜連續着過去，它們融化成一個無盡止的夜。第六個孤獨的月份來到了，但是葛里沙算不清日子和星期，——時間滯留在疲憊的等候和寂靜中，他覺得他好像已經孤獨地生活了許許多多年，童年是如此遙遠的了……

有硬殼果，有乾菌，有野莓。有糞油，但是葛里沙什麼也不吃，他在火旁邊消磨時間，憂悵地看着那要燒完快的樹枝，——葛里戈利·薩伏斯金看不見人的臉，他也要這樣的憂悵得燒死了。他的牙齒疲乏得搖搖晃晃着。深刻的皺紋橫在他那小臉上，臉上的皮變成黃色，像老人一

樣。這是老人，他經歷了人在長久的生活中所受到的一切，他體驗過愛和友情而又失却了，他見過死，並且同死一直鬥爭到他的手給無比的疲憊僵住的時候。

他坐着，曲着身子，給寂靜重壓着，在小屋子的屋角裏躍動着影子，好像這就是死神到了。但是已經沒有東西能嚇倒那對一切漠不關心和等得疲憊的人了……

★

講這一個故事給我聽的那個飛行員在巴爾蘇塔附近的沼澤上作過不得已的降落。他聽見了咪嗚咪嗚的貓叫聲，就按着這一個聲音找到了那小屋子，那飛行員用手電筒把它照亮，看見那小老頭子蹲在冷爐灶旁邊。

飛行員用雪擦擦他的手脚，餵他喝了伏特加酒，用毛毯把他蓋好，葛里沙最後甦醒了。他的朦朧的眼睛裏閃出像祖父從冷石頭上打出來的火花。

修好了飛機裏的損壞部份，飛行員把葛里沙安放在飛機裏，用毛毯裹住了他，又把那頭領貓塞在毛皮底下，升空飛走了。

「完了，」飛行員一面抽煙斗，一面沉鬱地說，他頓了一頓，繼續說：「我算是英雄。我救出過受傷的游擊隊員有一百以上，炸毀過幾所敵人的倉庫，哦，還有……但是當我想起巴爾蘇塔的小屋子的時候，我就覺得慚愧起來了，我就想：「我做得多少！」」

（白 彥譯）

味 察

(Ц И К - Ц А К)

他們走了。我很着急。他們說過——幾個鐘頭。可是過去了多少時候——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下子蘇醒過來的。白白地浪費了很多留給我生活的時間，僅在那時我才真正澈底看到：我們已經不能從這裏脫身了。

……別跑近來，別跑近這所房子，同志們！趕快跑開，跑得遠些！這裏有地雷！

我馬上把一切解釋給你們聽，如果來得及的話。他們去了，但留下了我們——我和達奇揚娜（Татьяна）。他們一無可成地走了。他們怎樣沒法的。不值得回憶……我什麼也沒有說。請你們通知尼康·瑪特維也維契（Никон Матвеевич）與達拉索夫（Тарасов）同志，轉告索尼亞·伊凡娃諾（Соня Иванова）——我什麼也沒有說。

從我遇到他們的時候起，已經過去了兩天。我不能再就在地窖裏。達紐斯卡[⊖]在我的手裏發着滾燙的紅熱。夜裏我跑去找醫生。周圍都在開槍，整個城市在翻滾着，嘆息着，在致人死命的熱病裏像我的達奇揚娜一樣。我跑着，有時跳過橫躺着的人頭，有時屈起身子，在挂在柱子上搖盪着的人們的足下鑽着。我一面跑一面想：「世界上不是一切人都被殺害了或是正忙於殺人，也有人幫助我支持一個垂死的嬰孩的生命……」

我被抓住了，我不知道是誰攔住的，是誰把我告發的。讓他那頭嚇

⊖ 達奇揚娜的愛稱。

得破裂，或是因金錢而叛變的靈魂活生生地在他的體內爛掉吧！不過無論如何，德國人已經得知我是跟我們的部隊有聯繫的了。他們要多知道點，他們要知道一切，但是他們什麼也打聽不出。

同志們，你們可知道，敵人的打擊還不像恥辱和受苦那樣的可以感覺到。等待自擊是較痛疼痛本身可恥得多。這是實話，同志們！可怕的只是等待……所以他們就想出了這卑鄙的奴隸的自慰：「愛人的打，痛不長」。這是蠢話！這是假話！倘若有一個我所愛的人曾經舉手打過我，大概我會受不了，會一輩子憎恨，而這將永不會在我的心裏痊癒。可是，可厭的，可恨的人的擊打，那些人也算不上的敵人的拷問，——它們僅在體上留下痕跡，心是不會聽它們的。心裏叫喊着那樣殘酷的憤怒，以致任何的疼痛都給壓下去了。

我忍受了一切。我要你們知道這個。瞧，宋妮卡說：「我們的安東尼娜」是一個非常溫柔的人物。她那裏有着很多純粹的詩意。她說：「在某種場合我真為她擔心」。現在她可以不必懷疑了。我也碰到這種場合——但是我忍受過去了！我在他們之間完全是孤伶伶的。他們把達奇揚娜帶到什麼地方去——據說是去看醫生。今天從早晨起他們那邊的市場開始了——人們拖着各種包裹，互相扭奪着咒罵着。我明白我們的自己人並不遠，但是我覺得我已經不能看見你們了。當他們急急忙忙地從這裏溜走時，他們把我驅入這個地窖裏，並且再次匆忙地試圖探知些什麼。只是他們什麼也沒有探到。你們可以安心。你們可知道，他們那時作了些什麼？他們在房子下面埋下了一枚慢性的地雷——裝有時計的鬼機器——並且非常詳細地給我解釋會發生些什麼。過了一定的時候，機器一發作，我就要被裂成片片了。然而，變化也可能的：我可以把一條白手巾縛在他們交給我的木棒上。並且把它塞過地窖的小天窗。這將是投降的信號。到那時，假使不太遲的話，地雷導火綫就會解開，事情就不會出亂子了。我當面嘲笑他們。是這幾天以來的第一次笑。不過，他們也興高采烈，過了一會一個軍曹跑到地窖裏來，他有着一張平坦的像梭魚樣的嘴巴。他腋下夾着一包縛在骯髒的破包袱裏的東西。這個包裹塞到了我的手裏，隔着包布我馬上感到一個可怕地減輕了的小身體的熱和顫動。這是達奇揚卡，我的達奇揚卡！

◎ 達奇揚娜的愛稱。

「爲了使你一個人不致寂寞，」軍官說。

我認罪，這裏我忍不下去了。原諒我，同志們。我開始懇求他們。這是怯弱的一分鐘……你們總瞭解——我的孩子。我懇求把小女兒帶回櫃裏，至於我到什麼地方去，那反正一樣，只要快些把她從這我被活埋在這裏的坟墓中帶出去。是的，我跪了下來，娘娘腔地說着話……我俯向他們，把我的女兒塞在他們冷漠的手裏，可是他們厭惡地把她推開了。

後來他們仔細地審視了所有的門鎖就走了。

「好好地就着吧，」他們中間的一個對我說。

我不知道，從那一刻起過去了多少時間，也許，我甚至寫不完這句話。死神在每一行上都準備撕裂我……他們說：十五分鐘——二十分鐘，但是我沒有氣。軍官把它從我手上摘走了。而當我問幾點鐘時，他回答說：

「照你的錶上，差一刻鐘你就零死了……」

我手裏抱着達紐莎^②，把整個地窖都摸了一遍。不，從這裏脫身不掉。我有許多許多話要告訴你們，可是時間已是那末少了，而且達奇揚娜呼吸得這樣艱難，連我也不認得了，我夢夢的可憐的寶貝……

只是你們別這麼想：瞧，這樣的一個不屈的女人，這樣的沉着；還有力氣寫東西。只是我不這樣做不行，我要在這幾分鐘裏跟你們在一起，這幾分鐘裏的每一分鐘都可能是最後的。我老實對你們說：我很害怕。不過做叛徒——不！這還要可怕一千倍！

這響得多厭人！我起初沒有注意，可是當大家都走了，屋子裏靜下來時，我突然聽到：「啾啾，啾啾，啾啾……」這是他們所放的地雷上的時計。聲音是烏在啄木似的，討厭的，帶有德語的重音。「啾啾，啾啾……」好像甚至是有這樣一個德國字「啾啾」（Zickzack）的，我忘記了它的意思。敲擊的聲音在很近的什麼地方，大概地雷就埋在這裏，在我的身下。是如此清晰地可以聽到……真想把耳朵塞住，要不是一隻手裏有達紐斯卡，另一隻手裏有鉛^③。也許，我還來得給你們寫完這封信。是我的幻想，還是真的？……這「啾啾」的聲音愈來愈響了。那邊，在地雷旁邊鐘擺在走着，在加速我和達尼卡的死亡。該死的錫子，

② 達奇揚娜的愛稱。

——來去，來去，「哧嘍，哧嘍」——在錐斷我們的生命。也許，鐘裏的發條總共祇留下一點點了？……爆炸起來——轟！就完了。

街上有某種動作，喧嘩。難道我們的人真趕到了嗎？地窖裏暗起來了。上面有人隨身關上了小窗。

不……不是我們的人。這又是跑來拿活命來誘惑我的人。我請求他們別擔心。他們說，快了。又是「哧嘍，哧嘍，哧嘍」

他們為什麼此刻從上面叫我？我一下子不能瞭解。備在現在這個扁嘴的，核魚臉的人的威脅才傳到了我的耳裏……看來，他們還只在現在才把地雷接在時計上。所以他們是如此勇敢地爬近這個地窖。就是說，鐘擺是空蕩的。就是說，他們還要嘲弄，他們認為我這兩天來所忍受的一切還太少……不過此刻他們已經真正接上了。我聽到，他們在忙碌，扁嘴的在發命令。

他們走了。靜寂。但是不知在什麼地方，似乎更近些：「哧嘍，哧嘍，哧嘍」。

難道他們也是女人養的嗎？簡直使人不相信，這批傢伙也曾經有過母親，人的妻子！他們卑鄙的種族是從食屍體的獵狗傳下來的！我知道，你們會替我復仇的，朋友們。我也不可憐他們的妻子和母親。如果她們略微有些像她們的丈夫，像她們的兒子，——那末什麼也不會感動她們娘姨樣的心。不過，如果在她們的心裏還留下某些女人的東西，那末她們該由於詛咒而戰慄，——這種詛咒是落在那些曾經在搖籃裏擺過或是在床上愛撫過她們的這批無賴漢的女人們身上的！

……有一個時候我不能動。就在地窖裏坐着，搖着達紐斯卡。她在我手裏顫跳着。「媽媽，這是什麼在響。」「這是時鐘，我的小寶貝。你聽，鐘丁丁的，答。」「媽媽，我們離開這兒吧。這兒很不好。媽媽，我們就要離開這兒嗎？」——「快了，小女兒……快了。」——「你不會拋我走。」——「不，我們一塊兒一塊兒……」

她睡着了。靜下來了。街道上靜寂萬響。他們全走了。現在該快了……「哧嘍」。

別了，我親愛的，請常常回憶回憶我和達奇揚卡吧。我並不正確知道此刻幽沙在什麼地方。讓他們在無線電的「寄信綫的厚層」節目中

◎ 阿歷克塞的愛稱。

向他，親愛的人致最後的問候吧。女孩子們，你們也自己寫信給他吧。告訴大家，我們怎樣在德國人的後方處理事情的。請你們把所有的事情都寫出來。啊，我很像報告員在宣讀：「中尉拉奇姆采夫·阿力克賽·彼得洛維契，我們向您轉致。您的妻子，安東尼娜·基里洛夫娜的問候。」只是我已經不能聽到這話了……還有報告員最好是一個女人。她知道怎樣寫這樣的信……

廖莎，親愛的！別了！我們的人會詳細地把你一切事情寫信給你的。這封信我是在最後幾分鐘裏寫給你的，我非常的匆忙。我常常疼你，因為你老是忙着，匆匆促促的，你永遠沒有空閒的時間。可是此際，原諒我，我沒有時間，我的幾分鐘就要完了。

廖莎，親愛的，我的親人！我知道，你會很苦痛，難受，當你知道了……不過你可以驕傲，你一向對我的信任不是徒然的。瞧——我沒有欺騙。當然，我覺得害怕，廖莎。還有，我們的達奇機卡多可憐。她要是大起來哪……她常常想起你。

但是你會瞭解我的！你我在各方面總是互相瞭解的！廖莎，你跟我會談有過許多好時光！你可記得在學院裏我初次怎樣的怕你——威嚴的助教，我那時呢，却是候補者你記得伏爾加嗎？水邊的山，下部是棕色的，頂上像小布丁頂上的奶油。輪船離岸很近地行駛着，等於是靠着岸。我們在身後拖着一長條斜角形的浪花，它呢，追逐着傍岸的小石塊。孩子們絕望地划着槳在和我們的波浪競爭。我和你站在船頭上，迎面的微風輕輕地拂着胸脯，撫摩着臉龐。我們站着，手握着手，前面還有這麼多的風，簡直使人透不過氣來，這麼多水，那麼遠，簡直沒有盡頭，沒有邊緣，明天是這樣，再過一星期也是這樣，我們將永遠肩並肩，手拉着手……

還有在蘇拉姆斯'的山頂上，——你可記得？——當雷雨向我們傾下時，手簡直可以觸到天。從巖間走出一個人，披着那樣的氈外套，戴着他那樣毛茸茸的羊皮帽，好像他全身是穿着烏雲，他在我們面前放下一隻滿盛桃子的籃子，說道：「幸運兒，請吃下去長命百歲吧。我看到你是幸運的，跟着你的人是可靠的……整個國家是在我們面前，正像這隻籃子一樣——豐滿的，鮮豔奪目的。」

前面還有多少好時光呵！可是我繼續太少！我是這樣地貪得無厭

我永遠活不罷。

只是這些對於我都不會有了……「啞喉」——就完了。
正像吉伯齡所遇的那樣：

芬迪·萊斯的潮流會流過去囉！

可是我却永不會過去！

我看不到沙上的足跡，

我當海潮下落的時候，

我也看不到從波濤上

輪船開了的曳網船，

夜裏在蘇杓河上照耀的船火，

我不會再碰到了……

噢，還想在世界上瞧多的事情啊……不過，這個芬迪·萊斯在那裏——我却不知道……

廖沙，你可記得，有時候，你有緊要的事情被從電影院裏叫到學院裏去，你嘆了口氣。說道，『那末，安東莎^②（Антоша），你在這裏也代我看到底吧……』噢，我現在也請求你，廖沙，代我把一切看到底吧。也代爲我高興吧。你是爲了未來，爲了所希望的審判，爲了這唯一的真理而死。我先要告訴你，此刻我已經不害怕了，就連這個該死的「啞喉」也已經嚇不了人了……你可知道，我忽然記起來了些什麼？我們怎樣的上莫斯科去，郵局裏的匯款沒有到，我們是乘出租汽車去的。我一個人坐在汽車裏，計算機「的答的答」地敲響着角落。我懼怕地望着它——我看到：留下的不多了，它扎着我最後的一個虛布……

不！今天我知道：爲了我，爲了這種「啞喉」，爲了一切，他們得付出全部的恨。對於這我是確信的。

啊，完了！臨死時的呼吸是艱難的。此刻我把信放進圍巾裏，把它揉成一包，拋到上面的小窗子裏。我們的人到來時會看到的。我和我的女兒將緊裹在被頭裏，我們甚至不會聽到爆炸。讓我擁抱你一下作爲別吧，廖奧卡^③（Лешенька）讓我吻你，即使是從遠遠的地方。現在我閉上了眼睛，我的想像清晰起來。現在完了。

②，③ 安東尼娜的愛稱。

④ 阿列克賽的愛稱。

「阿歷克賽·彼得洛維契·拉奇姆采夫中尉。

確定您的所在地之後，我得把您的妻子拉奇姆采娃的信轉寄給您。拉奇姆采娃同志在我們軍隊佔領以城的時候給發現了。當我們的戰鬥員們逼近一座房子時，——安東尼娜·拉奇姆采娃就被德軍禁閉在這所房子的地窖裏，——在雪地上發現了包在一件女人的圍巾裏的信簡，警告說房子裏埋有地雷。此外，拉奇姆采娃同志一聽到跑近來的紅軍，開始從地窖裏喊了起來，叫誰也不要跑近房子去，因為爆炸在每一剎那間都可以發生。這自然不能阻止我們的戰鬥員，他們蔑視危險，勇敢地逃入地窖，並把您的妻子和三齡的女兒達奇揚娜從那兒帶了出來。爆炸在這之後四分半鐘發生了，在召到爆炸手以前，整座房子已連根毀壞了。

我們通知你，您的太太和女兒達奇揚娜的身體現在很好。女兒很快地就會復原，拉奇姆采娃起初有些神經性的痙攣。現在已經過去了。由於她唯一完全不能忍受的是——時鐘的的答響。

三等軍醫史吉巴諾夫」

(革晏譯)

砲台上的兔子

(БАТАРЕЙНЫЙ ЗАЯЦ)

在遙遠的北方，我們國土的極邊，寒冷的巴倫支海的海岸上，矗立着名指揮員波諾吉夫納的砲台。重砲都隱匿在岸上的山巖裏，沒有一艘德國兵艦能在我們這一個海上的關口旁邊經過。祇要敵人的船艦一接近這一帶海岸，波諾吉夫納的猛烈的大砲立刻就開始轟擊了。

假使把波諾吉夫納的所有的砲拿來秤一秤，再算算德國人開戰以來向這一小塊土地所投射的炸彈和砲彈的數目，就可以知道，這砲台的全都重量比敵人向它投下的可怕的負擔小五倍……

但是那裏的人還是活着，忍受着和守衛着。

不久以前，我曾經到波諾吉夫納的砲台上去過。海岸完全給炸彈炸得千瘡百痍，假使要走到那架着砲的山岩前，必需要走過許多彈穴。

其中有幾個彈穴又大又深，簡直可以放下一個馬戲班的舞台和觀眾席。沿這些巨大的彈穴的邊上，還露出四五個比較小的凹穴。

海上吹來寒風，吹散了霧靄，我看看那些大彈穴邊上的周圍的小湖。水旁蹲着幾個波諾吉夫納的砲兵，他們在閒地在洗濯他們的內衣。他們不久以前都是海員，所以他們當心地保存水手的橫條子襯衫，因為這成了他們服役海軍的紀念品了。

我認識了波諾吉夫納。他立刻使我喜歡了。他是一個很愉快的人，鼻子微擡，從海軍軍帽舌頭底下等出來的眼睛很是狡猾。我們剛剛開始和這位名指揮員談話，信號員就在山巖上叫道：「空襲！」

「是！早餐來了，」波諾吉夫納環顧着天空說。「今天的早餐一定

是很熱的。躺下來吧！』

天空在我們頭頂上吼叫。有二十四架「塞克斯」和幾架小「塞塞斯密特」向砲台直飛而來。山岩後面，我們的高射砲忽忽地高聲轟擊。於是空中輕輕地響起來。我們來不及到掩蔽的地方去，土地轟然響了一聲，石頭在我們頭頂上格格響起來。強硬的空氣打傷了我，把我推倒在地上。我爬到岸旁邊的懸崖底下去，挨在石頭上當作我的不可靠的避難所……我附近什麼人也沒有，我祇記得，馬達在我們上空狂吼。這是德國人已俯衝了下來，想更低些和更準確些，把他們的炸彈投在我們的目標上，我覺得我下面石頭的海岸好像在動。

爆炸的狂風衝進我的耳朵，從懸崖背後捲過來。我用力抓住地，眯着眼睛但是眼睫毛閃過又熱又密的火光。

由於一聲猛烈而逼近的爆炸，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張開了，好像地震時屋子裏的窗戶給震開那樣。我再想迷上眼睛，忽然看見我右面很近的地方，在一塊巨石下的影子裏，躍動着一樣白色而細長的小東西，像一枚鷄子。每當炸彈打擊一下，這白色而細長的小東西就有彈地動了一下；又不動了。我給好奇的念頭所吸引住，我已經想不到危險，不聽見爆炸聲了。我祇想知道，那邊石頭底下躍動的怪東西是什麼。我挨近一些，向石頭底下看了一眼。看見是一個白色的兔子的小尾巴。我很奇怪：這是那裏來的？我知道這裏是不養兔子的。

附近發出了一下爆炸聲，那小尾巴戰慄起來，我鑽進懸崖的隙縫。我很同情那小尾巴。兔子我沒有看見。但是我猜恨，這可憐的傢伙也像我一樣。心緒很亂。

後來，安靜下來了，我那受足刺激的耳朵，起先還不相信。發出了解除警報。於是我看見石頭底下慢慢兒的退出一隻很大的兔來，牠爬出來之後，豎起一掌耳朵，後來又豎起另外一隻，聽了一聽。那兔子忽然短促而乏味地用爪在地上扒，好像在擊鼓發解除信號。牠生氣地躍動着耳朵，跳向砲台那邊去。那高高踏起的白尾巴在深灰色的長滿蘚苔的斜坡上閃動。

砲台上的人員集合在指揮員旁邊。報告高射砲火的結果。原來當我在那邊研究兔子尾巴的時候，高射砲手們擊落了兩架德國轟炸機。這兩架飛機都掉在海裏。還有兩架飛機冒了煙，立刻回去了。我們砲台上被

炸彈攪壞了一尊砲，有兩個戰士被彈片擊中，受了輕傷。砲兵們答應波諾吉夫納到傍晚時把砲修好。受傷的人說他們不願意到醫院裏去，到大明自己會復原的。

這裏我又看見了那隻兔子。那兔子常常嗅動牠那捲起的鼻子，聞聞石頭，然後向藏着一尊重砲的窩裏望望，直坐起來，把背面的爪放在腹上，四面看看，好像看見了我們，直奔到波諾吉夫納身邊去。

波諾吉夫納坐在石頭上。兔子跳到他身邊去，爬在膝上，前爪撐在波諾吉夫納的胸口，換上去以長着鬚的胛面摩擦牠的下巴。牠用兩手撫按牠那伏在背上的耳朵，再把耳朵從手心底裏放出來……

我有生以來從沒有看見兔子和人相處得這樣自由。有時我遇見完全是手飼的小兔子，但是祇要手掌觸及牠們的背，牠們就要嚇得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然而這一隻兔子却和司令這樣親熱。

「嚇，你這小免崽子」，波諾吉夫納一面說，一面當心地看看他的朋友的皮。「嚇，你這老面皮……沒有受傷嗎？您不認識我們的兔子嗎？」他問我。「這是偵察員們從大地上帶來給我的禮物。起初是襖裏骸體的，看上去貧血的樣子，現在在我們這裏吃得胖胖的，好得多了。牠和我習慣了，簡直走也不想走開了。老是跟着我。我那兒去，牠也那兒去。我們這兒的環境當然對於兔子的性情是很不適宜的。想想也可以知道。」波諾吉夫納小心地拿住兔子的左耳朵分開來，我看見裏面粉紅色的毛茸茸的皮膚上有一個痊癒的創洞。「給彈片打穿吧。不要緊。現在因此也學會了防空的規則。一發生空襲牠就躲起來了。有一次曾經這樣過……要是沒有這兔子我們可就糟了。真的！我們被連續不斷的攻擊了近三十個鐘頭。北極的白天，太陽在海港裏整日整夜一動不動的照着，哦，德哥人就利用這一點。還在歌劇裏是怎麼唱的？「精神疲乏，但是不給你休息的機會！」最後他們轟炸完畢，飛走了。天空中有烏雲，但是看起來相當清楚。我們看看——好像什麼也沒有了。我們決定休息。我們的信號員也疲倦得很，所以也偷閒休息了。但是我們看見這兔子，不知道為什麼在戰慄。牠豎起了耳朵前爪跳動着。什麼事呀？什麼也看不見。但是你可知道兔子感覺多靈敏。你想牠會錯嗎？牠比一切聽音器都靈。我們的信號員過了三分鐘才發現敵人的飛機。但我已經預先發令。我們及時準備好。從那天起，我們知道假使這小兔子豎起耳朵前爪躍

動，……就應該看看天空。」

我看看這小兔子。只見牠捲起了小尾巴，敏捷地在波諾吉夫納的膝上跳動。尊嚴地斜視着站在我四周的砲手，一點也不像兔子。因此我想：「這些人多麼英雄，甚至於兔子和他們住了一陣，也會大膽起來了！……」

（白 麥譚）

最 強 的

(ВСЕГО СИЛЬНЕЕ)

中午——很暖和，在水溝和低窪的處所滯留着閃着紫金色的光芒的水。日落時開始轉冷了。爽朗的黃昏把水窪染上了玻璃的光彩，用毛茸茸的外衣覆上了白霜。

「要爬——凍雪很脆。一出聲音，就要更長久了，」庫洛普傑夫，這一組的組長，說，一面彷彿在高聲盤算着：「田野是平坦的，但是月亮還沒有發光……」

月亮差不多在一小時以前就上升了，他們那時還在穿越着一條狹窄的森林地帶。很大的，像一團篝火，它在黑黢黢的豎坑後面耀着光輝，愈燒愈亮了：庫洛普傑夫憤憤地咕噥道：

「孵出蛋來了，這傻子，有利於弗甲茨的啊！」

但是篝火不久就隱滅在樹木後面。森林裏變得暗懣懣了。

「無論如何您是侮辱了她了，軍曹同志，」奧斯達普·莫夫泰舍笑瞞黃了一句。「她醒起來了……」

「可是會長久嗎？」

他們從林邊望見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展開了雲塊。綿密不斷的，難以穿透地暗藍的雲彩浮在遠遠的林子上空，在高一些的地方比較稀薄，是一片一片的，它們逐漸變得更長和更光亮了。

「好像鴛子！」巴夫魯興，軍曹帶頭的四個人中間最年資的一個，說道。「小鷹有這樣的鴛子的！」

「鴛子也好，掃帚也好，祇要不遮沒了夫！」蘇托金陰鬱地應道。

通常這個老於世故的三十歲的戰鬥員總是保持着冷漠的調子，吞棧說話的。他的出人意料的責語在巴夫魯興心中留下了不愉快的，不安的沉澱。

現在，當他們走過低地站在雪野的邊上時，月亮已經處在雲塊的後面，它的分散的光華復為朦朧、模糊。

庫洛普傑夫戴上了手套，蹲下來爬。

「我們這樣走。一個一個的走。」

「對！我們可以快些結束。」巴夫魯興心中想。

在低地旁邊有點傾斜的田野下去變得完全平坦了。巴夫魯興抬起了頭。前面，在繁星的背景上，屋頂在發着黑色。似乎，林子就在身邊。頭昏腦脹的他一面亂爬着，一面瞭望着從雪下面翹出來的黑色三角形和扇形的東西。

到林子有四百米遠。但是，明白了錯誤之後，巴夫魯興總不能安心。無論如何，他和他的同伴那處在德國人的射程之內，而且這距離是愈來愈短了。「鐵絲網到底在那裏。難道就在林子旁邊嗎！」他暗想。雖處頸項作痛，他又抬起了頭。

在那開路的軍曹後面，蘇托金把地雷搜索器放在步槍上爬着，後面是萊列菲夫和莫夫春。在莫夫春後面，在繩子上拖着長長的火藥——半百個炸彈在兩塊厘米速度的薄板中間。爬行很不方便。凍雪碎裂着，手脚都陷入了厚厚的雪裏。尖銳的碎裂聲和粗硬的沙沙聲伴隨着每一個動作。

高大的莫夫春屈着腿移動着，並不隨着腳跡。巴夫魯興覺得所有的觸覺都是莫夫春所產生的。追上了奧斯達普，他用嘶嘶的，惡狠狠的耳語聲說道：

「輕些，你這畜！跟着腳跡！」

手足並用地爬，穿着舊長的衣服，——穿着這衣服，他的巨大的身軀顯得更拙笨了，——莫夫春真的很像熊，不過是白熊。他並不回轉身來，祇把繩子拉得更緊一些。火藥的底下一塊板像雪橇的滑木那樣吱吱起來了。

「他們看不見，可是聽得見！」巴夫魯興暗想。「可能，他們已經……他們等我們走近，再把大家一掃而光。」他覺得不自在起來了。清

醒過來，他開始暗暗駁斥那使他恐懼的念頭。庫希普傑夫——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指導員，他不是初次領隊，更嚴重的事情都會委任過他，他沒有跟過事。這一切都是實在的。但是情緒並未好轉；戰抖抓住了他。他想躺下去，彷彿土地在愈來愈有力地吸着他。

沙沙聲停止了。先頭的人一個接着一個地躺下。巴夫魯與倒在毛茸茸的凍雲上，把它壓碎了，竟陷入了雲中。心中馬上就比較安靜了。他躺著，像躺在小壕溝裏一樣，不轉念頭，祇休息著。

可是軍又傳來了細碎的聲音：不得不探頭望一望。蘇托金和華列葉夫用臂肘斜爬著。愈遠，他們移動得就愈慢，還是這祇是爬起來這樣？

巴夫魯與 略微抬起身子來看看，但是小心勝過了好奇。可是莫夫春突然起來匍匐而行，一路壓碎著凍雲。巴夫魯與甚至來不及罵他們的同伴一聲。爆發了的憤慨換上了近來懼怕的驚奇：莫夫春的身旁有一個灰色的影子在爬著。看來，黑夜放光了！雪白得更鮮明了。

實際上，毫無可驚的事情發生，但是現在還是非常不合時的。

另一樁事情也不討人歡喜：不知怎的天竟逐漸亮起來了。『彷彿在作弄我們！』巴夫魯與暗想，接著，轉向一側，瞅了一下天空。

雲現在更變展開的翼子了。月亮用彩環上的淡淡光點穿過蠟層，已經接近那些閃著銀白色的『翼膀毛』之類的晴空。

『也許，軍曹也沒有察覺！』巴夫魯與懷著這個念頭稍微抬起身子，接著，半匍匐著，移動背膝蓋，跟著莫夫春爬去。

莫夫春和庫希普傑夫並排躺著。近了之後，巴夫魯與聽到了嚴低的低音：

『時間寶貴。去除地雷——這比搜索它們還要費時。』

巴夫魯與據了在莫夫春後面的位置。軍曹轉頭一望。

『你怎麼在這裏？』

『莫夫春在，所以我也……』

『哦，莫夫春！大概，一個人覺得煩悶吧。』

軍曹有一半是對的。暗中同意了他的責備之後，巴夫魯與用有條不紊的調子說道：

『眼看月亮就要完全出來了。』

『怎麼樣？即使是太陽……』

巴夫魯與沉默了。

同他談話的時候，軍曹大概在觀察蘇托金和華列奧夫的行動：他自問自語了一句什麼，說道：

「莫夫春，走吧。」

莫夫春整理了一下就向前爬去。馬上留下了邊緣腐爛的深溝。巴夫魯與移到了莫夫春的位置。林子又展開在他的眼前。似乎，暗沉沉的建築物是零亂地被障蔽着。

「鐵絲網在那裏？」

「你沒有看見？瞧，那不是柵欄嗎……」

在林子的上空，一條條柱石似的火箭斜穿向高處，把屋頂都照死了。機關槍的咯咯聲敲擊着耳朵。巴夫魯與把臉孔塞進了雲中，心往下沉了。「啊，擊中了！」腦中總盤旋着這句話。沒有絲毫別的念頭，絲毫沒有，祇有「擊中了！」三個字。身體顫抖着。他突然聽到：

「巴夫魯與！」

明白了是叫他之後，巴夫魯與才慢慢地抬起了頭。軍曹望着他：

「不是掃射我們。是嚇嚇人的……」

孤立無助的羞恥之感罩住了巴夫魯與；他陰鬱起來。

「你怕嗎？」

軍曹隨意地問一句，但是巴夫魯與沒有四應。他開始自己憎惡自己了。他騎着，非常陰沉和抑鬱，一面狠狠地想：「你還算什麼共青團員！前面，孩子們在地雷中間……你出醜，而且還在人家的面前——在庫洛普傑夫面前！」軍曹又問活了：

「你出差過幾次？」

「這樣的——是第一次。」

「我，也許是，第一百次了……一個老工兵啊。不錯……但是連我也沒有過這樣……」

巴夫魯與悻悻地承認：

「不相信竟會這樣！我的靈魂嚇得飛上……」

「真的！不過，我也有過這種情形。」

「您別說了吧！」巴夫魯與憤憤地反駁道。

「不，真的！」

軍曹庫洛普傑夫以他勇敢的事業著名——人家甚至稱呼這種事業是大胆的，他的胸口掛着勳章。受驚的巴夫魯與連忙別轉身來，望了一下軍曹的臉孔。無論是那用來說出「真的」這兩字的調子，無論是獅子鼻的，軟軟的橢圓形的軍曹的臉孔都是懇切的，志誠的，巴夫魯與的心中鬆了一塊石頭。

「我相信，可是我不懂，」他說。「那個時候您怎麼做的？」

「很簡單。我記着命令。」

「那麼，你一面抖，一面做？」

「我執行命令。」

「就是說，如果怕——就強制自己？」

「是的。把心放在拳頭裏。」

「依我看來，單是這還不夠……」

「够了。還有練習。嚴重的事情不令交給傻子的。」

「但是人要嚇得遲鈍了的。」

軍曹厲聲回答道：

「那麼你不是人，而是廢物！這種人得不到人家的信任的。」

「可能，他認為我也是個廢物？什麼都不委託你。」這樣一想，巴夫魯與重又陰沉地不作聲了。在這一夜以前他自認是一個真正的戰士，而且：他以為指揮員們也很推崇他。但是現在，他覺得軍曹有權對他生起另一種意見。同時他覺得自己在自己的面前——在那一未來的，比指揮員還要嚴厲的第二個巴夫魯與面前有罪，但是不知怎的 he 不能強制完全服從自己。「把心放在拳頭裏！看來，我的拳頭也是無力的，」他思。「本人」的驕矜受苦了，他心中長成了憤慨。

巴夫魯與照舊躺着，身子嵌在雪裏，但是把頭昂得比較高，雖然田野上顯得更亮了。由於兩側斜起起的白樺樹樺的影子，柵欄變得更明顯了。它們橫過田野，很像一堵籬垣。但是在又曠之間可以猜得出是密張着的鐵絲網；那邊的雪似乎是灰色的，彷彿覆蓋着網一般。

「主要的在前面，」巴夫魯與暗想。「倒有趣，誰拖火藥呢？祇有我一點都不做。但是他不差我。」

巴夫魯與想繼續問庫洛普傑夫的談話，想問：「那麼，那您的意見，勇敢是什麼東西呢？」但是他沉默着：他，巴夫魯與來開始談這樣的

睡覺嗎？而且無論是地點，無論是時間，對團長都是不配的。

在林子的東面有機關槍在交轟着。遠遠很像急遽不規則聲的槍聲一會兒較響，一會兒較弱地傳過來。反乎常，德軍的機關槍比我們的更清晰可聞。

對於耳朵很習慣的列列槍聲一直在戰線上響着，巴夫魯與僅在這時才注意到它：槍聲頻繁起來了。

軍曹從褲袋裏摸出了附着錶鍊的錶。它閃閃發光，從林子那一方用手掌遮住什麼，他等了望，說道：

「非常準確，像圖表上一樣！……」

巴夫魯與也瞅了一下他的長方形的手錶，這動作他是機械地做的，他不明白：

「什麼準確？」

「瞧，你能見嗎？」軍曹把頭向左一點。「我們的人已經開始激狗了。」

「啊！但是難道僅僅是「激」嗎？」

「暫時——是的，爲了分散注意力……」

「往我們這裏？」

「從兩翼。」

「我們的人從兩翼進擊嗎？」

「對啊！現在他們正在右翼做着通路。我們呢——在槍聲掩護之下……」

「這槍聲遲了一點，」巴夫魯與說。

「毫不。它剛剛加強起來。步兵在逼近了……」

「到來擊還有幾分鐘？」

「……有訊號的。」

林子營七基——德國人是朝那邊撤退的——擋住了到公路的去路，它有強大的防禦工事。知道了這，巴夫魯與自己也覺得將有劇烈的戰事。但是他現在比較明白：戰事是計劃過的，應當發生的。他的一組的任務也看得比較清楚了。

戰事的勝利由突然性決定，而這突然性，照指揮員的計劃，主要是屬於派到德國兩翼去的工兵行動。

上尉一切都考慮過，一切都計劃過。

但是人的心呢？指揮員知道幾十個人的心，但是他不能知道每一個人的心是怎樣的。僅在戰事之後，才知道那些胆怯或是無能的人的姓名……

「怎麼！在他們中間沒有巴夫魯與遺孀……」

「軍曹同志！派我去幫助同志們吧。」

「要是需要的话，我會派你去的。孩子們已經在結束了。」

巴夫魯與臉紅起來，雙目下垂了。

「你覺得自己怎樣？」軍曹問道。

「腳開始凍麻了。」

「真的嗎？把腳趾動動就好了。」

雪地上一條很深的溝，滿充着淡藍色的薄層，似乎從遠處縮回攏來——同凍雪相平了；一個穿着白衣服的人在它上面爬着。頭像一團雪那樣近來了，抬起了。從頭巾的隙縫裏探出了蘇托金的黧黑的，滿額骨的險孔。

「軍曹同志，地雷陣地上的通路預備好了。」

「好。」

「地雷有四排。混雜的。「T—37」式和跳躍式。」

「下去沒有地雷了嗎？」

「不會有了。在通路的對面——是一塊解凍的地方。您瞧，有一條在發着黑色呢！實際上，這解凍的地方差不多要到橋欄，很闊很闊的。」

「也許，地雷埋在底下？」

「不，軍曹同志！地雷是放在雪裏的。弗里茨們很匆忙，從掩蔽上看得出的。」

一股清流——巴夫魯與以為，就在那脚對德國人輪着的蘇托金後面閃了一下光，——唰唰滑打在雪上。軍曹和蘇托金擡起頭。巴夫魯與略遲一點也做了同樣的動作。但是他抬起頭來也是最後一個，那時透過邊槍的軌軌響傳到了蘇托金的冷漠的埋怨：

「偶然的槍聲。」

「朝我開槍——是偶然的。但是方向呢？……準確地沿着通路射擊。這已經不是偶然的事情了，」庫洛普傑夫冷冷地說。「您給發覺了…

被關鎖鎖口了。

「那麼您誰僱，蘇托金同志，下去沒有地雷了嗎？」

「是的。」

「好，你把火藥也放放好吧。」

莫夫春和華列葉夫回來了。前者還沒有看見臉孔，就可以從沉重的呼吸知道。軍曹用手指示應該的地方。他們躺在離開巴夫魯興三步的地方。

「讓鬼吊去它吧，這樣的月亮！」莫夫春咕噥道。「似乎，弗里美已經看見了我們……」

軍曹從襁褓的衣裾下面拉出一束棕色的引綫，推動着火藥，用手揀着檢驗那由薄板兩面夾住的一排很像包着花紙的香皂的炸彈，過了一會才把引綫的一端縛到下面一塊板上。

「莫夫春，爆炸器在你那裏嗎？」

「在我這裏。怎麼樣？」

「交給蘇托金。」

莫夫春通過巴夫魯興交出了簡易式的爆炸器，接着，咕噥着什麼話，不滿地回到原位。

蘇托金把火藥上的繩子縛在自己的腰帶上。按了按背上的步槍，他請求軍曹准許他行動，接着就爬去了。火藥一跳一跳地陷進雪溝裏。

在地雷陣地的邊上，雪滿分枝了。蘇托金一直爬過去。白白的一堆意來愈小了，不久他僅在影子上和雪有別，已經難於察覺，他是不是在動了。但是棕色的引綫仍蜿蜒着伸過去，

在德國人防竊的東方，槍聲一會兒增到空洞的轟響，一會兒又靜下來。偶爾那邊飛起了火箭，那時在暗藍色的地平線上，在閃着光的星星中間還鮮明地亮起了一顆最大的，最光亮的星。

引綫爬過去。綫捲轉動着，縮小着。

一切進行得很好。但是軍曹躺得很不安靜，不時捲着雪塊咬咬作聲。巴夫魯興懂得這一激動。再過幾分鐘——就要成功了：火藥就將安置好，留下來的祇要拉一拉引綫……

機槍響着融合為一的，但却是割烈的敲擊聲。流動停止了。此後引

繩抖了一抖，又蠕動起來。槍聲重複了一次。引繩爬着。巴夫魯與和軍曹的臉孔上濺着了銳利的雪粒。

「掘壕溝！快些！」

巴夫魯與退後半個身子，從布袋裏拔出了鏟子，就開始挖雪了。他復急。雙手不閒話。可是這並不是恐懼。現在巴夫魯與並不是想着自己，而是想着同志，他急急趕快挖深這個洞，祇爲了在一個同志冒着砲火爬去的時候不再做這種事情。蘇托金完成了授予全組的任務的最重要一部分，他冒着生命的危險——一人代替五個人。巴夫魯與覺得自己很阻快：往下去怎樣？！他用什麼來幫助同志？

機關槍轟擊着——猛烈而頻繁地。三四響之後，來一下短短的休止——接着重又是斷斷續續的敲擊聲。可能，砲火是有目標的。

「巴夫魯與，你怎麼沒有聲音了？」軍曹問，並不回頭望。

「做好了。」

「哦哦！現在你在我的位置上掘……」

庫各乳傑夫移到了露天的洞裏。巴夫魯與據了新的位置，首先把那使他和軍曹隔開的雪堆鏟去，——耐不住要看那引繩了。

引繩仍彎彎曲曲地蠕動着。它似乎是活的一股。開始了槍聲，它就停止不作一聲。——繩捲急速的一抖，引繩又略微發急地爬去。

③ 覺得很高興的巴夫魯與用手掌撐着，略微抬起身子，審視着田野。雪彷彿被潑上了青色的液體：在每一個洞裏隱着影子。更遠一些則有解凍地帶在發着黑色……

「幹麼探出身子？掘啊！」軍曹厲聲輕喝。「還不夠，要被發覺的……」

在最後一刻間巴夫魯與覺得：在解凍地帶的邊上有一個小墩閃着白色。

引繩頓了頓，不動了。

巴夫魯與望着棕色的環子，等着。引繩不動地從壕溝的邊上蕩下來，繩捲並不轉動。

「軍曹同志！您瞧見嗎？」

庫各乳傑夫一聲不響地降到小壕溝裏，也盯着那很像凝結的血流的引繩。

「莫夫春同志，到我這兒來！」

「啊，馬克蘇德，軍曹同志？」華列葉夫問。「馬克蘇德爬得好——」

莫夫春憤憤地截斷他：

「沒有叫你，給我躺着吧！別爬到你爸爸的前頭去。」

他像一只麻袋那樣倒向巴夫魯興，把他擠到右面去。

庫洛甫傑夫用均勻的冷冷的調子說道：

「蘇托金是受了傷，或是死了。時間是不等待人的。」

「這很清楚。」

「爆炸器在蘇托金那裏。你再拿一箇預備的以防萬一……」

在軍曹轉側過去拿爆炸器的時候，莫夫春已從什麼地方拔出了一塊很輕的紙狀的東西，把它塞到巴夫魯興的手裏。在他的耳中聽到了請求和驚亂。

「地址……給母親和妻子……」

「幹麼？你不是要回來的嗎？」

「我自己也這樣做，可是仍舊……」

巴夫魯興不合時機地問道：

「你有孩子嗎，奧斯達普？」

「哦！怎麼沒有？！有三個孩子哩。」

庫洛甫傑夫把爆炸器遞給莫夫春。

「好，祝你好運氣！」

莫夫春從壕溝裏爬出去。

他的皮鞋的大鞋底在雪地上滯留了一會，鞋尖向下，後來消失了，——突然地：起先是一只，後來是另一只。

傾聽着靜下去悉索聲，巴夫魯興望了望那橫在手上的油污的攜靶彈，把它藏到胸袋裏。一種雜亂的感覺抓住了巴夫魯興。質樸、總是明朗的莫夫春在他心裏引起的衷心的同情，這時就變成了尊嚴，但是同時也興起了空洞的侮辱之感。巴夫魯興懂得：莫夫春在交給他家人的地址時，甚至已經不能想到旁的什麼事情了。但是在他真誠的請求裏也有一種侮辱的東西。為什麼莫夫春請求他，巴夫魯興，寫信給家人，不請求他要好的華列葉夫，不請求軍曹？顯然他認為別人有問題，而巴夫魯興不

夜大概會保全的，不敢去冒險，軍曹也不會差他。

莫夫春大概沒有這等考慮過，但是——那更壞！就是有這樣的成見的……

巴夫魯興抓起了鏟子，重又來掘探那和軍曹公用的壕溝的自已的一半。他現在所體驗到的感覺要來行動。巴夫魯興用力踩着鏟子，掘起數塊，直到冰層，一面則想着，同興起的念頭爭論着：

「不，我做給你們看……傻子！同伴們怎樣估計，這是重要的，但最主要的——却在別的地方。同伴們可以寬恕很多的事情：「叫他做什麼？！太年青，還不會習慣」。但是祖國……」

鏟子摔了一下，撞到了石塊，從手中脫落了。

「奧斯達普！」

記起了莫夫春，巴夫魯興重又聽見了猛烈的，從寒雪的縫隙中分出來的機槍的肉食的咯咯聲，他並不拾起鏟子，逕自移近庫洛普傑夫：

「引誘！不動！……」

「那麼怎樣？大概莫夫春還來不及爬到……」

從溝壁上可以覺得軍曹很為不安。他故意不說「到蘇汗金那裏」，一個戰士已經喪失了，事情還沒有結束，不曉得結果怎樣，而限定的時期却逼近攬來。用手掌撐着地，軍曹目不轉眼地望着田野，望着莫夫春應當爬向那邊的地方。

「你看見他嗎，軍曹同志？」巴夫魯興問。

「一會兒看見，一會兒沒有了。現在看不見……」

「也許，奧斯達普已經受害了？」巴夫魯興覺得不安了，後悔了，因為他曾對莫夫春生過氣。突然記起了在分別的時候沒有對莫夫春說過一句話，甚至沒有正面望過他，後悔的感覺更加强了。誰知道！也許，他已經不會看見這張臉孔是微笑的，活潑的，褐色眼睛裏閃着狡猾的光芒的了。

軍曹的沉鬱的字眼「沒有看見」突然轉向另一面，肯定的，比較光明的一面。巴夫魯興問：

「那麼，德國人也看不見他？」

庫洛普傑夫冷冷地譏諷了一句：

「弗里茨是從奧齒的什麼地方開槍的……」

引綫慢慢地復活了，向上蜿蜒而去，響聲漸漸的邊上散下，把綫捲那埋掉了。巴夫魯與激動地吧綫捲抓到手裏，開始放開它，彷彿因此同伴好容易些一般。

引綫流暢地蜿蜒去尋找蘇托命，現在——有些急跳，但是這些急跳很為均勻，每半米速一次。

庫洛普傑夫慢慢把頭抬得高一些，接着不動了。巴夫魯與也想窺看前面的情形，但是軍曹會生氣的，於是他祇問了一聲：

「看不見從那裏開槍嗎？」

稍微等了一會，軍曹說道：

「你自己看吧。對面的房子。在棚簷上面……」

庫洛普傑夫所指示的倉庫或是棧房立在那在地雷陣地中做成的通路右面。在一陣陣槍聲中，在黑色三角形的中央就閃起了火星。

巴夫魯與抓起了步槍。

「瘋了嗎？！」軍曹低聲說道。「你這是露險……」

「也許我先射死他，……」

「放下！也算是——工兵！他們還要開迫擊砲哩。而我們却有重要的任務……」

「好。但是如果他不掃射，我們恐怕已經做成了！」巴夫魯與後悔地說。「而且以後他肯給步兵過去嗎？」

「給的！在訊號之後——那就是另一種說法了。砲兵們會直接瞄準的。恐怕已經……」

庫洛普傑夫望了望引綫，一聲不響。

過了一分鐘，又一分鐘。由引綫推測，莫夫察是躺在一個地方。軍曹又從溝壑裏探出頭來。時間流去，綫捲並不轉動。

巴夫魯與開始寒顫了。他意料中的時刻到了。沒有恐怖，但是雙手顫抖着。他心裏毒辣地咒罵自己，但是這毫無幫助。幸而軍曹從前。巴夫魯與避開他到一邊去，把手壓在胸口，顫抖定下來了，但是激動並未減退。

靜下來之後，巴夫魯與目光炯炯地望着軍曹。墓地那一側鑽進壕溝。他下一個動作——轉頭——是猛烈的，毅然約。「現在他要喚集列傑夫了！」巴夫魯與暗想，全身立即挺了起來，用熱情的，斷斷續續的耳

語聲急急說道：

「軍曹同志！派我吧。」

普洛庫傑夫回頭一望。巴夫魯與環從未在他臉上察覺到這樣銳利目光。

「你？也許，我要親自去一趟。」

「不，您不可以的！您是一組之長。您還有兩個戰鬥員。您不應該的，」巴夫魯與急急地，但卻堅決地反駁道。『我比華列葉夫敏捷，我很快就會辦好的……』

軍曹想了一想，決定道：

「紅軍戰鬥員巴夫魯與，我命令您去埋火藥。」

巴夫魯與清晰地，用意志的努力壓制下內心的騷動，複述了一遍命令。軍曹已經用另一種調子繼續說話了：

「還沒有完。也許莫夫春祇埋伏着。你別牽引綫。莫夫春一爬，你就躺下，他一停下——你就跟着朝前。每隔一些時候給我做一個訊號——三下急跳。一切都準備好了——兩下：「可以拉了」。別弄錯了。該拉那一頭。你有錶？」

「有。」

「我們來校正一下。三點缺二十七分。對不對？到三點鐘，我們這裏以及別的地方，凡是需要的，柵欄都應當飛到空中去。爆炸是攻擊的訊號。明白嗎？三點鐘以前爬開鐵絲網……」

「明白了。」

「我靠託你了，你是一個共濟團員。去吧！」

巴夫魯與的呼吸急促起來了。春天的時候孩子們常常這樣的。河裏的水還冷得徹骨，可是不洗澡又不行。皺着眉頭，小夥子一躍入河。現在代替了駭人的多水份的表面，在前面展開了一片雪野，因為月光而變成死一般的藍色的雪野。躍入了那被同伴們的身體掘過的深溝之後，巴夫魯與一口氣爬了好幾米遠，什麼都沒有看見。

他爬得很快，常常是衝向前來，後來忽然犯起：「引綫！」現在動作遲緩下來了：得沿路撥開引綫，而這件工作却愈來愈不方便了。引綫緊纏着回落到溝裏來，

巴夫魯與試着用另一只手撥綫——因為朝左轉他比較容易。這樣一

來馬上就撥開了三米遠。但是巴夫魯與發覺溝裏沒有引線了。往下也沒有。巴夫魯與狐疑地停下來。難道引線斷了嗎？可能給槍彈打斷了。莫夫春未曾察覺斷線的地方：因為末端是在後面。如果這樣，那麼可能莫夫春還活着。那多妙呵！但是引線怎麼辦呢？爬回去尋找那尾巴嗎？巴夫魯與不願意消耗時間，但是又沒有別的法子。他困惑地回轉頭來，却望見引線輪在距溝一米遠的地方。「呸，見鬼！這樣簡單，竟想不到！」他憤憤地，精力充沛地向前爬去。

瞧，地雷陣地上的通路：兩面，張着藍色裂開的大口。

機關槍短促地響着。普通的子彈開離着路向指示彈。在空中閃了一下後，紅紅綠綠的線就落到了通路對過的融雪地帶上，或是落到左面一點的地方。巴夫魯與暫時可以安靜：德國人沒有看見他。

引線已經離開雪溝很遠了，幾乎看不見，每走一米遠就愈向左去。這就是說，莫夫春在什麼地方陡地轉了彎。巴夫魯與沉吟起來了。走雪溝直到轉彎的地方呢，還是取引線的方向一直到火藥的地方？難以決定，那裏比較安全。兩個同伴死了或是傷了躺在砲火下面。沿着引線這條路比較短。但這並不就是說有利和合時：直路是在處女雪地上。

「主要的，是不要給引線逃出視野」。巴夫魯與從斜網裏向左爬去。得像走雪溝那樣的快，可是還需要額外的用力。他把肌肉緊張到極限，同時努力不要使身體熱起來。他有計劃地爬着，用手掌和屈着的腳的足尖撐着身子，均勻地把身子推向前去，戴着鋼盔的頭碰到雪衣的底下；凍雪碎裂在背上。

發覺自己又在引線旁邊，巴夫魯與躺下了。臉熱起來了，擦傷的皮裂痛起來，全身都滾燙。覺得有點疲憊。但是沒有時間再躺，而且也有危險。稍微喘過一口氣，他又向前移動了。

雪層比較薄了，路上遇到了使前進發生困難的凍過的石子和石塊。突然雪沒有了。巴夫魯與覺得自己好像裸體似的。

幸而有一條狹狹的冰帶——有兩個人長，表面坎坷不平——手脚在它上面不會滑的。下去又是雪。但是雪層很薄，很像凍過的刨花。

再克服了五米遠光景，巴夫魯與呆住了。前面不遠，解凍地帶的水暗黑可見。它後面，在天幕的背景上很明顯地豎着柵欄的白樺樹樺。同伴們在那裏？巴夫魯與還顧了一下。在他右面的斜角裏，在解凍地帶的

邊緣上，有一個白白的小雪堆。打量了一下，巴夫魯興懷着戰慄才辨清了一個人的頭和背的綫條，無聲地，還是蘇托金躺在那裏。順着引綫走去，包聽出莫夫春。但是那邊看不出有像人體的東西，僅在解凍地帶後面的一片雪地上有一個藍色細長的站子；又不像雪堆的影子，又不像洞穴。

在解凍地帶旁邊的雪地上有一道足跡；它從蘇托金那裏延出，從方面繞過解凍地帶。大概這是莫夫春的足跡。引綫不是橫斷着解凍地帶嗎。

現在得決定怎樣走到放着火藥的地方了。通過解凍地帶？——得脫下掩蔽的服裝。繞過去？——多損失時間，而且這條路也許會使人家在未到目的地以前就送了命。蘇托金不是也遭難了嗎。

爲什麼蘇托金不脫掉掩蔽的服裝呢？忘了嗎？難以相信。他是一個細心的人。他的屍首橫在解凍地帶的最狹處決不是偶然的。最可信的是：蘇托金在這樣的砲火下爬，以致他連半分鐘都不能阻攔。

思索祇佔去巴夫魯興一顆子彈飛行的時間。他來得及察覺自己地位的不利一面。這裏解凍地帶比較闊，得斜沿着引綫越過它。

決定採取了，可是前面，在柵欄旁邊，猛地響起了裂帛聲，從木柵那裏閃起了火花。在解凍地帶上也轟轟地爆發了巨大的火星。

巴夫魯興嚇得貼到地上。「見鬼，用爆炸彈！」心下沉了。恐怖的感覺生得快而不可抗拒。還正像醉意在一個初次喝伏特加的人身上生長一樣。在內心上巴夫魯興彷彿分爲兩個，一面體驗着恐怖，一面豎起耳朵，目光炯炯地，像監視着敵人一樣監視這一感覺。現在這感覺比子彈還危險。他承認這一點，但是他的渴望活下去的年青的身體却盲目地退向後面，要遠離開這些可兇阻攔。意志無力了。但是對它的支持，巴夫魯興祇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已經陷入絕望的境地，他就把折袖一拉，敲了一下錶。長方形的玻璃響起了月光。巴夫魯興轉過手腕——燈光熄滅了，祇留下了一個光點。

指針指着三點缺十二分。「三」字比所有其他的字來得顯明，來得大。

「命令！」巴夫魯興一想。記得了軍官的話：「我要執行命令」。又頻繁地咯咯起來了。巴夫魯興臉朝下地躺着，但是根據響聲，他

明白——子彈是在引綫右面的什麼地方爆炸的。他從旁邊，冷冷地把這記在心裏。恐懼消散了。另一種感覺，高傲的，斷然的和愉快的感覺抓住了靈魂：喉嚨咯咯作響，眼睛裏淌出淚水。

巴夫魯興向前衝去。那推着身體的元氣充沛的衝力互相追逐着，迅速地交換着。突然巴夫魯興在底下踏到了一種新的絲絲的聲音，他馬上停住。他俯臥在解凍地帶上。面前和遠處都聳立着草，粗硬的，堆着嚴霜的死草。

【壽頭！】

巴夫魯興覺得他身上的一切不知怎的都平衡了。心均勻地跳着，充滿了清醒的鎮靜；意識是非常的清爽。

剩下了十一分鐘或是十分鐘。他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好。但是這幾分鐘他却一定要活的，要活得聰明，這樣的，使在最後一分鐘的末尾，繞着鐵絲網柵欄飛去見鬼。

頭在想，手已經在行動了。退後了一步，巴夫魯興轉向一側，迅速地解開了鈕釦，分開了衣襟。接着他又俯臥下去，把雙手放到背後，急急脫出袖子，先是這只，再是另一只，此後就同時拉兩只。短襖從肩上下落了。他圍起它，塞進了懷裏棉襖下面，又向解凍地帶移動。棉襖是青草一樣顏色。還很幸運。解開了腰帶，巴夫魯興又躺向一側，屈起了腿，把手伸到褲子給靴帶縛住的足踝上。一個結解不開。巴夫魯興記起了刀子……

有一樣東西貼在足踝上——像是黃蜂；刺激很難覺得，但是腿已經躺不住伸直了。巴夫魯興肚貼着地爬。現在需要儘可能推得快了。用左足擡是很疼的——彷彿有一根鐵絲穿過了足踝，——但是連這受傷的腿也有助於爬；他努力不想到疼痛。

巴夫魯興不知道德國人有沒有向他瞄準。如果瞄準了，他馬上就能夠掀起黑星。不錯，子彈在旁邊嗚嗚了一陣。在草上看不出頭和身體略略遮住了穿着白褲子的雙腿。可能，機關槍手丟失了目標，在金圈找到它。但是他也可以向解凍地帶長長地放一列槍的。

在草裏碰到了石子，一些凍結的草根；它們附在腿上，附在服裝上。但是在解凍地帶上爬無論如何總比在易碎的凍雪上要容易。當看見了眼前的雷的時候，巴夫魯興自己也覺得奇怪起來。

說掉短襖比穿上要複雜：得費一分鐘以上的時間在這上面。但是可以不必對付褲子了。「瞧，又是一成功！」就讓它是小小的成功吧，但是它無論如何總是一步一步在接近目標，對它他覺得很高興，雖然它使他受了傷。

足脛痛起來了。綁腿熱而潮濕，但是在濕了之後，它們把小腿纏得更緊了，血現在顯然很難滴下。拉緊的綁腿——這很合用；因為他正沒有機會包紮傷口。

引綫通到莫夫春那裏。

巴夫魯興給這突然的事情弄得呆若木鷄了，雖然他也準備看見同伴——多半是死的，而不是活的。

莫夫春平躺在雪上，右手伸向前。他的腿用皮鞋的尖頭撐在地上。已經在凍雪的下面，屈着的右腿緊張得比較厲害。起初一見，以為這人還在爬。但是再一看，就顯然是死的無知覺姿勢了。身體凝結在它的向前的努力中。

引綫經過莫夫春的右拳通向火藥。巴夫魯興拉了拉引綫。但是死者把引綫捏得很牢。巴夫魯興拔出了刀子。莫夫春到了蘇托金身旁之後也是這樣做的：割斷了繩子。縛好了兩端，巴夫魯興把引綫圍着拳頭繞了一圈，接着就爬到莫夫春跟前。記憶告訴他那一個把炸藥藏在那一只袋裏，——祇要撥開一點雪，獲得了爆炸器，巴夫魯興前移了半米連又躺下。莫夫春的臉陷在雪裏，翹着的祇有黑鬚鬚的尖端。在左肩上，對着肩章，短襖的布染上了紅色。一顆子彈擦過了身體。

巴夫魯興一眼都不要地望着。他的心中充滿了熱烈的憐惜，同時他覺得自己也彷彿麻痺了。

「唉，奧斯達普，奧斯達普！」他用力輕聲說，他的呼吸破壞了冰冷的死的安靜。「別了！」

前面也有死神。但不管怎樣，巴夫魯興仍急急爬向前去，覺得自己比較勇敢，比較堅定，雖然重又刺了一個人。走了幾步他已經不覺得什麼了，除了快些結束這事情——同伴們是爲了它而殉命的——的狠狠的願望。

莫夫春是在他已經在一排柵欄旁邊爬的時候被打死的。從傷處推測，那擊中他的子彈並不是從那與鐵絲網成直角的地位上，而是從銳角的

地拉上飛出的。顯然，保護障礙物的還有一架幾乎沿着障礙物射擊的機關槍。

「還缺一尊迫擊砲！」巴夫魯興暗想，一面更深地埋入雪中。對於新危險的念頭並沒有嚇住他，反而更鼓勵起和引出他的驕矜：他祇仗著意志和才智，無論如何他比敵人強。

現在他帶著火藥順着樹溝爬。這裏的雪很厚。巴夫魯興不時斜右窺望蘇托金的屍體：得準確地在那地雷陣地上做好於通路對面炸去火藥，

巴夫魯興的兩個殉難的同志即使現在，在他們死後，也幫助他：一個同志的身體則可作為方位針

棕色的引綫橫過罌凍地帶，漸漸向右移動。同蘇托金的身體看齊之後，巴夫魯興陡削地折向左，向着鐵絲網。但是他剛把朝前望，在雪地上，在相關的那一面，彷彿有彈子抽了一下：發出了一縷白烟。巴夫魯興頓了一頓。而在聽見了長長的槍聲之後，他才想道：「好，讓它來吧！子彈帶快些結束。」響起了一陣新的槍聲。「謝天謝地，不是從旁邊來的，」巴夫魯興又記在心裏。他現在拚命不自覺地拚命樂觀——即使死神已經在目標旁邊威脅着牠。他無意識地以此鼓勵自己。但是他並不抬起頭來。他的生命從來沒有這樣寶貴過——不是為了未來的生活，而是由於已經正要過去的幾分鐘。

巴夫魯興撲臥着，把臉塞進了手套裏，但是他仍看得非常清楚，他身體的每一原子都覺得他的身體和四周的一切都輝煌地映照着殘忍的光芒。

在過去的生活裏，不久以前的但又是無際地遙遠的生活裏，青年摩尼亞。巴夫魯興，一個十年制中學的學生，喜歡月夜，喜歡幻想地久久望着在高空靜靜地閃着光的鏡子般的明月，在那些黑夜的溫柔的神祕的照耀裏會產生了多奇妙的念頭和感覺啊！

現在呢，巴夫魯興躺在鐵絲網旁邊，心裏全力憎恨月亮，咒咀它，它的淡綠的光華在他心中引起了嘔吐的感覺。他的念頭，像以前一樣，是和月夜相聯的。

「影子，這！」巴夫魯興很高興這個猜測，但馬上就後悔這救命的，但是這樣簡單的念頭怎麼不早些來到。抓住了一陣槍聲終止了的機會，他把頭微微抬起了僅僅是一霎眼的功夫以決定方向，接着便斜爬過

去。

他到了兩座柵欄的接刃處。由鐵絲縛着的叉穰遮住他，如果不能避開子彈，那就能避開從建築物上射擊的敵人的目光。木柵的斜影也把身體遮住了旁來的視線：從遠處恐怕祇能辨別出這些淡藍色的帶子中那一條最闊而已。

機關槍又響了。但是現在巴夫魯興已經不能遲緩了。他握著引綫把火藥拉向自己，一面抓住薄板，開始把火藥推出去，直到爆炸器的捻子同肩頭看齊。

以下的事情就是切斷引綫，把一端縛在爆炸器上。這也毫無阻礙地完成了。巴夫魯興用一個手指擦乾淨了捻子的縫隙。他記起時間，但是得把應做的一切做好。旋進了爆炸器，他把火藥再推前了一米遠，接著略微拉向自己，又開始把它推出去，已經是用雙手了。

鐵絲張得很低，鐵刺觸到了凍雪。火藥的前端嵌在鐵絲網裏。剩下來一樁事情——把火藥嵌入雪裏去，但是需要從這上面的強力掀壓。

時間跑著……。用手掌抵住火藥的邊板，巴夫魯興略抬起身子，馬上他的鎖骨下受了一下打擊——似乎被鋼條彈了一下，雙手分了開來，他的胸膛倒壓向炸彈。嘴裏充滿了濃厚的鹽味。

「怎麼，完了嗎？」這個念頭震撼了巴夫魯興。一切都變成徒然了！他覺得限定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軍曹等不到訊號，馬上就要拉引綫，但是爆炸並不會產生應有的結果……

「毫無意義地死掉！」巴夫魯興暗想。失利的憤慨，對敵人的憎恨，對自己的憐惜——他現在所體驗到的一切，——都融成了一種感覺，頑強的和猛烈的感覺。吐了一口血，他重又抬起身子。

火藥下面的凍雪看來已經碎了幾乎有夾板那樣長，俯胸的時候，巴夫魯興不意竟完成了他想用手掌去壓的工作。在毀滅的壞事情上又露出了樂觀的一面。就是說，祇要在一分氣力尚存的時候不投降就好了。

巴夫魯興還有力氣：憤恨增大了力氣。咬了咬牙，他把火藥略拉向自己，又抵著一端把它推向前去。火藥在鐵絲網下面通過了。巴夫魯興要一面繼續推它，一面自己也逐漸向前移動，直到面對著鐵絲。火藥放得很好，在叉穰旁邊；它的長度等於兩排柵欄。

俯向雪地，巴夫魯與把爆炸器那邊來的引綫攬着拳裏，另一只手則把空着的一端拉向自己。引綫一圈一匝地集攏來，在雪地上發着黑色。隨，引綫緊繃着。巴夫魯與用力地把它向自己拉了兩次，接着，嘆了口氣，側面臉到了毛茸茸的凍雪上。

「齊備了！」

訊號發出了。引綫退回後面，重又繃緊，但是爆炸沒有發生。

驚愕的巴夫魯與把左手手腕拍到眼前。秒計以細碎的，急匆匆的跳動奔走着。三點缺兩分半。

巴夫魯與通緩地，曠憤地，像在驚醒的時候那樣想道：「結果，我是活着的！」他揉了揉冰冷的錶帶。

這只鋼錶是母親在他成年的日子送給他的，而現在它卻送給巴夫魯與一樣尊貴的禮物——兩分半，那能够延長為整整一生的微末的時間。

然而最後仍是繫於巴夫魯與己身的。還得鬥爭，以便這幾分鐘和幾秒鐘能够變成日和年……

巴夫魯與掉轉身軀，掘開凍雪，沿着引綫爬去。

從後方射擊的機關槍的忽忽的轟擊間有短短的休止。斷續的槍聲有時換上了長長的，滾滾的槍聲；這是另一架從側面射擊的機槍在努力。死神的機器也在德國防綫的東方工作。那邊射擊更為活潑，融成了一種空洞的轟響；追擊砲彈在結實地奔衝着。但是巴夫魯與什麼都沒有聽見。他等着那看看就要在身後轟起的爆炸，他覺得世界上是完全的寂靜。

巴夫魯與現在並不想着敵人；更危險的是愈來愈覺得煩著的痠痛和疲弱。他希望爆炸但又害怕爆炸。緊張起一切力量，他努力爬開，愈速離機關槍好。對時間的意識模糊起來了。嘎嘎呼吸着，他穿過了那像浪濤一樣湧來的迷霧；在火熱的嘴唇上吹起了又碎裂了水泡。

上有死草的解凍地帶留在後面了。身體更墜陷入雪中。力氣枯竭了。巴夫魯與驚地記起：消耗剩餘的力量已經沒有意義了！留給他的祇有兩分半鐘，它們不會久延的。他躺下了。曠野上的空氣滯立不動，彷彿結了冰一般，透明的，有點淡綠的。巴夫魯與吐了一口血，開始折向回去的路上。不久這裏便要奔來急急的，勇猛的戰鬥員，後面跟着來的是救護員……巴夫魯與竭力不要死掉，如果要死，那末讓他的身體顛向着敵人，向着前方躺落。

費力地轉過了身子，巴夫魯與把手掌貼向那覆着傷口的滑膩的短襖，像一個致命地刺傷過其的，但却做着能做的一切的人那樣帶着安靜的滿意的微笑把頭垂到浴着月光的白雪上。

母親跪在他，親生的阿摩夏^①旁邊，悲傷地，但矜持地，用手掌輕輕地，像微風一樣，觸了觸他的裂痛的臉孔。

也許，母親還輕輕說了幾句什麼話，但這時在前面已亮起了高高的金色的火焰，映紅了田野，而爆炸已像轟雷一般響起，強有力地震撼着大地了。

(水 夫譯)

① 即摩尼亞·巴夫魯與。

舒班諾夫
(Ник. Шпанов)

神 妙 的 提 琴

(ЧУДЕСНАЯ СКРИПКА)

在講我們最近一次襲擊德軍後方時發生的那件事情之前，我先得把同這事直接有關的普洛霍爾（Прохор）過去歷史中的一頁向你們揭露。

戰前認識普洛霍爾的人，都還記得他結婚的歷史。在這事中演着主要腳色的是一隻提琴——最最平凡的提琴。普洛霍爾調到西烏克蘭某空軍駐防隊時，曾撥給他一間房間，這提琴便是屬於同房間的一個女鄰的。我不得不詫異地提起我的朋友對於提琴音樂所顯示的興趣，對於此道他以前並不是個大愛好家。不過很快的我就明白：普洛霍爾新的吸引對象與其說是那女鄰琴弓下發出的旋律，還不如說是那女鄰本人。不久，史蒂華（Стефа）成爲我們主人公的妻子了。唉，他們的幸福是短暫的。大家都知道希特勒黨徒對於我們西部國境所施狡猾侵犯的情形，我們住的那個邊城首當敵人空軍襲擊之衝。爲了從德國人背信的攻擊之下搶救物資，我們奉命立即更移根據地。戰爭的第一天成了我們看見我們家屬的最後一天。從此以後，我們一直在前綫。我們的部隊，你們也知道，打得並不壞。普洛霍爾，能够又走過一切職務的梯階而達到部隊司令，這時他忽然受了傷。從醫院裏出來之後才知道，他已經不能飛行了

一隻眼睛的視覺喪失了。好多種司令部裏的職位請普洛霍爾擔任，但是他一概拒絕了。後方不能吸引他。他爭取到了加入在當時還是一種新的軍隊——空軍陸戰隊——的任命。

從這時起，我們同他曾不止一次的到過德人後方。每次，去作空軍陸戰隊的時候，普洛霍爾總想探聽那留在德方的史蒂華的消息。但是，每次從包圍中回來，他總是憂鬱地對我說：

「什麼也沒有。」

在他的行為裏是沒有怨天尤人之舉的。這是他有時准許自己做的唯一事情——如果有機會碰到音樂家——就請他們演奏史蒂華心愛的曲子。我們裝做好像不知道為什麼普洛霍爾要聽這些，而不聽別的東西。我們總是注意地聽着這些曲子，雖然大家都已經背都背得出了。更有甚者：我們甚至能夠預先說出他請求演奏她心愛曲子的次序：巴格尼尼（Paganini ●）及克萊斯勒（Kreysler ●）的「女妖舞」；然後是克萊斯勒的「羯鼓」及孟攬爾仲（Mendelssohn ●）的提琴協奏曲第三號。這些曲子一生一世留在我的記憶中……

現在我記得，還是在十月初。我們坐在給雪直蓋到屋頂的司令部的屋裏探察以太●，消磨着黃昏。英國和往常一樣總是給我們送來一些爵士樂隊的雄壯的曲子。巴黎——法蘭西服喪未滿的城市——勞勞在取笑自己，播些本國的小調響。我們知道這是唱片。大概，那些居然還能活着的歌唱家在唱迷人的歌曲給集中營裏的朋友們聽（不過假使他們還有氣力唱的話）。更可怕的是還是那些快活的死人的無憂無慮的歌。

忽兒是還徒然裝作什麼也沒有發生，什麼也沒有變動的那個世界的聲音。但是祇要把扭軸轉千分之一米突——屋子裏的寧靜的空氣中便插入了嘩喇嘩喇的德國進行曲的傲然不遜的銅樂器聲和戈培爾式

●巴格尼尼（Paganini, Nicolo），義大利提琴家，1782—1840年。

●克萊斯勒（Kreysler, Fritz），奧地利提琴家，1875年生。

●孟攬爾仲（Mendelssohn-Bartholdy, Jakob Ludwig Felix），德籍猶太作曲家，1809—1847年。

●奮腳探察空中暴浪，——離無綫電。

演說家的沙啞吶叫聲。大吹大擂的號音流入聽者的耳裏，引起了憤怒的呼聲：

「見鬼去！……够了！……切住他們的喉嚨！」

我旋轉游標。代替吶叫聲，又來了小調，爵士和英國牧師安靜的佈道。

「聽厭了，」普洛霍爾說。「聽些我們的東西。」於是，當揚聲器裏發出本國語音的時候，他便高興地高叫道：「就這樣聽下去！」

播音員用烏克蘭文說：

「我們剛廣播的是拿不勒斯（Неаполь ●）歌，中音歌者××唱，——是一個誰都不知道的歌者的名字。播音員靜默了一秒鐘，忽然用純粹的德國話說：

「請聽一個音樂節目，……請聽一個音樂節目：布拉姆斯（Брамс ●）的吉伯賽舞曲。史蒂華演奏……」

在我還沒有辨出女提琴家的姓之前，普洛霍爾的鐵一樣的手指插入我的手中。祇過了一瞬，當提琴聲已經發出的時候，我感覺到播音員已經叫出了史蒂華的姓。毋庸懷疑：米克錄風之前站着的正是普洛霍爾的妻子。廣播的是那被敵人佔領的城市裏的德國人，這也是不用懷疑的了。普洛霍爾握緊了拳頭，站在收音機前。再過一瞬，他便要拿他沉重的拳頭猛擊那脆弱易破的機器了。我連忙扭轉了軸子。

夜裏，我躺在普洛霍爾的身邊，好久好久的聽見他那不安的鼻息。

「睡不着嗎？」我問道。

「出賣給德國人了！」他輕輕的對我說。「你可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史蒂華出賣給德國人了。我的史蒂華！……」

早上，他被召到司令部去接受作戰任務。一天在準備作戰中過去了、夜裏，我們已經在德人後方建立了和那以「戴眼鏡的人」外號出名的游擊隊長的聯繫。我們要和游擊隊一同攻擊毗鄰城市裏的一個極大的德軍司令部。我馬上肥了起來，昨天史蒂華參加的無線電廣播就是從這城裏發出的，但是故意不把這事告訴普洛霍爾。

●拿不勒斯 Naples，義國域名，義文 Napoli，故一作 Napoelis。

●布拉姆斯（Brams, Johnn），德國作曲家，1833—1897年。

那所游擊隊的士密是可靠地由走不通森林的樹叢蔽護着的，屋子裏備着一架軍用無線電收音機。但是祇有那「戴眼鏡的人」親自允准，才能使用它，因為游擊員們很節省電池的電力。有一天白天，我們離開德國人藏在這士密裏，「戴眼鏡的人」開始採索以太。

「聽莫斯科，」普洛霍爾從角落裏說道

但是那游擊員任他的習氣在耳朵邊掠過，他繼續旋那扭軸。以太中的各式各樣的呼聲明晰地滲在那團層士密的樹木的，——單調而深刻的，像海浪一樣的呼嘯聲中。

「聽莫斯科，」普洛霍爾重複說。

但是那游擊員甚至身子也不轉動：俯下他那復削的，長着稀疏的鬍子的臉，對着揚聲器，他注意地聽着。他的眼睛，在那舊的鐵眼鏡的玻璃之下，變得黝亮起來，兩撮眉毛合攏來了。整個臉顯出極端緊張的樣子。

我在揚聲器裏聽到了提琴聲。而且：我辨別出這是史蒂華最心愛的曲子之一。普洛霍爾也聽見了。他突然站起身來，熊一樣的踏着穿破的靴趾，走到那游擊員身邊。

「關上！」他斷斷續續的說道。他的嗓音發啞，祇有在非常憤怒和激動的時候才這樣。看見那「戴眼鏡的人」不理睬他，普洛霍爾就走到收音機那邊去。

那游擊員並不轉身，命令地吐出一句：

「別打擾！」

我在他的聲音中聽到了那種難以僭濟的力量，對所聽到的關於他那同農學家的平和外貌不相稱的鐵的意志和功勳，立刻明白了許多。普洛霍爾猛然回過身來回到自己的角落裏。那游擊員在提琴發出最後聲音時關上了收音機。

「唔，熊，」他走近普洛霍爾，親暱地說，「爲什麼生氣？我愛提琴，你却來擾亂……」

普洛霍爾指了指他那用松樹枝做成的床鋪說：

「坐下！」現在他的聲音像一分鐘以前游擊員的聲響一樣命令式地響着。「聽我說，評評看。」

普洛霍爾竭力想說得輕，但是，我躺在旁邊，聽得見；他訴說着史蒂華的歷史，對於一個把自己的琴弓出賣給德國人的女人的戀愛史。說完了，他問道：

「剛才這廣播是那兒來的？」

那游擊員說就是我們正要去作戰的那城市。普洛霍爾衝動的站了起來。

「不會聽錯嗎？」

「我是不能聽錯的，」那游擊員微微的笑了笑。

普洛霍爾沉思了。我看見他的心思可不輕鬆。後來他抬起沉重的眼光望着那游擊員說：

「請求你，長官，召集民衆法庭。我們來審判她。」

「審判誰？」那游擊員詫異地問道。

「史蒂芬尼亞（Стефания ●）。」

「你要什麼？」

「要判決。」

「想出這種事，」那游擊員搖搖頭。「要辦，何必這樣焦急？爲什麼在作戰之前去驚動人民？今夜有大事要幹呢。」

「所以我才要聽聽判決，我要立刻知道它。今夜我們可以到城裏。我們可以在那邊找到她……」

「好好兒的想一想。也許弄錯了人吧。也許會聽錯？」那「戴眼鏡的人」親切地說。

普洛霍爾堅持着自己的意思。當土窖裏召集法庭的時候，他以告發者的資格發言，並且要求給史蒂華以嚴厲的判決。

「對待出賣給敵人的人不應當寬恕。無論誰：戰鬥員也好，指揮員，集體農民，職員或是音樂家也好，——任何人都應服務人民，服務祖國到最後一息。無論爲了什麼東西，無倫爲了什麼賄賂，甚至要你的生命和死前最大的痛苦，你也不能妄自尊大，濫竽充數公民的名譽而出賣給敵人。這就是我的意見，同志們，」他結束了自己的起訴狀。

「怎麼辦呢，」主席——于思于思的和愛可親的游擊員說，「事實

●即史蒂華。

很清楚。我們來討論吧？」

商討並不長久。判決定了：死。普洛霍爾脫下帽子聽這判決。

「請授命給我去執行，」普洛霍爾說。

於是我又在他的聲音裏聽到了特性的鼻息聲。開始寂靜無聲了。法官們面面相覷。靜默的空氣中插入了那「戴眼鏡的人」的聲音：

「你不能執行判決的。」

普洛霍爾抬起頭來：

「我能力綽綽有餘。」

「我相信，」那游擊員鎮定地說。「但是你不能到城裏去。」

「那末現在夜間呢？」普洛霍爾問道。「我跟你一塊兒去。」

「不。」那游擊員想了一會兒，堅定地重複說：「你不能去。」

普洛霍爾孤獨地站着……我看見，疙瘩在他的面頰上游動，我等待着，耐不住的狂暴的怒火立即就要爆發了。但是在他將要說許多話之前，那「戴眼鏡的人」說：

「你去做普通的事情，固然可以，可是那就不成爲飛行家了，但是我們中間，你是唯一會駕駛飛機的人。所以我命令：今兒夜裏把我們人指給你的那架飛機準備飛行。準備天一亮就起飛。」

「你得明白，我有權今夜到城裏去……」普洛霍爾舉起了那緊攥得骨頭都發白的拳頭。

「還由我來執行，」游擊員說。

普洛霍爾垂下了頭，站着。我在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人用力忍着眼淚。他裝出閉目沉思的樣子。

「你說，飛行的任務是什麼？」

「任務很簡單：把我授命遞送德軍司令部的作戰文件的人接到飛機上，把他送到蘇軍駐守的地方去。」

「是一個可靠的同志嗎？」普洛霍爾問道。

在他的聲音裏，我沒有捉住平常所有的那種熱烈的關心。他所以說話，爲的是不沉默。

「你放心，」那游擊員答道。「要是這位同志錯了一秒鐘，那他和我們今天的這件事就全功盡棄了。」游擊員注意地看着普洛霍爾。「你

得答應我一句話：你要完整的安然的把他送到。」

到夜裏，我們跟游擊隊的各隊長分手。他們出發進城去，我們從事繞密地把那藏在林子裏的「Y 2」準備飛行。至午夜，馬達試過了。由於那推進機括起的氣流，雪從那包圍着我們的松樹枝上掉下來了。馬達的呼呼的旋轉聲混着樹林的強大的呼嘯聲。

離天明還剩半小時了。普洛霍爾爬上了機師的座位，我開動了馬達。它輕輕地轉動。清晰地可以聽到活潑悅耳地呼呼作響。林子上某處露出了一帶灰色的曙光。林子前面顯出幾個游擊員的側影。他們向飛機走去，關心地把那高高地提起了長得不稱的皮衣的邊緣的矮小的人從雪堆裏爬出來。那「戴眼鏡的人」第一個跑到飛機跟前來。我在半明半暗之中困難地認出了他。

「帶兩個人嗎？」他疲乏地喊叫，想聽過馬達的聲音。

普洛霍爾點了點頭。

「你瞧，」那游擊員喊道，「這人對我比一切都貴重！你要對他負責。」

普洛霍爾又點了點頭。那游擊員的同伴們輕輕地把那穿着長皮袍的人扶起來安置在後面的座位裏，跟着他爬上去的是那「戴眼鏡的人」。我開始抽去輪子底下的墊腳，但是忽然普洛霍爾用手勢招呼游擊隊長到身邊：

「那允許的事呢？你說已執行了。」

那「戴眼鏡的人」同意地點點頭：

「不光是能說，而且甚至於還帶來了證據。」他轉過身去對着他的部下，從他們手裏接下了一件長形的黑黝黝的東西。我辨認出那是提琴匣。「這就是給你的證據。藏起來吧。」

普洛霍爾渴望地握住了提琴，塞在自己的艙裏，過了一分鐘，空中現出了他那隻大手套。我抽去了墊腳。馬達吼叫起來，風雪在推進機後面飛起，飛機跑着，舉起尾巴，以普洛霍爾所特有的那種冒險的上昇在樹林上面帶過。

當普洛霍爾的飛機被幾架蘇維埃驅逐機的準確的彈雨強迫降陸，被

他們追到——順便碰到的第一片田野的雪堆上時，天已經完全亮了。戰士們帶著自動槍跑上來對準了飛機，普洛霍爾起來站在坐位上，舉起雙手。

「投降！有生以來第一次投降。別放槍，同志！」他叫道。「一個不湊巧，打傷了我的乘客，我可要拿腦袋來給他負責的。」

戰士們從後面的輪裏把那乘客拖出來。當那人說去大眼鏡的時候，普洛霍爾推開了那些站在他兩側的戰士，忍不住衝上前去：他面前站着的是史蒂華。

他們到司令部去。普洛霍爾愉快地對那帶着提琴匣的戰士重複說道：

「看看，保羅呀，這是我一生中所得到的最寶貴的禮物。」

晚上，在司令部裏，史蒂華繳呈了她帶來的敵人重要作戰文件，我正想，像平時那樣的探索以太，普洛霍爾把我的手推開收音機。他小心地從隔牆那邊拿出那黑色的提琴匣，把它遞給史蒂華。

過了幾分鐘，指揮員們屏息的聽着提琴。史蒂華的演奏確實是敏感的。普洛霍爾靜悄悄的坐在角落裏，炯炯發光的眼睛注視着那拉弓的纖手。音樂中止時，普洛霍爾跳起來跑到那女提琴家那兒去，突然把手伸出。我們大家裝出忙於自己的談話的樣子。房門口出現了軍團參謀長，身邊走着一個戴着舊的鐵眼鏡的曲背鬚髯的老人。走過史蒂華面前的時候，他鬚髯無意似的問道：

「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她頭也不回的答道。

「時候到了，」那「戴眼鏡的人」也簡短地說了一聲，跟着參謀長出去了。

「那兒去？到那兒去的時候到了？」普洛霍爾詫異地問道。

「回去，」史蒂華

「我什麼也不懂！」普洛霍爾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一種不安的情緒：「回到那兒去，為什麼？」

「到德國人的後方去，」史蒂華精準地答道。「應該工作。每一個

人應該用他所能運用的東西去打擊敵人：你用飛機，我用提琴。」

「用提琴……用提琴，」普洛霍爾機械地重複着說。他用他的又大又重的大爪攔住了她的纖手，緊緊地緊緊地握着。「就用這神妙的提琴嗎？」

她默默地點了點頭。他也以同樣的點頭來回答她，放了她的手。

（白塞舞）

舒班諾夫
(Ник. Шпанов)

戴眼鏡的人 (ЧЕЛОВЕК В ОЧКАХ)

當我把他的任務的內容告訴你之後，你就會懂得，我為什麼要這樣不耐煩和不安心地等他回來。普洛霍爾(Проходор)必須在敵人的後方降落，在那兒帶一位游擊隊的領袖，送到我們這兒來，他帶着游擊隊員們為我們所採集的重要情報。

普洛霍爾應該回來的時候早過去了。我們徒然空望着天上：他飛機的影蹤一點也沒有。唔，怎麼辦呢，失敗有時也有的，不過可惜就是。普洛霍爾是一個極好的飛行家。熟習一點兒，可是因此他胸中正跳躍着俄羅斯的心……

當我們完全意外地瞧見普洛霍爾的飛機已經飛臨飛機場上空的時候，次日的光已經微露了。那飛機是急趨而來的，它從樹林背後竄出來，幾乎降落到菜園裏去。我立刻看出他。他枯澀地向上校報告了任務的執行，也不回答同志們的探問，便上自己的處所那兒去了。我默默的跟着他。可是他甚至跟我也不開口。我們就這樣地來到了自己的土窖。脫去了皮衣。還是這樣沉默的躺到床上。木板在那沉重的身子底下噁噁略略的叫起來。我想，他一定給飛行累透了，我正決定也讓他安息一下，但是，當被我推開的門裏透進的日光落在他臉上的時候，我看見普洛霍

頭並沒有睡。他的眼睛盯住一個焦點。在他的神色裏，我發現了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事情，是一種狐疑不決的神氣，像有一個人所不能解決的什麼嚴重問題。

我回轉來坐到他的床上……

這就是事情的始末：

普洛霍爾，照約定的那樣，在天明時降落了，他開始等候他的乘客出現。可是，不知道是普洛霍爾聽錯了地方，還是有什麼事阻止了那游擊員——他沒來。鐘點一個一個的過去，天完全亮了。在這樣的條件之下，甚至就是乘客現在來了，可是起飛却想也不要想了。普洛霍爾，盡他所能做的，把飛機掩藏好了，又躺到他灌樹林裏的瞭望處去。最後那游擊員來了。這是一個四十歲上下，身材不大，乾巴的人，長着一球蓬亂的鬍子，這種鬍子是那種隨便讓鬍子長出來的人所有的。他穿的是一件擦得變白的舊的皮褂子，這從前是叫做瑞典褂子的。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用綫繫的舊眼鏡。

他的樣子完全不像戰士，跟那些講到他的游擊工作的故事不大合拍。

他遲到的原因是意外地得到了解決那留宿在村子裏的參謀軍官團的機會。戰爭進行得很順利。游擊隊長的手裏有了最重要的情報——整整一皮包。

那戴眼鏡的人打開自己的皮包——初級蘇維埃工作人員的平平常常用舊了的皮包，普洛霍爾看見有一束德國人的地圖。

「他們不會釘梢跟你……到這兒來嗎？」普洛霍爾問他。

「不會，」

「不要給他們阻止我們飛走。」

「不會，」那游擊員仍篤肯定地重複說。考慮了一下，他說道，「除了內人和孩子之外，誰也不知道我在那兒。」

普洛霍爾詫異地看看他

「他們，什麼，跟你在一起了嗎？」

那人沉默地點點頭，可親地微微的笑了一笑：

「她是我第一個幫手……可貴的幫手。」

「噢，噢，」普洛霍爾祇找到這樣的話。「現在我們要搞到天黑……你專門那一項？」

「是農業家，」那游擊員簡短地答道。「日落時起飛嗎？」

「祇要有够起飛的日光，」普洛霍爾說。「那兒的路是熟悉的，黑暗裏也可以找得到。」

「噢，噢，」現在那農業家回答了，然後沈默了好久。後來他又帶着剛才那樣的可親的微笑說：「他們會跑到那條路上去看我們飛出。」他那對淡藍色的近視眼親切地望起來望着那通向林子裏去的大路……

於是他們一直騎到傍晚。當太陽已經接近地平綫的時候，普洛霍爾說：

「是時候了。」

但是那農業家什麼也不回答。他做一個暗號命令：「騎下」。他的眼光注視着大路。普洛霍爾看見落日的背景上有兩個人形：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他們慢慢的沿路向一叢小林子走去。他明白了，這是那農業家的妻子和兒子。

「得了，朋友，」普洛霍爾說，「是時候了！」

但是那人却生氣地低聲說：

「叫你騎下。」

普洛霍爾不情不願的俯身到滿沾露水的草裏，可是向那農業家望着的地方看了一眼，就呆住了：從村子那一邊，橫斷過那清晰地勾畫在鮮紅的落日上的入形，聽來幾輛摩托自行車；那是德國人。當着他們的眼飛起，那是想也不用想。普洛霍爾懊惱地用拳在地上擊了一下。

德國人趕上步行的人，這時那兩人已經離開並護着普洛霍爾和農業家的灌木林很遠了。在灌木林裏可以聽清大路上的每一個字，看清每一個小動作。普洛霍爾清晰地看見那女人。她的身材和那農業家一樣的並不高大，並且看樣子是很瘦弱的。在她的尖削的肩上放着一方破巾。頭上戴着包頭布。那孩子站在母親旁邊，眼睛垂下望着地上。他又瘦又蒼白。

「是女執員嗎？」一個德國人問那女人道。

「是的，」她鎮靜地回答。

「在你的學校裏，有人襲擊德軍司令部。」

「我並不住在學校裏，」她的聲音中繼續發出非常的鎮靜。

「回答問題！」那德國人喊道。「你的學校裏有人殺死了軍官。」

「——……是的。」

「你一定知道是誰殺的。」

那女人什麼也不回答。她沉默地盛着旁邊，勞勞等候看見可以幫助她找出答覆的東西。

「回答呀！」那德國人叫起來，向她走上一步。

那女人戰慄了一下，好像她已忘記他在身邊，於是輕輕地答道：

「不能。」

「能的，我們知道，我們一切都知道。」

她狐疑地望望那說話的人。

「你們什麼也不知道。」於是搖了搖頭：「什麼也不知道。」

那德國人探入囊中，拿出一件什麼東西伸到她眼前：

「你的丈夫。」

那女人什麼也不答的轉身離開。躺在灌木林裏的人明白，給她看的是農業家的照片。

那孩子想用敏捷的行動從德國人手裏奪下照片，但是那人在他手匕打了一吧，孩子痛得叫了起來。

「他會說的，」德國人深信地說着，把那孩子拖到自己面前：「向前走。」

「不，不，」那女人急忙說，她的聲音裏第一次發出了驚慌：「不要……我來說……」

普洛雲爾運動全身向大路挨去，但是農業家的沉重的手放到他的椅子上。

「那末說呀。你可以保全性命，並且你還一個……」德國人用頭指指孩子。

「但是……我不能。」

「別做戲，」德國人瀟嘯地說。「我們沒空。」

「我不能當着他的面說，」那女人說話輕得幾乎傳不到灌木林裏。

她用腳指那孩子：「他會告訴父親。」

「他不會對什麼人講什麼話的，」德國人深信地說，他的手用習慣而敏捷的動作打開皮槍匣的蓋，拔出手槍，在做這動作的時候，那孩子絕望地號叫着向母親撲去：

「媽媽！」

他沒有來得及再說什麼。兩槍，一槍跟一槍的打倒了他。第三槍已經打在那不動的孩子的身上了。

普洛霍爾感覺到農業家放在他袖口上的那隻手在顫抖。

女人像雕像似的站着。她的兩側着，一動不動的眼光盯住那染着落日之紅霞的天空。

「現在說呀！」德國人叫道：

那女人攤開了手，像準備去釘十字架似的，顫抖地送出口來：

「你們這些野獸……爲了強迫他說出來，你們會折磨他，……他倒死得很輕易，我的孩子。」

她的頭無力地垂下，手落了下去，像一隻中了彈的鳥的翅膀。

那些德國人拉拉扯扯的拖着她向林子走去。

當摩托自行車的聲音在遠處消失的時候，普洛霍爾感得他的手完全給農業家壓得充血了。那游擊員的淺藍的眼睛向卷起的軍頂在鮮紅的地平綫的背景上暗淡下去的那地方注視……

天明時，他們飛走了……

「這你怎麼忍得住的？」我奇怪地 普洛霍爾。

「要不是我旁邊有這一個戴眼鏡的矮小的人，我……把任務毀了，」普洛霍爾說着，把眼睛閉上。「去吧，讓我睡一會兒。」

我走出了土窖，雖然看見他的眼睛依舊張着，他幾乎不打算入睡。

(白寒譯)

舒班諾夫
(Ник. Шпанов)

瞎子 (СЛЕПЕНЬ)

—

你看看普洛霍爾(Прохор)，大概，就要發問：這一個無憂無慮地微笑着的樂天的人真作過二百多次戰鬥飛行嗎？在他的活動項下真肥着成百次空戰嗎？難道這一個專尋開心的人，若無其事的真的已經把十六架德國飛機「捕入囊中」了嗎？

但是你祇要攬住上校注視這寵愛的人，而這人却並沒有注視到上校寵愛的注視，那末你就會明白：一切真是這樣的。

我們的上校不是那種愛好狂放地吐露自己情感的人。他僅於說話，性子緩慢，甚至鬚鬢有沾關於行動，但是，假使誰相信，在這種平靜底下，好像並不隱着雄渾的氣質，那他就錯壽錯絕了。這在我們是很熟悉的，因為我們曾經看見過各種情境之下的我們的上校，並且知道他的臉，頸，甚至腳講有時充滿的怒火是那一種色彩。而且就是在這種地方，

也總祇有幾句枯澀的，比平時更鎮靜的話。掩飾什麼呢——全隊裏曾經惹得上校臉露憤怒之色的次數也難得再有比他寵愛和我們共同愛戴的普洛霍爾更多的了！而且，除了當他注視那載了普洛霍爾去作戰鬥飛行的飛機昇空時的不安之外，我也從來沒有在上校的眼色裏捉住過什麼別的。然而，我聽到上校備有一次的當衆讚賞——正就是讚的普洛霍爾。

「瞎子不是人，」上校說着，目光裏閃耀着熱情和自豪的火星。這簡括的定語說的正是飛行家最可貴的質素之一——是強迫敵人作戰，甚至在德國人顯然表明唯一願望是：「逃走、無論如何逃走」的時候，也要作戰到底的那種燭熱的武藝。普洛霍爾第二種也相當顯明的特點是達到最高度的戰鬥友情。假使普洛霍爾看見同伴困於災厄，那就什麼也不能阻擋他去進攻了。實力的對比失却了意義。不要因此就認為普洛霍爾不擅於理性地分析環境，不會在不能硬上的地方表現謹慎與機警。但是，爲了要明白這些矛盾的質素怎樣結合在一個人的身上，應該像我那樣和普洛霍爾肩共臥在翼下那麼長久才能够。

想或者講普洛霍爾——這意思就是歷數他的戰鬥事業。普洛霍爾天空和戰鬥，三者是分不開的。他儘可能親自帶自己的人去完成任務。你知道普洛霍爾在履歷表上有着多麼神奇的事蹟！而且其中每一件事像音樂家在自己的作品裏一樣，——他的一切全是瞭如指掌……

維亞茲瑪（Вязьма）區在進行激戰。戰鬥的結局決定了莫斯科入口處某一區域的命運。除了平常掩護自己戰鬥機的工作之外，我們身上還肩負着車站區的空防。今天落在普洛霍爾身上的正就是這一部份的任務。

他接受了任務。和往常一樣，伏在地圖上作幾分鐘孤獨的深思。飛行員集合了。任務對每一個人都解釋明白了。對各項問題都回答了。一會——蓋滿冰霜的樹木的僞裝從飛機上掉下。以普洛霍爾爲首領的先鋒隊領隊出發。他驅逐機的迅速的影子在飛機場上掠過，變得漸漸小起來，消失在遠方……

維亞茲瑪車站的上空，還沒有敵人。普洛霍爾利用這機會，稍微向西，望太陽飛去。從那兒可以更適當的觀察車站區的天空。

過了幾分鐘，在小湖北面約撲四公里的地方，普洛霍爾發現了一羣

弗里茨(Фриц)。這是些「密斯塞米特(Мессершмитт) -109」。
• 它們從太陽那方面飛來，大約高出二千米之遙，在普洛霍爾還沒有決定應戰或是自己去進攻之前，他的一個部下忽然愧了一下，表示：「讓我去，」開足馬力，單身獨機的去迎擊敵人了。普洛霍爾明白作戰的環境不利。他對第二個部下機提示意：「跟我去」，當下便昇向高空。由於普洛霍爾昇向高空飛向太陽的同時，德國人忽然向下竄去，所以沒感覺他。

普洛霍爾反而處到主動的作戰地位了。德國人顯然失却了打仗的意願。十之八方看來他們是要掩護向車站飛上的那些轟炸機。但是正因為這一點，普洛霍爾決定無論如何要強迫他們作戰。他忽然不見他竟是獨個兒在飛；第二個部下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辦呢？下降嗎？不！——「密斯」(Мессер)一定要據高臨下的壓迫他。昇往高空嗎？也不行——要被圍攻的。很明白：無路可走。既然這樣，謹慎小心的餘地是沒有了：要是作案察特殊的戰鬥——獨力戰三人。那末就得……總之一句話，要「用普洛霍爾式」……

念頭很快的轉着。視線探索着周圍的空軍，以便估計敵人的地位。瞧，一隊「密斯塞米特」離開了另外的飛機來了。普洛霍爾決定轉向反方，迎頭痛擊德國人，穿過他們的隊形，路線不變地回去。像轉念頭似的，一剎那間，手腳的動作也完成了，羽翼微動，飛機猛烈的轉過身去，於是……普洛霍爾看見：他的機尾跟着第四個德國人。知道「Me-109」是不愛遽急的轉向的，普洛霍爾此用遽急的轉向；開那附在尾巴上的德國人，同時並離掉那第一羣敵人。他有數分鐘喘息的時間。普洛霍爾利用這些時間會忙儘可能昇往高空。開足馬力，只顧飛去。手還沒有完成一部份動作，普洛霍爾回頭看見自己尾巴上又來了一對弗里茨。藉速率來逃開的企圖是不成了。德國人追住着。機動地逃開一個，但剎時另外一個又跟到尾巴上來了。普洛霍爾決定：用急速斜下投彈的方法離開敵人。推開把手。飛機直滑下去……普洛霍爾看見自己頭上還有

- 德語 Fritz，是軍人的意思。
- 德國飛機的牌子。
- 即 Мессершмитт，見前註。

三個德國人，而更高的地方還有一個。現在是他們七個對付他一個了。但是沒有時間轉念頭，已經是地面——飛行着的人的可怕敵人。立即攔轉把手。飛機飛出羅網。人和飛機都覺得，這種機動的動作要付出多麼緊張的代價。可咒咀的「g」^⑥以難以遏止的速度生長着，但是人和飛機必需承受任何過重的負荷：尾巴上有德國人，他們有七個。瞥視指南針：航線 270度——正西。剛好和普洛霍爾回去所需要的相反。無論如何要扳到航線90度，向東……腳踏住機……

「密斯塞米特」頑強地不讓他轉身。普洛霍爾只要一踏腳，從右而來的德國人便立刻一致掃射。只聽得子彈在機體上敲擊。飛機給砲彈的爆炸所震動着。再踏一腳，另外一面又是這樣：彈雨立刻從三架飛機上射來。然而第七架劈劈黏住尾巴一般。而且真奇怪：這第七架並不開火。祇是緊緊的迫着，等普洛霍爾一取直線航路，其餘的六架也停止射擊了。普洛霍爾開始明白了：德國人趕他上自己那兒去。他們無把他活捉。「他們要領去喝咖啡了，」——閃過一個壞念頭，但是立刻變了另外一個念頭：「難道就完結了嗎？……不，胡說！」普洛霍爾的飛機劃到一旁去想冒險着陸。沒有做到這一點，普洛霍爾又向右反轉，把飛機開向最近的一對弗里美那邊去。飛機在航線90度上。開足馬力。所有七個德國人都在旁邊跳過。普洛霍爾得以逃開彈火的距離。現在祇是緊緊的壓迫。度數表已經不能再轉了。這時拚命需要昇高，以便用降落來增加速度。但是飛機却飛在小湖的水上，——怎樣增加速度呢？……

德國人又跟在尾後了。追逐着，佔住原有的地位。普洛霍爾試圖踏腳，但是猛烈的槍彈立刻強迫走直路，祇能一直——沒有旁的路。飛機在水上飛着，森林之湖的水面上飛起一陣被八架驅逐機的推進機所撥起的飛沫的旋風。……兩邊是峻峭的湖岸。兩邊的岸接近起來。湖愈來愈窄，一忽兒——它變成有着高岸之峭壁的隘路。德國人不得已改變陣容，以免側面的飛機撞入峭壁。一共祇有幾分鐘的時間，但是這對於普洛霍爾是足夠了：他以昇往高空的轉身，飛到湖岸的上空。躍過林子。德國人又躍到尾後。應該利用這幾秒鐘——走上自己的路程。就在林子上空，憑翼幾乎鉤住樹梢，普洛霍爾轉向到90度。聽話的飛機差不多轉到

^⑥應用於物理學上的一種加速重力的標記。

位子上，它的羽翼或垂直綫的豎着。於是普洛霍爾的視野裏立即出現了四個德國人。其餘三個不知在什麼地方消失了。四架飛機構成一個十字，開始從四面八方向普洛霍爾開火。普洛霍爾利用着每一個小窪地，每一個地勢高低的地方，溝樹，林間的空地。飛機貼着樹木。普洛霍爾的目光環顧四周，找尋新的掩蔽所，但是四架「密斯塞米特」像狗釘住一頭高貴的鹿似的追蹤着他。每次回頭的時候，每次踏腳的時候，普洛霍爾看見它們槍彈的火光。但是普洛霍爾的行動比敵人的子彈快。根據火光，他一發見開始發射，便踏上一腳。聽話的驅逐機就轉彎。槍彈的閃爍從另外一面來時——另外一隻腳。這樣就保持了飛機不被擊中生命攸關的部份。讓它們打支柱，打機身。祇要不大中馬達和油箱。挽救飛機，挽救自己，以便明天再去作戰……

精準的射擊打入了機身。普洛霍爾把飛機開到一個展開右面的小窪地。一個德國人從右穿過頭頂，幾乎擦着那被追趕的飛機。窪地很窄。推進機劈着樹木的桠枝。飛機後面剩下了一帶赤裸裸的林子——葉子給推進機削去了。

和艙位並排的地方爆發了一陣閃光——砲彈的爆炸。彈片刺破了眼眉。血流在眼睛上。什麼也看不見了。普洛霍爾覺得，飛機在樹叢上擦着。當心地面。但是血流在眼上；血紅的帷簾遮住了一切。出路沒有——前面祇是血的霧。應該降陸。普洛霍爾用手去拭眼睛。有一道光閃了一下：是林間的空地。只得中途降落了。兩顆砲彈一顆跟一顆的在頭旁炸開。彈片打入後腦，手，膝。普洛霍爾用最後的努力把飛機放平。它割着樹頂，桠枝擊着飛機的鋼腹。而上面，清晰地可以在靜止下來的馬達吼聲中聽到四架「密斯」的機關槍在發瘋似的咆哮。前面，就在面孔前面，發出閃光，吼着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密斯」的砲，——意識指出。險軼起來。一切在血紅的平靜中浮動……

二

聽了關於普洛霍爾出走執行任務，沒有回來的報告之後，上校緊咬牙齒。晒得發紅的臉充滿了血，變得更紅了，眼睛變得又小又兇；瞎子，

沒有回來！上校知道：從七架追迫的飛機的鏈鎖似的爪中掙扎出來是多麼困難，但仍舊說：

「要回來的，」他想以信念加在自己的誓音上。

或者，有人也會相信他，但是我看見，連他自己所想的也完全不是他所說的

一晝夜，一晝夜的過去。每次有飛機回來的時候，我們總想看見普洛霍羅夫的驅逐機，雖然大家都已知道，共同愛戴的人已死了。

有人跟着上校重複說：

「或許，要回來的……」

「要不然！……」上校精神抖擻的說，他的眼睛熾燃着復仇的憤怒的星火。「假使苟至他就要有一滴血，會上這兒來的……」

敵人繼續猛攻維亞茲瑪區。它的坦克縱隊的先頭部隊像撞擊（Тапан）似的攻擊我軍的防地，死在林間的大路上。我們的戰鬥機不住的飛起來啄擊這鐵甲頭。敵人知道，蘇維埃戰鬥機差不多是它坦克的最可怕的敵人。它們無論在林子裏或是沼澤裏都不能躲開。它們的炸彈和火砲到處追迫着。使坦克翻身，擊破齒輪，把載着摩托步兵的車子打得粉碎。敵人努力把那些戰鬥機擱住在它們的飛機場上。敵人利用着每一朵小雲，不住的攻擊我們的據點。而今天的雲，像惡作劇似的，非常的多。它們像沉重的帷簾似的在我們上空飛過，逐漸逐漸的散開成雪樣的輕電，瀟灑地擊着飛機的翼，擊着冬眠的樹木的嫩葉子，擊着土窖的玻璃窗。

遠遠裏傳來一陣一陣爆炸聲。德國人動了。炸彈完全沒有丟在那隱蔽着飛機場的林子裏。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依照誓音確定轟炸機飛到什麼地方去，已經聽見很低的，在林子上面有一種不大的馬達聲。不會弄錯的——這是通訊機。這會是誰呢？

自己的都在原地方。

那來的不速之客？

飛機降下了，有一個乘客爬出來。但是他非常緩慢的在飛機場上

●一種非常冒險的空中戰術。即用自己的飛機把敵人的撞下來。蘇聯飛行員極擅於這一種戰術，常能撞毀了敵人而自己却安然無恙。

圍着。上校的臉一時陰沉起來。後來又立刻明朗起來。他迅速的向那來人迎上去。我們孤獨不決地跟着走了幾步，看見我們那位平常抑鬱着說話和動作的指揮員大張胸懷，把那客人擁在懷裏吻了三次。這是普洛霍爾。

根據臉來辨認普洛霍爾是不可能了。他整個那成了一個雪白的綁帶球。右手包紮着。他用空着的左手撐着手杖，然而這確是我們的瞎子，我們愛戴的普洛霍爾。

「在家嗎？……」上校親熱地發話，一面向那綁帶窟窿裏窺望，我朋友的一隻孤獨的，但是愉快的眼睛從那小窟窿裏望出來。

「否則怎樣呢？……」普洛霍爾曲起那浮腫的嘴唇微微的笑了一笑。

「唔，同志們，誰說，瞎子不會回來的！……」

上校用高興得發光的眼光向我們掃視一週。當我們的指揮員用這樣的眼睛看的時候，是不能不微笑的。大家都微笑了。普洛霍爾的戰友們——飛行員們微笑了，參謀們微笑了，技術人員微笑了，通訊員微笑了。

後來，我坐在普洛霍爾的床邊，聽了他作戰的故事和你們還沒有知道的這故事的結果。

「……他們壓迫我……」普洛霍爾慢慢兒的微動着浮腫的嘴唇說，「怎麼樣降落的，我可不記得了。步兵戰鬥員們後來對我說，我髒髒像一隻袋似的從飛機裏滾出來，跌倒，弗里茨們在我頭頂上空滑過，並且掃射着。我爬起來，用降落傘掩住了肩，——就是說，腦袋在工作。記憶和知覺還保持着，我走到林裏去，戰鬥員們在那兒把我抬起，送到包紮所。甦醒轉來的時候，正在我的後腦上開始剝挖。還是在取出彈片。後來把我裝入飛機。於是……到維亞茲馬去。唔，那邊發下送往後方醫院去的證書。我看了那張紙，我就煩悶起來：難道要和親切的部隊分手了嗎？」

我看見：窗下走過一個熟人——我學校裏的小朋友，但是他身上的制服是海軍航空隊的。我叫了他一聲

「好呀，薩索克(Сашок)。」

「普洛霍爾？」

「你在指彈什麼呀，」我說，「爲什麼不去打仗？」

「不許呀，」他說，「我是運命員，運送傷兵。」

我同他一談，我馬上來了一個念頭。輕輕的對他這樣說：

「聽我說，薩索克，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還是問題……」

「我發生了誤會：你瞧，你們的一個年青飛行員本來是送我到部隊裏去的，迷失了路，送到這地方來了。這裏把我當作重傷者看待，鬼知道又要送到什麼地方去。部隊裏在等着我，但是沒有東西可以乘了飛。把架飛機，」我說「給我吧。」

他看了看我的打扮。

「胡說，普洛霍爾。」

我回過身去：

「還說是朋友。飛機也不肯給我……」

顯然，他良心發動了：便給了。

普洛霍爾未及講完那故事，屋門口出現了上校，後面跟着一個醫生。

「在家嗎？」上校愉快地問道。

「否則怎麼樣呢，」普洛霍爾說。

「在家裏，雖然在家，」醫生說，「不過我總不能把他留在這兒。」

「唔，唔，極了，」上校說着，眼睛縮小了。「把飛行員送出部隊那有什麼意思呢？將來他既找不到我們，我們也找不到他了。」

「法律總是法律，」醫生堅持着說：「我沒有權把受了重傷的人留在這樣的環境裏。」

「就是受了重傷的人？」普洛霍爾在末上抬起身來說。「誰受傷，我問！」

爲了不要激動他，我們退出了屋子。但是勸說沒有什麼結果，醫生固執着自己的意思。上校成功的祇有一點：普洛霍爾撤退到最鄰近我們部隊駐防地的醫院，好讓他留在我們的眼睛裏。

就在當天晚上，我們驕心地把我們愛戴的人放進救護車，深信，我們要和他分離好久，假使不是永久的話。甚至上校也沉鬱地走着。他知道，作戰時是沒有機會到醫院去的。

「出賣了，」當我走出救護車的時候，普洛雲爾狠狠地曲起了嘴唇，「想算是朋友呢。」

汽車在冰凍的泥濘裏蹣跚顛簸的在林子後消失了

三

我們意外地變更駐所了。集合非常急促。參謀部乘了汽車在天明前就走了。最後的星辰沉沒到灰色的薄暗的天空中。雪球像一幅模糊的布幕在我們面前張着，並且猛烈的打擊遮風玻璃，車輪下飛騰着路上的水潭裏的冰水。行過卡爾曼諾伏村（Село Карманово），我記起了，醫生打算安頓普洛雲爾的醫院一定在這兒。我尋找那改為醫院的旅館的屋宇。寒冷的晨曦浸入那空落落的廣闊的曠。普洛雲爾和其他的傷兵已經都不在了。有一個孤獨的護士對我說明，醫院遷移到一處新的地方去了。究竟什麼地方，他也不知道。這意思就是說，普洛雲爾沒有下峯了。我不禁生氣地關上門，離開醫院，經過那阻斷了醫院庭院的醜陋的病房，向自己的車子走去。在一所傾側的小病房那邊，我聽到了一陣盛憤的呼哨聲。門開了，有一個手指伸到曠地裏神祕地招呼我。我打開小門，一幅非常的景象在我面前展開：柴堆後面探出一個纏帶的頭巾。

「普洛雲爾！」我驚愕地叫起來。

「輕步，」他啾啾的說，一面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他穿着醫院裏的內衣，裹着被，躲到這兒來，免得跟撤退的醫院同走。

「你瘋了，」我說，「想落到敵人的爪子裏去嗎？」

「祇是想回到自己的部隊裏吧了，」他自信地說「你們是早總該轉過來看看我的。」

趕上上校的汽車，向他報告普洛雲爾的謊計，我等候他怒火的爆發。但是上校的嘴唇却反而微笑地閃耀起來。

「照呀，真正的瞎子，」上校帶着顯然的滿意說，「什麼德國人，什麼自己人！落入他們的眼是不會的。不到新的駐所，醫生不會有話。」

我把普洛霍爾裹上了我的皮衣，把他安置得比較舒服些，命令開車上路。我們的普洛霍爾又和我們在一起了。但是爲了不要他太自大，我還是說：

「我們一到，把你交給醫生就是。」

「活下去瞧吧，」他平心靜氣地說，「目前且讓我抽抽煙吧。」

（台英譯）

附註：以上三篇，均譯自舒耶諾夫「燃燒的心」（Горячее Сердце）小說集，一九四二年莫斯科出版，全書包括小說八篇。

史塔里柯夫
(В. Стариков)

紅 石 村

(КРАСНЫЙ КАМЕНЬ)

—

和自己的隊伍脫離開了，一個人在普斯科夫(Псков)森林深處流浪很久的步兵伊凡·莫賀納欣(Иван Мохнашин)，在寂靜的夜間進了村莊。他小心地向儘邊上的房子的窗子敲了敲，請求過一夜。老頭子問明了他是什麼人，從那兒來的，開開門。

莫賀納欣停在屋門坎處，問道：

「村中沒有德國人嗎？」

「不用騷怕，老宗，」老太婆生氣地說。「德國人走出很遠啦。」侮辱的言詞使他很難過，但是他沒有作聲。

「你現在上那兒去，老宗？」老太婆問。

「追上自己人，」伊凡用膾炙的傷風的腔調回答。

「你走的真快，」她惡毒地說。「你們的人不知道已經從村中過去多少了……我們想已經全過去了，可是現在又來了一個。」

「老媽媽，請給我一雙什麼墊腳的東西。我的脚布破了，一個月沒脫靴子啦。」

在黑暗中看不清楚的老太婆把箱子蓋弄得轟轟響，也不知把什麼東西扔到他的脚下。伊凡俯下身去，用手摸到了一雙毛襪子，一聲不響地換起來。他又餓又恨，覺得自己好像由於長久的流浪而野性化了，不想對老太婆再讓步了。他沒有希望人們像對親人和願意見到的人那樣歡迎他。不是爲了這個！不過也不願意聽老太婆的責罵。德國人把他們的隊伍打散了，使戰士們分散在樹林子裏，是他的過錯嗎？他並沒有準備戰爭的完結，也沒有想到什麼被俘虜，也沒有想到家鄉。甚至連來復槍都帶在身畔，兩排子彈還藏在彈盒裏。

看來，遇到了一位心腸不好的女主人。

「餓嗎？」她這樣問，好像還好不承認。

「是的，已經不飽了。」

「到地窖裏去，給老宗弄點牛奶來，」她對老頭子說。

在那個人到地窖內去時，她把麵包，刀子都放在桌子上，又拿來一隻杯子。

「取，到桌子邊去，」老太婆說。「只是不要點火。我們現在在捱黑過日子，而且窟兒還有一件，不知什麼時候他們一看見有人在我們家，我們的腦袋就保不住了。」

當莫賀納欣吃完以後，靠在牆上打起飽嗝來時，她說：

「葉非木（Ефим），領他到洗澡間去。要遠遠躲開陌生人的眼睛。」

老頭子和莫賀納欣在院子裏抱了兩捆草，向夜間的黑暗中走去，穿過小路，菜園，直往下走，穿過灌木叢，到洗澡間。附近有一條看不見的河發出了動盪的水聲。小小的洗澡間內很溫暖，蒸發出了浸過的樺樹葉子的薄荷般的，似通木頭去的氣味。

「老伯伯，您上下怎樣稱呼？」莫賀納欣向安靜的和沉默的老頭子問。

「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Ефим Яковлевич)，」那人回答。「那末你呢？伊凡，你可不要生老太婆的氣。她的舌頭太長啦，但是對事情却很熱心。你不要怪她，因為女人是不懂打仗的事的。」

「女主人……」伊凡向地上俯着乾草，不確定地回答。

「大概沒有烟草吧，」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很信任地說，看來，在屋子內他沒有敢向他敬烟。「那，吸吧，我還有紙呢。」

他們捲成了烟捲，老頭子用石頭打出火來，他們吸起來。吸烟時燃起的火光，把伊凡的顴骨高聳的馬臉和老頭子的馬鬍子照亮了一霎。

老頭子想把這不愉快的招待緩和一下，和丁軍談論戰爭，利用談話驅除心曠上的憂傷。他沒有像娜塔麗亞(Наталья)那樣責難他；他從上次大戰的經驗中明白，有戰敗和撤退。老太婆是女人，有時不通人情，而且也不明白，一個和隊伍，和同伴，和中隊的廚房，和隊長失散了的兵士心靈上是如何苦痛。

「你不要難過，」他說。「你能追上自己人的。俄羅斯母親是很偉大的，德國人不能征服它。他們到了這兒，就要停在這兒。」

「我不難過，」伊凡渴睡地回答。「我還要打德國人呢。」

「對啦，對啦……歇，睡吧，」老頭子說着，很遺憾，沒能談談心上話，用腳踏着烟捲。「明天我領你從小樹林子裏繞過德國人去，那兒——有一條通路，不過要步行……」

「您貴村叫什麼名字？」

「紅石村。」

「紅石村？」伊凡驚異了。「我們莊子也叫紅石村。」

「你老遠來的嗎？」

「很遠。從烏拉爾(Урал)。」

老頭子走了，莫賈納欣把一根木棒插進門門洞去，當作門門，又把來復槍的子彈拿了鐵，躺在乾草上，用外套蓋住，閉上眼睛，但是睡不着。

你現在來到的這兒也是紅石村啊！這事使伊凡突然不安了。回憶不使他睡去，它們向後拉回去。從奧波赤茨(Опочец)的森林中的幽密小屋，從蒸發着大覆盆子的，令人頭暈的氣息的池塘，從隱秘在蘆葦中的

湖泊，到野鴨子羣——一串一串的回憶，引到最後一次在河邊上的激烈戰鬥。就在這次戰鬥中，他們失去了快活的青年隊長馬爾雅薩夫(Мар-тинюв)上尉，被地雷片炸死的。自己的朋友華霞·孔士契克(Вася Кунцик)，肚皮被一排自動步槍打穿，也安穩地死去了。在這些沉悶的回憶後面，昇起了愉快的七月中旬，那時全村的人們都歡送他們到戰場去，手風琴拉得很流暢，鞋後跟在土地上敲打，女孩子們唱着歌跟在他們後面，老太太們莫名其妙地流着淚水。

渴睡忽然很沉重地壓到他頭上來了。

也不知什麼人從伊凡面前過去，他聽見了床板的吱咯聲，跳起來，抓起來復槍。老太婆立在他面前。「這個魔鬼，她怎麼進來的？」——他想，他記得曾經閉上門，而且還試過門門得緊不緊。

「你睡得真香，老索，」她說。

陰沉的白晝的微光有狹狹的一條流進了漆黑的，糊爛火燈的洗澡間的小窗子。老太婆大約有六十歲，她的臉上全部是皺紋。她手中舉着一個小包。

伊凡一聲不響地看着她。「哎呀，可恨的女人……」——他想，看着她的很黑的，不懷好意的眼睛。

「你瘦啦，」她說。「頭髮硬得像刺蝟。」莫賀納欣不由自主地用手掌摸摸乾癟的，生滿長毛的腮頰。

她打開小包，把一塊手帕攤在長凳上，放下網包，肉，雞蛋，和一壺牛奶。

「你在這兒吃，不要從洗澡間到什麼地方去。天一黑，老頭子會來毆你的。」

她又在洗澡間忙了一陣，把一隻水桶換了換地方，整理了一下地舖上的磚，走出去了。莫賀納欣走到門口。「她怎麼進來的？」秘密很簡單。小窗子開着，如果把釘子向一旁彎彎，手便很容易够到門門洞。看來，洗澡間一向就是這樣開着的。

由小窗子裏可以看到一條不很寬的河，兩邊的岸很陡，在對岸的山上，有沉鬱的，被秋雨淋過的小樺樹林子聳立着。黯淡的，枯萎的草閃閃發光；顯然，不久以前落過雨。寂寞的，感傷的秋日。

伊凡坐在木凳上，雖然由一隻不愉快的手拿來的麵包是焦苦的，但是仍舊吃下去了，又倒在地上，並且等候黃昏。

這一天很難熬過去。落雨。伊凡坐在窗邊，水流沿小窗子奔跑，擦擦槍，聽聽有人來沒有。

當他聽見門洞中的腳步聲時，天色已經黃昏了。

「我們走吧，」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說。「哪，帶着吧，」他把一個小口袋塞到莫賀納欣的手內。「老太婆給你預備的路糧。」

伊凡把皮帶結住外套，左手拿起來復槍，把小口袋插到背上，跟着老頭子走到尚上去。他們經過沿河岸一條滑膩的小路，經過一頂搖幌的小橋走到對岸去，很快轉入樹林子，那兒的雨聲響得更厲害。黑暗得使伊凡的肩膀常撞在樹上，亂在水窪內踏，他很奇怪，他這位領路人怎樣在這種夜間會找到道路。

他們就這樣沿樹林子走了有三個鐘頭。

「現在不遠了，」老頭子說。「這兒的樹林子外面有一道堤岸，堤岸外面就是你走的路了。我把你領到一個砍木工人家去，他會指引你繼續走的路的。再過五天你就可以到自己人的地方。」

「謝謝你，老伯伯，」伊凡很溫和地說。「這樣感謝你……我能到森林內來，覺得很難為情。我只要能到軍隊處去。現在我唯一一個企圖：打德國人，決不寬恕他們，流出他們的褐色的血。」

「帶着烟草路上吃，」老頭子把裹着那灘的荷包遞給他。「打吧，快點回到我們這兒來。在德國人的奴役下生活是很痛苦的。德國人在我們的村內設了兩行長。從前我們這兒還沒立集體農場以前，有一個磨坊主人伊瓦肯（Ивакин）。他自己給放逐到北方的什麼地方去。德國人也不知從那兒把他的兒子翻了出來。他現在就在村中活動，嘲笑人民，用新秩序爭着。在隣村德國人開了窗子妓院，伊瓦肯登記女孩子，他說，我，要給德國人放下三個姑娘，」他揩了一下鼻涕，不響了。

「老伯伯，我們回來的時候，那就對於伊凡打不響了，」莫賀納欣像應允般他說。

樹林走完了，他們走到路上。呼吸到河水的潮濕。泥濘在腳底下咕啣咕啣響，雨水順腔流。

老頭子忽然拉住伊凡的手臂，強他伏在地上。

「有人在堤岸上站着，」他小聲說。「難道是德國人嗎？」
他匍伏了好久，張望着和傾聽着。

「一個戴鋼盔的德國人在走着。不成功了，小夥子，應當退回去。」

「一個嗎？」伊凡小聲問。

「大概是一個人，你捉不住的。」

「拿着，」莫賀納欣決心想來一下子，一面說，一面把來復槍塞到老頭子的手內。「在這兒等我，」他沿着路爬過去。

他的手掌沾滿了泥塊，拖着重服的外套的沉重邊緣，褲子浸濕了，但是還是爬啊爬啊，有時停下來向黑暗中窺視一下。如果說離這樣遠便可以看見德國人的哨兵，那末老頭子的眼睛可太尖利了。

堤岸附近的右面，黑漆漆地顯出一個小棚子，可是德國人不知爲什麼沒有坐在裏面，他在路上來回來去地走，唱着歌。莫賀納欣伏在滿是水的溝內，等候着。他把芬蘭刀放在外套袋內，竭力把右手揩了揩，爲了使刀柄握在手掌內不滑。德國人攔住了他的道路，德國人妨礙了他到自己人處去的路。

他一點聲音沒有地抬起身來，邁了幾步，又蹲下來。當哨兵走近他，又轉回身去時，莫賀納欣蹣跚起來，像用錐子一般，搗住他的頸頸，他禁不住掙扎，和德國人一同倒在污泥中了，手却不肯鬆開，德國人嗚嗚吼着，掙扎着，掛在頸頸上的自動步槍妨礙了他。但是外套的領子又使莫賀納欣不能把瘦弱的和無力的德國人的頸頸搗得更緊。莫賀納欣自己也喘氣了，彷彿有人搗住了他的喉嚨。他用迅速的動作把哨兵的喉嚨鬆開了一下，用膝蓋頂在他的胸前，抽出刀子來，向他身上刺進去，使肋骨都格格響了。但是在這短短的一瞬間，德國兵却用野蠻的，充滿了死的恐怖的聲調喊了一聲。

聽到了他的喊聲。附近地方有門栓的怪音。一道光綫閃過。莫賀納欣把德國人身上的自動步槍卸下來，手裏拿着刀，沿着大路奔跑。後面已經有了脚步聲，開始亂七八糟射擊了。

「這兒來！這兒來！」老頭子喊着，莫賀納欣便從路上轉向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的聲音處來，磕磕絆絆，向田地中跑去。

槍聲從後面傳來，無目標的子彈，像甲蟲一樣劃破了空氣。莫賀納欣回顧一下，看見堤岸上和房子附近有閃動的微光。這是德國人用手電筒給自己照道路。

老頭子和伊凡已經跑到了樹林子，這時堤岸上面有照明彈蜿蜒向天空昇去，把鬼火一般的綠光傾瀉到只有稀疏的灌木叢，堤岸和磨坊的空曠田野上。照明彈熄滅了，他們便迅速沿着樹林子走，穿過樹叢，傾聽着射擊聲。

「我把德國人打死了，老伯伯，把自動步槍也弄來啦，」伊凡興奮地說。他沒有想到一切能結束得如此快，如此幸運。「哦，可是我給你找了麻煩。」

「現在你走不出去了。」

「今天走不出去，明天可以走。德國人總是要打死，」

「小夥子，無論如何在天亮前我們要趕回家去，」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驚慌地說。

他顯然是被這件事情嚇壞了，一直向後返顧，他們迅速沿樹林子走，槍聲已經沉寂，什麼也聽不見了，只聽見雨點打在樹林上的聲音。

他們趕到村莊的時候，天色已經黎明。他們剛一走進洗澡間，老太婆出現了。看來，她一夜沒有睡，等候着老頭子。

「德國人在堤岸上派了崗，」他遺憾地說。

「噢，葉菲木，他要給我們找倒楣啦。」

「今天我領着走另外一條路，」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勸導地說。

他們走了，莫賀納欣從木凳下面把烏黑的，沉重的自動步槍拉出來，親熱地向槍托子上拍拍，數數彈套上的子彈。三十二發！他帶着這種武器覺得有力量多了。刀上全是血，莫賀納欣用泥土擦擦它，又用外套揩揩，用乾草打乾。他從口袋內掏出老太婆預備的乾糧，用好話祝福她，吃完以後，決定躺下去睡。「這一切的經過都很巧妙，」他想了想，笑了。

莫賀納欣環顧了一下，要想法把門弄弄好，找到了一根木棒，把它頂住小窗子，又把木桶斜着倚在木棒上。現在如果什麼人要開窗子，一推木棒，它就會把木凳上的木桶翻下來。不會正趕上他是在睡夢中。

一陣疲憊的女人的呼叫聲把他驚醒了。他從地上一跳起來，跑到窗口去，但是從這兒只能看到小河，和被風吹得悉率響的樹林子。哭叫和人聲在村莊的上空還沒有安靜下去。這種哭叫聲彷彿用刀子刺着他的心。他拉開木棹，開開門，走到板門洞中去，把面孔貼在開門縫上。街上的女人聲音還可以聽到，因為風是從村莊那方面刮過來的。他從門縫裏只能看到小房子的草頂和已經掘過的菜園，那兒堆着些津山芋秧子，好像堆着一堆亂繩。後來傳過來長長的一排乾燥的自動步槍射擊聲，立刻便沉寂下去了。抖索使莫賀納欣的全身振動，他想冒險出去，不過又明白這種步驟是毫無用處的。

低矮的灰色天空張掛在村莊和菜園的上空，秋天的冷風吹着哨子穿透門縫，吹動了頭上沾的乾草。僅僅能聽到，大概村中有人在禱告，好像是為死者祝禱。什麼也辨別不出。莫賀納欣始終坐在門洞中，懷胎着，也弄不明白——風在呼叫呢，還是村中真有人為死人禱告。

黃昏時光，那個前一夜送他到洗澡間來的葉利木·雅柯甫列維支在門洞中遇到他。

「我們走吧，小夥子，」他非常悲傷地說。

「你們那兒有什麼事？」

「德國人弄出來的，真慘哪」老頭子困難地說出。「我曾告訴過你，要給德國的妓院留三個姑娘，這就是把她們送去慰勞和使德國兵……把我們的女孩子當作妓女，」他說話很困難，他的聲調也斷續着。

「爲什麼要給他們？不能奪回來嗎？」

「哎呀，小夥子，你怎樣來抵抗來復槍和自動步槍呢？收拾收拾吧。我們的路很遠呢。」

「應當和女主人告別過。」

「她正在給一個死去的女人洗身體。他們把達莉珈(Дарька)打死了，她是替女兒去的。丈夫不在家，等到從戰場回來，既不見女人，也不見女兒了。可是還有三個小孩子留下來呢，他們怎麼活下去呢？」

他們又上路了，繞過村莊，沿着柔軟的田間的道路走了半天。天空出現了星光，大熊星的斗形在頭上指示着他們向東方去的道路，那邊正和德國敵人進行着戰鬥。遠處忽然發生了喧鬧聲，他們轉過身來，躲在

樹叢中。

低音的引擎很快地向上昇着。幾架看不見的飛機在高空中轟轟響。它們的吼聲很不勻，但是很可怕。

「我們的飛機，我們的飛機去炸德國人了，」莫賀納欣激動地悄悄告訴老頭子。

他們抬起頭來，向天空望去，竭力想看到點飛機影子，聽着這種使心靈愉快的吼叫聲。不久轟響寂靜下去，後來他們便聽到遠方的爆炸聲，看見火光的上昇和蒼白色的霞光，彷彿月亮從地平綫後面昇上來了。

「他們這是轟炸契哈赤伏（Чихачево），」老頭子肯定地說。「向德國人的火車扔炸彈，據說，他們那兒火車很多。他們怎麼能找到道路，是看星光嗎，怎的？」

「老伯伯，他們有那種用具，甚至可以一直達到德國的京城。哎嘛，老人家，我們還要和德國人打下去呢，他們會被打得哭起來的。」

「呸，住聲……」

他聽到可疑的響音。

「德國人來啦，」老頭子肯定地說。現在莫賀納欣也聽到鐵路的吱吱聲，輪子的叫聲，以及……德國人的講話聲了。輛重車沿着寬闊的田路，向他們迎面走來。黑暗中已經有紙烟的火光在閃爍。

德國人夜間這樣放心地，在俄羅斯的土地上走，吸煙和談話，而他們却要像狼竊在灌木叢中一般躲起來，這種忿恨的心情填滿了莫賀納欣的心，他用有力量的手抓住老頭子的肘部，拉他到道路旁邊的一個土丘上去。

「臥倒，」他命令。

「你想幹什麼，小夥子？」老頭子喊道。

「住聲，」伊凡尖聲說。「我們要放槍。現在把來復槍給你。依照我的命令射擊。」

「停停，小夥子！」

「我一個人也要開槍的，我不能放德國人過去。」

輛重車已經離得很近。紙烟的火光緩緩地在黑暗中游動，顯然，一

直向他們走來。莫賀納欣和老頭子並排臥倒，把用起來便利的自動步槍緊緊貼在肩上，暗暗數着德國人。他沒有看見，但是覺到，老頭子也緊緊抱着來復槍，注視着德國人的火光。「十個人……」莫賀納欣暗中數完，侃侃地和拖長聲音地說：

「開火……」把槍機子一掀。

自動步槍的短短的射擊聲把他震聾了一霎。來復槍的射擊聲也在這時響了。莫賀納欣又放了短短一排子彈，來復槍又響了一聲。他看見紙烟的火光畫了一個圓弧形，他聽見兵士的驚慌喊叫，罵聲，命令聲，他向這些聲音打去，覺得好像整個的寬闊的平原上充滿了槍聲。

德國人還沒來得及這一槍，當自動步槍忽然乾燥地咯吱一響時，他是莫賀納欣明白，彈夾內的子彈完了。他全身立起來，老頭子也立起來，他們向樹叢逃去，到這裏才有第一排子彈，像剃頭一樣，在他們頭頂上叫着飛過，他們彎着腰向前跑去。他們身後發生了些辨別不清的聲音：喧鬧聲並沒有停下去，馬匹嘶叫，木頭爆裂。看來是有一匹馬驚了，掙脫了隊伍，沿田野奔馳，兵士跟在牠後面跑，叫。德國人開了一長排子彈，指示方向的子彈扇子形地撒出去。

老頭子和莫賀納欣離開這各種腔調的喧鬧聲和射擊的爆炸聲，越走越遠了。德國人並沒有下決心追他們。

「呸，小夥子，你太冒險了，」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說。

「打得很好。好漢子，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我們為蘇維埃聯邦服務！下一次他們就不是這樣出來了。」

「你又要留在我們家啦。」

「女主人要吃掉我們倆了。」

二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坐在木凳上，眯縫着褐色的眼睛，黑色的大鬍子內含着莊嚴的笑容，講述：

「小夥子，夜間有這樣一回事。據說，德國人的輻重車走着，向那裏運送火酒，麥酒，麵粉，大麥，還有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他們非常放心地走，講述德國的故事，稱讚這兒的地方，說這兒的人民又好，又和氣。可是這時向他們開槍了，向人，向馬匹開槍。把他們打啊打啊，德國人回擊了一整夜。等到天亮，德國人一看，四周已經一個人也沒有了——既沒有活的，也沒有死的。可是他們受傷的在呻吟，死的躺在那兒，馬匹都跑散了，車子壞了，麥酒流了一地，麵粉和鹽混合了。雖然不知道打傷了幾個和打死了幾個，可是套了三輛車才把他們拉走。」

「這是誰把他們打成這樣呢？」伊凡微笑着問。

「就是老百姓也這樣問啊：是誰？據說，曾看見有一個不小的隊伍開來，就這樣勇敢地向大隊輻重車襲擊一下。今天村中在慶祝。他們等候游擊隊來訪問呢。」

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有五十多歲。莫賀納欣已經在洗澡間內住了三天，才頭一次帶着光亮在近處看清主人。身材不很高大，瘦瘦的，他還是剛剛接近老境。黑色的大鬍子中，以及頭上幾乎連一根白毛都看不到。單暗的，一道斜縫的眼睛，它令人想到聰明的俄羅斯聖人的古畫像。可是很奇怪，他竟這樣任憑女主人支配家政，而且略有些怕她。

「現在不用怕德國人了，」伊凡嘆口氣說。「這兒的人沒有子彈了嗎？」

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沉思地搔了搔鬍子，向窗子望着，遲疑地說：

「也許可以找到點子彈……」

「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莫賀納欣央告道。「你罷弄多少米就弄多少米。嗚，我空身人能到什麼地方去呢？」

「不知道，也許已經沒有了。因為有許多你們弟兄從村中過去了。只要有子彈的時候總給他們，從不拒絕。」

「能有的，你去討討看。」

「你真是個倒楣的小夥子！還要遇到德國人——你再打嗎？」

「老伯伯，我要打的。我一個德國人都不放過去，」他很恨地說，甚至牙齒都咬響了。「我和他們的眼可算不完。我們沒有叫他們和請他

們到這兒來。」

「你的心很好，伊凡。」

「狠心。從前是善良的心，現在是狠心了。」

「看他，」娜塔麗亞說，「給自己找到談話的朋友啦。」

乾瘦的女人，咬緊無血色的薄嘴唇，責難地用烏黑的眼睛來望着他們。

「我找啊，找啊，」她說。「怎麼的，你沒有別的事情嗎？夜間走路，白天睡覺。他要幹什麼，」她向伊凡一指，「你也應當把房子修修好了。」

「我修好，」老頭子答應。

老太婆這樣明顯地使莫賀納欣難堪，他忽然想立起身來，拿起來復槍，走出去，不管前途有什麼不幸在等候他。但是他沒有立起來，沒拿起來復槍，一動沒有動，只說：

「請再忍耐一夜。今人就走。」

她簡直就沒有給他答復。

「這都是我的不是，」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說。「是這樣一個不中用的癩瘡。你可是白生他的氣，老媽媽。」

「你給我修理房子，」她走到門口，又停下來，對莫賀納欣說。「你身上有氣味。把整個洗澡間都熏臭啦。脫下襯衫來，我去洗洗……到晚上會乾的。晚上我要生洗澡間的火爐，今天是禮拜六。」

老太婆出去了。莫賀納欣立起來，伸一下懶腰，拍拍闊肩膀，骨節咯吱咯吱響。

「應當走了，」他沉思地說。「住的太久了。」

「她說這話不是惡意。」

「反正總得要走。」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走出戶，很快便把自己久已不穿的褲子，破襯衫，有皺頭的黑帶子拿了來。莫賀納欣換上新襯衣，等候黃昏的來臨。

這兩天功夫，他有點休息過來了，孤獨的憤恨感覺不那末銳利了。可是他現在非常渴望快從這個村莊走出去，如果外面已經黃昏，他就已

經上路了。他對於這個漆黑的老太婆生了敵意，因為她公然地率直地對他說出自己的不遜態度，明顯對於他的勾留不滿意，所以他再也不想見到她了。

戰爭在自己的，俄羅斯的土地上進行。每一座房子裏都歡迎戰士到處都請他們住宿，女主人給他們烤點心，洗濯和熨補襪衣，生洗澡間的火。在這些戰爭的日子中，莫賀納欣特別感覺到人民對軍隊愛護的全部力量，他一向沒有領到過俄羅斯人民是什麼，直到現在他才明白，為祖國而戰，這就是為俄羅斯人民的幸福。但是像這個老太婆這樣招待莫賀納欣，他在任何地方還沒遇到過。她總是用自己的樣子，言語，敵視的照顧責難他。

黃昏時光，老太婆又在洗澡間出現了，一聲不響，也不看他，搬些木柴進來，升起爐子，向一隻大鍋裏注滿水。她第一個洗澡，莫賀納欣這時坐在門洞內。所有的人寧這天晚上都生起了洗澡間，人聲喧鬧簡直就像在旁邊。伊凡很小心，很怕有人跑隣居似的來張望一下。那樣伊凡對他說什麼呢？

老太婆洗完，出去了。伊凡又走到屋內地上來；把熱水注進木桶去，先用洗澡布浸了浸，然後開始向自己身上澆水。熱氣使呼吸有些不便，澡布上的熱流順肩膀，胸部，脊背流下來。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來了，兩個人一同蒸發得癱軟了，向門洞中跑出了幾次，又用冷水澆身體。莫賀納欣從來還沒有感到像這天洗澡這樣舒服過。

「娜塔麗亞喊你到屋子裏去，」當他們已經穿起衣服時，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說。

莫賀納欣驚異一下，但是沒有拒絕。天色已經黑暗，你往那兒去呢，在洗了這樣的浴之後，休息是最誘惑人的事。

小房子的窗子都用羊皮襪和粗布遮着。桌上擺着一盞冒烟的小油燈。老太婆的臉顯着奇怪的光采。

「您現在往那兒去呢，」她很慈愛地說。「和我們一同吃晚飯，今天就宿在屋子裏吧。」

這種意想不到的善意使伊凡吃了一驚。「她也並不怎樣兇狠啊，」他夜間躺在柔軟的被褥上想，傾聽着老頭子的平勻的巨大的鼾聲。在隨

生的房子中過這樣平和的夜，這兒蒸發着麪包，乾草的氣味，蟋蟀唧唧叫，老鼠在地板下面響咬，院子裏有母牛大聲喘氣，這都是親切的和可愛的聲音，使他幾乎要哭出來了，回憶着這一個月以來的艱苦和不幸，回憶着自己的安頓在烏拉爾紅石村中的親愛的和遠遠的家庭。「如果不是戰爭的話，日子過得多好，」他憶。但是他並沒有想到要回家去。伊凡·莫賀納欣在這一夜並沒有想到和平，而是他的戰爭。

白天，老太婆出去之後，葉菲木·誰柯雷列維支狡猾地笑着，從口袋內掏出一捧來復槍子彈。

「够用嗎，小夥子？」

老頭子一掏出這許多來復槍子彈來，竟使伊凡猜想，大概他是和他獵狗，他一定在什麼地方藏着不止一兩箱。

夜間，他們又去闖過德國人的巡邏錢，尋覓通路。滿天星光，寂靜的和沉默的夜。他沒有拋掉今天他們又會發生什麼意外，明早又要回到紅石村的信心，他並想不到他們走了有多久，只是想到怎樣才會突然地跳到德國人身上。

當一動不動的電燈亮光，透過樹林子閃爍時，他沒有驚奇。他們潛伏着，臥倒在灌木叢中。路上有兩輛載重汽車顛頭地停着，看來，是因爲發動機發生障礙停止下來的，光亮正向着一輛打開的發動機，兩個德國人正在忙亂，脊背朝着他們。「哎呀，媽的，你不能一下子捉到兩個，」伊凡遺憾地想。他覺得自己很鎮定。經過過去兩夜的戰鬥之後，現在德國人立在光亮中也覺得不在乎了。老頭子也很有興趣地注視着他的動作。

一動不動的，死一般的車燈光亮僅僅照亮了發動機。其餘的部分都沉沒在黑暗中。德國人不慌不忙地工作，什麼都不怕。他們之中的一個走到黑暗中去了，但是很快又轉回來，喊叫了些什麼。又走過來兩個兵士。這已經使事情複雜化了。兵士可能還更多。

莫賀納欣瞄準着，等候這四個人都集到發動機處去。大概，是手指壓到槍機上了，轟一聲槍響了。於是和一向在戰鬥中一般，只要人還在準備着，便只記得那一霎眼功夫，已經有種什麼另外的力量在指導着他。莫賀納欣看見一個德國人倒在發動機上了，第二個蹲在地上，企圖

站立起來，用手抓住車寬子，但是莫賀納欣又向他開了一槍，他已經決拾不起身來了。如果有人問莫賀納欣，他向這個德國人開了幾槍，他再也來不及回答。

莫賀納欣一面走着，一面把子彈裝進去，跑到另外一塊地方去，開始注視，想要判定敵人的數目和他們藏的地方。從汽車後面放了兩槍，他移動一下，放了幾槍，又跑開去。德國人後退了，反擊着，他們沿着道路移動，後來竟逃跑起來了。

忽然非常寂靜下來，真有點奇怪。路上兩輛汽車，燈開在那裏。一個德國人頭扎進發動機去，就這樣死去了，第二個倒在車輪旁邊，沉重地和困難地呼吸着。

車箱中裝着許多沉重的箱子。莫賀納欣用槍托子打爛了一個，把手伸進去，摸摸是子彈。他便把它們裝滿了一袋。第二輛汽車上也是放着這樣許多沉重的箱子。

「趕快弄個火來，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莫賀納欣命令。

他找到油箱，用槍托子把它打破，用手捧了幾捧汽油，全洒在汽車上。

「火！」他不能忍耐地喊道。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用火石打火，但是他的手哆嗦起來，火槍點不着。莫賀納欣從他手中把火石和用汽油浸過的火槍奪過來，打着了火，鼓脹的火紙突然昇起了微小的藍火光。伊凡把火光湊近汽油，炙熱的火焰映照着他的臉，手和外套都烤熱了。伊凡使火焰更大點，便從汽車裏跑開了。

他們遠離開去，在樹林中停下來，汽車很明亮地燃燒着，遠遠地照亮了樹林子。火焰的光亮的舌頭在樹頂上捲動。後來，子彈開始爆炸了，爆炸的火花圈子向火場的上空昇去。

「看他們怎麼辦，」伊凡忿怒地說。「回家嗎，怎麼辦？」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首先邁步沉默着，很驚異這個青年人的成功的容易，他在和氣地請求他到他們家去過夜。

伊凡在洗澡間內像在家一樣脫下外套，把它掛在釘子上，找到自動步槍的子彈夾子，試了試子彈。它們裝進去非常合用。

「我們現在有彈藥了，」他勝利地說。

老頭子狐疑地望著他。

「大粗的傢伙，」他咕噥着。

如此這般地成了定例，他們每夜出去，一個青年人和一個老頭子，在樹林中和田野中的道路上，悄悄伏在溝內，或者潛到河岸的橋邊，射擊輜重隊和哨兵，向德國強盜的大小隊伍開槍。他們並沒有約定和商議過。老頭子一直彷彿他是確實竭力要把莫賀納欣領上回到自己人那去的路去。

九月的佈滿星光的夜，漸漸地越來越長，越來越暗，他們越是離紅石村，離這個普斯科夫的安靜的小村莊越遠，總在新的道路上守候德國人，突然地襲擊他們。濃密的樹林子，山谷，灌木叢，幫助了他們，很容易離開火光，避開追擊。但是在沉寂的午夜時光，兩個人走路也是很困難啊！

他們並不知道夜間會遇到什麼人，敵人是多還是少。但是不管他們有多少，他們總是用自動步槍和來福槍向他們開槍。老頭子和莫賀納欣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永遠可以殺死或者殺傷德國人。他們只有兩個人，繼續下去的戰鬥是不能進行的。但是大概總有傷亡的。他們在短距離內向敵人射擊，幾乎是對準地。

全區內已經傳說着游擊隊的勇敢，說他們在各處道路上打擊×××，爆炸他們的輜重隊，焚燒汽車，無聲無聞地撲滅哨兵。幾十個村莊中都快活地等候游擊隊的立刻光臨，男人們都準備到樹林中去，詢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些隊伍中的勇士，他們藏在什麼樹林子裏。

看來，老太婆已經很久便猜到，伊凡·莫賀納欣為什麼這樣住在他們家了，不過也不常見面。的確，現在她是不責難他了，但是她的態度並沒有更親熱點。他們即使遇到，也是沉默的時光多。「他要給我們找來調撥的事情，」——她想，可憐着在這個時期內，很明顯地瘦削下去的老頭子。他經歷這些夜行軍可是不容易的。他睡眠不足。白天，進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竭力早點走到街上去，為了使隣居們不要起什麼疑心，照舊修理房子。工作進行的很慢，但是老太婆並沒有責備他。不過這些日子的行軍對於莫賀納欣似乎只有好處。他的腮頰圓起來，聲音特

別期得滑朗，臉上泛起紅光。他很快活，很滿意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天，葉菲木·雅甫列維支奔到他的洗澡間來，驚慌地說：

「德國人把我們的事印出來了，」把一張粉紅色德文傳單遞過來，傳單上面警告附近村落中的居民，如果有隱匿游擊隊的事，他們便要嚴加處罰。

「各處都派兵士去了，」老頭子報告。「今天村長要召集我們去開會。德國人怕得很。他們領着很多人沿樹林子走，想找到游擊隊。」

他忽然笑了。兩個人會使德國人這樣駭怕，這件事使他高興了。

「游擊隊總共有兩個人，」他說。

黃昏時光老頭子走進洗澡間，說道：

「給你領了個客人來，伊凡。」

一個不很高大的，短而有力的人，穿着上衣，褲子管塞在長靴筒內，站在他的背後。那人挺身向前，用注意的迅速的眼睛望了莫賀納欣一下，很滿意地微笑着，說道：

「您好，游擊隊長同志。」

他的目光很率直，有思想。但是莫賀納欣沉默不語，很不滿意老頭子這種多嘴。

「是我的姪子，」葉菲木·雅甫列維支說，「你不用怕他。」

「葉菲木·雅甫列維支，請您讓我們兩人談談，」陌生人請求。當只剩下他們兩人時，他一直含笑地說：

「呸，我們鬧鬼把戲是不值得的事情。我是——游擊隊小組的隊長。聽說過你們的工作。沒有想到老頭子會這樣英勇。」

他們談話中，莫賀納欣告訴戈柳諾夫（Горюнов），他如何脫離了自己的隊伍，如何流浪，吃蘑菇和野菜子維持生命，在樹林子裏迷了路，於是便跑到這兒來。

「您這樣和老頭子共事是支持不了多久的，」他解釋着說。「他很快就要疲憊的。而且冬天已經到了眼前。您應當想想自己的命運。您願不願參加我們的隊伍嗎？我們就在離這兒六十公里的地方活動。」

莫賀納欣想了想。

「不願意離開這些地方，」他沉思地說，「我很喜歡這樣的戰爭。因為這樣可以很好地打德國人。我也去參加你們的隊伍吧。」

就在這一夜，他們從紅石村出來了。

三

莫賀納欣坐在擁擠的掩蔽壕內的土坑上，聽一個年青高個子的游擊隊員，薩沙·阿法納西耶夫(Саша Афанасьев)的講述，他們怎樣在前一天夜間，從德國人手中打下了一羣牲口，這是他們準備運回德國去的。

「莫賀納欣在這兒嗎？」有人掀起用來當作掩蔽壕門口的帆布邊，大聲喊道，「隊長叫哩。」

街上很冷。十月的冷風在光禿禿的樹中間嗚叫。瑟瑟的雪花在地上積成了薄薄的一層。

不知道被什麼事激動的戈柳諾夫在田地上走着，那兒有幾輛裝着彈藥的火車停着。委員坐在木墩上，黃昏時光擊隊員都坐在這兒生篝火。

戈柳諾夫——看到莫賀納欣，站定不走了，說道：

「有一個重要任務給你。據報告，紅石村的村長伊瓦肯把博甲亞·葛洛摩夫(Боря Громов)引渡給德國人了。他就住在那兒。你是熟悉這個村莊的。要把這個伊瓦肯活捉到這兒來，你能辦到嗎？」

「烏拉兩人幹得來的，」委員證了一句。

「我們不要死的。你明白嗎？要打死他的話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辦到，他是逃不掉我們的手的。現在是要活的。」

「我一定把紅石村的村長伊瓦肯活活弄來，」伊凡請教地，照着軍隊裏的樣子說。

「你不要大意，」委員說。「這事大概是要行動的。我們爲了博甲亞，和這個村長有許多賬要算哩。」

莫賀納欣回到掩蔽壕內，開始準備行軍了，考慮着怎樣執行這項任

騎。和他同行的有謝爾蓋·庫濟米(Сергей Кузьмин)，是個本地青年，麻臉，身材不高，傑出的偵察兵，還有薩沙·阿法納西耶夫，是師範生，正在暑假的時候戰爭把他綁住了。他的父親是村蘇維埃主席，爲了拒絕把集體農場的糧食交給德國人的司令部，被德國人槍斃了。謝爾蓋·庫濟米家中死了兩個人：他的生病的母親，——德國人把她從屋子裏趕了出去，還有十二歲的小妹妹，她是被疑爲曾經領導擊隊襲擊過轎車。

他們擦好自動步槍，子彈裝滿夾子，悄悄地互相談論。雖然博里亞·葛洛摩夫已經死了差不多三個星期，但是不能忘掉這件事。而且對於這種死法是很難忘記的。

一個瘦削的，亮頭髮的少年，教員的兒子，他是隊伍中的愛人。他很伶俐和勇敢，已經不止一次，冒着性命的危險，偷進被德國人佔領的村莊去，帶回許多關於敵人的消息，這些消息使大家都驚異他如何會能得到。他幹最危險的事，他很嚴肅，簡直有些不適合他的年齡。大家都知道他們父親破害的慘劇，小學教員是被吊死在校園中的，爲了他把突圍出來的戰士們藏在自己家裏。熱愛自己的父親的這孩子，要爲他的死復仇。

那一次，游擊小組受命去爆炸鐵路上的兵車。博里亞從事偵察回來，路上遇到了爆炸手，便加入他們一道了。當遠遠聽到火車響時，他們還在安置炸藥。應當或者是不炸這列火車，或者冒險。他們決定冒險。火車出軌了。但是，據唯一殘留下來的參加戰鬥的人說，有三個游擊隊員，博里亞·葛洛摩夫在內，殉難了。

但是後來發覺，博里亞·葛洛摩夫並沒有死在那天夜裏。他被爆炸拋出去很遠，頭上受了重傷，還能夠爬到樹林中去，困難地到了村中。藏在一個人家，在那兒躺了幾天。偵察兵急着要回到隊伍裏去，回到自己的伙伴處去，他對他們的愛戀有一種非常的力量，這種力量只有小孩子們才有的。村長伊瓦肯在村莊附近發現了他，立刻就認出來了。村長追上他來，把他綁縛，送到德國司令部去。

他在德國人處過了三天。那些看到怎樣訊問他的人講述，少年的整個臉上都是青血痕跡。他身上的衣服全撕破了，頭上頭髮也粘成了塊

• 被拷問時的喊叫，全村都聽到了。司令部首腦吉特斯斐爾德（Гитсфельд），是個四十來歲，很殘忍的人，他確信恐怖是可以鎮壓佔領區的人民的，可以使他們馴服。他親自訊問少年人，每次把博里亞從長官那兒抬出去時總是失掉知覺。

不過，看來，博里亞的力量已經快完了。當最後一次把他帶來，使他面對着吉特斯斐爾德的面時，他說。隨意回答一切問題，只請求把他的手鬆開。他現在對於同伴們一定要造罪過了，想要轉告一下寬恕他的罪過。他的請求照辦了。

「講吧，小孩子，」吉特斯斐爾德走近他說。

少年用眼睛度量了一下上刑罰的人的可憎的身形！緊咬住下嘴唇，蹙起眼眉，用盡全身的力氣，用拳頭向吉特斯斐爾德的臉上打去。那人倒在桌子上，臉色蒼白，激怒地拔出手槍，向小孩子開了幾響。博里亞被打死了。

就在那天晚上，爲了恐嚇所有的人，把撕裂的屍體掛在教堂廢墟附近的廣場上。

不論是伊凡·莫買納欣，不論是在偵備和他同到被德國人佔領的村莊去的兩個同伴，都毫不疑慮，他們突進那兒，一定把伊凡肯活着掙來。他們還不知道怎樣作法，可是知道一定會辦到。

這個任務使伊凡個人更高興，因爲這使他可以見到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他感到對這幾個人有一種溫暖的感覺，甚至對於嚴峻的老太婆。在這個陌生的地方，他們成了他的近人：他們使他住在自己家，供他吃喝。他屢次和老瓦子去從事冒險的事，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從未退却過，從未拋掉他過。他想探聽一下，他們生活怎樣，也要使他們知道自己：活着哪，我要繼續打仗。大概還會使他們高興。

黃昏時分，三個游擊隊員臥倒在和紅石村隔着一條河的樟樹林中，生慮着村中的生活，考慮怎樣才可以更巧妙地避過德國人的崗哨。村中又安靜又空虛。只有德國巡邏兵走過，有一個女人在井邊汲水。

游擊隊員決定，天一暗下來，涉水過河；因爲橋上有有力的隊伍保護着。

「伊凡，你怎麼會留在這兒的？」庫濟民間莫買納欣。「我們是在

自己的家鄉打仗。薩沙的父親被槍斃了，我的母親和妹妹被害了。我們是要把德國人從自己的家鄉趕出去，那末你呢？我們要打德國人，因為他們佔領了我們的村莊。」

莫賀納欣眉毛嚴峻地搖動了一下。

「我們的土地是大家的。這兒也有我住的村莊，就是這個紅石村。我在烏拉爾住的村莊也叫這個名字。」

「這是老實話嗎，說你和老頭子在路邊嚇了德國人有三個星期？」庫濟尼繼續說。

「我嚇過德國人，」莫賀納欣微笑笑。「把他們嚇到這種程度，至少有五十個德國人死在地上了。老頭子，就住在這個村中。應當找找他，他會幫我們的忙的。我住在他家的洗澡間。大家都奇怪……」

天黑了，他們還臥倒在那兒，等候到沉寂的午夜時光，沉默不語，僅僅不時互相交談兩三句話。遠遠聽見不知什麼地方有炸彈爆炸聲，彷彿從一個大木桶的底下敲了幾下。

「開始襲擊了，」薩沙喃喃說。

這天夜間，游擊隊實行向一個坐落在河上游十五公里處的村莊中，向守備兵襲擊。聽到了機關槍子彈的銳利聲，自動步槍的乾燥的爆炸聲，手榴彈轟轟響。聲音順水傳過來，聽得很清楚，很明顯。遠處有照明彈的紅球昇向天空，畫了一個弧形，又消滅了。

「我們過河嗎？」莫賀納欣悄悄說着，立起身來，小心地邁動脚步傾聽着，向河邊移動。

在河岸上，他稍停了一下，還沒決定馬上就跨進被星光照耀着的黑色水去。他扶住一叢灌木，把一隻腳伸下去，試了試河底，才爬下去。水浸進了靴筒，冷氣像螞蟻一樣傳遍了全身。莫賀納欣走了幾步，水已經浸到胸部。立刻覺得非常冷。游擊隊員們緩緩地，很怕意外的水浪迷濛，使人發覺自己。渡過了河。河底已經向上高起來，於是他們走到了對岸，傾聽着。遠處的戰鬥還在繼續着，但是這兒的村莊中很安靜。岸上比水中還要冷。

這河河岸莫賀納欣是很熟悉的，他很自信地向洗澡間走去，決定把同伴們留在這兒，一個人到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處去偵察一下，從他

那兒打聽打聽伊瓦肯住的房子。

他們在洗澡間附近停下來。戰鬥的響聲還沒有靜止，不時聽見地雷，手榴彈的爆炸聲。遠處的火警的霞光在樹林上空映照。莫賀納欣走進門洞去，拉了拉門。開不開。他走出來，想起了秘密的門門，把釘子撥開，打開窗子，無聲無響地拉下門洞中的木棒來。

他打開門，勇敢地向黑暗中走去，忽然聽見了熟悉的驚慌的響聲：

「這是什麼人？」有人問他。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嗎？」他吃一驚。

「是我，什麼人問話呀？」

「你記得莫賀納欣嗎？你幹嗎坐在這兒？」

「萬尼亞！」老太婆喊道。「萬尼亞來啦，」她忽然抽泣起來。「德國人把我們從房子裏趕了出來，親愛的，把我們趕到街上，現在我們躲藏在洗澡間內，和老頭子一同等着死呢。」

莫賀納欣和薩沙走進洗澡間來，關上門，庫濟·留在外面。

「沒想到會在這兒遇到你們，」伊凡低聲說。

「噢，親人，我們現在怎樣活下去呀……白天不敢出去，眼睛連太陽光都看不見。」

伊凡不知說什麼才好。在老太婆的可憐的聲調中是如此的苦痛，這種苦痛不是用簡單的話可以安慰的。

「忍耐些，老媽媽，」他露出笨拙的憂慮樣子說。「我們的時間會來到的。我們把他們從這兒趕出去。」

「越快越好，孩子，我和老頭子恐怕活不到這個時候呢。哎呀，活不到啦。」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莫賀納欣說。「我們來找你的。伊瓦肯把我們的一個孩子引渡給德國人了。我們現在要對他施行裁判。」

「由於你們的博里亞，德國人賞了他象牙柄一刀叉。一個淫婦還在許多女人面前稱讚他哩。」

「幫我們把他活捉住，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我們奉命要活捉他回去。他住在哪兒？」

「怎麼我會不知道？我領你們去，我幫忙。他只有一個人住，你們

能按住他的。」

「那末我們就去，我們不能耽擱太久。別了，老媽媽。大概，我們很快就會再見到的。您等着游擊隊來訪問吧。」

「只是越快越好，孩子。別了，心肝，別了，親人。上帝保佑你們成功。」

「哎呀，老太婆真可憐，」伊凡惋惜地想着，走到街上來。

「嗷，你聽見什麼啦？」他問庫濟民。

「村中很安靜，大概襲擊也完了。」

老頭子領他們穿過菜園子。他們穿過村莊，沒被人發覺，走近一座房子，藏在台階上。葉菲木·雅柯市列維支向窗子上敲敲。

「找什麼人？」一個不滿意的警調問。

「漂特爾·華西里耶維支（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有點事。請出來一下，」老頭子說。

門洞內的地板咯吱聲響到了。

「夜間你有什麼事，」伊瓦肯叨咕着說，開開門。「嗷？」

莫復納欣向他撲去。拉開的門砰響了一聲。兩個游擊隊員也跳進了門洞。發出了掙扎聲，嘶叫聲。游擊隊員用繩子把村長的長身纏網起來。莫復納欣用手把他的頭揪在地上，用手掌堵住張大的口。終於把村長纏好，用破布堵住了嘴。

莫復納欣和薩沙走進照得很亮的內室去。一個年尚的女孩子仰面躺在床上。桌上放着些表格和文件。看來，村長正在辦公。

伊凡粗暴地推了女孩子一下。她跳起來，想要喊叫，但是在伸出來的手槍下面匍匐了起來，哆嗦起來。

「噯哦，不要動我，親愛的，不要吧。」

「低聲，」伊凡咬着牙囁嚅地說。「刀子和叉子在哪兒？」

「在那兒，在那兒，」她用手指着玻璃櫃。

阿法納西耶夫找到一個報紙包，把它打開，鑲着象牙柄的刀子和叉子閃爍着。

「混帳東西，」伊凡說。他看了女孩子一眼。她身上的襯衣滑下來從她身上發出一陣什麼香味。「殺死她，還是怎麼辦呢？」他想。「

一個種生的。」他覺得很難過，手沒有抬起來去幹這事。

「住聲，」他粗魯地說。「我們要在這兒的門洞中坐一刻兒。」
他把桌上的文件抓起來，吹滅燈，走到門洞中去。

他們把村長扶起來站立，但是他不願意走，又倒下去了。於是他們用手把他抬起來，他開始掙扎和跳動。莫賀納欣用力向他的脊下捶了一下，村長才安靜下來。

老頭子已經不在街上。

抬着村長走很困難。他們又把他放在地上，但是他只慢慢地不願意地走着，莫賀納欣向他打了幾次。在河岸附近，伊瓦肯又頑強起來，倒了下去，在一個地方來回滾動，看來，以為他們要把他淹死。於是又把他用手架了起來。抬着走是很不方便的。伊瓦肯掙扎着，妨礙抬架他的行動，走到河中心，莫賀納欣竟倒了下去，把他落在水中，趕快把他拉住，罵了幾聲。「等把事情弄完，一定好好收拾他一頓，」他恨恨地想。
游擊隊員們上了岸，坐下來休息。

「狗崽子，」莫賀納欣說。「你快活够啦。」
他們混身潮濕，又疲憊，又忿恨。但是不能坐得太久。

走到離紅石村很遠的樹林中天已經亮了。高個子的，鬍鬚鬍肥的，赤着腳的，襯衫也浸透帶子的村長惡狠狠地望着他們。他的臉和眼睫毛充滿了血。

「叫他喘口氣，」莫賀納欣說，「否則非不到地方就會死掉。」

他把他口中的破布掏出來。伊瓦肯深深地和貪婪地喘了一口氣，開始罵起來。

「混蛋！還敢把你們都殺死！」

「你住口，」伊凡威嚇地說。

但是村長不願意住口，他一面磕磕絆絆地走，一面罵。
戈柳諾夫從掩蔽壕中走出來。游擊隊的人羣圍住了村長。

「伊瓦肯嗎？」戈柳諾夫問。

「是的，伊瓦肯，」村長應聲回答。「德國人還沒有把你絞死嗎？
叔，他們不久就要搭好絞刑架了。」

「如果你是伊瓦肯的話，那末你首先要爲了博里亞受到這種刑罰，

隊長說着，用拳頭用盡力量向村長的臉上打去，那人便倒在地上滾起來。

「把他——到車底下，小心看守好，」戈柳諾夫命令，向掩蔽壕去。「謝謝你，莫賀納欣！晚上我們再和他算賬。」

隊長的眼睛因為一支菸，顏色通紅。他剛剛襲擊回來，就是莫賀納欣和他的同伴們在紅石村聽到的雷聲。

四

對德國守衛兵的襲擊應當在夜間一點鐘開始。

海軍陸隊長戈柳諾夫和委員，坐在那個可以從葉基木·雅柯甫利維支的茂密黑樹子內望到的小樹林子內，等候衝鋒的開始。兩人沉默着傾聽着。夜是黑暗、空曠和寒冷。委員小心地用手電筒照了照錶。錶上已經一點十分鐘。

「為什麼還不開始？」他說。

「也許德國人已經從村中出去了，」戈柳諾夫判斷着。

每當開始襲擊一延誤時，隊長總認為是德國人已不在村中。寂靜是那末深沉和平和，使人不會相信在幾分鐘之後會開始戰鬥，手榴彈會爆炸，房子會燒起來，會有死者和傷者。

「應當派通訊員到莫賀納欣那兒去。探聽一下為什麼還不開始，」委員提議。

「再等一會兒……」

已經差一刻兩分了。這樣延誤四十五分鐘的時間可是太長了。

「看來，一定要派人到莫賀納欣那兒去了，」隊長決定着，站起身來，準備派通訊員出去。但是恰好在這時候，河對岸的村莊中心，一聲或用汽車炸彈猛烈爆炸了，紅色火焰向上昇去。

「開始啦！」委員喊了一聲。

立刻在村莊的另一頭響起手榴彈來，第一陣機關槍的射擊聲傳出來

了。向德國守衛兵進行的夜襲很順利，很友誼。

時也延遲是由於被派充游擊小組隊長莫賀納欣的過失，他駭怕由於指揮的笨拙會發生什麼意外，犧牲同伴，或者使對盤踞在紅石村房子內的德國人的戰鬥失敗。

伊凡·莫賀納欣臥倒在地上，延遲着戰鬥的開始，等候偵察兵的回來，傾聽着村中的動靜。離房子還有一百五十米遠。沒有聽到任何可疑的聲音。

莫賀納欣很少和同伴們談到自己對德國人的憎恨，什麼話他都覺得是不是表現那種憎恨的。也不能把他們和什麼東西來比較。這是敵人，敵人是要消滅的，消滅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現在他想着，怎樣才可以做到，使一個德國人也不能從紅石村活着跑出去，想着和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及其妻遇刺時的快活情形。

這個叫做紅石村的莊子，因為和他的烏拉爾的故鄉同名的原因，更增強了和燃燒起了他對敵人的憎恨。他彷彿是臥倒在自己的村莊附近，父母正在村中受苦，他去拯救他們，德國人使他的近人遭受痛苦和流眼淚。

偵察兵回來了，報告村中很平靜，德國人一點可疑的地方也沒有，顯然是睡了。

莫賀納欣命令靠近村莊去，沿着菜園子爬到房子附近。他很快便聽到有陌生言語的響聲傳出來，建築物在左右兩面發暗。很明顯，在胡同內站着德國的哨兵。

「現在可以開始了，」莫賀納欣想，一面把皮帶上的攻坦克車炸彈解下來。他傾聽一下德國人在什麼地方講話，跳起來，把炸彈向這地方拋過去。

這塊炸彈表示——游擊隊在紅石村的戰鬥開始的信號，這是在樹林中的隊長和委員所不能忍耐地期望着的信號。

立刻有射擊聲回答了。看來，炸彈沒有碰到德國人。村莊的兩端手榴彈響了，自動步槍乾燥地爆炸。街上聽見了發生混亂的德國人的喊叫，罵詈，命令聲。莫賀納欣和幾個戰士所臥倒的胡同內，有一挺德國機關槍打起來了。希特勒××們在黑暗中什麼都看不到，向廣場上掃射。

一排一排的子彈在菜園上飛着。

隔壁的房子後面，傳過來喊叫和射擊聲。那兒發生了白刃戰。機關槍沉默了一刻。當它又掃射起來時，莫賀納欣已經逼近了牆根，把第二顆炸彈向機關槍那邊扔過去，同時俯身在地上。彈片在他的頭上嗚叫、乒乒落在木板上，莫賀納欣的腿也彷彿被刺了一下。

機關槍已經停止了，聽見了呻吟聲。整個村中都充滿了槍聲，手榴彈爆炸聲。大火昇起來了。不遠處的房子燃燒起來。開始可以看清從這所房子向那所房子跑來跑去的德國人了。莫賀納欣跑近房子，用自動步槍向他們掃射。又燒着了一座房子，街道上越發光亮了。游擊隊一個也看不見，他們都臥倒在房子附近，向從房子裏跑出來的德國人開火。他們恐慌地在村中亂奔着。

村莊右面的一端，機關槍還很頑強地掃射着。「我們的人真沒有製造進來嗎？」莫賀納欣懷着突然而來的恐怖感。

「跟着我！」他喊了一聲，全身站起來，立刻有一挺重機關槍從房頂上向他們掃射過來。但是在這時候房頂上也爆炸了手榴彈聲音，火焰順着乾草奔跑了。

紅色的和綠色的照明彈在村邊向天空昇去，莫賀納欣又看見了一大堆從這所房子向那個房子跑過去的德國兵。他又站起來，一瘸一跛向前跑。幾個戰士跟在他後面跑。莫賀納欣看見有三個德國人倒下去，其餘的都舉起了手，緊靠在屋牆上。手榴彈向他們飛過去，莫賀納欣又放完了滿囊一排自動步槍子彈。有幾個德國人還企圖從地上站起來，另外有些向各處爬，他們已經混亂了，失去了領導。

游擊隊員已經在村中奔馳，還響着零亂的槍聲。聽見有燃燒着的樹木的猛烈爆炸聲。四周都亮了。游擊隊佔領了紅石村。

和德國人的戰鬥全部結束了。街上出現了居民。女人大聲在禱告，受驚的孩子在哭泣，人們提着水桶向燃燒着的房子奔去。

被幸運沉醉着的莫賀納欣在從敵人手中奪回的村中走着，向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的宅走去。

他和戈柳諾夫遇到了。

「你怎麼廢啦，隊長？」他快活地問莫賀納欣。直到這時，莫賀納

欣才覺得自己腳上疼得很。

「彈片打傷了，」他說着，俯下身去，發現靴子上有一個洞。

「疼得厲害嗎？」

「小事。」

莫賀納欣又急忙向前走去。他難以忍耐地想趕快看到老頭子。又迎面遇到了幾個游擊隊員，都快活地喊道：

「得到戰利品啦！去吃巧格力和砂糖吧。」

莫賀納欣看風井，猶疑地環顧着。這兒一定是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的房子。忽然他一切都明白了。火焰的反光映照著黑色木紋的堆積和煙囪。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的房子一點也不剩了。只剩下了一堆黑炭。

莫賀納欣的腳開始猛烈痛起來，使他困難地走到隣近房子的台階處說下了注滿了血的靴子。熱血像小河一樣從傷口中流出來。

一個女人走到他面前來。

「到屋子裏去吧，孩子，」她用幸福的聲調說。「您救了我們，託天之福。」

「給我沾什麼東西來紮紮腳。我受傷啦。」

她跑進屋子去，拿着塊手巾跑回來。他綁着腳，聽着女人對他的感謝，說道：

「這兒是葉非木·雅柯甫列維支的房子嗎？」

「是這兒，是這兒。孩子。該死的東西們，把它燒啦。他把紅軍藏在自己家裏，是個好人哪，願他在天上幸福。德國人把他槍斃了。」

「他的女人呢？」

「娜塔麗亞死啦。她受不了哀傷，傷心死啦。」

莫賀納欣的胸中一切都爆發了。他立起身來。

「你認識他們嗎？」女人問。

「認識，」伊凡瘡啞地回答。「謝謝您的手巾。」

「沒來得及，」他苦痛地想着，在村中走着。「沒帶救出老人們來。他的眼睛是乾的，但是他心上苦痛得很，使他想要躺在地上，大聲喊叫。」

他忽然停下來，大聲說：

「請寬恕，老人家，不過現在已經……」他激怒地攢了他一下手。

這一秒，他在從敵人手中奪回的村中，也感覺到，對敵人的仇恨多麼的大，它在他心中燃起多麼的火焰。

（金 人譯）

尼古拉·達廖基
(Николай Далекый)

微笑 (УЛЫБКА)

我確是在這個村莊裏過夜的。早晨就走了。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街上有德國兵通過，我讓開了路，但他們看也不看我。今年冬天裏有幾百個這樣背着包裹的女人，孩子，老頭在村路上步行着。

但是我在村邊遇見的那個人，却站在街的盡頭，光景是監視我。他穿着黑色的精緻的外套，頭戴皮帽，身材矮矮的，顯得並不年青，但又像是年青。我在他的刺人的，懷疑的目光下走過，好像通過荆棘叢一樣。

我頓——停下來，但他連喊也沒有喊我。這是一個執拗子弟，留着小鬍子，禿生……

我走出村莊，在土丘背後從大路上轉向通樹林去的小路。為什麼朝樹林裏走呢？因為這兒上小村去最近。這就是一切了。不，還有。我在樺樹林邊遇見一個青年。他戴着逆耳帽，肩上也和我一樣背着布袋。很平常的青年，比我大一歲模樣，不會再多。祇是肩胛圓些，眉毛很濃，差點長到鼻樑上來。

我們吸吸煙，談了幾句話，——總共只有幾個字。於是，我離開他

走了。

當後面擡起槍響時，我在小徑上已經了不少路。一下，兩下，接着是一連串的自動槍射擊聲，忽疏忽密。但是我停也不停——德國人開槍何患無辭，這與我毫不相干。我仍舊走我的路，跑進樹林的深處，槍聲也被松樹遮斷了。我走這條樹林小道，就因為它離小村近些。

可是我在樹林的出口處被捕了，我給汽車從另一條路帶回到砂村（Песочное село）——昨天過夜的地方。押解的兵士數目不少：一共五個德國自動槍兵。

很明顯，德國人把我當做了重要的獵取物。我，一個孩子！但是我有波爾達亨衛成司令簽發的通行證，我是帶着雜貨去掉換麵包的，我可以確確實實證明自己的無辜。但是，當憲兵湧了五名之多，而且全都對你虎視眈眈的時候，這總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司令部裏發出香水的氣味。腳下無等地踏着柔軟的地毯，——毛織的，彩色的，我們烏克蘭製的地毯——不知誰家女兒的嫁奩。祇是，現在我的心思並不在地毯上。房間裏的這些軍官，兵士和那個蓄着小鬍子的傢伙（他是什麼人——市政長官，村長，還是警察？）都向我注視着，彷彿要用眼睛來窺斃人們似地。不過眼睛是嚇不倒我的。小鬍子向軍官點了點頭，走到我背後去。他好像對什麼感到很滿意。他在我背上帶到了什麼？是囚犯的號碼或是印記嗎？

年輕的，身材頹長的軍官很不願意離開火爐，他烘了好一會慢慢才步到書桌面前。

「叫什麼名字？」

「舒姆高·華爾卡（Шумко Валька）·[⊖]華連京·格利高里葉維奇（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幾歲？」

「十五。我是十六歲，但我減了一歲以備萬一。」軍官不相信，眨了眨眼睛。「或者大些，」我從邊角說，「我是孤兒。」

「哥薩克……」

我回頭看，還是小鬍子在說話。

「不，我從波爾達亨來的。」

⊖ 這是愛稱。

我真是從波爾達華來的。但是我這麼自由，他却忍不住了，向我狠狠地瞪了一眼。

「慢着，索古連科先生。」那軍官的眼睛像兩枚電棒似地釘着我。「你在樹林裏幹什麼？」

我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如何過夜，如何離開村莊，如何在村中遇見不相識的青年人，如何獨自離去。軍官望着我，但並不聽我。他好像在想另外的事。他的眼睛是冷冷的，狡猾的。俄語說得很純粹。

「談些什麼話？」

「跟誰？」

「跟那不相識的青年。」

「吸了點烟，談談天氣。」

「天氣？沒有別的了？」

「沒有了。」

不知誰在背後吸泣，發着暗鬧的聲音。軍官做了一個命令安靜的手勢，興奮起來。他把我全身打量一遍，好像看得很滿意，他微笑了。

「再想不出什麼了？」

「好像沒有了。」

「那麼，讓我來講給你聽，這一切是怎樣的。」

於是軍官開始講了。這簡直使我呆若木鷄。他說，我早就認識了那青年人。是的，或許我和他是幼年時的朋友。他說，我們倆——是游擊隊員。我們被派來佈置進攻。因此，我們私藏着地雷。一種小型的，秘密裝置的，（軍官為我狡猾地閃了眼），預備轟炸火車。我們用麵粉袋裝着地雷，按次運送。誰被派着送地雷，他就不在村中過夜，以避危險。並且還帶着手槍。今天正挨到那青年人，他在稻草堆裏過了一夜。今天早晨，索古連科先生發覺了他。我也被索古連科先生注意了。我們知道有人注意，恐怕被人追蹤。所以那青年命令我背着地雷，逃到樹林深處去，自己帶了手槍，留在林邊，想阻礙兵士的搜索。我一聽見槍聲，應該把地雷藏在樹林裏，我就照樣做了。

說完時，軍官顯得非常快活了。他離開書桌。拍拍我的肩。

「你看，我們什麼都知道。」他望望索古連科先生，那個也微微一笑，不過他的牙齒全蛀了，所以他總是把它們藏起來，

「喂，你怎麼不擱呀？」

軍官的眼睛和善地，但警覺地注視着我。我說些什麼呢？我祇從肺裏吐出幾口氣來。

「很好，簡直是一個故事。不過這與我沒有關係，」我說，「我是去換……」

「够了，」軍官打斷我的話，他的臉顯得兇惡起來。「小東西，別裝腔了。你那同志已經承認，完全講出來了，幹嗎你還瞞着？」

同志已經承認了？不，不會的。我可不上當。我甚至有點惱怒了。他，衛成司令，很明顯的把我當傻子看。

「這小伙子，他完全胡扯。」我覺得全身血液都湧到臉上來。

「我喚他來當面對質。」軍官威嚇道。

「別吧，我把他的狗臉都抓碎。」我氣得發抖。

軍官想了一想，改了聲調說：

「好，我們留下你的同志，他的命運已經註定了。但我們得有旁的證據。非常確實的證據。」司令稍停一下，對我凝視着。「你背後的布袋是你的？」

「我的。」

「索古連科先生，你可記得他走出村莊時，帶着什麼樣布袋？」

「完全記得。那是白色的，用藍條子的粗布縫起來的。」

「解下布袋。」

我解下了。

「藍色條紋在那兒？」

沒有藍色的條子。

「為什麼在你同志的布袋上有藍條子？」

「他根本不是我的同志。」

「不管是不是，為什麼那條子會跑到他的袋上去了？」

軍官從書桌裏拿出一個麵粉袋，和我的完全一樣，不過它上面有藍色的條子和暗紅的斑點。這是很不好的斑點。「血，」我想。

「你對這有什麼說的嗎？」

真的，我能說什麼呢？事情弄糟了。這是無疑的。

「我身上的袋袋是我自己的。」我堅決地說。

「哼，還真是孩子話。」軍官龐大地微笑了。「早上還有炸子，現在難道褪了色嗎？我們不然就不跟你多談了，但我們想知道，你把地雷藏在什麼地方。我們願意好好地跟你解決這個問題。」

軍官轉過身去。他的臉色很煩悶。他想我是游擊隊員，我是去轟炸德國人的火車的，他好像並不惱怒這件事。他只遺憾，爲什麼在一切都清楚的時候，我還要堅持不認。

「但是我沒有什麼地雷。我也不認識任何游擊隊員。我是去……」

軍官打斷了我：

「我已經聽見了，你到那兒去的。我們不在那兒玩捉迷藏；你要知道，或者你說出了地雷在什麼地方，那末，我——以一個德國軍官的話保證，——決不傷害你，否則……」

軍官沒有說出這「否則」後面是什麼。但一切都清楚了。我懇求道：

「我終不能用雪掏出一個地雷來。」

軍官用驚奇的目光把我從頭至腳細察一遍，好像他是第一次看見我。

「你，比我當初所想的狡猾得多。好，敬酒不吃，吃罰酒，我用別的辦法對付你……」

軍官知道俄羅斯的諺語。他向一個上等兵做了一個手勢。

那上等兵是個子不高的青年，像一個體專的學生。他那淡淡的，混濁的眼睛裏似乎有什麼東西滯留着，凝固着。上等兵穿過了房門向我走來。我知道：他要打我了，我用手掩住面孔。但「體專學生」並不是白白戴着上等兵的肩章的：他左手剛在我眼前一揮，右手已經在我腦子上打了一拳。

我後來才回憶起這一切是怎麼經過的。當時，我立刻失去了知覺。我坐在地板上。房間裏對於我是沒有空氣了。人們在四週走動，談話，呼吸，可是我却張大了嘴，坐在地上，一口氣也不能呼吸。直到艱難的第一口空氣灌入胸裏，我才感到了疼痛。這種疼痛是我以前想像不出的。我好像吞下了火號斗，它在我胃裏又沉重又熱辣。

上等兵已站在我對面的牆邊，優雅地伸出一隻腳，聚精會神地摩擦着右手。

「滋味怎樣？」軍官問，「再來一對這樣的拳頭你可以吐血。我不想抗辯司令的話。我完全同意這話。」

「別發呆，講吧，地雷在什麼地方。」軍官和氣地說。

無論怎樣也不能改變德國人的成見。不啻是誓詞，是證據，是理由。任什麼也不能拯救我。他不相信我沒有地雷。絞繩已經套在我的肩上了。我感覺到這可咀咒的毛茸茸的繩索，我哭了。我自幼就愛哭。這時我啜泣起來。我低聲地哭泣，盡力抑制自己。司令走到我身邊，溫和地說：

「爲什麼哭呢？說吧，說出來這傢伙藏在那裏，我們就釋放你。」我忍不住放聲大哭了。

我哭了沒有多久。軍官很熟悉俄國的俗語，他說：如果莫斯科也不相信眼淚，何況柏林……我靜默了，擦乾了眼淚。

「好啦，雨過天晴了。」司令官嘲笑我，並向索古連科瞧瞧。「坐下來，講……」

我默然。

「怎麼？」

「我什麼也不知道。」

「那你爲什麼哭呢？」

「因爲你完全不相信我……」

寂靜控制了四週。我們面對面地站着。我聽得見軍官的沉重呼吸。他失去了自制力。他憤怒地望着我，我用短促的瞥視回答他。

「請允許我。」

索古連科先生說話了。他走近來，緊咬着嘴唇。他的身材矮小，比我稍稍高一點。

「你這紅小鬼，也想學銀幕上的英雄嗎？老實招出來！不然我們就剝了你的皮。連舌頭都一起拉掉。小游擊鬼子！」他打我一巴掌。

這時房間裏又走進一個德國「老頭」，是一個腫脹的軍官，挺着圓肚子，架着夾鼻眼鏡。門旁的兵士全立正了。上等兵也舉手行禮。

「索古連科先生，我給你介紹，這是我的新助手。」

副司令伸出手來。索古連科迅速地，小心地握了一握。然後，司令就和助手談論起來。他講着我的事。那德國人聽着，不時望望我，振振

翻，擦掉眼淚，又重新聽着。我注意到：他不論怎樣整理自己的皮帶，結果終是要從圓柱子上滑開。肚皮和皮帶之間好像進行着鬥爭似地。我猜想：他服役還不久。

司令對上等兵說了幾句話，那個就跑開了。

「我們馬上把這兩個人給我的助手看看。」司令說。

一個年輕人被帶進來了，如果不是遮耳帽，我簡直認不出他——被打得快死了。

「認得他嗎？」

青年把刁橫的臉孔轉向我，用一隻眼睛望望！

「不……」

「看清楚點！」

青年又看我一次。

「好像遇見過。」

「遇見過！……腦筋這麼壞，」

青年默不作聲。他站着，跨開兩隻腳，好像害怕跌倒似地。看來，這青年對一切都滿心。

軍官轉身向我說：

「你看，兩小時以後我們就要吊死他了。我們也要吊死你，如果你不講出來。但是你會說的，爲什麼笑？」

我戰慄着，我根本沒有想過笑。但軍官看的不是我，是那個青年。真的，在他的破碎和紅腫的嘴唇上，顯現着一種類似微笑的表情。

「他會招出來的，這小東西，」青年說，他用無限輕視的目光看我一眼，然後把勝利的臉轉向司令，「如果他肚裏知道一點事的話。他馬上會洩露的，會出賣的，他會哭泣，淌青鼻涕！」青年又向我瞥視一眼。「中尉先生，你把他吊死吧，兩人一同吊，我還覺得快活些。」

他笑了，這小伙子。他嘲笑我，嘲笑了司令，嘲笑了死神。……這種臨死的人我真沒見過。

「別去耽他。他的命運已經註定了，他殺了兩個德國兵，他得……」

「祇有兩個，中尉先生？」

「你還嫌少嗎？」

軍官的臉色灰白，他從書桌背後走出來，一邊解開窗簾。

「你說：兩個嫌少？」

上等兵急忙地向軍官說了些話，並指指地毯。我明白：軍官壓制着自己，而並不當場擊斃那青年是因為害怕血污了地毯。

司令直向青年身邊走去。

「你說，太少了？」

「太少點，」青年回答，眼瞋着另外的地方。

「那末要多少？你想殺多少德國兵？」

「殺三個！」青年想了一想，「就是三個夠了。」

我不能說明當時的情景，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軍官正舉起拳頭要打，突然我看見青年的雙腳在空中一閃。他向軍官撲過去了。德國人喧哄起來，急忙奔去援助司令，但司令轉着身體，想卸去重壓。一個拿着步槍的兵士失了手，他對準青年的屁股刺去，却戳到軍官的腿上。大家都向那兵士叫起來。副司令滿臉是汗，手槍在手掌裏轉來轉去，他給震昏了。

突然，全都避開了司令向四處奔逃。他已經從皮套裏抽出手槍了。司令的眼睛因為劇痛緊閉着，槍口盲目地在房間各處探摸著。每一秒鐘子彈都可以突擊而出。索古連科先生的背緊貼在牆上，他想換到門口去，但正在這時槍彈四飛了，索古連科先生立刻踣下倒在牆邊。他甚至來不及呼喊。

醒覺過來的上等兵在副司令手中奪下了槍，把手插入軍官和青年之間，從下向上對準青年的肚子射去。青年兩手一鬆，司令就失去了平衡，連那壓着的青年一同倒在地毯上。

我看見，那青年的牙齒像狼似地咬着司令的咽喉。

牙齒被刺刀挖開了。青年已經死去，司令呻吟着。索古連科先生橫垂著頭坐在牆邊。上等兵發狠了。他把我的臉對向門，一脚踢到司令部的院子裏。衛兵押我到拘留室去。在那兒坐了約摸兩小時。我回想著剛才的事情。司令和索古連科先生都被打死了。在這樣的情形下，我上絞首台的理由更多了。關於那青年人我不願再想。我怕想到他。我究竟為什麼到這裏來呢？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一點罪咎也沒有。他殺死了德國人，而我却必須為他負責。但是我仍舊不能不想到這年輕的小伙子。他

時時站在我的眼前。唉，青年人啊，青年人……當我重新被帶回到衛戍司令部去的時候，我又最後一次看見了他。

一個慌張的老婆推着小雪橇，後面走着一個德國兵。青年就躺在檯車上，胸口有一塊小木牌，那上面寫着：「殺害德國士兵的兇手」。我只用眼角瞟了他一眼。雪片粘在他的脛上。眉毛幾乎皺成一條線，彷彿這青年仍舊感到不能忍受的痛苦或者正努力抑制着疼痛。

但這一切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完全是無辜的。我有波爾達華衛戍司令的通行證，他們應該，他們也必須放掉我。

司令室裏差不多還是老樣子。不過在地毯的當中鋪了一個搭起來的桌墊。如果在室外的話，這地方就用沙土了……新的衛戍司令坐在書桌的後面。「老頭」想不到平地陸高了一級，但是從各方面看來，他一點不知道，他應該做什麼。兩名兵士站在他的背後，還有兩個在門旁。那上等兵伸着腳站在牆邊。

「老頭」從椅子上站起來，整理一下從圓肚上滑開的皮帶。

「小孩，你一頂（定）要全布（部）說出。懂？——全布！」他從桌上抓起一枝很粗的藍鉛筆，嚴厲地敲着桌子。

這姿勢我很熟悉，而這個德國人雖然嚴厲却顯得還善良，甚至有些滑稽。

這不就是我們的伊凡·卡爾洛維奇先生嗎？他常說：「孩子們，靜些，樹姆高，走出去，不要你上牆了！」老頭和我們的德文教師一式一樣。

德國人從書桌背後走出來，離我遠遠地，在房間裏踱來踱去。

「人還這麼小倒是一個大壞蛋，」他憤憤地說並且叫道：「什麼？我全布知道！你不講！」

他急速地向我奔來，把我的耳朵捏得痛入心腑，但立刻，似乎想起了什麼事，又向書桌跑去，把鉛筆敲得噹噹地。他的皮帶又從肚子上滑開了。

我安靜地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我是無辜的。還是波爾達華衛戍司令發出的通行證。我用雜貨去調換麵包。換畢，回來，就發生了這一切。我以前從來也沒見過這年青的強盜。我有什麼罪呢？這惡黨殺死了德國人，却要我來負責。

德國人憤怒地抬起了頭：

「你們都是惡黨（黨）。」

我的態度很率直，很誠懇。似乎德國人也感到了這點。我坦白地向他敘述一切。我大方地，老實地瞧着他的眼鏡。這情景不由他不相信我了。他皺起眉頭。他回想着什麼事……。

我的心跳了。亂來什子的布條！他馬上要扯起這藍藍色的布條了。

「你同這惡黨（黨）走一路？」

3 「我祇是路上遇見他的。」

「你們的袋子一樣。」

「嗚，一樣的袋子。」是他裝整呢還是死者沒有來得及告訴他關於藍條子的事？

「不，我的布袋是白的，而他的布袋上有藍色條子。」

我面色不動。不要因為什麼藍條子而害了自己。我站在司令的面前。我的命運要決定了。

司令蹙起了眉額，對我望望，默不作聲。關於條紋的事，在第一次審訊的時候那上等兵是聽見的。這時他正站在我的右前。我全身各部從頭至腳都感覺到他。我的肩，我的手臂因為緊張的原故而麻木了。但上等兵什麼也沒有說。在查訊條紋的時候我們是，俄語交談的。上等兵會打俄國人，却不懂俄國話。

新司令茫然了。究竟吊呢不吊？那年青的傢伙豈不是巴當衆和前司令交了手嗎，並且以1：3 $\frac{1}{2}$ （索古連科先生我算他半個人）結束了比賽。我，是一個普通的看客。難道這就應該把我的生命來抵償嗎？

一點絨索也沒有，一點證據也沒有。但司令必需決定一個方策。他悚然地瞧瞧上等兵。那個却以自己的心念來理解這一瞥視。他祇會做一樁事。「打！」他叫眼睛發問。「打！」「老頭」回答，並且如釋重負地嘆了一口氣。

上等兵雙手交叉在胸口，向我走來。他對我的眼睛瞧了兩秒鐘，然後冷淡地轉向別處；突然反手給我一個巴掌。第一下錯打在我的額上第二下就適得其所了。血從鼻孔裏濺出來。小腹和肚子上的打擊對我還沒有特別的害處。我等候着打擊；小腹上用拳頭掩護，打肚皮的時候我一轉身，那拳頭就滑了過去，撞在牆壁上。

上等兵痛得大叫，搖揮着受傷的右手。他一面揮着，一面踢我，還用左手打我。但祇是些無倫次的，無意義的亂拳。我防衛着自己，却沒有注意另外一個兵士走了過來。忽然，什麼東西在我的胸口裏「喀」地一響，彷彿折斷了枯枝似地。我看見在遠去的黑鐵槍托和兵士的臉，我失去知覺了……

他們大大地把我幹了一番——上等兵和兵士。我想，他們那時一定不相信我是真的暈去，他們怒氣滿面，還咒罵着。

當我醒來的時候，新司令正在我臉上澆水。

「地雷究竟藏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看見過什麼地雷。」

「你還得來一下才行。」

「你們打死我吧。」我真情願他們快點殺死我。

我被推到椅子上坐下來。我，好像，是呻吟着。我用手擦着臉。但不一會又濕了。——全是淚水。真是哭鬼！我恨恨地用帽子揩乾頰上的眼淚。司令目光炯炯地瞧着我。忽然上等兵像河水決了堤似地侃侃而逃起來。他面對着司令，指指我，指指他自己的拳頭，又指指我。他的話句很熱烈，很確切。說完後，他望着我，聳聳肩，轉過身子去。

我所理解的他的話是這樣：「我們對這小把戲已做了一切應做的事。司令在這一點上可以不必懷疑。他一定是實在不知道什麼。或者呢，即使知道，那也不會說出來的。拳頭現在已經沒有用了。他必需吊死或者就釋放。」

司令從冒着汗珠的鼻子上取下了眼鏡，揩着玻璃。他不想吊死我，但放掉了又害怕。他在警務方面還是外行。我又被押回到拘留所裏。

這是一個既不像車房又不似倉庫的地方。我獨自坐着。發着寒熱。我爬到草堆裏去，想暖一暖並睡一覺。今天我受够了苦。媽的，德國鬼子！你們吊死具也罷；再打斷兩根肋骨也罷，——我只要一件事——睡覺。

……青年穿過了鎖閉着的門走進來。他戴着遮耳帽。我恐怖地望着他。他是我的同志，小時的朋友——華西亞·郭模爾（Вася Коваль）。「你白着急的，」華西亞說，「你瞧！」他脫下帽子，抹去了臉上的傷痕，好像這都是月煤烟畫上去的。「你是不是被打死了？」我問他。

華西亞眨眨眼：「我騙他們的，這祕密很簡單，——就是要做一個不死的人。」他默然望著我。「你也會變成不死的，假使你炸毀德國人的火車」。我警覺起來。「我什麼也不知道，」我魯莽地說，「一點也不知道。」但華西亞並不聽我。「你記得地方嗎？」他問我地雷的事情。突然，我猜想到華西亞是和德國人串通好的，他出賣我。他根本沒有死。他懷疑出地雷藏在那裏。「我什麼也不知道，」我說，「我連你也只見過一次。我們是不相識的」。

我痛醒了。這是一個夢。我的臉在發燒。我往遠處爬去。起初慢慢地，後來愈爬愈快。

可是青年還不離開我。「你是一個好漢，」他在我耳邊低聲說。「稍爲忍耐些，你就會釋放的。現在誰也不知道音紋的事了，我是故意這麼做的，好叫司令射死索古連科。」他自滿地微笑着。「走開，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想對他這樣說。但不知爲什麼我的嘴唇不能動彈。青年笑了。「他們要吊死你的！」他喊道，「吊死他，司令大人。」

我憎惡他。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他從那兒來的？我甚至不曉得他的名字。他剛才說沒有被打死。其實槍彈已穿入了他的肩胛。他向後退着。他害怕我看見他背上的槍洞……

我看見了白雪皚皚的樹林。松樹，樺木，樺木都混雜地生長在一起。一株小樺孤獨地站着。我轉過身去，不要看它，但它總在我的眼前。旁邊，靠近火爐，站着新司令。他的臉色很狡猾，不過做出了毫不關心的樣子。實際上他正在監視我。而那株可惡的「樺樹」又爬進了我的眼簾。德國人也看見了，張開兩手撐向去。忽然樺樹飛向空中去了，好像樹根下有什麼東西爆炸似地，白雪掩埋了德國人。夾鼻眼鏡躺在雪堆上，狡猾地望着我。

……青年已經在我身旁了。他低語道：「別懊喪，地雷好好的在那兒，它還沒有供到要爆炸呢。這祇是一個夢。你在做夢。」

我被自己的聲音鬧醒了。「你們聽，」我叫着，「我什麼也不知道！」

早晨我被帶去看醫生。檢查結果說，斷了一根肋骨，而且也不是完全折斷，祇是損裂了。其餘的肋骨都受了重傷。德國人現在對我很有禮貌。關於地雷的事他們隻字不提。他們給我食物，棉被，替我醫治肋

骨。

我睡着了。又夢見青年走來，但我叫着追趕他……

第三天我重新被帶到司令室裏去。司令親自陪我吃晚飯。有雞肉，有嵌着糖的蛋黃，有和着上等白蘭地的黑咖啡。

「抽煙嗎？」

捲煙是俄國貨——「卡十別克」牌。我抽了，其實我並不真抽，只是吐吐煙罷了。「老頭」看見這樣子，笑了。他興緻很好。

最後他開始談公事了。他給我看一張地圖。還是很奇怪的世界地圖。棕色的圈子籠罩在整個歐洲：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都有用棕色鉛筆劃出來的線條……我們的國土也被這種線條蓋沒了。這是「大日耳曼」及其屬國的版圖。司令給我解釋着。他很激動，眼睛四週冒着淚氣。他除下眼鏡擦擦玻璃。

「地球上只有祇有一個種族，一定要統治全布（部）——頂好的就是亞利安族，」他對我說，莊嚴地舉起了拿着眼鏡的手。「俄國人叫我們鴨子族，不對！」

於是「老頭」大大宣傳一通，說「最優秀民族」將如何先征服歐洲，然後再征服全世界。

德國人將是領導者和主人。「低級的」民族是德國人的助手。德國人會工作。哦，他們將給懶惰的，低級的種族看，應該怎樣工作。他們將無情地懲罰「每一個懶鬼」。結果，世界將非常幸福。每個人都會生活得很好——不論是統治者或是被奴役的民族。

但是在低級民族中也有才能較高的人，他們比其餘的同胞「高一級」。這些人將明白，世界只有在德國人的領導下才會繁榮。而大德意志國也不會忘記他們的功績的。哦，遠大的未來正等待着這種人。他們將受到德國的特別恩惠。

我聆听着，同情地點着頭，而肚子裏却想：他究竟要什麼呢！

接着司令開始講到方法了。計有兩種方法：一是用強力，一是說服。強力的方法——是極妙的方法，但它不是永遠有效的。說服法可以給人一條新路。根據一切看來（哦，司令真是一個有見解的人），從各方面看來，我一定是個聰明的孩子並且很明白，對於我只有一條路——就是和
◎ 俄語中德國人（Немец）意即鴨子。

德國人合作的道路。當然，我在德軍軍隊面前犯了極大的錯誤，是應該受罰的，但我可以為大日耳曼建功，以贖死罪。

「那末我應該做什麼？」

「哦，這等一會再說。」

司令稍息一會。他和著地斜視着我。還叫做教育法。

「你可以有遠大的前程。」

「但是我究竟應該做什麼呢？」

「你應該到蘇畏亞（維埃）軍內背後，跑轉來，告訴。」

「做間諜？」

「不要怕這種恐怖（怖）的字。間諜——就是偵（偵）察兵。」

「沒有用。」

「為什麼？」

「我做不出什麼結果來的。」

「為什麼？」

「還需要敢死的，有魄力的人。我怎麼行？（德國人笑笑）我自幼膽阻小。」

「害怕？從小就這樣？」德國人用最善良的神氣哈哈大笑。

但是我正經地告訴他，我不能做偵察兵。我怎麼行……會被人發覺的！而且我也不會撒謊。然而，德國人變得嚴肅起來，並且很快就向我證明，勇敢和意志不是天生的，而是學習來的。祇要我同意，那邊不會發生意外。

「我並不急，你明天回答好了。」

夜裏我睡得很好。早晨我答應了幹間諜工作，不過要求先把我派到比較容易的地方。我嘗試一下。如果成績不錯——我就繼續幹。如果毫無成績……「老頭」搖著雙手說：「不會，不會！」他的臉色很可觀，很甜蜜。他望望我，好像等候着什麼。我又說，願意試試。

「好，」「老頭」說，「我已經寫好參謀長的信，你現在（德國人的聲音變得溫和了），馬上和我們的兵一道去樹林，帶地雷來。」

我瞧瞧「老頭」，忍不住微笑了。又提起那老話兒來。他們祇想到地雷，彷彿可以從袋裏摸出來一樣。

「我不是已經說過：關於地雷我連影子都沒有。」

惱怒的司令沉默著。他沖視著我的微笑的嘴。在他的眼鏡後面，什麼東西在發足起來。他的臉孔很快就充滿了血液。他從袋裏掏出一面圓形的金屬鏡子交给了我。

「再做一個微笑。」

我孤癡不定了。

「做做微笑，看鏡子。不對，不對，全嘴巴微笑。對了！」

我微笑着，在鏡子裏看見了兩排光潔而整齊的年輕人的牙齒。

我看見了自己的牙齒嗎？不是很美麗的嗎？當我微笑的時候，姑娘們一定愛看的。或者，我的微笑已使什麼人顛狂了。這樣實實的牙齒。這不是那種老年人的牙齒。德國人靈活地轉動著舌頭，從嘴裏拿下一付唾涎四滴的馬蹄形的假牙。他做了一個沒有牙齒的微笑，但是藏在那冷冷的玻璃後面的眼睛卻並不笑。

我立刻覺得很不自在。「老頭」憤責地把假牙放回嘴裏。我看見他的嘴唇在抖動。

「年輕人，你說：還是講出全布，還是永遠再不微笑。一，二，三！」

「老頭」對準我打下來。我的眼中發出彩色的火光。司令用腳推來了一個痰盂。我吐出一點東西，「剝各」一響。一團牙齒！

打落掉的牙齒使司令平靜下來。他用和藹的聲調說，從此，他每天要打掉我一顆牙齒直到我說出了藏放地雷的所在。我將被迫招出來。如果我實在是一點不知道，那末司令的話也仍舊要照辦。我將再也不敢對姑娘們微笑了。我將完全忘掉微笑。全部牙齒都要打落。直到一個也不剩。這是以一個德國軍官的話作為保證的。因此，明天我將受到例行的一份。現在我可以去了。

這一夜我沒有睡……

次晨，上等兵又打掉我兩隻牙，這天我又輾轉了一夜。這樣，我每天領受到應得的「一份」，而每天夜裏也幾乎都不能睡。我躺著，警覺地傾聽著衛兵的脚步聲。

有時，衛兵的聲響消失了。這是在黎明之前。他到別處去取暖。拘留室的牆上有一個小窗，用稻草阻塞著。有一次，衛兵的脚步聲已好久不聽見，我想推開稻草，爬出窗口。但是我正預備這麼做，又聽見腳步聲了。

在打掉七個牙齒之後，「老頭」好像有點懷疑。或者他懷疑自己的方法，或者懷疑我真是「游擊隊員」。有一次我被帶到司令室裏，彷彿是去領「份兒」的，但是房間裏只有上等兵。他手裏拿着一根橡皮棒。上等兵就用這玩意把我打倒在地板上。這時司令走進房裏來。他臉上顯出了驚愕的樣子。

「這是什麼？」他問。

「橡皮棒，」我說，「剛才他打我的。」

「老頭」嚴厲地叱斥了上等兵，那一團就直立着聽罵，但顯然地，他正努力抑制着笑。舞台上的演員技術太差。上等兵走了。笑竟忍不住迸發出來。

「老頭」說這件事是未經他的許可而發生的，——上等兵將受到處分。但他不能保證，這類事件不再重演，兵士對待游擊隊都是這麼兇狠的。哦，游擊隊員愈來愈大膽了。德國兵死在他們手中的也愈來愈多。他們所用的秘密地雷是有定時裝置的。兵士們對匪徒的這種無恥行爲非常憤懣。兵士們認爲我是游擊隊。他們总有一天要把我打得死去。

「那末吊死得了。何必折磨我呢？你不看見，我是什麼也不會說的。我什麼也不知道。」

「老頭」疑惑地望着我。他躊躇不決了。最後他肯定地說：

「無論如何，我還是要守着自己的話。」

司令信守了自己的話。他不再多打我，但是每天給我「拔」去一顆牙齒。有時上等兵弄錯了，一次打掉我兩顆牙齒。這樣我就有一天的休息。「老頭」不再把地雷的事麻煩我。每次「拔」牙後，他給我嗽口水。並且用碘酒替我細心塗擦傷處。

我常在深夜裏被喚去，這時，「老頭」完畢了日間的事務，感到很疲憊。他在我面前寬除了衣帶，而那個肚子，這才在制服下面享着自由的樂趣。他和我談許多話。他說，這對他很有益，因爲他想校正俄語的發音。

在打掉第十七隻牙齒的時候，我腦袋裏有什麼東西旋轉着。我好像失去了理智。晚上那青年又出現在我面前，他已經很久不來了。他很氣憤，用腳踢着我。「逃吧，傻子。」「我什麼地方也不逃，」我說，「那裏有衛兵……」「呸，冒一下險呀。」「我不需要冒險。我要確確實實

地行動。」「行動，你看，他們現在拔你的牙，再後就要吊死你了。」他笑起來。他嘴裏的牙齒是生前所沒有的，——整齊的、清潔的，好像還很光澤。「走開，」我請求他，「我不認得你，我什麼都不知道。」他露着失望的樣子，傷痕又出現在皮膚上了。似乎因為疼痛的緣故緊蹙起眉頭，他用一隻眼睛望着我。在他嘴脣上仍舊粘着沒有溶化的雪片。

早晨我決定心逃跑了。但這天我老早就被帶到司令室裏去。一見「老頭」我就明白：有什麼事發生了。「老頭」不知爲了什麼非常混亂不安。

他要調往別處去了，他不能照他所允諾地那樣完全打掉我的牙齒。今天我還要領受最後的一份，然後我就自由了。或許，是應該吊死我的，但（這時「老頭」的聲音變得興奮了）他不能像某些年輕人那樣把人們抓向東，抓向西，然後折磨和絞殺掉。或者，是他老了，或許，還存在着舊的見解，但他始終不是一個屠夫，如果正是需要屠夫的話，那末還是讓別人來幹。他是知禮的紳士，並不是匪徒。他公正地槍斃了三十個犯人，吊死了七個人，他們都是被抄出私藏武器的，此外，他以爲過分的殘酷，只有弊端，因爲這會引起居民的激憤。

是的，「老頭」很明顯的，被人看不起。他不能勝任這種工作。這裏將調派新的司令來。

德國人還給我通行證。我請求他在通行證上寫下路標。

「經過小村？」司令人真地問，在他的眼鏡後面隱藏着微弱的希望。

「不，不，」我搖着手，「隨便什麼地方，祇要不是經過小村。」

司令註明了路標，把通行證給我。我謝謝他並向他告別。他冷冷地望着我，用難以看出的點頭回答。他遇見我之後，運氣就不好。

回想着這一切，我走到了村莊，我把通行證給村長看過，於是給我指定了住所。我努力少和村長以及壁主人談話。我不願多張開口。我老早就往壁主人備作明天燒火爐用的草堆上躺下睡了。

這，大概就是全部的經過了……不，不是全部。

夜裏我好像被誰打了似地醒覺過來。我醒了，跑出茅屋，正如被濺着跑出去一樣。

這是一個寒冷的星空的冬夜，我照舊星斗的方位，在雪野上筆直走

了十五公里。簡單說，我摸到了樹林裏，到了那條通往小村去細小徑上。我找着了有交叉的樅樹，向北走幾步，看見了那株小小的半覆着白雪的樅樹。在它下面我用樹枝挖出了地雷，搬放在鐵道的路面上。我在那裏佈置地雷約七分鍾，不會再多，然後我回到樹林裏。

我急急地向樹林跑去。我必需迅速趕路，雖然，我承認，我很想看看這一切將怎樣發生。這傢伙已變得那麼小了。說老實話，當我從雪裏拿出地雷時，我真嚇慌了，——它怎麼會顯得這樣小。

當後面傳來了轟然巨響的時候，我已躲在樹林裏很遠很遠的地方。一霎時樹林的上空昇起了明亮的紅光，這一定是替鄰近飛機場運送汽油和炸彈的火車，一定的。祇有炸彈爆裂時才發生這種響聲。我奔着，走着，時時跌倒在雪堆裏，後面仍舊在爆炸，甚至樹梢上的積雪都震撒下來。而顫抖着的紅光也一直在樹林上空輝耀着。

走了很久我才停下來，稍息一會。我按着星位找出了砂村的方向，我的臉朝向了它。那邊，在溫暖的房間裏被我欺騙了的年老德國司令正蹲着背坐在火爐前面。他要奪去我的微笑的幸福，想以此來恐嚇我。他，這隻老豬，當真以為他可以使俄國人忘掉微笑。但是，我站在林中，天空正抖動着火光，我展開嘴微笑了。接着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哭了……

兩天以後我到了自己人那兒，向遊擊隊司令報告任務完成，並敘述了華西亞·郭華爾，我們的同志，我幼年時的朋友，是怎樣犧牲的。

(何 歌譯)

薇拉·克特林斯卡雅
(Вера Кетлинская)

勝 利

(П О Б Е Д А)

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Михайл Анатольевич)沒有睡聲。在嚴寒和一無光線的夜之靜寂中生動着他的思想——不可燒燬的清新到燦爛的思想。他怕夜間的失眠，起初甚至於吃安眠藥，但是安眠藥只會引起不一會的沉重的昏迷，後來，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醒來了，於是周圍又是靜寂在嘍嘍嗚叫，好似靜寂也凍得透頂了，心緊張地和高聲地跳躍着。不，對於靜寂也要習慣起來，正像習慣於填不飽肚子的口糧，房頂裏的嚴寒，屋頂上砲彈的炸裂。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把安眠藥藏在寫字台抽屜的深處，預備不再跟失眠作鬥爭了——現在他須先的一切要靜靜地，不慌不忙地考慮和決定的事情都推到夜裏去做。無眠的長夜竟成爲思想的實驗所了。他在黑夜中汲取興奮和愉快，任何慣於過智力生活的人所瞭解的那種細膩而甜蜜的精神愉快。

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的思想是具體的，他曾經喜歡類似書謎的抽象問題。這是因爲在離開創作的時候需要把自己的腦子娛樂一下，並且創作的本身——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是建築家——却暗示了許多思想，似乎這種思想是完全和計劃建造住宅之類的實際事情沒有關係的，雖然完全沒有關係，但是同時却擴大和刺戟理想，就是計劃的本質。房子——這不僅是居住的匣子，便利或是不便利。房子——這是歌曲。這是口號。這是現代人給及代人的見證。每一座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所造

的房子都發出聲音。聲調是各種各樣的。最近幾年來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所有的房子都是長調。只有一座房子，造在一個平靜的湖岸上的小小典雅的醫院，他私下稱為 la minor。房子是有深思熟慮的計劃的，是精緻的，像圍繞着它的白楊一樣，像漾着水波的萍蕩一樣。但是他計劃市房，像作曲家寫進行曲一樣，像藝術家畫節日的狂歡會一樣，像詩人寫莊重的讚歌一樣。房子高聳天際，龐大和愉快的，寬廣和光亮的。建築家把它們置像在太陽的光芒中，在白日的輝耀中，或在夜裏，由內中的火照亮着，好似是節日的燈火在燃燒着。在這種屋子裏應該生活得快樂，聰明，多方面。在這種屋子裏應該有孩子們喧嘩地遊戲着，有成年人奔放地愛戀着，在這種屋子裏應該有人性的思想，人性的敢作敢為，愛戀，熱情，創作的凱旋和沸騰。在這種屋子裏應該讀詩，應該奏音樂……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總是忙着他屋子的音樂的，在戰爭以前，計劃了整批的住房，偉大的協奏曲，他把它瞭解作歌誦人類幸福的讚歌。

戰爭打破了建設。在計劃着這個幸福讚歌的列寧格勒的工人區，出現了障礙物，一列列稠密的柵欄交叉在建築場上。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把建築圖樣捲成紙捲推開，和自己的學生一同去挖防坦克壕。做沉重的挖掘工作，他已經年老了，他慣於用鉛筆作細膩和準確工作的藝術家的手，對付不來鏟子。他沒有做完一天的限額，但是青年們替他工作，並且超過了工作隊的計劃，在還不平均的勞動中，工作隊的內部並沒有不公平——教授在場，他的熱情和努力感動別人。

當開始落秋雨的時候，工作更加艱難，而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的心却忍不住了。他回到城裏。他獨處在自己的書齋裏和空空的圖樣桌相對，寂寞起來了。有時他打開卷着住房圖樣的紙捲。嘆了一口氣，手伸去拿鉛筆，找鐵釘，要把沙沙有聲的厚厚的圖畫紙釘上，把工作做下去，做完，做完……但是戰爭使人提起注意，不，不是時候。應該保衛人類幸福的權利。

德國人逼近城市了。戰事在近郊進行着。有一次夜裏——九月初——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醒來了。他起初不能明白，是什麼叫醒他的。後來他聽見遙遠的，但是很清晰的射擊聲，過了幾秒鐘——又是遙

遠的，但是更加清晰的爆炸聲。立刻又是新的射擊聲和新的爆炸聲。這兩種聲音平衡而且有秩序地交替着：篷—特拉！篷—特拉！篷—特拉！……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明白了，是在砲轟城市。他張着眼睛睜着，安靜而又緊張地。轟擊着遼遠的，接近戰線的區域。大概是那個計劃建築新列寧格勒的地方，是那個應該產生他偉大協奏曲的地方……他活躍地想像出建築場，泥土飛起的黑色噴泉，緩緩地落下的塵灰和木片……

事務管理人早晨來看他。

「要麻煩你一下了，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命令是這樣。有人遷移到我們區域裏來了。」

「誰？」

「從比較接近德國人的區域……」

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甚至於高興起來了。當然，讓他們搬來好了。帶着孩子嗎？噢，那有什麼呢，就讓他們帶了孩子來好了。他把自己的東西搬到書齋裏，把自己的床鋪在長椅子上。他想起了併置在房間裏的半身像，想起了雅緻的小桌子和銀幕，想起了地毯和皮張。但是他覺得把它們拿出來是一種恥辱。新的住戶是疲倦的，風塵僕僕的人，有三個年齡從五歲到十二歲的男孩。他們把匆忙打成的包裹和布捲拖上六層樓。滿是塵埃的臉上流着汗。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下去幫忙。物件密密地塞在手車上。這從安居的地方被戰爭撕裂出來的家庭很使他感動和傷心。

「不用你了，不用你了，我們自己來吧！」當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把一大捆東西拿起的時候，一個女人說。

「第一，我們來認識一下，」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回答說，並且自我介紹了一下。那女人搓了搓手，禮貌地鞠了一個躬。

「克拉莎，」她出於意外地家常式地說。「你就這樣叫好了——克拉莎·西蒙諾夫娜(Клаша Симоновна)。丈夫呢，就叫彼得·葉飛米維赤(Петр Ефимович)。我們都是平常人。孩子叫阿里亞(Коля) 畢佳(Петя)和伏洛其卡(Володька)。」

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很費力地把很重的一捆東西背到上面去。麻袋裏一隻有柄的鑼鍋痛楚地壓着背。但是他喜歡這闊進他孤獨的家庭

•他給他們騰出兩個房間，請他們像在家裏一樣的隨意處理。克拉莎立刻把地毯捲起來，拿出房間，把所有半身像和花瓶放到爐上。

「有孩子，難道可以嗎？」她說。

傍晚時伏洛其卡爬上爐，打破一隻細磁的珍貴花瓶。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本來很歡喜這隻花瓶，但是他現在並不痛惜。

「把磁器和人命比起來，算得什麼呢？」他對被這事情所抑鬱了的克拉莎說。

「我的妹妹前天被殺死了，」克拉莎平常地說。「不過好東西總是可惜的……」

這家庭迅速地在這屋子裏住慣了。孩子們因為圖樣板和房屋模型，因為照片和半身像而喜歡書齋。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給他們講，房子是怎樣造的，房子的計劃是怎樣做的。

「等戰爭結束了，你們也要建築了，」他說。「你們知道，要建造多少嗎？我將在你們的區域裏造一座大房子，讓你們在裏面住。」

城市是生活在經常的驚慌中。警報在城市上空號叫着，報告空襲。炸彈使房屋畸形化。炸彈金屬的震動的哨聲透過避彈室的厚牆。地面由於爆炸而搖動，打擊人的腳。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從來沒有坐下來，不論警報延長多麼久。頑長的，瘦削的，由於經常彎腰在圖樣紙上而有些曲背的他總是站着和聽着。他漸漸地習慣於分辨得出，炸彈是多麼遠，並且是落在那一面。他清楚地想像得出，樓房怎樣坍塌，牆壁怎樣嘩嘩地倒下。不知爲什麼他特別清楚地看見一座有圓柱的房子——眼看圓柱顯出曲綫形的裂縫，緩緩地塌倒，好似它們的腳被截斷了，有着破邊的圓形碎片飛落到下面去，變成瓦礫和塵灰……他還看見一座屋頂上有着半身人像的宮殿；宮殿像在地震時似的搖晃着，人像好像中了槍彈的兵上跌落到下面來，跌在石子路上，有些跳下來，飛落到無底洞裏去，像游泳的人從高高的跳板上跳下，飛落到海裏去一樣……

在報告擊退敵人的快樂的喇叭旋律之下，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出來走到街市上去。察看破壞。玻璃在腳下發出裂帛的聲音。救火隊在救人，在冒煙的瓦礫中扒掘。救護員抬昇受傷的人。有一次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開始幫助挖掘坍塌的房子，但是不一會就疲乏了。看了

破毀房屋的樣子，他渾身發抖。顫抖轉變成為難熬的痛楚，似乎是創傷在痛着。其實痛着的並不是創傷，而是心。痛楚支持了一整夜。每一座被德國炸彈所破毀的房子，都給予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新的創傷。當炸彈抓住了那座被人認為是普希金（Пушкин）「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房屋心子時，當完好的圓柱之間展開被彈片裂破了的，糊着花紙，用釘子掛着圖畫，有着空空地吊在邊緣的白磚柱的牆壁時。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哭起來了。他並不以自己的眼淚為羞恥，站着，哭着——一個年老的，高身材的，頭戴精緻帽子，身穿華麗皮衣，洒着白雪似的石久的人。

「那有什麼辦法呢！」一個女人對他說，同情而憤怒地環顧一下房屋的心子和哭着瓦礫的老人。「這是不是你的房子？」

「所有的房子都是我們的，」哭泣的老人突然激烈地說。「有什麼辦法？鬥爭！這就是辦法。」

「是的，」那女人說。「還有什麼別的办法呢？」

「就要這樣子，」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又激烈地接一句，突然頓強地看一下那女人：看見了一張細紋紋的普通的俄羅斯面孔，直爽而勇敢的眼譜。他要明白，這個像克拉莎·西蒙諾夫那女人在想些什麼。他溫和地，友誼地說：

「當我看着這種房子的時候，似乎我的一隻手被折去了。人們思索了，建築了，計劃了……明白嗎？突然之間——嘩！一切都毀壞了。」

「他們是該咀咒的，」那女人切齒地說。「他們要這種房子做什麼，自己沒有住，也不給人家住。」

「但無論如何，我們是要勝利的，」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莊嚴地說，他把勝利假像做是節日的街市，新的，比他一向所計劃的更美麗。房屋的街市。「你相信，我們會勝利嗎？」

「他不能把大夥一個一個地都殺死，」那女子回答說。「怎麼會不勝利呢？人民恨透他了。不容許他勝利。」

第二天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跑到市蘇維埃去，然後召集他的學生，建立一個工場，在那裏擬定了恢復被毀房屋的計劃。現在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必須出去視察每一座遺害的房屋，但是他以前呻吟的痛楚

已經沒有了，他用專家的眼光觀看，熱烈地和工程師們商量，神在地解決每一個新的建築問題和建築學上的問題，不管那問題是多麼簡單。每一計劃都草擬得使房屋總比以前更美麗些。

冬季轟炸停止了，砲隊不會給予很大的損害，牆上或是屋頂上的破洞用不着建築學家去恢復；泥水匠，粉刷匠，油漆匠和瓦匠就對付得了。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每天上工場去，但是現在他的閒暇更多了，出現一種不滿意之感——似乎他只用他四分之一的可能性做工。

飢荒悄悄地偷襲來了。起初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沒有發覺有什麼惡化。他心不在焉地吞下了湯和麥飯，然後便走出去，想着別的事情。有一次他想要乘電車回家去，因為他覺得疲倦。但是後來知道，原來電車已經兩天不開了。他便步行走去，他喜歡散步：「看，電車也不要，我們沒有電車也能過活，」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說，滿意地感覺到，疲弱怎樣由於在寒冷中行走而祛除。但是由於這種堅定性，支持得住被圍城市的緊張鬥爭和貧乏。

「倒很有趣味，這種純粹精神的，神經質的生活可以活多久？」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絕沒有絕望，絕沒有自私地似乎從旁邊看着自己奇怪的生活，說。他又自己回答自己說：「我能這樣活得很久。我所需要的很少，以前從來沒有使我祖心的這些奇怪的問題——水，光，暖，麵包，開水，電車——它們現在對於我還是很少有影響。我一生是給人的生活出最便利，最完善的設備。現在我却比以前任何時候都生活得不便。然而到臨了，我還是習慣了。還有些像轟擊一樣——舒服，但是現在就是忘記它也可以了。糟糕的是工作不够做，我的職業現在不需要了。現在是破壞的時期，而不是建設的時期。恢復被破壞建築物的計劃已經預備好，或者很快就要預備好。明天勝利之後就可以開始工作……勝利之後！全部事情便是這樣。要忍耐。相信勝利，爲了勝利而忍耐戰爭給生活帶來的一切……」

被不明朗的回憶所激動着的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突然站了起來「今天發生什麼事情啦？」好似有什麼使他驚異，他把由此而產生的暗示着某種決定的思想推開。「這是發生在什麼地方？在工場裏？在街上？在家裏——在家裏！……這究竟是什麼事情？和克莎談話……」

像向來那樣平常和短短的談話中，似乎有什麼東西使他驚異，但是他沒有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並且也沒有功夫——他們用紙燒爐子，爲了燒茶，並且要很快地把書扯碎，把書頁團綁，拋到火裏去……「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對了！」

「我不能靠寄生的戶口糧過活，」克拉莎說，火爐照耀着她瘦削了的臉，腫起了的臉。「我要去做工了。我已經講好了。」

「也是做地雷嗎？」

「不，」克拉莎說。「這裏近段有一個勞動組合，工錢雖然不大，但倒是給的頭等貨。做兒童玩具。」

「玩具？」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亦奇怪起來。

「還有什麼呢？」克拉莎反應說，用撥火棒攪着粉紅色的火灰。「現在孩子們也需要玩具，以後更加需要。開了，親愛的！」她歡樂地敲了一聲，從發着滾音的茶壺上揭下壺蓋。「總算強過了，拗過了！」

這便是一切經過。後來便喝茶，品着熱的流質。沒有再說什麼別的話。玩具……在被圍城裏的兒童玩具勞動組合。用廢物，用破布做。重要的是做着，想着。重要的是生活得很堅實，似乎敵人並不在攻着城市，似乎並沒有砲彈，飢餓，包圍。重要的是堅信着勝利，所以事情處理得很有條理，很有道理，不但想着今天勞動的日子，並且也想着明天的，那時將重新需要兒童玩具，新房屋，那時孩子們將重新坐着兒童的雪橇從小山上滑下來……

「我呢？」

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亦點着小火油燈。他要立刻起身去做工。他這樣穿着衣服，好像他預備上街去——靴子，皮襪，帽子，頸上的圍巾。拿出幾卷積着塵埃的圖樣，把它們打開來。用凍僵的手揩把摺皺的撫平，釘牢在板上……在板架之間走着，看着，量着，思考着……是，這是這樣的，應該把一切從新做起，要更偉大和更快樂，要更深入和更美麗……

他一直工作到天亮，不時呵些暖氣溫溫指尖，眼睛痛得擱擱眉頭——火油燈可憐的光亮使眼睛疲勞。他很滿意，當早晨昏淡的光綫透進窗戶裏來的時候，他把窗簾拉起，把畫板移到窗戶跟前，重新從事工作

，專心注意地，確信地，徹底安心地。他要工作，並且能夠工作。他的創作思想明亮而緊張地燃燒着，他所做的事情是他，是全城，是和他一同受難的一切人所必要的。他現在要每天做工，他用工作來填滿失眠的寒冷之夜。因為他今天終於明白；似乎像沒有被圍地那樣工作，準備明天，非但計劃今天，並且還計劃將來的長年久月。這也就是對於勝利的真正信仰。

（林 陵譯）